【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淫僧记

di gong an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淫僧记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②淫僧记

[荷兰] 高罗佩

第一章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可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侵霄汉。大风过处偶尔飘出一丝钟磬唱诵之音。

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斗室，两个人影正挨肩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轰鸣。整个龙门山一阵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云天阙裂处倾倒下来。这雨打在窗上如雹霰一般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霰：读‘现’，本义：雪珠。亦称“雹”）

斗室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象狰狞的鬼怪一般。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其中一个终于开了口。

“今夜正是良机……”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真武帝君的寿诞？”

“你害怕了？”

一声霹雳震得斗室的门窗轧轧作响。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个古怪的人好生面熟，却又记不得在哪里见过，心中不免生疑。因此有些担忧，生怕露了形迹，反误大事。”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口都要败我兴致。”

“我只望你今夜不要杀她，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观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倘若有人盘诘，岂不坏事？看来已有人起了疑心，如何那三个……”

“别说了！姑且再看她一夜，生死都由她自取，倘仍执迷不悟，休怪我无情。”

那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

要完了。”

一阵惊雷滚过。另一个还要想说什么，却被这雷声吓得将话吞入了肚内。

第二章

狄公攒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峰头和树色。

狄公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风渐紧，不一刻就来了这狂猛山雨。看来他们。行今夜不能到达汉源县城了。——狄公是京畿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同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汉回县城。

这是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公吩咐停车。他从油篷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我们不能再在这大风大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迟，岂不误事？你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

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如此风狂雨猛，倘若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来好几百年了、如今亦有上百个道众，法事很是蕃盛。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天放晴了再启行不迟。”

一道电光闪来，狄公仰头见白濛濛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断阙处正露出了碧瓦红墙。一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

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

狄公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上那道观传话，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吩咐观里的住持真人打点出一间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夜，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侍应。

两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级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

狄公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篷，他的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坐在车内正

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冰霰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隙缝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公，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公安慰她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她们到山顶上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

陶甘走来向狄公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桥已到，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甘与狄公原坐一辆车。

狄公回头个几名杂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填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轭套具。狄公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坐进了软轿。两个杂役道人抬一顶轿，“杭唷杭唷”向山门石级逶迤而上。狄公、陶甘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全身早已湿透，也顾不得许多，只怨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斗笠下来。

山势峥嵘，峰回坡转，石级如羊肠一线，峭壁如犬牙交错。眼看着三顶软轿轻捷向前，狄公、陶甘渐渐脚力不支，落在后面，大汗蒸腾，气喘咻咻。折过一个凉亭，忽见山道断绝，出现一个百丈深涧。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以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定。人行在天桥上不兔胆战心惊，魂悬魄荡。陶甘忽然想起什么，说道：“老爷，去年夏天，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死去，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查么？我没记错的话，这道观叫朝云观，那死去的三位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寻着尸身。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弥漫，多险啊！”

狄公听罢，心里一拐，不禁微微点头。

这时山雨渐小，狄公抬头见岗峦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隐在苍松老桧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基上血红的观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众，幢幡宝盖，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方匾额敕书“朝云观”三个斗大金字。

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巾，腰系黄丝绦，足穿朱舄，手执麈尾，上前来向狄公躬身施礼道：“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住持真智真人偶染微恙。不能亲迎，嘱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谨候老爷玉旨，随意吩咐。”

（舄：读‘细’，重木底鞋（古时最尊贵的鞋，多为帝王大臣穿），泛指鞋 。）

狄公欠身回礼道：“不揣凡庸，冒叩仙观，谨乞避过眼前雷雨，权宿一宵，十分扰极。”

“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是真武帝君寿诞之辰，又值本观奠建二百年仪典，难得的喜庆节日。本观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闹热。老爷、太太有闲兴不妨也会大厅观看。以破长夜岑寂。”

狄公道：“如此说来，正合我意。只是如今全身湿透，望仙长引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观戏剧不迟。”

“老爷住处早已洒扫打点，安排齐整，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及太太随小道前去。”

那胖道士手擎灯笼在前面引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横擎烛陪着照亮，狄公、陶甘行前，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箱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寮房里。

（寮：小屋。）

穿出前殿，上了东楼，曲曲弯弯走了好长一段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的呜呜声，雨似乎又下大了。

胖道士说；“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耳尚可隐隐听得丝竹之声。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须十分小心。本观最大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莫要摸错门路才是。”

胖道士说罢又擎灯向前。忽然，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槅吹开了，冰冷的雨点打了进来。狄公赶快探出身子，用力抓住那扇窗槅，想将它关合。这时，狄公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抱着一个赤身的女子。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左臂却只剩下一段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她便朝墙摔倒了。

狄公正待细看，那扇窗槅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甘见状急忙上前将窗钩上。狄公揉了探眼睛，

忍痛又将窗槅推开。定睛张望时，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严实的灰色墙壁。他再探身出窗外向上看，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

狄公口中未说，心中大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的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老爷，那只是一个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适间我见那里的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窗户？"胖道士惊异地说，"老爷莫非看花了眼睛，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严实的墙。"

第三章

狄夫人命侍女将箱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不迭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屏帷茵褥齐齐整整。家俱虽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了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雨打湿的衣服。

狄公只感到微微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便帽便匆匆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歇。

陶甘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公。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

道童恭敬作揖道："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会。真智真人乃本观住持，欣闻老爷大驾降临，抱疾出来仰拜。"

狄公点头答应，一面牵过陶甘衣袖将适才关合窗槅时所见景状细说了一遍。陶甘好奇，又去将那扇窗槅打开，小雨飘洒了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窟窿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黝黝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

狄公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你先带我们到对面那仓库去看看。"

青衣道童大惊：“老爷怎的想到要去那仓库？那里又暗又脏且不说，还要绕好长的路哩。”

狄公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

道童不解狄公意思，无可奈何只得引着狄公、陶甘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日，道童开口道：“老爷，我们于今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狄公伫立着，捋着他那又长又黑的胡须，他见右首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光景。

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公见仓库里点着两支蜡烛，堆着许多箱笼杂物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

“因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狄公问道。

道童答言：“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优伶进进出出。平时则不点蜡烛，也没有闲人进来。”

狄公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有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纳罕。

他回头命道童：“你去门外稍候片刻。”

道童不敢违抗，擎灯自去门外守候。狄公对陶甘道：

“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睛？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

陶甘说：“老爷，这现里道士香客虽不少，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幡旗遮去了。”说罢，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道具来。

狄公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一堆的道家的旗幡法器，忽然他见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色古香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是一扇窗，而如

今已被墙砖堵死。

狄公自语；“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

陶甘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宫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狄公的目光落在一件戏装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

“为何不见那头盔？”他问。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不成套，不是缺这，就是少那。”

陶甘忽然想到什么，又说：“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狄公只觉身子不住寒颤，眼胀鼻酸，颡额发烫。他将长袍裹了裹紧，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

（颡：读‘嗓’，额头。）

陶甘很快回来了，他说：“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差不多有四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

狄公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__”“

他转向那幢古色古香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骧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迭着几套黄罗道施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

狄公道：“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陶甘，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适才你说起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似乎容易摸清底细。”

“老爷，刘小姐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已说过系从观外那天桥上堕崖而死。”

狄公道：“我们这不是去见观里住持真智么，正可顺便打听个虚实。快走吧！”

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隅角，脸色苍白。

狄公问：“你在这看什么？”

“好象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道童胆怯地说。

“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优伶来取道具装饰。”

“不，象是一个兵，听说一百年前打仗时，这里驻过许多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象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故此害怕。老爷，相公竟没听见有什么异常声音？”

狄公倾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

第四章

青衣道童领着狄公、陶甘穿过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真智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

狄公低声吩咐陶甘：“我与真智会见时，你可去找适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的序位仅次过真智。”

道童引狄公进了三官堂，狄公抬头见堂正中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登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公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公拜揖，分宾主坐定，道童献茶毕。老道鞠躬开口道：“小道真智拜见狄老爷。偶染微恙，有失迎迓，望乞鉴谅。”

（迓：读‘亚’，迎接。）

狄公见真智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唇上和颌下那两撮山羊胡子稍稍损减了点仪态风度。

狄公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观权歇一宵，不意正逢遇宝观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

真智淡淡地说道。“敝观虽简陋，好在房舍不少，不知狄老爷对东楼

住处尚感满意否？观内诸事冗繁，杂务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

狄公笑道：“东楼那套房间不仅幽雅清洁，又宽舒明亮，内眷十分满意。下官在此再致谢忱。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

真智道：“不知狄老爷对敝观形势作如何观？”

狄公笑道：“我见宝观山势厚圆，位座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勾外锁，大合仙格。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奉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老仙长能住持宝观，真乃前世修成荣业。倘无功满三千，行圆八百，哪得有今日？”

真智微笑：“狄老爷溢誉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忝居此观，也无非是依科设仪，敷衍功课，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

狄公正色道：“我见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宫观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亦有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的？”

真智一愣：“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

狄公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

真智微微不安，说道：“敝观有上百道众，每日来观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亦多有虔信的女子。只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

狄公道：“宝观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黄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

真智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公一眼，说道：“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

道童唯唯退出。真智接着说道：“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了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

他突然止住了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公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进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关了。

“这些讨人生厌的伶人！不敲门就往里闯。”真智气愤地骂了一句。

狄公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悒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

“道清验的尸。就是适才在观门外恭迎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观中的高功道人，且医道高明，观里道众但有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

“原来如此。第二位是黄小姐，听说她是在宝观里自杀身亡的。”

“狄老爷说的是。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颖慧的女子，专修《清静经》。可惜得了个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忿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她当弟子，无奈……那病不可救药。后来服毒自杀了，她的尸身抬回了她的家中，便埋在她家的花园里了。”

狄公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

真智正色道：“不，高小姐之死乃真属不幸。她才华出众，所颂经谶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玩，不慎坠入万丈深涧，连尸身都没找到。”

（谶：读‘衬’，预言、预兆。）

真智的脸上露出怆痛的神色。

狄公深叹道：“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适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根仙杖，十几卷图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

“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到敝观驻息。他见敝观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有意永栖敝观，潜研经典，修养真性。、小道以此为敝观荣光。孙天师来敝观已有两年，观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醮，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亦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些小之事也不殚劳累，事事躬亲。只因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故观里上下人人敬畏仰服。”

（醮：读‘叫’，祈祷神灵的祭礼，后专指道士、和尚为禳除灾祸所设

的道场。殚：读‘单’，畏惧。注）

狄公想到他也应须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

“孙夭师现在观内何处居住？”狄公问。

“天师驻歇在西南塔楼紫微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少顷老爷去大厅里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白玫瑰亦有出世之念，欲来敝观当道姑。敝观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她们在观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它处。呵，老爷还可见到秀才宗黎，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敞观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狄公道：“世俗把优伶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娱，有时甚至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

真智道：“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众把看戏机为最大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此刻恐怕已到最末几出了。演完戏，膳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俱备，老爷不可不赏光。”

狄公欣然答应。他正可乘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适间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的究竟。

真智推开殿门，四下细细遍觑，并不见有人迹走动。乃放下心来恭敬引狄公向演戏的大厅行去。

第五章

大厅里锣鼓声、铙钹声。竹声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唱。

真智真人将狄公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真智与狄公到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真智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公坐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则坐在狄公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空着。

戏台上灯彩照耀得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珠冠璎珞，绣裙彩帔，拄着根龙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鸾，或骑白鹤，或驭赤龙，或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吟诵寿词，稽首拜舞，各呈天书符箓，皆是龙章凤篆，五光十色，煞是眩人眼目。

狄公问真智："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

"西王母系戏班丁香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的是关赖子的妻子。"

狄公看了一会，不觉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眄，反津津有味地观察起台下看戏之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首的高台上低低垂下一幅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玄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幅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目灵秀，光彩照人。

（眄：读'免'，斜视。注）

真智道："那边绣幕后坐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

台上列位神仙簇拥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的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

陶甘此时踅到了狄公身后，俯耳低声道："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从来不曾绘编过简图。"

狄公点点头。大厅里已安静下来，下面是出寓言剧：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年轻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

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她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象一朵飞坠的花，忽而象一片徜徉的云。

（徜徉：读作'长阳'，闲游；安闲自在地步行。）

狄公注视着她的脸，不觉一惊，忙再看绣幕后那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

"陶甘，台上的女子不是优伶扮演，而是白玫瑰！就是绣幕后的那个

女子。她又因何要上台演戏？”

陶甘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

“不，老爷，白玫瑰仍坐在绣幕后面，并没去演戏。”

狄公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暗暗诧异。说道：“白玫瑰看去神情异常慌张，我不明白那优伶为何要妆扮成白玫瑰的模样。”

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执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

狄公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甘，你快去将戏班头关赖子叫来！”

戏台上武士开始与那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的身上刺戳，女子用轻捷的舞姿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忽一剑刺来，险中女子胸脯；绣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公抬头见她神色惶恐，脸容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她，她根本没听见。

狄公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个住问身旁的真智：“台上那舞剑的是谁？”

“那伶人艺名唤作‘摩摩’，真有点莫名其妙。”真智皱眉答道。

狄公见摩摩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摩摩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粉脸上向下流，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公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公看不真那条左臂真的是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

突然，绣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

狄公不由自主地站立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

忽听得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吼着爬上了戏台。武士仓皇退

下，黑熊向女子步步进逼。女子惊恐万状，不禁用右手遮盖了自己的脸。音乐停止，大厅里死一般静寂。

狄公忍不住叫道：“那畜生会伤害女子的！”

“不，老爷，那匹黑熊是欧阳小姐自己驯养的，不会出意外。”关赖子说道。——陶甘已将他领到了狄公身边。

台上那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

狄公问关赖子：“摩摩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于到哪里去了？”

关赖子恭敬答言：“他或许去卸装洗脸彩了。”

“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么？”

“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透透气，这大厅太闷了。摩摩的戏份量很重，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

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象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可怖的黄牙。

狄公刚待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了出来，又重新蹁跹起舞，脸上漾开了得意的微笑。——绣幕后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她的脸依然十分苍白。

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

狄公拭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疼欲裂。他站起身来正想告辞，真智笑道：“狄老爷且慢走，诗人宗黎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兼作今夜戏文的收煞。”

宗黎潇洒地步上戏台，开始吟咏他的诗，诗云：

四座莫喧哗，奏雅宜曲终。

发言寄天理，岂必文辞工。

幽明凭谁识，仙鬼何朦胧。

长风散朝云，一轮净碧空。

宗黎吟诵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终场。

真智大怒，厉声对关赖子道：“将宗黎那个穷酸秀才叫来！”

宗黎恭敬向真智长揖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

“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二句‘长风散朝云，一轮净碧空’是何意思？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观的喜庆仪典，又值真武帝君的寿辰，你要‘散朝云’，‘净碧空’，岂不是有意污毁我教门尊严，败坏本观名声！”

宗黎笑道：“老仙翁以为做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五言八句，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工稳。晚生最怕做对子，故当中两联常对不好，倘若是绝句、口号，似简易得多了。老仙翁请听晚生吟一阕吉利的口号吧：

真人飘飘升法坛，步罡踏斗宣妙道；

玉郎悒悒饮黄泉，悔食金丹丧寿考。

真智听罢，气得青筋的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公，终于镇静了下来，挥手示意宗黎退下。

狄公发现宗黎吟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使真智深感不安。真智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与狄公告辞。狄公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道童搀扶着颤巍巍走出了大厅。

狄公问陶甘道：“你知道戏班的优伶在何处卸妆？我想与摩摩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

陶甘答言：“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我们间有一条狭小的走廊可通。”

狄公道：“你适才说朝云观从不曾绘编过简图？”

“老爷，这事我也感到有些不解。道清还透露大殿后的许多地方除了真智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

狄公皱眉道："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

陶甘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真智告诉了你没有？"

"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

第六章

狄公、陶甘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忽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子正匆匆溜去。

"她就是那耍熊的欧阳小姐。"狄公道，"我正要找她问话。"

他急步追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叫道："欧阳小姐慢行。"

欧阳小姐惊叫一声，回过头来。狄公见她眼睛睁得老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狄公看仔细了，欧阳小姐果然与白玫瑰十分相象。

"欧阳小姐休要害怕，我只是想祝贺你的舞艺，并无他意……"

"多谢老爷，我此刻得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要阻拦。"

"莫不是摩摩那小子又要奈何你？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

"不，不，我得赶快去喂我的黑熊。"她摇了摇头说道。

狄公见她一味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我得走了。"

这时宗黎急急走来，大声说道："狄老爷，我担心我的诗引不起你的兴趣。"

狄公皱眉道："倘若我是真智，非叫众道人将你缚翻了罚一顿棍棒不可！"

狄公转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去，心中老大不乐。

“真智不敢对我怎样。”宗黎又说道，“家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狄公打量了一番这位沾沾自赏的秀才。

“这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孟的公子了？令尊的诗蜚声海内，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那阕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

宗黎不无得意地说道：“我只是消遣消遣真智。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内里可很有些脏污哩。”

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那口号说‘侮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下官说来。”

“老爷，那‘悔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一任住持玉镜真人，故诌之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疚，且仪容秀伟，骨格清奇，决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契，胜过这真智不知几何了。两年前玉镜真人仙逝，他们管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智用法衣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宫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能不‘悒悒’？”

狄公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法嗣承续的佚闻，他心里只惦念着摩摩、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

他说：“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优伶们，想来也都已卸妆了吧。”

宗黎道：“晚生也正要去那里，不妨为老爷前面引路。”

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都有门户。狄公问道：“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宗黎道：“还要向前些。老爷，我不敢独个进去她房间，那匹黑熊端的令人胆寒。”

狄公道：“此刻她一定在房中，适才你不是见我与她在走廊上说话

么？”

宗黎惊异道：“什么？老爷与她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我上楼来之前正经在大厅里与她说了不少话哩。此刻她还在大厅里。”

狄公大为困惑，陶甘也不住搔腮，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宗黎推开了一扇门，狄公见那房间里乱七八糟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起身来向狄公鞠躬施礼。

关赖子战战兢兢向狄公介绍了丁香小姐和他的妻子。

狄公问：“摩摩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

关赖子恭敬答言：“老爷，摩摩大概到仓库交还戏装去了。”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又说：“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她头里还在大厅里，她说她喂过了那匹黑熊便过来。”

狄公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浸。

宗黎问丁香小姐：“你何不去帮欧阳小姐喂熊？你们小姐妹间关系不是很好嘛？”

丁香小姐笑道：“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

宗黎咧嘴笑道：“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她，但我也为你丁香小姐做了一首情诗哩，还是四言正声。你听：

天道昭昭，惟阴惟阳。

人有男女，禽有鸳鸯。

凤飞千里，惟求其凰。

美人如玉，在我身旁。

魂飞魄散，目迷心狂。

载言载笑，瓠犀芬芳。

娇啼哭婴，求我诗章。

搔首蜘蹰，意且仓皇。

胸墨无多，才尽江郎。”

（瓠：读‘户’，瓠犀：瓠瓜的子。因排列整齐,色泽洁白,所以常用来比喻美人的牙齿。注）

丁香小姐脸面羞得绯红，嗔道：“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哩。”

关太太道：“宗公子，休得一味厮缠住人家姑娘。会做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儿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栖栖皇皇，没头苍蝇似的乱哄。”

宗黎嘻笑着说道：“我只是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二十四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歌么？

男子二十尚未婚，

容貌姣好三月春，

女子二十尚未嫁，

残阳秋风伤落花。”

丁香小姐正待发作，狄公起身告辞，示意陶甘随他出来，低声吩咐道：“我还得要设法寻到摩摩，你则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到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欧阳小姐再露面时，你定要问问清楚，她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她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

陶甘说：“多半是宗黎这小子扯谎，这走廊虽窄狭且黑暗，但欧阳小姐白衣裙兀自分明，他焉得视而不见？”

狄公道：“倘若宗黎的话属实，我思量来，适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新受了伤，可适才在绣幕后看戏时却是双手有力地抓住本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样，陶甘，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探出其中委曲。”

狄公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陶甘又重新口到关赖子的房间。

狄公边走边思忖。他发现宗黎虽放任自流，不拘礼节，但性情开朗，胸无城府，且与戏班的优伶们厮混得很熟。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黄冠，他一厢情愿，可惜难酬。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友情深笃。但这些目下似乎都不是狄公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蹊跷的摩摩。

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行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廊愈走愈窄，也没有了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的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醮的唱喝之声。

（醮：读'叫'，祈祷神灵的祭礼，后专指道士、和尚为禳除灾祸所设的道场。——华生工作室注）

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耳边忽听得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说话的人藏在哪里。他摇了摇头，抬步向前，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三个字："狄——仁——杰"。狄公大吃一惊，再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静寂。

第七章

狄公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唤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

狄公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乃发现右首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槅。——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

仓库的门半开着，漏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有人在说话狄公进去一看，十分失望，两个道士正在将放道具服装的箱笼上锁。

狄公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

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摩摩的优伶进来这仓库么？"

"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进来。说不定他来过这儿又走了。"

狄公没有再问。那个年轻道士象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公。狄公只得退出仓库，循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夫人们正在玩骨牌，牌局三缺一。三夫人拍手道："来得正好，来得正好。"

狄公道："观里的住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

狄夫人道："那我还得陪同去拜访孙夫人？"

狄公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妻室。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新礼服取来让我换过。"

狄夫人站起打开衣箱，找到了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公。狄公换罢。正待出门，忽然想到什么，又回头吩咐道："我见这观里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上了门闩，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闩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

狄公来到陶甘房间，陶甘已在房中等候。狄公低声问道："摩摩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

陶甘答言："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戏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我相信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么？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得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

"但我们遇到的那女子委实不见她左臂动弹，她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的情景一样么？噢，她说了些什么？"

"她沉默寡言，我问她宗黎在大厅里可曾与她说话，她只是浅浅一笑，说宗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责怪她不应在与人谈话未终时不辞而别，她也是笑笑，不作正面回答。"

"有人在愚弄我们！陶甘，他们后来谈起了摩摩没有？"

"他们说摩摩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好与人交接，很讨人生

嫌。又说他好象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贼盗，退出时便萍踪无定，莫知所之。”

狄公道：“靡靡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靡靡的手中逃脱出来，故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靡靡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啊！陶甘，你可知道尚有别的女子淹留在这观里么？”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女子在观里居留。”

狄公愤愤地说：“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的很小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寮房里发生着什么事呢？宗黎还提到过圣堂下的地宫，陶甘，我们竟连一份朝云观的简图都没有啊！我这就去拜访孙天师，你还是去混迹于关赖子他们一帮优伶之间，探听新的情况。一旦发现靡靡形迹，便死死盯住他，休让他滑脱了。”

青衣道童站在走廊里等候狄公。透过窗户，观外漆黑一片，雨还在下，风穿过窗户的缝隙向里钻，狄公只感到一阵阵寒意。

第八章

狄公跟在青衣道童后面走着，楼梯、走廊曲曲折折。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跟踪，猛一回头，蓦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隅角闪过。他问道童：“观里的道士们可常走这条走廊？”

道童答道：“平昔这走廊很少有人走动，要不是外面下雨，我也不走这走廊了。——去西楼的人大都从下面膳厅上来。”

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殿堂，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肃穆。

狄公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道：“这一边不知识通向何处？”

道童答道：“老爷，出这小门下去几层楼梯，便可到阎罗十殿，这阎

罗十殿极是阴森可怕。莫说真人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也是胆战心惊，不敢仔细看觑的。”

狄公知道道教宫观往往有模仿佛寺十八层地狱格局，用图画或雕塑形象地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景状，来坚固众道人的道心，不使志向迷乱，犯戒作恶，灵魂堕入孽障鬼道。

道童引狄公上了靠左首的楼梯，小心将灯笼照着地上，说道：“孙天师住在西南塔楼的紫微阁，阁外平台上有一截栏杆被狂风折断，此刻正催匠工修理，老爷上那平台时千万小心。”

他们走上平台时，狄公见平台上最后一截栏杆果然撤去，平台下幽忽忽、黑洞洞直下西楼楼底。

道童说：“那红漆大门便是紫微阁了。”

狄公上前轻轻叩了两下。

“谁在外面敲门？”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

“晚生狄仁杰拜见天师。”

“自可推门进来。”

狄公推开了朱漆大门，看见孙天师正坐在书案后读经。书案上迭起厚厚一大迭经典，他手中拿着一册《正一经》，狄公恭敬递上大红名刺，小道重唯唯退出。

孙天师接过名刺看了，笑道：“呵呵，原来是本县县令，失迎了。”

他声音洪亮而深沉，狄公见他伟岸魁梧，风神俊爽，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

“仁杰老弟，你今天来这里做客，毋需拘客套，彼此免了繁缛礼数，开怀聊聊。我整日关在此观，说实在也是孤陋寡闻，不知朝野都有些什么事发生。”

狄公道：“当今三教并兴．太平成象，九州清晏，国泰民安。正如同那唐尧虞舜之世一般。”

紫微阁内奇香袅袅，十分幽雅。狄公见壁上挂着许多条幅，正楷恭录着《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等经典的字句。

狄公道：“这壁上的条幅端的好书法，只是其中的道理晚生天性顽钝，终不甚解。譬如那幅《道德经》，真所谓‘玄之又玄’，还望天师俯赐金玉，开示愚蒙。”

孙天师呵呵笑道：“我皈依教门五十余年，潜心一念，精研经典，然这‘道’‘德’两字终未悟出其真昧。”

狄公道：“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觉有孕。怀胎八十一年，乃破胁而生。生下地时，须发皆皤白如雪。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天，关吏尹喜望见氤氲紫气，知是异人，求得这道德真经五千余言，传留后世。这‘道’‘德’两字尚未能悟出真意，岂不辜负了当初老子一片拳拳喻世之心？后世之人艳慕羽化升天做神仙，教徒事炼丹修药，眼气吐纳，哪知修炼的功夫奥秘全在这五千真言里了。五千真言之精核只是‘道’‘德’两字，这两字未悟，如何做得神仙？”

孙天师抚掌笑道：“仁杰老弟言之有理。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故能生天生地，生佛生仙，周运历劫，居太清仙境。俗子凡夫。安能企望？九转八面，金丹宝鉴，铜符铁劵，云篆丹书，究竟不如五十真言，道德教义。至于那等只望学得分合阴阳、黄白秘方、飞步斩妖之法的心术不正之徒，更是教门败类，下界尘土。只合打入阎罗十殿，受苦受难，方显出吾教门洞天福地之至纯至洁，男女信士襟怀之正大光明。”

狄公道：“不过晚生想来，道德真言，柱下旨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范，万世之楷模。”

孙天师道：“孔子曾求学于老子，道教从孔子停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孔子只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准则，而道教探索的则是人与天之间的关系。故更高超一层。”

狄公只感到一阵阵头痛，他无意与孙天师争论儒道之优劣、孔老之长短，他倒想从孙天师的口中得知这朝云观的东南西北方向和各殿堂、楼阁的位置。遂说：“天师阁下，这朝云观很大，殿堂、楼阁不计其数。我总害怕走错了路，又不知观里的许多规例戒约，还望天师不吝指点。”

孙天师指着墙隅的一条条幅说道：“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便会很快

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这简图是我绘的，当然还有许多漏阙之处，但既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

狄公走近那条幅一看，这朝云观的殿堂、楼阁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一面细细默记在心。又问：“这图中顶端，即观里最北端的那个黑白两色圆圈是什么意思？”

孙天师答道：“那里是观中前一任住持玉镜真人的灵塔，极是神圣的所在，为一观之冠。那画着的黑白两色大圆圈是太极、阴阳的象征。所谓‘太极生两仪’，这两仪便是一阳一阴，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的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它象征着天地方物的肇始和终极”

狄公十分感兴趣，又问：“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色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亦必含有阳的元素。譬如我们男子也含有女子的气质、脾性，女子也含有男子的胸襟、气魄。有的连容貌形象也这样。”

狄公频频点头，忽然又问：“我似乎在哪里也见着过这个图符，只是黑白两半圈是横向界分的。敢问横分和坚分有何区别？”

孙天师说：“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花了眼睛，记错了。”

狄公纳闷，他清楚记得适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

孙天师见狄公皱眉沉思，不由笑道：“膳厅里斋供想来已排上了，真智说不定正在派人寻找我们哩。”

第九章

西楼底下的大膳厅早排开了几十集水陆斋供，朝云观里所有道众、

提点、执事人等都坐了席。关赖子戏班的优伶们和陶甘则坐在近膳厅门口一桌。

真智、道清见孙天师与狄公携手下得楼来，忙一齐上前施礼，迎入正中一桌。宾主逊让一番，各自就座。两旁铙钹声、丝竹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动起杯筋。席上热气腾腾嘈杂一片。

狄公和陶甘递了个眼色。他发现包太太和白玫瑰没有赴席，更令他不解的是关赖子戏班那一桌上摩摩也没有露面。

狄公三杯米酒下肚，只恨席上没有荤腥。他笑着对真智道："斋供毕，我想瞻拜一下宝观诸神殿；我还想去看看，玉镜真人的地宜、圣堂和灵塔。下官对玉镜真人的素行德性至为崇敬。"

真智道："小道十分乐意陪同狄老爷观内随喜，只是玉镜真人的地宫似不稳便。秋、冬两季进人尚可，如今初夏之际，空气湿润，万一金身受潮，生出腐气，如何是好？"

狄公不语。

孙天师道："玉镜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精熟诗文，书法与丹青尤为擅长。"

狄公忙道："不知能否出示玉镜真人几幅妙品真迹，以饱下官眼福。"

真智攒眉道："可惜，可惜，偏偏他的字画亦都随葬入地宫，一时恐不能瞻玩。还望狄老爷鉴谅。"

孙天师道："不过玉镜那最后一幅丹青尚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斋膳后，待我引你去瞻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匹猫，玉镜生前很爱他那匹灰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

狄公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

酒过三巡，人都有了些微微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公借故坐到了邻桌宗黎的身边，低声问道："怎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

"她的女儿？"宗黎醉意朦胧地说，"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标

致的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狄公笑道：“包太太或许年轻时也十分美貌。”

宗黎舌头僵硬地说道：“包太太并不是有头面的妇人，白玫瑰怎会是她的女儿？”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老爷以为白玫瑰真的一心要出家当女黄冠？”

狄公摇头：“不过，我会问她自己的，她们此刻在哪里？”

“可能在她们自己的房里吃饭，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可与这班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处？”

狄公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着你说的那个‘悔食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智适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入，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

黎神秘地一笑：“真智是如此说的么？他害怕……”

“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

“没有。但我也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他死的不明不白。”

“什么？”

“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故曰‘悔食金丹’。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宗公子，你醉了！”狄公道。

“醉了？哈哈！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的一封信。”

狄公皱了皱眉头，又问：“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么？”

宗黎点点头，将手中酒杯里的酒一口吸干。

“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

宗黎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怎可平白诬陷别人？老爷，等我拿获

了证据再告诉你！”

狄公斜眼看着宗黎，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陋，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深孚人望的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使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

狄公低声又问宗黎：“难道真智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害怕的是什么呢？”

宗黎狡黠地一笑，醉眼昏花地答道：“老爷不妨自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

狄公愤愤地站了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

真智见狄公坐定，说道：“你看宗黎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眠酒，与他父亲可大不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的受人敬仰和尊重！”

狄公道：“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太平之基？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真智正色道：“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圆，终于焚香坐化，坐化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心中极是羡慕。”

孙天师也点头道。“那情景真是叫人难忘。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话天星、河图之法，传付秘籙，足足一个时辰，乃瞑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他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最是件本观的圣物。”

狄公随孙天师出膳厅时，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甘值：“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孙天师引狄公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擎灯侍从。大殿内正中神厨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厨背后建一黑虎玄坛，供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

鼻。大殿西侧分坐二十八宿星君。三十三天帝子，其余四位功曹、灵官神将、六了六甲、天罡地煞，不必细述。

他们由大殿东侧门进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真武帝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微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支法灯。孙天师举起一支照着两壁挂着的一幅精致地揭裱过的索帛丹青。画面上一匹灰色的猫伏衣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石兰竹，十分清雅。

孙天师道：“玉镜最喜欢这匹猫，他不知为这匹猫画过多少幅图了。这一幅算来应是绝笔，笔法更臻极诣。”

狄公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的鉴赏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了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无什么胜人之处。

“画得不错。”狄公礼貌地答了一声。

孙天师无限感伤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我要去做晚功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希望还能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欢你。”

狄公送罢孙天师，陶甘已来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摩摩仍然没有露面，关赖子说别为摩摩操心，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影踪无定之人。”

狄公问：“膳厅里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

“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箸，只得等别的道士吃喝完了才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箸数字原来不少。噢，关赖子邀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乘便再摸摸他那几个伶人的底蕴。”

狄公大喜道：“这就快去吧！我此刻亦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她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们与欧阳小姐的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适才酒席间宗黎醉里告诉我说，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黎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真智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黎，说他贪花眠酒，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

“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陶甘答道。

“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

狄公从大殿外侧的走廊拐到了东楼，上来到第二层。此时夜已很深，周围十分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狄公绕到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窸窣声在阒寂的走廊里十分清晰。他忽而觉到衣袖的窸窣声愈来愈响，又隐隐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纳罕，突然“崩”的一声，他的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第十章

狄公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后脑勺，忽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急忙缩回了手。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公的沉重的肩膀。狄公只感到眩晕得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到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爽一点。——他终于明白什么一回事了。

“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偷袭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地撞了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倒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想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的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狄公问：“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么？”

“当时走廊上黑幽幽的，并没有看见人走动。”

“可听到有脚步声？”

“也没听到。”

狄公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佩的那香袋让我看看。”

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了狄公，狄公凑近界尖闻了一闻，香袋里的香甚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奖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说道：“我昏厥过去有多久了？”

“约有了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丁香小姐噘起了小嘴抱怨道。

“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姓命，倘使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查明白。”

狄公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得又躺平了。

“狄老爷，这一下可击得不轻，柬，一我将你扶下到那张靠椅上去。”

狄公靠在椅背上，一面慢慢呷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很标致，但有一种优伶特有的俏劲，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故又有种凛凛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

丁香小姐用秸皮和了些跌打伤药帮狄公包扎了头。狄公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

他问：“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优伶？”

丁香小姐戚容满脸道：“家道贫寒，只得在此糊口。老爷莫信女伶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父待人极是厚道，我们也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从不为捧场的阔佬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我从小学得点薄薄武艺在身，故一向也无人来寻我麻烦。”

狄公忙问：“那么，那个摩摩呢？他也没有纠缠过你么？”

“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一只是脾气古怪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我倒很是愿意与他同台演戏。”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么？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厮

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

丁香小姐犹豫了一下，慢慢答道：“不，不，欧阳小姐新近刚进戏班，与摩摩并无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摩摩反有点妒忌她了。”

“原来如此。摩摩进戏班多久了？”。

“也快有一年了。但他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父也不计较。来，就一起演戏，去，便不管饭，不十分拘管他。老爷，摩摩他原姓刘，外人多不知，一天我见他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摩摩对观内各处很是熟悉，我请来他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狄公正色道：“不拘怎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设防为是。我疑心摩摩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你说欧阳小姐新近才进戏班，你与她也甚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

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了半晌乃说道：“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甚清楚，只知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是有钱，她为了进我们的戏班，竟暗中给了关师父一大笔钱，央求关师父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父不领薪俸。只图与我们作一处。独这一件事关师父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老爷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故我也不敢遮瞒。欧阳小姐她行止十分自由，关师父有利可图，哪里还去拘管她？故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厮缠在一起，总是独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她又忽然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实不知她为何要这样做。关师父也十分疑惑，故适才老爷拜访关师父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访查到了他的头上。关师父后悔当初不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父面前提及此事。”

狄公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出伦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

狄公笑道：“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

丁香小姐忽又说：“宗黎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浮薄的话。”

“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摩摩这个不可思议的人，他象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我倒想起来了，宗黎他告诉我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可确？”

丁香小姐叫道：“不，我与她聊过许多回了，她出家之心很坚决，她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她当道姑。老爷，她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望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故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智收纳为徒，赐付黄冠。”

狄公道：“我适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想再去看看她们。呵，摩摩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便是。”

第十一章

走廊里黑幽幽，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方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公慢慢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

狄公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扯理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更使他感到迷惘，现在不仅是摩摩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

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看看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并没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摩摩房间的良机。

狄公推开房门轻轻蹑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的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撇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嗥叫。

他迅速回过身来，房门口一对幽绿的眼睛正盯着他。“熊！”——狄公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柜，紧紧关上了柜门。

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它显然已看见了狄公，嗥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搔着柜门。

狄公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了这是左边第四房间，他将方向搞错了。如今无可奈何，只得死死将柜门拉住。

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轧”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

狄公只感到一阵阵寒栗，全身汗涔涔。心想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悔恨不迭，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

大柜剧烈摇晃起来，正十分危急时，忽听得欧阳小姐一声叱喝：“嘟——回到你的老地方去！”

黑熊乖乖地爬到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了一把果脯扔给了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晃脑走到房间的隅角蹲下。

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待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这不由使他十分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睡装，再出来向她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

狄公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望……”

欧阳小姐转过身子来。猛吃一惊。问道：“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潜入我的房间。”

狄公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

蹲在隅角的那匹黑熊嗥叫了一声，摇晃着站起向狄公扑来。那男子挥手叱令黑熊归去原处，慢慢走到狄公面前。

狄公长揖施礼，开言道：“贵公子鉴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适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那男子走去将隅角的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乃开口道：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万望老爷详情宽谅。”

狄公道。“贵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一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那男子一惊：“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得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狄公点头笑道。“你演戏，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形迹端倪。摩摩的剑险些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她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她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她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象。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小民名叫康翼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妹子，兄妹两个极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她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明言，秋闱他倘是考上举人便答允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子。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矢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作女黄冠。双亲愈是劝慰，她出家之意愈坚，甚至以自杀胁挟，双亲无法，只得让她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

“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故天天去白鹤观劝说她回家。谁知她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面。双亲为之后悔不迭，忧心如焚，生怕她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住持有意瞒我她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两名道姑，才得知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为之，我决意暗中跟随她，保护她，得个方便再规劝她回心转念。

“一日，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武帝君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了他十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伶人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申明情愿不领薪俸，只求他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念意坚决不肯回心。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撺掇，我没可奈何，只得耐着性子，看觑时机，从容图之。”

“摩摩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她的出家痴念。她乃稍稍露了回心之意，且她与宗黎的相见重新燃起了她向往生活的火焰。但她又撇不过包太太的面皮；包太太是一个虔敬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智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她偷偷来我房中一聚，细细商计个两全的法子。她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了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别的纠缠。”

“换罢衣裙，她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胁下匆匆在前先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大厅门口我与宗黎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寻，几乎寻遍了每一个房间，谁都没有见着玫瑰。老爷，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她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故一时走脱不了。”

狄公道：“我曾听说过令尊的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念孤行，并保护她的安全。”

康翼德道：“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允。白鹤观、朝云观执海内宫观之牛耳。方今从朝廷到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官府尚奈何不得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得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狄公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及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黎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智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虞，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

康翼德答道：“三年前左臂被这匹黑熊折断过，后来虽接合了，但象今天这样的阴雨天气使犯酸痛，动弹不得。当时它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它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它整天关在这房间内也太烦闷了，难怪它适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柜都撞倒。”

狄公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甘头里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她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故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

弹只是由于她左胁下挟有东西的缘故。她之所以急匆匆，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

狄公忽然问道：“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摩摩？”

“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作女子，我会狠狠揍他—顿的。别看他会弄剑，但角力、相扑可远不及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故彼此很是亲密，情投意合。一旦知我是男子，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鲜廉寡哩！”

狄公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劲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黎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做伐，成人之美。”

第十二章

狄公从康翼德房间出来就走进对门摩摩那房间——右首第四间。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里面没有人，桌上一支烛火点得“哗啪”作响。房间里空荡荡，除了一张大木床，两把靠背椅，并无什么家具，衣架上也没有挂着东西。狄公打开桌子的抽屉，里面空空如也，且积了一层尘土。他跪下看看床底，只见两只耗子飞快地窜逃。倘不是那支点燃的蜡烛，谁也不会相信这房间里有人住着。

狄公懊丧地摇了摇头，掸去了膝盖上的灰土，便走了出去。

他来到陶甘的房间，陶甘正独个坐在火盆边等着他。陶甘一见狄公进来忙递上一块油炸糕和一盅热茶，狄公这时才感到又饥又渴，接过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将适才与丁香小姐和康公子的会面情形告诉了陶甘一遍。

狄公最后说；“看来白玫瑰的事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一劝说，她便会回心转念，高高兴兴地跟随康公子回京师去。那包太太倘要揽事，我便出面干预。如今还有一个疑团尚未解开：究竟是谁暗中袭击了我？他又为何要袭击我？”

陶甘捻着他颊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丁香小姐不是说摩摩对

这朝云观的路径门户极为熟悉么？他性情古怪，形迹诡秘，我疑心他与去年这观里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关联，如今他又挟持了那个可怜的独臂女子，不知躲藏在哪里施逞他的暴行了。”

狄公点头道：“这话甚有道理。你适才说膳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杯箸。我疑心摩摩这家伙已换上了道袍云履装扮成一个道士了，故先占了一副杯箸，保不定他在众道士中广有同党，不然哪能行动自如，不露破绽。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真智的谈话，我曾向真智问及那死去的三个女子之事，他心中生虚，怕罪行暴露，故恨我入骨，伺机暗算我。”

陶甘点头道：“他敢于对老爷下此毒手，正可佐证老爷的判断。老爷为一县之主，倘有不测，这整个朝云观非一番大折腾不可。上自真智、道清，下至提点、执事、杂役没有一个脱得干系。故观中上下之人没有这个胆魄敢加害老爷性命。惟有摩摩这厮不忌畏这一点，他下了手便可逃之夭夭，他也不会顾恤观中和戏班里人死活。另外有一点也须明白，老爷既已提出要去圣堂下的地宫瞻拜玉镜的金身，宗黎又说起玉镜死的蹊跷，莫不是谋害了玉镜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着手勘查玉镜之死因，故千方百计阻止你的勘查，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再在玉镜之死上寻文章了。”

狄公将拳头往来上一击，说道：“宗黎此刻在哪里？我们必须先从他嘴里弄清玉镜的真正死因。”

陶甘道：“我离开关赖子房间时宗黎还在那里饮酒作乐，戏班今天发薪，大家都拟狂欢一宵。”

狄公道：“此刻我们便去找他！”

陶甘打开了房门刚待要迈步出去，狄公忽又听得那熟悉的窸窣声，一个黑影向走廊隅角一闪而逝。

“你去把住楼梯：”狄公大声命道。他自己撩起长袍急忙向走廊隅角追去。

陶甘迅速跑到楼梯口，从衣袖中抖出一根涂了蜡的苧麻细绳，一头扎在楼梯扶手的栏杆上，高出地面约半尺，一头抓在手里，躲在暗中伺候。

不一晌狄公回转来，沮丧地说道：“那歹徒溜了，晦气。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楼梯。”

“老爷可看清了那人的形貌？”

“我追到隅角时，那歹徒早已无影无踪。可以断定，他正是头里暗算我的人！”

“何以见得？”陶甘疑惑。

“他身上散出的那股腻香与我被击昏前闻到的一样，那衣袍的窸窣声也一样。这歹徒很可能已偷听了我们适间的全部说话。走，我们此刻便去关赖子房间找宗黎。”

他们来到关赖子房间，偏巧见宗黎一个人醉伏在桌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怎么，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

狄公坐下，严厉地说道：“宗公子，此刻果有人图谋害我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玉镜真人之死的内情告诉我！”

宗黎见狄公脸色冷峻，言词锐急，酒先吓醒了一半，他支支吾吾说道：“老爷，玉镜之死固然有些蹊跷，但我委实不知端底详情。”

他畏惧地望了一眼狄公，又断断续续地说道：“家父与玉镜真人交情笃厚，彼此常有书函往来。玉镜给家父的最后一封信中对真智甚有微词。真智觊觎着玉镜住持的宝座，他对孙天师阿谀逢迎，曲意献媚。因为孙天师与当今长安的洞玄国师交情甚深，只要洞玄国师发下一牒玉旨主他便能代替玉镜升上住持的宝座。真智不仅深忌玉镜，而且……而且玉镜信中还暗示真智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些牵连，总之，他对真智的品性操行很是不满，且疑心观中发生过许多见不得人之事。”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非真智与那死去的三个女子有些瓜葛？”狄公惊问。

宗黎道：“真智他本人未必会有什么污行，但他容忍朝云观里的许多丑事。玉镜还说他养殖着含毒的药草。”

狄会愠怒道：“那令尊为何不向官府告发？”

宗黎道：“家父处世一向谨慎，单凭玉镜临死一封书札如何能定人之

罪？况且，玉镜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头脑也不无昏瞀愦乱之时。再说，没有多久家父便病重去世了，临死时又嘱咐我来这里看看，倘真有什么可疑之处，再向官府告发不迟。”

（瞀：读‘冒’，眼睛昏花。注）

“我来这里已有半月，暗中常多留个心眼，却并不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谁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议论。玉镜真人的地宫，真智不允我去瞻拜，故我适才用几句诗刺螫了他一下，他果然十分生气。”

狄公道：“好了，时间不多，休要枝枝叶叶，你快说说玉镜死时的详情吧！”说着，给宗黎递过一盅热茶。

宗黎接过一口吸尽，吁了一口气，开言道。“去年八月十六中秋刚过一天，那天太上老君好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与平时一样观内很平静，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桩惊人的大事发生。玉镜真人早晨起来便一直呆在方丈里，独自一个读经典。午膳后，他与真智回方丈饮茶，约有一盅茶时，真智走出方丈与众道人说，玉镜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

（方丈：佛寺或道观中住持住的房间，因住持的居室四方各为一丈，故名。——华生工作室注）

“孙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挂在四。圣堂的西壁上。”狄公插话道。

“玉镜真人非常喜爱那匹猫，他不知为那匹猫画了多少幅画。真智说完便自回大殿做功课去了。众道人都知道玉镜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故大家都小心在方丈外伺候。半晌，忽听得玉镜在方丈内大声念起经咒，声如洪钟，都感到纳罕。玉镜真人从来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念经咒时也抑扬顿挫，音调非常悦耳。两个道士好奇走进方丈一看，见玉镜独个坐在靠椅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吟唱，两眼闪出异样的光芒，两颊级红如桃花一般。玉镜吩咐，他要布道，一时观里百来个道人及提点、执事人等全集于大殿之下，孙天师、真智也来了。玉镜真人情绪异常兴奋，讲罢天星、河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籙、驱妖斩邪之法。正讲到玄妙之处，只闻到他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见他双目紧闭，气喘咻咻。不一晌，便坐他登仙而去。事后真智还说，玉镜真人坐化那一瞬，只见天上祥云缭绕，隐隐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接应玉镜升上三十三天云云。”

“孙天师将玉镜真人升天的情景奏合了长安的洞玄国师，洞玄国师认作是教门之福兆，国家之祯祥。颁玉旨云：玉镜真人系大罗神仙下凡，历人间凡七十二年，重归天府，点命真智为下一任朝云观住持真人，赐三千册《参同契》、《玉皇经》分付众道人。孙天师接旨即命将玉镜遗体涂抹香泽膏油，供金身于地宫之内，受八方瞻拜，享千年供祭。”

狄公道：“如此说来，更是可疑了，玉镜信中曾说起真智养殖着有毒的药草，想来他神情兴奋，口吐异香，两颊桃红，声调高亢都是中毒发散之症候。——只有一层还解说不通：倘使午膳后他便中毒，如何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将那幅猫图画就？宗公子想必认识地宫的路，我们此刻便去那里勘查。”

“去地宫的路固然认识，只是道道门户都上了锁，且还要经过阎罗十殿。那一路绝无人敢去行走，我们私自闯去，倘被真智知道可消受不起。”

狄公不耐烦地说：“休管得这许多，门户有锁，陶甘自会有办法！”

陶甘得意地笑了笑，说道：“说不定我们还会发现摩摩正在那里虐害一个独臂女子哩！”

第十三章

深夜。观里阒寂阴森，幽黑一片，只有殿堂内有微弱烛光闪出。雨还在渐渐地下。

狄公、陶甘、宗黎三人悄悄来到西楼北端通阎罗十殿的那扇朱漆小门口，门上挂着一把胳膊般大锁。

宗黎擎着灯笼，陶甘从衣袖中取出一柄形制古怪的钥匙，说道：“这钥匙名唤作‘百事和合’，任你再严紧的锁都能打开。”

他拿着那“百事和合”去大铁锁孔里几下一拧，果然打开了那铁锁。宗黎心里不禁三分好奇。

狄公道：“听说这阎罗十殿关闭都有好几个月了，因何这锁栓上不见一点灰土？”

宗黎道："老爷，昨天这里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他们走进了阎罗十殿。阎罗十殿系朝云观三清大殿后中院西庑一溜长廊，十殿内栩栩如生的雕像狰狞可怖，一抹儿上了红绿色漆。故莫说观外之人不敢瞻观，就是观中的众道人也多有掩面不敢看一眼的。且关闭日久，天阴地潮，更增添了三分阴森恐怖之感。

他们沿着殿内右首一条幽暗的走道次第看去。第一殿内见十来个男子都披发裸形，巨钉钉其手足于铁柱之上，颈戴铁枷，浑身都是刀杖伤痕，脓血腥秽，惨不忍睹。旁一殿则见一妇人裳而无衣，罩于铁笼之内，一青面夜叉用沸汤浇之，皮肉溃烂，呼号惨怛。又旁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身体。又见一殿，一女子被压在大石臼下，身如齑粉，血流凝地。间壁一段则一男子被众鬼扔入鼎镬之中，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在烈油上漂浮。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去，烹剥刳心，锉烧舂磨，不一而足。忽而又见一个****跣足的年轻女子满身涂了白漆，被铁链紧锁。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她的胸脯，她的长发披复在脸上。最末一殿则见两个恶煞正用利斧在一方大砧板上剐割着一男一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切八块，白骨隐隐，血流成河。

（怛：读'达'，痛苦。刳：读'哭'，剖，剖开。注）

狄公怒不可遏，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智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十殿也可废了。此类惨酷的建塑，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

宗黎答道："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镜废了这十殿。"

阎罗十殿的尽头亦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塑有灵官、神将若干。

宗黎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折下九十九石级盘旋便可到地宫。"

陶甘用"百事和合"很快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霉之气扑鼻而来。

狄公从宗黎手中接过灯笼，照看门里的石级，小心一级一级向下行去。石级三十三级一转折，三转折便到了个雕花石拱门。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甘又打开了两条铁链连合处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公、宗黎上去帮助，三人用力发一声喊，果然将石拱门顶开了。

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呈圆圜，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平滑细洁；上面雕镌着斗大的箴训条文。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嵌乾坤八卦形符。高台上玉镜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登朱文舄，一手执如意，一手执麈尾。玉镜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须折断了，落在圣袍之上。两手指与所执之宝物系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

（舄：读‘细’，泛指鞋。注）

狄公的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玉镜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甘，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

陶甘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帛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了狄公："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那匹灰猫。"

狄公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扑一白蝴蝶。

狄公放下这两幅，顺手又拿起一幅展开观看，同样是画的那匹灰猫。——那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

他凝思半晌，大声说道："玉镜果然系被人谋杀！陶甘，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

陶甘尚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镇上，跟随狄公出了地宫。

狄公问："真智住的是后殿楼上？"

宗黎答："我们回到驱邪殿，再上一层楼，折转向东便可到真智住歇的方丈。"

狄公点点头，吩咐陶首道："你穿过阎罗十殿转去大殿东首将回圣堂

壁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径直来真智的方丈见我。”

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公、宗黎自上楼去；陶甘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阎罗十殿转去四圣堂。

狄公、宗黎上了西北塔楼的第二层，折向东首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听得瓦片坠地的声音。

宗黎指着一扇关得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老爷，这便是真智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智已经熟睡。”

狄公上前用手指去那门上敲了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谛听。门里似有人走动，狄公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披去门闩，“吱轧”一声，闪闪开了一条缝，透出了微微的烛光。狄公用灯笼擎起，真智的脸显得苍白，两眼闪出惊恐的寒光。

第十四章

狄公道：“老仙长，下官夤夜来此，有句话说。”

真智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公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

他引狄公、宗黎走进方丈，宾主坐定。狄公又道：“老仙长衣冠齐整，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

狄公忽闻到方丈隅角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皱了皱眉头。

真智答言：“不，不，夜来失眠，听谯鼓已打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狄老爷，如何从右侧门进来？”

狄公瞅着真智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望老仙长恕谅，下官适才去瞻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

真智大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候地宫万万进去不得。”

狄公收了笑容，正色道：“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八月十六

日，即玉镜真人死的那一日，你们一同进的午膳，只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

真智答言：“那日五更做早课时，见到过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呆在这方丈里，不曾出去。”

“不错，白天这方丈里光线甚好，玉镜常一个人呆在这里读经、念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的还是作画。”

狄公点头，又问道：“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宫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

真智诧异，支吾答道：“我也一时不甚看真，好象是戏班里的摩摩。”

忽有人敲门，真智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甘。陶甘将一轴画递给狄公，自在大门边站立。

狄公展开那轴画，摊子在书案上，说道：“老仙长，我想这一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

真智点头道：“一点不差。那日午膳罢，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欲闲话，玉镜说他想为那匹灰猫作一幅画。我听他要作画便告辞退出。老爷，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将一幅素帛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研墨调彩……”

狄公突然站起，厉声道：“真智，你扯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如此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

真智心中叫苦，强辩道：“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狄公道：“这匹灰猫为他的主人作了铁的证辞。真智，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精光逼人。倘真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真智暗吃一惊，又辩道：“玉镜作画，大处落笔，惟求气韵生动，重

神全不计形貌细微。”

狄公道：“玉镜之画，笔笔工细，摹物图貌，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图，画的正是这匹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成一条细缝！”

真智愕然，睁大了双眼看着画上那匹灰猫的瞳仁，露出绝望的神色：“我……我……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详说实情。”

真智望了望窗外，又说：“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穿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着零星的雨珠。真智、狄公在前急走，陶甘、宗黎在后紧紧跟定。

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

狄公道：“真智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

孙天师诧异：“真智要当着我面招供所犯罪行？只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好，你们快上楼。”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智，真智垂着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

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狄公，说道：“你擎着这灯笼中间照看，我和真智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来，不要闪了脚步。”

孙天师、真智在前，宗黎、陶甘在后，狄公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看大家一步一步上楼来。孙天师刚走到紫微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真智，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话未落音，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智已坠下了平台。

第十五章

狄公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小心！”狄公见他的脸象纸一样惨白，气喘咻咻，额上沁出了汗珠。

“他……可怜的真智，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坠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他岂是不知？”

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了抓住狄公的手，拭了拭前额上的汗珠。

狄公命陶甘：“你们下楼底去看看，多半是跌成肉饼了。”

陶甘、宗黎答应了返身下楼，狄公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微阁。

孙天师示意狄公在一张乌木靠椅坐下，斟了一盅香茶递过，问道：“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智他犯了什么罪孽？”

狄公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着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瞳仁眯成一条线，那无疑是中午在日光下画的。然而这一幅真智说是玉镜画于临死那一日的中午，地点是方丈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浑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而不是真智所说的画于中午！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系……”他展开了那幅画，指着灰猫的眼睛。

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玉镜升天那日，我亦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

狄公将玉镜给宗法孟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的话以及八月十六日玉镜临终前的一系列奇异表现向孙天师细表了一遍。

最后他说：“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真智与玉镜在方丈饮茶闲聊，真智乘玉镜未备，偷偷将毒草药研成的粉末洒入他的茶盅。其时，那幅猫图几已完成，只差猫身背后那瘦石兰竹的细部。事实上玉镜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故瞳仁是圆的。真智见玉镜饮下了有毒的茶，便站起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缓慢，故真智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镜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亮，面颊桃红，兴奋亢激，便知有些异常。再说玉镜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何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即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意留下遗旨法钵以付后事。他是在昏噩噩中莫名其妙地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

“我的天！”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曲隐情。但只不知真智因何要谋害玉镜性命？更令我不解的是他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

狄公道：“晚生请来必是真智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且疑心已被玉镜觉察，故大胆下了毒手！玉镜给宗法孟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然果真是真智一手遮天犯下的罪孽，玉镜只要一开口，真智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官府刑法也决不会轻饶。”

孙天师喃喃说道：“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只怪我平昔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智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如今即便死了，亦有余辜。然而玉镜亦有不是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内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

狄公又说：“晚生思量来，真智必是与那个名叫摩摩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摩摩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来到观中。他必是来这里图讹真智，故真智见了摩摩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宗黎，即适才跟在我们后面来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终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镜之死可疑。斋供时真智见我与宗黎谈话，便疑心宗黎问我透露了许多观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镜金身，于是真智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查他的罪行的。他偷偷尾随着我，乘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方丈里的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那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棍棒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故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潜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智已经做下了一条命负隅蛮干到底了。我适才去方丈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所措，故上来这紫微阁的平台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亦可能是畏罪自杀！”

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智之死感到婉借和痛心，半晌他说：“仁杰，真智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

狄公问：“天师阁下，真智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他当然知道！我几天前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截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智这人平时一向行事谨慎，很少出差迟。”

狄分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

孙天师正色道：“不，我不信，他没有那么愚蠢，且也没有那份胆量。”

狄公道：“当我戳穿他的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也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勘查，更遑论解县鞫审了。故至少可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并还要为他建醮祭炼，追荐亡灵。”

（醮：读‘叫’，祈祷神灵的祭礼，后专指道士、和尚为禳除灾祸所设的道场。注）

陶甘、宗黎进来。陶甘禀告道：“老爷，真智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清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四圣堂安放。众道人惊问其故，我以意外事故应对了。”

狄公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清真人可商计一下真智死后的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师。”

孙天师道：“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住持，观中诸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望天师阁下将真智惧罪自尽之实情仰告国师。我将此轴画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孙天师点点头，他无限感激地望着狄公的脸，和蔼地说道：“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去睡一会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得可怕。这观里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

“不，天师阁下，我还得去捉拿摩摩，我深信摩摩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智更大。如今真智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

孙天师问：“那摩摩长相如何？你说他是个优伶，今天除了最后一场

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摩摩，都扮演的什么角色？”

狄公道：“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到过他。虽然他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见出他长得凶丑，且听人说他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他曾扮作了观中的道士，他在观中必有同党。”

孙天师道：“那么你打算如何逮住这摩摩呢？”

“天师阁下，我正在苦思良策，没有摩摩的全部供辞，我不能具结此案，真智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

第十六章

狄公、陶甘。宗黎下到西南塔楼径去四圣堂看了真智的尸身。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

狄公踱到西偏殿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摩摩这个古怪人物。陶甘、宗黎跟随着他。陶甘说：“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歇，乘便商计一番捉拿摩摩的法子。”

狄公点头道：“摩摩令我一直放心不下，无论如何我们先要将摩摩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甘，我不知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摩摩手心之中。”

“独臂女子？适间听陶相公也说及什么独臂女子……”宗黎惊讶。

“嗯！”狄公转脸问宗黎，“你在这里曾见到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

宗黎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老爷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我在这观里呆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十殿内那尊雕像？”

“一尊雕像？”狄公诧异。。

宗黎点头道：“老爷，阎罗十殿内那一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虫

蛀左臂曾掉落了下来，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修复了。”

狄公两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问：“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指着她胸脯的那一尊吗？”

宗黎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狄公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你这个……你为何不早说？”

“老爷。”宗黎胆怯地答道，“我们适才经过阎罗十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修理……”

狄公猛地跳了起来：“你们跟我来！”

狄公擎着灯笼飞步奔进了阎罗十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面前才止住了脚步。陶甘、宗黎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管后面紧跟。

狄公拭了拭额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她身上还在流血哩！”

陶甘、宗黎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膝胸脯上渗流出来。——夜叉那杆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她的胸脯！

狄公赶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面上的长头拨开。

“白玫瑰！”宗黎倒抽了口冷气，惊叫了起来。“她已被人杀死了！”

“没有。”狄公冷静地说道，“她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哩！”

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她的脸面和身子被油漆涂抹成白色，她那一对惊惶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

宗黎弯下腰正待要去解脱铁链，狄公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提起夜叉手中那支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一下杆柄折断，他才猛然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

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夹一一摘下。狄公掰开白玫瑰的嘴抽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

的颊腮上挂下，滚热滴在狄公的手背上

“白玫瑰！”狄公小声唤道。

白玫瑰点了点头便昏厥了过去。

狄公脱了长袍将白玫瑰周身盖了，宗黎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陶甘剥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了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架内，陶甘、宗黎抬起。

狄公道：“将她先抬到丁香小姐的房中。”

第十七章

他们三人抬着昏迷不醒的白玫瑰进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惊讶地望着担架上形容可怖的白玫瑰，她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

狄公道：“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观中歹徒捆缚在阎罗十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了性命。你需细心将她服侍，洗净了她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创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创油膏来。”

狄公转脸对陶甘、宗黎说：“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看觑动静，并把康翼德去叫来，倘使摩摩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获，千万不可放过了他。”

两人领命出了房门，陶甘去叫康公子，宗黎躲在隅角暗中察观着周围动静。狄公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

狄公回房取了药并一件长袍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陶甘禀告道：“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狄公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

宗黎忍不住问道：“老爷，歹徒究竟是谁？”

狄公道：“少刻你便会知道。”

陶甘很快便折了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

狄公没有说话，他反剪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不一晌，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房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未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净，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

狄公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小木盒和一个细颈兰花瓷瓶。

“丁香小姐，将此木盒里的金创油膏涂抹在白玫瑰的创口，不消三日创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

丁香小姐禀道：“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创口似乎也不很深。”

丁香小姐将金创油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了起来。

狄公从那细颈兰花瓷瓶里洒出一点白色粉末，轻轻喷入白玫瑰的鼻孔。白玫瑰打了几个喷嚏，呻吟了几声，渐渐苏醒过来。

狄公道：“白玫瑰，你不用害怕，我是本县的县令，来这观中捉拿害人的歹徒恶棍的。你此刻已平安无事了，过一会儿便可以好好地睡一觉。”

狄公示意宗黎上前与她说话。

宗黎靠近床边蹲下，轻轻唤着她的名字。白玫瑰张开了美丽的大眼睛，她终于明白她得救了。

“这来怎么一回事？莫不是我做了一场恶梦？”

宗黎道：“以前的事全过去了，白玫瑰，你得救了。是狄老爷救了你的性命。”

白玫瑰看了狄公一眼，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狄公道：“白玫瑰，你就将这恶梦中事细细告诉我吧！我将拿获戕害你的真凶，为你报仇。告诉我是谁将你弄到阎罗十殿里去的。”

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说道：“我哥哥装扮成一个女伶人，跟踪我到了这朝云观。他来这里是为了劝我回长安，我父母亲反对我出家当道姑，心都急碎了。我心里也委实拿不定主意，只感到进退两难。包太太又逼得我紧。演戏后，哥哥约我偷偷去他房中商计，我换过他的白衣裙，刚上到东楼走廊，便遇上了你们。”

狄公笑道：“对，这以前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走廊里逃脱我们之后又怎样？”

我正拐过走廊的隐角，恰巧被包太太撞上。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进了房她又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未拿下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计商计。

“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欺亵渎教门，又大骂伶人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得由我本人拿定最后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智真人。过了一会她回房来对我说，真智要见我。”

“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黄冠，她说要见真智真人必须得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脸，怒气冲冲上前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

“我张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美人儿，让我来给你系黄冠吧。’我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未跑到房门口，包太太一把又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缚了我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放开她，我要好好劝劝她。’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可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森然。‘这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抽打？让她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我还未明白这‘休息’是什

么意思，包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星上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头重脚轻，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链将我密密匝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卒。但觉鼻息微微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我看清了那执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

“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待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我绝望了，我只得独自流泪”。

宗黎听到此，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到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一口气，深情地看了宗黎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道：“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拚命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了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我想倘使你们看见我的胸脯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

“过了好一会，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但我有了勇气，有了希望，我再耐心等着。后来，果然你们又来了，救下了我……”

狄公道：“我问你，白玫瑰，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一路行走又经过些什么地方？”

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我委实想不起来了。”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智？”

白玫瑰又摇了摇头。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象我见过的人的声音。很是陌失，也不是真智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十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声音。”

她说着，羞怩地浅浅一笑。

狄公道：“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

白玫瑰无限深情地又望了宗黎一眼，两颊泛出微微的红晕。

“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子装扮。

丁香小姐大惊：“你是谁？！欧阳……”

康公子微微一笑，道：“我刚牵着我的熊到外面去溜了一圈，这房间里乱哄哄却是为何？”

狄公道：“康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自会详细告诉你的。”

狄公与陶甘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

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原来你是男子，哄骗了我这许多时间。”

康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看看你妹子去！”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黎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

第十八章

狄公对陶甘道：“真正的罪犯至今尚未见着影踪，我却先已将两对有情人撮合在一起了。我们得赶紧拟出一个逮住摩摩的计策。”

陶首道：“摩摩不仅在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狄公道：“此刻总算弄明白了，摩摩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十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横遭他荼毒的白玫瑰。

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部分。摩摩与真智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知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天一亮便会离去，故大胆无所畏忌。我这一走，宗黎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虞。演戏时摩摩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他、警告他。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即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他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

陶甘缄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拈着腮颊上那三根长毛。

狄公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玉旨，将观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由康公子和宗黎两人一辨认。这样或许能将纷作道士的摩摩当众揪出来。”

陶甘犹豫道：“只恐怕老爷玉旨未领到，摩摩已逃之夭夭了。此刻天欲拂晓，暴雨已过。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殿宇深邃，他只身一藏，你又如何能找到？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

狄公点头频频，叹息再三。

陶甘又说：“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

“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楼阁、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了，他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注目的阴阳太极图符。”

狄公忽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头说道：“陶甘，我要到孙天师的紫微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我。”

狄公一口气跑上紫微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公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是没有人答应，他用力一推，却是锁死的。

狄公回转身来走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

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

他赶快出了紫微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甘，便只得自己擎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

仓库的门半开着，狄公高擎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适才他来时并没有什么变动。隅角那幢大柜橱的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近柜橱，用灯笼照着柜橱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一两条金龙之间的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

狄公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中亦各有一小圆圈，即孙天师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公见那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圆盘。——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

狄公恍若有悟，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秘密的门，门里无疑是一间密室。

狄公轻轻蜇入，右折没几步便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汉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扔着一把大厨刀。

第十九章

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公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你是独自一个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狄公见房间隅角果然有一尊与生人模样相仿佛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俱。前面墙上有一圆形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

“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砌造的，故不为人注意。”

狄公叹了口气说道。“苍天有眼，让我识破你的机关，昨天夜里我刚到观中，道经对面东楼的走廊时，风雨大作，一扇窗槅被狂风吹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雕像。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兵士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认作是银白的头盔了。”

“哈哈。”孙天师大声笑道，“有趣，有趣，我的白发竟同一顶银白的头盔。如此说来，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

狄公淡淡说：“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宵在搜寻摩摩。因为他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

“有，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故关闭时不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有一窗槅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关合了。仁杰老弟莫非正在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孙天师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晨曦透进了这密室。

孙天师苍白的脸上异常平静。

“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里大柜橱的后壁上！倘使你当时说明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可以界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柜橱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秘锁。”

“仁杰，你的本领果然不小，胆大心细，眼光敏锐，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幅猫图中推出真智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忽视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明说是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真智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猥琐的俗夫。他眼中只见银子，专一拜那赵公元帅，一个出家的人还如此贪财。一次他利令智昏竟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窃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盖，玉镜一旦勘出不仅会将他革出教门，还要解县坐牢。从此真智便乖乖听我吩咐办事。玉镜

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住持真人。

（猥猹：读作‘伟崔’，丑陋而俗气。注）

“真智这两天确是慌乱了手脚，宗黎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又含沙射影地做诗暗示玉镜之死可疑。他已觉察到一个古怪的道士的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真智说他那张丑陋的脸面似曾相识，只是记不确实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孜孜搜寻的摩摩么？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微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空折了一条老命。”

狄公沉默了半晌，才慢慢说道：“真智害怕摩摩是有原因的。摩摩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子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此察访过，后又加入关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为他妹子雪冤复仇。故真智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

孙天师笑道：“如今真智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便是那摩摩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真智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意图在你面前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狄公正色道：“真智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

孙天师呵呵笑道：“仁杰老弟判断得不差，连我当时几乎也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自杀。”

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欢公闲聊家常，论辩道法。

狄公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真智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

“没有了。按常情推来，帮手愈多反会坏事。”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

“我若没有猪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包太太。”

“是的。我发现阎罗十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因为她是能披露我的唯一的人！可恨

她长得太胖，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下面是百丈深渊，谁都不会找到她的尸身。仁杰老弟，你真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官员，我在京师时便略有听闻，今日乃真正折服。”

“孙天师当年深受先皇恩宠，曾封为上清国师，日日培侍在御前，金钟玉磬声中步虚礼斗，演化八卦，如何忽的躲到这朝云观里治研经典，修身养性来了！”狄公不无讽刺地说。

孙天师笑道：“仁杰老弟真不愧是博闻强记。实与你说，只因当年大内一个宫娥听我传法入迷，动了仙心，竟以身殉了道。有个太监在先皇面前搬弄是非，先皇睿智，不为所惑，反恩渥屡加。我惭惶有余，且惧人言可畏，乞请归山。先皇苦劝不住，只得赐我来这朝云观暂驻。”

（渥：读‘沃’注）

狄公冷笑道：“如此说来，去年那三个年轻女子也是听天师传法入了迷，动了仙心，以身殉道了？”

“这个自然。”孙天师斜眼觑看狄公“嘿嘿”怪笑了一声。

“天师如果到县衙正堂也如此爽利招供，则此案具结也并非难事了。”狄公冷冰冰地说道。

“县行正堂？仁杰老弟在说什么啊！”

狄公正色道：“你手里犯下了五条人命，如此血债累累，你以为能逃脱刑法的制裁？”

孙天师仰天哈哈大笑：“仁杰老弟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以隆礼待我，几番邀我上京师讲法哩。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又如何能轻易扳倒我？况且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人人都会说你狄仁杰疯了，你的锦绣前程真愿断送在我的手里么？我委实很喜欢你，仁杰老弟，我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摘去乌纱帽，被夺官职。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

狄公长长叹了一口气，笑道：“孙天师，下官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断不敢拿此事奈何夭师。”

孙天师得意活活地说道：“仁杰老弟果然是识事务的俊杰。天已亮了，你自回你的汉源，当你的县令去吧！保不定哪一日便扶摇直上，金

殿领班。我呢？还是隐居在这观中潜研经典、修身养性。好吧，我们出去大殿看看吧，早课的钟鼓就要响动了。”

狄公站起身来，跟随孙天师出了密室。两人合上那大柜橱的后壁暗门，出仓库沿着有一排明亮窗户的走廊向大殿走去。

“仁杰，你看天已放晴了，东方发白，山色如洗。你今日一路回去汉源必是心悦神怡，精神舒爽。这里的山雨说来也怪，来时呼啸咆哮，如天崩地裂，如山摧江翻；去时风雨骤歇，残云舒卷；忽而初阳熙熙，山花烂漫；忽而白云高淡，碧空万里。”

狄公道：“天师阁下，昨夜我在东楼最高层向塔楼那边看时，还发现有一个小圆窗，想来那一边莫非还有一间密室。”

孙天师惊异道：“仁杰，你说什么？我为何一直未听说过那里还有一间密室？你快引我去看看！那小圆窗在哪一头墙上？”

狄公引着孙天师绕上东楼的最高一层，指着东西的一排木栅栏说道：“站在那木栅栏前便可看到塔楼那边的一个小小圆窗。”

孙天师将身子靠近木栅栏正待向伸首向塔楼那边瞻望，狄公突然拔去木栅栏的插销，用力将孙天师向下一推。

一阵恐怖的惨叫在半空消逝后，狄公深深吁了一口气，脸上闪露出了喜悦的红晕。

第二十章

狄公回到走廊正打算去找陶甘，恰巧见陶甘从右首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

“陶甘，你适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焦，险些儿误了大事。”

“老爷，大事误不了，我正到处找你呢！摩摩已被我生擒了。”

狄公一惊：“他在哪里？”

陶甘引狄公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丰躯伟干倒有三分象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捆缚。狄公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见到的那个脸容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

狄公回身问陶甘；“你是如何擒拿住他的？”

“老爷，你去紫微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忽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着他。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绊子。摩摩哪里知道，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眼肿。他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口事，我已将活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一面又将他手足捆缚了。半晌才松了脖子上的索套。”

狄公道：“你将摩摩松缚放了！真正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查暗访，为他妹子报仇雪冤的。”

陶甘惊得目瞪口呆：“老爷，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

“真凶、元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所犯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

狄公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图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栏，推下百丈深渊的详情与陶甘细说了一遍。

最后他又说：“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声名如此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智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

陶甘不解：“真智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及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夫师犯案作孽呢？”

“真智死后，孙天师与我说，他对观中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智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智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行径，真智他这瞒犹恐不及，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

“如果说真智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王镜那地宫壁上镌刻着的两句箴训：‘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

狄公、陶甘将摩摩松了缚，并将孙天师一人害死五条人命之事与他细说了一遍。

摩摩急问：“那贼囚如今在哪里？待我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子报仇！”

狄公道：“恶贯满盈，他已堕下了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摩摩犹怏怏然，只恨未能亲良手刃这万恶贼囚。

狄公对陶甘说：“你此刻就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堕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炼，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智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源便起草奏章文本，分付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堂、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申上司，并随后派衙卒来此地，撤毁阎罗十殿，严令从今而后不许观中蓄收或居留黄冠道姑，以杜绝邪淫，鼎新宫规。”

陶首领命又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公意旨。

狄公蹒跚着步子，走回自己的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得几乎张不开了。

金色的晨曦从窗户中透来，照在狄公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

狄公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

狄夫人道：“老爷游荡了整一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狄公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马夫也许已等在山外了。”

狄夫人道：“真象是做了一场梦，昨夜风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

狄公不由轻轻自语：“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完）

万籁俱寂，清辉一派。花园里的莲花池，在朗月映照下，波光粼粼。莲花池中间有一翼小亭。小亭的栏杆边站着一个人。他低头看了一眼竹椅上的死人，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匕首的柄竖立在死人的胸脯上，一线殷红的血，沿着他那灰布长袍慢慢往下流。

圆桌上放着一把锡酒壶，酒壶边有两只瓷杯。那人端起一只瓷杯，将杯里的剩酒一饮而尽，不无得意地对死尸说："安心去西天吧！再也不会有人间的烦恼了。"

早已过了子夜，有谁会到这个乡村花园里来呢？莲花池对面那房舍静悄悄，黑黝黝，没有一点可疑的声影。那人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见不曾留下一点血迹，便转出小亭。刚待离开，忽听得身后一声响，不觉吃了一惊，忙转身细看，原来是一只大青蛙从池里跳上了青石台阶，正鼓凸着一对大眼睛紧盯着他。

他吁了一口气，冷笑道："是你这小妖物！莫非要上官府告我杀人不成？"说着狠命飞起一脚，正踢在青蛙的肚子上。青蛙眨了眨眼睛，抽动了几下后腿，便仰卧着不动弹了。

那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折回圆桌边，拿起死者面前的一只瓷杯，端详了半晌，然后小心地纳入自己的衣袖。他走下了青石台阶，忍不住又看了看仰卧着的死青蛙。

"见你祖宗去吧！"他又飞起一脚，死青蛙"扑通"一声掉进了莲花池。顿时，蛙声"呱呱"响成一片。那人又咒骂了一声，便匆匆踏过一座歪斜的板桥，出了花园门。

东方破晓。狄公、马荣和袁凯三骑，沿着湖边向城里悠然而归。晨曦照在他们的狩猎装束上，晨风吹起一湖涟漪。时值仲夏，正是打野凫的好时机。然而他们今日却是晦气，折腾了许多时，一无所获。

狄公如今是这韩原县的县令。马荣是他的亲随干办。袁凯则是韩原县的首富，在县城东门里开着爿大生药铺；他打野凫最有手段，故狄公常约他一同去湖滨沼泽地狩猎。

三人放辔并驱，很快便进了建筑在山坡上的县城西门。他们在孔庙前下了马，沿着依山势开凿出的石级向上步行。县衙建在石级的最高处，十分雄伟；站在县衙门口，可以俯瞰全城和城外风光旖旎的大片湖

泊。

狄公刚要走进八字衙门，巡官就气咻咻跑来禀报道：“老爷，诗人孟岚被人杀了！他的侍童刚来这里报了凶信，说是尸身发现在他家花园内的一个亭子里。”

“诗人孟岚？”狄公皱起眉头。“我来韩原也一年了，从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袁凯插言道：“狄老爷，这孟岚住在东门外的一座幽雅的田庄里。他秉性恬淡，息交绝游，也不愿进城，嫌城里喧嚣混浊，故本县的百姓知道他的不多。但他的诗名却早已震动了京师，乃是清流名士一类人物。”

狄公道：“我们立即去案发现场。洪亮、陶甘、乔泰回衙了没有？”

巡官答道：“没有，他们仍在西界牌村查访。老爷，洪参军一早派人送来报告，说他们至今尚未发现那伙盗劫衙库的强人的线索。”

狄公铁沉了脸，慢慢捋着颌下又长又黑的胡子，自语道：“那伙强人盗去衙库十二锭金子，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这里竟又出了人命案。”他提高了嗓子：“马荣，你可认识去孟岚田庄的路？”

马荣摇头。

袁凯道：“在下认识孟先生的田庄，出东门有一条捷径。老爷若不避嫌，便由我带你们去那里。”

袁凯一马当先在前面引路，狄公、马荣、巡官三骑后面紧跟，出东门沿着湖滨的柳荫官道急急奔去，渐渐便听得柳荫深处隐隐有丝竹檀板之声——原来东郊湖滨曲隅有一“杨柳坞”，是韩原县的风月渊薮，开着好几爿歌楼妓馆，是城里一班浮浪子弟出没的场所。

狄公策马向前问袁凯：“袁掌柜认识孟岚？”

“老爷，其实我与孟岚也不甚熟稔，只见过几回面。他自命清高，不近凡俗，但对人尚是谦恭宽厚，颇有仁爱之心。他两年前才迁来‘杨柳坞’后田庄隐居。那田庄清静幽雅，疏疏朗朗三四间房舍，却有一个景色佳美的大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莲花池。”

“他家有多少人丁？”狄公问。

“不多，老爷。孟先生迁来这里时还是一个鳏夫。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住在京师。去年孟先生赎出了‘杨柳坞’里的一个****，算是续了弦。那女子胸无文墨，又不善歌舞，只是模样俊俏一点，细皮白肉的。孟先生娶了她后，也空乏了内囊，衣食生计都仰仗别人接济。尽管孟岚比那女子年纪大了许多，但两下却倒是恩爱互敬，甚是美满。”

狄公道：“大凡诗人都要娶一个知音的人作为妻子，才可唱随和合，不然，雅俗异趣，久则乏味，终不是美满的。”

“老爷，那孟夫人虽不通文墨，心地可贤惠哩。又温柔，又娴静，将孟先生服侍得十分周到。”

柳荫官道愈走愈窄，四人岔入一条小径，在林木疏密处隐隐可见到一片沼泽地，水气氤氲间深绿浅翠，别有一番景色。

狄公四人在竹栅门前下了马。狄公推开竹栅门，顿见一座宁静幽雅的大花园，一座歪斜的板桥通向莲花池中央的小亭。莲花池畔，芳草萋萋，野花含靥，水鸟喁喁，蝴蝶盘旋。莲花池上则新荷一片，幽香阵阵。微风拂来，荷叶翩翩，波光摇动，宛如画中一般。

袁凯道：“孟先生终日在这花园里吟诗品茶，养颐晚景。”

狄公点点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板桥，走到了那翼小亭里。小亭上翘着的六角飞檐上，各垂下一个铜铃。亭柱的红漆已斑驳脱落，亭顶的绿瓦也参差残缺。莲花池对面，疏疏几间房舍，被一株参天的大橡树遮蔽了大半。亭子的浓荫里只见霭霭晨雾弥漫，不闻一点鸡犬之声。

小亭内站上四个人，便显得拥挤。狄公细细向斜靠在竹椅上的死尸看了半晌，又摸了摸死尸的双肩，扳了扳死尸的臂膊。

“尸身刚僵硬。——天气如此闷热，四周又如此潮湿，一时不易断定死者遇害的时间，大略应在午夜之后。”

狄公说着，将刺入死者左胸的匕首拔了出来，反复端详。那匕首锋刃闪闪，甚是锐利。

马荣道：“老爷，这种匕首城里随处可买到，并不稀罕。”

狄公默然，将匕首递给了马荣。马荣用一张油纸包了，纳入衣袖。

狄公见孟岚瘦长的黄脸已走了形，嘴歪斜着，一对混浊的乌珠安详平静，雪白的山羊胡子并不凌乱。——显然临死前并不惊惶恐惧。

狄公拿起圆桌上那把锡酒壶摇晃了几下，里面只剩一丁点酒了。他又拈着酒壶边那只瓷杯端详了一阵，点点头，纳入衣袖。

他命巡官："你去找一副门板来，设法将尸身抬回衙里。"又转脸嘱袁凯："袁掌柜在此亭内稍候片刻，下官去池那边看了就来。"一边示意马荣，随他同去。

狄公、马荣踩着那"吱吱喳喳"摇晃的小桥，来到莲花池畔，绕着水堤转到花园那头孟家的宅舍。

马荣上前敲了敲门，半晌门开了，出来一个面目姣好的侍童。侍童听说是县令前来访察，忙进内屋禀报。狄公见外屋四壁萧然，微风吹隙，几件家具都十分破旧，不由对马荣道："凶犯作案显然不是为了偷盗。"

马荣低声说："老爷，主妇来了。——哟，作案动机有了：年迈衰老的丈夫，年轻貌美的妻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总不落此套数之外，嘻嘻。"

狄公抬头，果见一年轻美貌的女子，娉娉婷婷，轻移莲步从内屋走了出来。那女子雪肤花容，乌云不整，凤眉下一对大眼，深明透亮，颊上闪闪几滴泪珠，朱唇外朗，皓齿内鲜，狐眉抖瑟，柳腰摇摆——虽淡妆素裹，总不掩其窈窕妩媚之态。

女子上前向狄公、马荣深深道了万福，便垂手退立一边，静候狄公问话。

狄公温颜说道："孟夫人，下官深扰了。人命关天，岂敢延误？万望夫人相助官府，侦破此案，拿获真凶，为孟先生雪仇。"

孟夫人微微点头，不敢正面看狄公一眼。

狄公问道："夫人昨夜最后见到孟先生是何时？"

孟夫人低声答言："先生昨夜与小妇人在这屋里吃的晚饭，饭罢先生在灯下读了一会书，又说花园里月华当空，十分静美，便自去莲花池那

小亭内饮酒赏月。”

“孟先生常去那小亭饮酒？”

“是的。如此炎暑天气，他三日两头都要去那里小酌纳凉，吟哦诗句，自得其乐。”

“他可在小亭内会客？”

“不，先生深居简出，绝少见客。即便有客来访，也大多在白天，只在这屋内呷几口茶，说几句话，便要送客了。他从不去那亭子里会客。先生爱清静，总嫌世人混浊，怕玷污了他。”

她眼圈微微发红，眸子里闪出泪花，嘴唇颤抖，抽抽噎噎又继续说道：“我与他烫了一壶热酒，送到那亭子。他嘱我先回房睡了，说他想在小亭内多坐一会。我便自来房中安睡，谁知……谁知今天一早，侍童来我房中报讯，说先生他被人害了……就在那亭子里。”说罢泪如雨下。

狄公问：“宅上那侍童晚间也睡在这里吗？”

孟夫人忙答道：“不，不，侍童与他父亲住一起。他父亲在‘杨柳坞’，是一大户人家的花匠。他只是白日来这里帮活，夜间便自回家中睡觉。”

“夫人半夜可听得什么异常声响？”

孟夫人皱眉，略一沉思，答言：“后半夜我被莲花池内的蛙声闹醒过一回。那些讨厌的青蛙白日里从不叫唤，即便下水采莲子惊动了它们，它们亦不叫。但半夜里却最怕惊动，稍有声响，便叫成一片，久久不息。——我当时还疑心是先生从亭子回房来时惊动了它们。”

狄公频频点头，沉吟半晌又说：“孟先生遇害时脸上神态十分平静，看来是在不提防时被歹人所杀。凶手必然是他熟识之人，故一同在那小亭饮酒，只是瞒过夫人而已。

我见桌上那酒壶差不多喝尽了，但桌上只有一只瓷杯，我想问夫人一声，宅上的瓷杯原有几只？如今都在否？“

孟夫人答：“我家共有七只瓷杯。那六只绿瓷的是一套，先生常用的则是一只白瓷的，比那绿瓷的稍大一点。”

狄公皱眉。——他适间在亭子里只见到桌上一只绿瓷杯，并无那白瓷杯。

“孟先生生前可有仇家？”

“没有，没有。先生与世无争，遇事一味退让，从不占他人一分便宜。小妇人总不明白……”

“那么夫人你自己可曾得罪于人？”

孟夫人脸颊微微生起红晕，咬着嘴唇半晌，乃说道：“也不相瞒老爷，小妇人出拔水火才一年有余，只不知在‘杨柳坞’时触犯了谁。那时……那时纠缠的人一多，哪顾得了许多？但终也不致于会起如此歹念，竟下毒手……”

狄公见状，略明大端，不便追问细末，送与马荣起身告辞。

在回莲花池小亭的路上，马荣嘟囔说：“老爷，适才何不细问详里？她在‘杨柳坞’挂牌时，总有几个争风吃醋的，孟岚赎出了她，便结下了怨仇……”

狄公笑道：“这方面的细末详里还待你去查访，你不是与‘杨柳坞’里那个苹果花有些来往么？”

“老爷，不是苹果花，是碧桃花。”马荣噘嘴道。

“对，碧桃花。——你此刻便去‘杨柳坞’走一遭，就先找碧桃花聊聊，打问个清楚，孟夫人当时在那里都与哪些人交往频繁。”

马荣答应，便告辞了狄公，自去竹栅门外牵过坐骑，径往‘杨柳坞’飞驰而去。

狄公独个来到小亭，见袁凯正与一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在说话。

袁凯见狄公回来，忙介绍道：“狄老爷，此位是茶叶庄的文掌柜，大名文景芳。”

文景芳慌忙上前一步拜揖，口称“冲撞”。

狄公淡淡问道：“文掌柜因何一早赶来这里？”

文景芳神色不安，吞吐道：“小民只是听了孟先生噩耗，特来向孟夫人吊问……又觉不妥，恐惹是非。”

狄公道：“如此说来，文掌柜与孟先生夫妇十分稔熟？”

袁凯忙道：“我俩正要禀告狄老爷一件事哩。孟夫人当年在‘杨柳坞’挂牌时，与我们便有一面之交。她当时叫茉莉花，红极一时。当然，后来孟先生重金赎走了她，出谷迁乔，但旧谊犹在。我们见她婚后生活美满，也都十分高兴。”

狄公又问：“未知你们两位昨夜可来过这里？”

文景芳胆怯地答道：“我俩昨夜都去了‘杨柳坞’斗转参横，闹到四更，天都要亮了才回的家，哪里会到这里来？”

袁凯道：“我回家后，稍稍收拾了猎装便来县衙等候老爷、马荣去湖滨打野兔了。”

狄公笑了：“下官只是随意问问，不必介意。”文景芳乃感松驰，也不敢擅自去见孟夫人，便随狄公、袁凯一同踏板桥走出花园。他见莲花池上荷叶风翻，金波荡漾，不禁叹道：“这莲花池景色如此迷人，孟先生真是——”

袁凯应声道：“池上景色固然美不胜收，只是不幽静。水中的青蛙有时拼命叫唤。”

出了竹栅门，三人欠身作别。

狄公上马自回县衙。

狄公回到衙门，先去内衙签发了一道手令，命一行役火速送往“杨柳坞”，交到马荣手里，要马荣务必查清昨夜袁凯和茶叶庄文景芳在“杨柳坞”的详情，并核实孟宅的那个侍童昨夜是否当真睡在自己家里。

狄公匆匆咽了几块香糕，饮了一盅茶，便去外厅偏室听报验尸的结果。仵作将详细验尸格目呈上狄公过目。——孟岚系匕首刺伤心脏致死。死前身子十分硬朗。死时也无奋力反抗的迹象。尸身已暂厝具棺木之内，停放在外厅的偏室里，等候公案具结，再闭棺追荐，择地落土安葬。

马荣回到衙里已是正午。狄公见他面露喜色，神采奕奕，忙问：“你在碧桃花那里整个磨蹭了一个上午，想必磨出许多真情实迹来了。”

马荣正经道：“公事在身，我岂敢一味与她厮恋？只因要从女子口中套出话来，非恰到火候不办。故我先与碧桃花叙些旧情，释其疑心，慢慢才将话头转到孟夫人身上，好像是无心问及而不是专门查访。后来衙里的番役又急急送来老爷的手令，故又兜了些圈子，好一番水磨功夫总算磨出了许多内情细迹。

“原来，孟夫人娘家姓史，她名叫史晓兰，在‘杨柳坞’，挂牌时艺名唤作‘茉莉花。’她原来是北边来的人，两年前她家乡大旱，饿死不少人，她被辗转骗卖到了‘杨柳坞’，恰恰又与碧桃花在同一行院，故姐妹行里十分稔熟、亲昵。茉莉花比行院里其他的花更讨人喜欢，一来天生貌美，二来举止娴雅，三来性情温和。——她最走红运时，追逐献媚的少年子弟很多，袁凯与那个文景芳也在其中。袁凯也曾试图出钱赎买茉莉花，但不知为何，她没有答应。文景芳也动过这念头，同样遭到她的拒绝。不过，听碧桃花说，茉莉花后来有些后悔了，尤其是她嫁给了那个枯索乏味的迂腐夫子孟岚之后。而同时文景芳对茉莉花也一直耿耿思念，没有忘怀。他常对其它姊妹说，茉莉花嫁给那个干瘪老头，太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堆上了。

“老爷，我还打听到茉莉花有一兄弟，名叫史晓鸣，是个不成器的后生，吃喝嫖赌，无一不嗜，时常向她姐姐乞讨银子。茉莉花的一点微薄积蓄都让他吃化得罄净。那茉莉花却疼他心切，从不正面指责他，教诲他，一任他放浪挥霍。后来那史晓鸣不知怎么失踪了，急得茉莉花四处央人打问消息。好几天前，他又露面了，去找她姐姐要钱，与孟岚纠缠不休，茉莉花十分伤心，又劝慰不得。最后史晓鸣与孟岚还吵了一场，愤然离去时扬言他能从袁掌柜那里借到一大笔钱来。此后，便再也没见着过他。”

狄公问：“你问了孟宅那侍童的事吗？昨夜他可是外出了？”

“昨夜那侍童并未外出。老爷，这事我问了他父亲和街坊邻里。侍童他在孟宅吃了夜饭直接回家了，到家后便躺在那张破床上呼呼大睡，一直到今天天亮。对，老爷还问及袁凯、文景芳昨夜之事，我也打听清楚了。昨夜陪侍袁凯的是牡丹花，两人厮混到午夜过后，袁凯才离开‘杨柳坞’。陪侍文景芳的是杜鹃花，杜鹃花说昨夜文景芳喝得酩酊大醉，离开‘杨柳坞’时都已三更了。——噢，两人都是步行回家的，不肯雇车轿，

说是月色清朗，夜风凉爽，正好醒酒，一边亦可观赏湖畔风景。

“老爷，我打听到的便是这些，依我看来，那史晓鸣倒是个十分可疑的人物。他恨孟岚娶了他姐姐，绝了他的银钱来路，又手头悭啬，还数斥他不务正业，如今这史晓鸣又不知去向，莫不正是他杀的人？”

狄公说：“马荣，你又饿又累，快去后厅膳堂吃午饭，好好休歇。下午无事，晚上我再来找你。对，你可嘱椽吏撰一份海捕文书，通缉史晓鸣。”

狄公匆匆吃罢午饭，拣了个清凉的桐荫，安一张竹椅坐了，正待细细理一理孟岚被杀一案的线索头绪，当值文书就送来一件公文。原来洪参军他们已经侦悉到了盗劫衙库的那伙强人的情况。公文上说共有六人参与了那次盗劫。他们一伙在西界牌村的酒家大嚼了一顿后，便在那里将盗来的金子交给了一个少年。那少年接过包金子的包袱后，便出了西界牌村，穿入邻县的密林。第二日，有几个樵夫在那密林的一条沟渠内发现了那少年的尸身，已是脑颅迸裂，血肉模糊。匆匆验过尸，便发现那少年的嘴内有蒙汗药，故洪参军断定盗劫衙库一案是预先精心策划的。动手的一伙强人只是被人重金所雇，那少年则是中间递传，而元凶最后才出来收拾终局。——杀死少年，独吞了那十二锭金子。

因那少年死在邻县的密林里，洪参军在公文中又恳请狄公亲去西界牌村外密林勘察，并申文邻县县令，协同搜捕此案元凶。

狄公合上公文，闭目沉思。他虽然应该立即赶去西界牌村亲断此案，但眼下孟岚的人命案尚未了结。袁凯和文景芳固然有涉嫌疑，但史晓鸣呢？他的奇怪行迹说明什么呢？会不会真是史晓鸣杀的孟岚？他只觉头痛隐隐。

凉风习习，蝉声长吟。狄公渐渐神思涣散，眼皮沉重，不觉睡去。

狄公醒来，日已西斜，马荣恭立在他的竹椅边耐心等候。狄公懊恼不迭，口称误事。

马荣禀道，通缉史晓鸣的海捕文书已经派人四处张贴，县城四门都增派了兵士严密监守。

狄公点点头，将洪参军送来的那份公文递给马荣，说道：“你先将此公文细阅一遍，明日一早我们便去西界牌村现场勘查。去来一百二十

里。你需张罗好一应车马侍从，听候调遣。州衙连连派人来催信，此事看来不可延误。”

马荣去后，狄公沏了一盅茶慢慢呷着，一面又苦苦思索起孟岚一案的来龙去脉。突然，他眼盯着手中的瓷盅呆呆出神，猛然想起了莲花池小亭内失落的那只白瓷杯来。孟夫人说孟岚一向自用那只白瓷杯，早上去那小亭时因何没发现。而那客人——当然是凶手——的绿瓷杯却放在圆桌上。

狄公放下茶盅，从窗子的方格偷觑了一下衙院四周，并无人迹走动，便匆匆换去公服，迅步穿过花园，开了东隅的角门，悄悄出了县衙。

狄公雇了一顶大轿，直趋东门外“杨柳坞”。“杨柳坞”内灯红酒绿，人影绰绰，繁弦急管，笑语浪声，嘈杂一片。狄公草草兜了一圈，看着轿夫离去，便撩起袍襟径奔孟宅。

孟宅那竹栅门虚掩着，并未上锁。狄公侧身闪了进去，悄悄绕着莲花池水堤摸向孟夫人住舍。这时新月如钩，夜风微微，莲花池上静幽十分。狄公俯身拣起一块石子，向池中荷叶密集处扔了过去。“扑通”一声，石子坠入池中，顿时噪起了蛙声，继而呱呱一片，闹破了这夏夜的宁谧。狄公点点头，微微一笑。到孟夫人房宅门首，狄公细听了半晌，并无声响，便上去“嘭嘭”敲门。

木栅窗洞里闪出了灯光，有人急急拔去门闩，上前开门。

“快进来！快！快！”

孟夫人开门见是狄公，蓦地一惊，吓得几乎叫出声来。

狄公冷冷地说，“孟夫人等候的是何人？”

孟夫人低头不答。

狄公闪进了房门，反闩了门，又问：“快说！究竟在等谁？”

孟夫人支吾答道：“小妇人听得蛙声大噪，心中惶恐，忽想起大门未锁，正起身想出去看看……”

狄公大声道：“正起身——不知孟夫人适间睡在哪里？”

孟夫人没有吭声，擎着蜡烛引狄公来到一间小小的卧室。

卧室内支着一架简陋的木床，床上铺着一条薄薄的草席。狄公上前用手摸了摸那草席，果然有余温。又问："夫人如何知道这夜间有人会来敲门，答应得如此迅急，难道是早已约定了不成？"孟夫人不语，无限羞愧地望着狄公。

"这就随我去衙门听审。——大刑伺候，不由你不招出那奸夫姓名！"

孟夫人只得随狄公出了房舍，绕堤岸到了竹栅门，正碰上巡官率一队巡丁走来，狄公命巡官将孟夫人押回县衙大牢，又吩咐留下两名巡了埋伏在竹栅门内树荫下，倘再有人闯入，不论是谁，一律拘捕，押回衙门监管。

狄公回到内衙，便将此行详情告诉了马荣。马荣听了说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果然不出我之意料。如今只需将那奸夫拿获，不愁他不招出杀害孟岚的详情。至于要茉莉花供出那奸夫的姓名，也不费吹灰之力。"

狄公摇头道："然而却有两点令我费尽猜详。孟夫人倘与人有暖昧勾当，他们间如何会面？孟岚息交绝游，足不出户，日夜厮守在她身边，她焉得遁脱身子去与那奸夫厮会？何况孟岚有客来，也都在白日，那时分孟夫人也无从肆张行事。再，孟夫人她等候那奸夫如何单拣定在那一间小小的简陋卧室？我见那张破旧的木板床只容得一人睡。——马荣，这两点却又都说明孟夫人等候的并不是奸夫，倒可能是她兄弟史晓鸣。——于是我忽然想到孟岚这案子会不会与那桩衙库盗金案有关连……"

马荣摇头道："我看这案子与盗劫金子之事未必有关连，我倒认为应在茉莉花的老相识间寻那个奸夫。"

狄公沉吟片刻，忽然面露微笑，说道："马荣，我此刻倒有一个法子，不妨试试，你立即去鲜鱼市后的金鲤酒店走一遭，命那掌柜的将手下的乞丐、闲汉、无赖叫几个来衙门听话。——那掌柜的是韩原城里的乞丐团头。此事，你也无需守密，倘能嚷得满城皆知则更好。明言告诉众人：我召集乞丐、无赖只是想从他们口中探出孟岚被杀之事的线索。"

狄公见马荣惊愕，又笑道："此计倘得成功，一石两鸟，保不定便可一举破获孟岚被杀案和盗劫衙库案。"

马荣引着四个衣衫褴楼的乞丐来到内衙向狄公交差，却见内衙桌上放着几盘鲜果、糕点，还有一葫芦上好的“一品红”香酒。

四个乞丐见桌上摆设，心称侥幸，一个个强咽馋诞，两眼欲放出火来，听随马荣吩咐，各在一张靠椅上坐定。

狄公耳语马荣：“你速去委派四名干练衙役伺候在衙门内两庑，我这里放出那四名乞丐时，那四名街役暗中各盯着一个尾随而去。只要街市上有人与乞丐搭话，不论是谁，立即拿获了来见我。”

马荣虽觉懵懂，却立即答应了，退下自去调遣衙役不题。

狄公笑吟吟盛情款待那四名乞丐，嘘寒问暖，问这问那，又要他们随意吃喝，不必拘束。四个乞丐虽不明白狄公之意，但见狄公言语温和，笑容可掬，心里也踏实三分，哪顾得其中委曲浅深，便狼吞虎咽起来。不一刻，风扫残云，便将桌上的果肴和那葫芦里的香酒吞啖一空。

狄公又问了他们一通无关痛痒的话，看看已有一个时辰，便站起送客。那四个乞丐正疑神疑鬼，茫然无所措时，听得狄公说送客，如同得了赦令一般，欢喜不胜，一个个忙向狄公跪拜叩头，抱头鼠窜。狄公点头频频，捋了捋胡须。端起茶盅呷啜起来。

约有一盅茶时，马荣押着其中一个乞丐名唤独眼龙的又折回内衙。

独眼龙一见狄公，慌乱下跪，叫道：“老爷高高在上，小的好冤枉也。这一两银子是那人塞在我手中，并不是我偷他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这一位衙爷抓了起来。”

狄公正色道：“不管那一两银子是他给的还是你偷的，本官就将银子断于你了。你尽管收下，莫要惊惶。本官只问你那人与你讲了些什么话。”

独眼龙眨了眨发红的独眼，答道：“我折过衙门右首刚待转去大街，他向我行来，将那一两银子塞在我的手心，说：”你随我来，快与我说官府县老爷问你什么话了，说了我再赏你一两银子。‘——小人这话千真万确，没半句虚诳，望老爷明察。“

狄公和颜道：“你可以走了。尔等但能不偷不盗，清清白白，衙里自有恩惠，可听见了？”

独眼龙叩头及地，谢恩而去。

狄公厉声喝道：“将犯人押进来！”

马荣应声将袁凯带进了内衙。

袁凯大叫：“冤枉，冤枉，马荣兄弟快放了我！”

狄公冷冷地问：“袁掌柜非亲非故，塞一两银子与那独眼龙，却是为何？快说，你问他什么话？”

“狄老爷，我只是想协助官府早日……”

狄公喝斥：“住嘴！快快将如何杀死孟岚、杀死史晓鸣、盗窃衙库金子的全部罪行—一招来！”

袁凯脸色转白，大汗如豆，却反诘道：“狄老爷此言有何根据？平白厚诬小民却是为何？”

狄公冷笑道：“本堂岂会平白厚诬于你？孟夫人说她家花园那莲花池中的青蛙白天从来不叫聒，夜里却十分警觉，动辄便叫。我听你说，莲花池内不幽静，池中的青蛙有时拼命叫唤。——于是我得知你必是夜里去过那莲花池。昨天半夜你从牡丹花处出来后，摸进孟宅莲花池上用蒙汗药麻翻了孟岚，并下了毒手，事后你又偷偷藏过了那只白瓷杯。

孟岚死时脸上平静的神态便是明证。由此，我又推出，你用蒙汗药麻翻了受你指使去与六个强人接头的史晓鸣，又狠毒地杀死了他，盗去了那十二锭金子，这一切做得不留一丝痕迹，你开着爿大生药铺，颇精药道，又能调合烈性蒙汗药。还有一点，因为你仓皇折腾了一夜，故今天清晨打野凫时箭箭虚发，一无所获。往昔你每次独个便能打死四五只。这也是你夜间杀了人，心惊神眩所致。“

袁凯闻听彻悟，自忖难免一死，反平静地问道：“只不知老爷如何会疑心是我杀的孟岚？”

狄公道：“孟夫人等候她兄弟的心情十分急迫，正说明她已疑心史晓鸣在外犯下了什么可怕的罪行，衙库金锭被盗事发，她心中便明白史晓鸣必参与了其事。因为史晓鸣那日与孟岚吵架之后曾扬言，很快便会从你手里得到一笔巨额银钱。史晓鸣与你的关系孟夫人早亦略知一二。孟

岚心细且是个直性之人，他闻得此事，深为忧虑，且看史晓鸣不知去向，故特意破例邀你夜晚会他家莲花池小亭会面，一面探问真情，一面恳求你莫要加害于史晓鸣。你心中恐惶，担心事发，故将烈性蒙汗药倒进了孟岚的白瓷杯里。孟岚麻倒后，你便杀了他，恐被官府验出药来，又匿藏了那只白瓷杯。孟岚夜间从不会客，已迩遐尽知，故昨夜破例无人知晓，甚至也瞒过了孟夫人。可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的罪行却被莲花池中的青蛙叫破。袁掌柜，铁证如山，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

袁凯失声叫道：“我昨夜将一只死青蛙踢进莲花池里，惊动得池里蛙声一片，故闲话时露了真迹，万万却没想到正是那池中的青蛙令我败露，我竟还嘲笑那小妖物不会上官府告我杀人哩。如今想来，真是天理昭彰，好畏人也。”（完）

第一章

话说狄公调任濮阳任刺史的第一天，匆匆安顿了行囊眷属，便赶来内衙查收刑狱案卷；披阅功、仓、户、兵、法、士六曹的文牍簿册。前任冯刺史遗留下一堆未完的公务，等待狄公善后便宜。狄公秉性慎肃，律己谨严，事无巨细，皆必躬亲。又不敢草率处置，故吩咐参军洪亮陪侍着，遇有疑难，一同计议。

夜已深沉，谯楼早起了更，书案上铜烛台的烛火照映在狄公苍白憔悴的面颊上。洪参军忧虑地望了狄公一眼，担心狄公积劳成疾，把个身子毁坏了。洪亮原是狄公的老家人，服侍狄公长大成人。狄公科场高中，外放为官，便一直跟随狄公左右，为狄公出谋画策。如今的正式官衔为州衙的录事参军事，衙里上下都唤作洪参军。洪亮对狄公尽忠竭智，悉心服侍，寒暖饮食事事挂心。狄公待之也如父执一般，十分的敬重。

狄公命侍候在书斋门外的老书吏将一应文牍、案卷、簿册全数搬去馆库妥善存放，并委派专人监管。回头笑着对洪参军说："我见这濮阳山阜峻秀，川泽广远。城市里人烟辏集，车马骈驰，店肆林立，买卖兴隆。可见物产丰饶，百姓富足。那簿册上记载这里一向旱涝不作，岁岁五谷丰登，鱼米果鲜，应时而出。且有运河漕运之利，南商北贾，奔走阛阓，端的是个富饶之州。算来也应是我托天洪福，只不知富庶如斯，其民风如何？孔子说，庶之然后教之，这乃是敦敷王教，专擅一方的州官治牧之道啊。"

洪参军面露喜色说道："老爷，我粗粗翻阅了这里的刑狱案卷，见这濮阳盗贼敛迹，奸宄潜踪，犯科作奸者寥寥，可见民风淳厚。多亏了前任冯老爷兢兢业业，把若大一个州府治理得井井有秩。"

狄公问道："冯相公他已具结了所有的刑狱案件？"

洪参军答："迄今只有一件奸污杀人案尚未最后裁决。不过，正犯已经拿获。冯老爷初审已毕，人证俱在，哪可抵赖？明日老爷再细细一看那案卷便可明白。"

狄公皱眉道："洪亮，你不妨就将那案子本末讲来与我听听，正可解

闷破寂。”

洪参军耸了耸肩：“老爷，那是一件十分简单的案子。肉铺肖掌柜的女儿在闺房中被人奸污后杀害。她原有一个情人，姓王，是个行为不轨的秀才。冯老爷拿获了那个姓王的秀才，听取并核合了证人的证词，断定王秀才是杀人凶犯。王秀才百般抵赖，冯老爷哪里肯听？命动大刑，迫其招供。谁知那王秀才身子孱弱，才受刑便昏死了过去，几日不醒。正值冯老爷交割州务，赶赴新任所，故一时未最后判决。只等老爷你亲自裁断，具结此案。”

狄公默默地捋着他那又长又黑的胡子，面露忧色：“洪亮，我想再听听案情的细节。”

洪参军不禁犹豫起来：“老爷，此刻已过半夜，你劳顿折腾了整整一日；不如先回府邸好好睡一觉，明日我们再来细细复审这桩案子。”

狄公摇了摇头。

“洪亮，你适才的叙述已露出抵牾不合之处。来，斟一盅香茶，慢慢坐下将此案的详情本末细说一遍。”

洪参军执拗不过，只得在书案上找出了那份案卷细看了一遍，乃开言道：“濮阳城西南隅有一条半月街，街口上开着爿肉铺，掌柜的名叫肖福汉。本月十七日，也就是十天之前，肖福汉泪流满面跑来衙门报案，说是他的女儿纯玉被人掐死在闺房内。那肖掌柜还带来三位证人，一位是半月街的当坊里甲叫高正明，一位是住在肖家对门的龙裁缝，还有一位是屠宰行会的行首姓董。

“肖福汉直言不讳控告秀才王仙穹。他说这王仙穹与他女儿纯玉私下往来已有半年，王仙穹租赁龙裁缝铺子的后楼，正与肖掌柜的肉铺相对门。王仙穹掐死纯玉后还盗去了纯玉头上戴的一对金钗……。”

狄公大怒道：“这肖掌柜必是糊涂油蒙了心，故意把女儿当诱饵，引人上钩，讹取王秀才钱财。不然，如何半年来女儿与人有私他竟全然不知？如今女儿吃人杀死，乃叫苦不迭，想到了上衙门告发。——这样的父母最是不足为训。且不说王仙穹杀人之事是真是假，这肖福汉改日拿到堂上也要好好斥责一番才是。”

洪参军摇头道：“老爷这话说到哪里去了？肖福汉乃是事发当天才知

道纯玉与王秀才之事。”

第二章

狄公一愣，望了洪参军一眼，示意他往下说。

洪参军继续说道：“肖掌柜夫妇自己住在肉铺中，纯玉的闺房则在隔了几家门面的一洗染坊楼上。那洗染坊早关闭了，改作了仓库。肖家没钱雇侍仆、伙计的，肖福汉自顾在铺子里勾当，家中大小事务均是肖大娘和纯玉自己动手料理。这肖纯玉女红针线，描鸾刺凤，无所不会，平时也极是孝顺爹娘，勤俭惯了的。那天，纯玉没有像往常一样来铺子里帮忙，待肖大娘过去一看，才发现纯玉已被歹人扼死了。

“那王仙穹原是京师名门的子孙，由于家庭争执，单身出走，到了这濮阳。后来他父母双双下世，他身无分文，生计维艰，靠了教授几个童蒙勉强糊口。龙裁缝怜他孤苦，故低价将自己铺子的后楼租给了他。王仙穹读书颇发奋，一心指望今年秋闱得意，中举扬名，只是不合与纯玉私恋，故弄出了这人命凶案，悔恨莫及。”

狄公问：“王仙穹与肖纯玉可真有其事？”

“老爷，他们两个这半年间往来频繁，桑间濮上，打得火热。王秀才总是半夜时爬进纯玉的闺房，五更鸡鸣才偷偷溜回自己的寓处。一日，终于被龙裁缝察觉。龙裁缝为人正直，当面训斥了他们一顿，并说要将这丑事告诉肖掌柜。”

狄公赞许地点了点头。

“王秀才跪倒在地上讨饶，恳求龙裁缝为他们遮盖。他供认自己深爱着纯玉，今年秋闱高中立即金花彩币为聘礼，明媒正娶纯玉为妻。并答应给龙裁缝一份厚礼。倘若龙裁缝将他们的勾当张扬出去，官府便会革去他的应试资格，他与纯玉两人的一世声名就此毁了。王秀才说得声泪俱下，纯玉也跪在地上连连叩头。龙裁缝究竟是个善心之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且他见王秀才读书发奋，前程有望，而纯玉小姐除了王秀才之外也从不与别的男子瓜葛。故一时松了口，答应饶了他们一回，并说了一通希望他们从今而后行正道的话。”

狄公大不以为然，面色阴郁地说：“龙裁缝姑息纵容，遗患无穷。当日倘使便与肖掌柜说破，也不至于闹到出人命的田地。”

洪参军道：“前任冯老爷也正是这样斥责龙裁缝的。当然，冯老爷也训斥了肖掌柜，责怪他对家中的事太疏忽大意了。如今再来说十七日那天的事。那天早上龙裁缝闻知纯玉被害，心中大怒，痛骂王仙穹豺狼心肝，狗彘不如。他又悔又恨，悔当初不该饶恕了王仙穹，恨王仙穹读书人竟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手脚来。他早膳也顾不上吃，急急闯到肖掌柜铺中，一古脑儿将纯玉与王仙穹的暖昧之事吐露给了肖掌柜。他捶胸顿足大骂自己糊涂，没有早日识破王仙穹那人面禽兽，致有今日之祸。

“肖掌柜听罢，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当即约定了屠宰行会的行首董大郎，请他撰了状词，又拉拽了龙裁缝和当坊里甲高正明一齐告到了州府衙门。”

狄公问：“他们来州衙告发王仙穹时，那王仙穹在哪里？他畏罪潜逃了没有？”

洪参军答道：“他没有逃。冯老爷听了原告申诉，知道出了人命大案，不敢怠慢，当即准了状纸，批了令签。缉捕、衙役急如星火赶到龙裁缝后楼时，王仙穹竟还在床上呼呼酣睡哩。衙役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扯定，褫了方巾，套了铁链，啷铛押来州衙大堂下跪定。冯老爷责令他与肖掌柜当面质对。”

狄公不由身子向洪参军靠了靠，迫不及待地问：“王仙穹为自己辩解了没有？”

“王秀才抵死不招，称泼天冤枉，当堂就为自己辩解起来。他只供认自己与纯玉有奸，但决无杀人盗金之事。他说他每天在楼上攻读诗书，那楼上的窗户正对着纯玉闺房的绣窗。日长月久，两人渐渐生起了倾慕之情。一日深夜，他心猿意马，按捺不住，终于在小巷僻静处架起了梯子，爬进了纯玉的闺房。从此两人色胆愈张，往来益发频繁。他说他担心小巷里架的木梯不巧会被更夫或过路人撞见，便劝纯玉从绣窗上挂下一条长长的白布，一头系在她的床脚下。深夜，他在楼下一拉那布条，纯玉就开窗接应，不留心的人见那布条还以为是主人晾晒着晚上忘了收进房去的哩。”

狄公怒从心起，拳头在案桌上狠狠一击，叫道：“这个狡诈的簧门败

类，竟堕落到如此淫恶地步！无耻！无耻！”

洪参军道：“正如老爷所说，那王仙穹乃是一个卑鄙无耻、德行败坏之人。他招供道，一日他们的勾当被龙裁缝撞破，多亏了他一番花言巧语，稳住了龙裁缝。但是好景不长，灾殃终于降临到他和那个小淫妇的头上。”

狄公又问：“十六日那天夜里王仙穹究竟干了什么？”

洪参军答道：“他的供词上说，‘那天夜里我们已私下约定了幽会的时间。偏偏不巧，下午同窗好友杨溥来邀我去五味酒家小酌。说他父亲从京师汇来一笔钱庆贺他生日，我欣然应邀前往。席间可能饮酒过量，告辞了杨溥后回家的路上只觉身子飘飘然，头重脚轻。我知道自己醉了，寻思不如回家去先好好睡一觉，半夜酒醒后再去赴纯玉之约。谁知走着走着，却走迷了路，晃晃悠悠，正不知自己到了哪里。今天天亮时我猛然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幢旧宅的废墟上，那里长满了荆棘藜刺。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仍感到头壳隐隐作痛。我踉踉跄跄，蹒跚着步子转了好一会儿才走到了大街上，一路并未注意所过来的路径。回到寓处，躺倒便睡，一直到老爷衙里的差官将我从床上揪起。老爷说纯王小姐被歹人杀害时，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哩。”

洪参军读到这里，不由轻蔑地嗤笑了一声，看了狄公一眼，说道：“下面就是这个邪恶的歹徒最后的供词：‘倘若是我王仙穹疏狂放荡，行止不检酿成了纯玉小姐之惨死，则处小生以极刑，决无异词。如今我的心已破碎，即便贪生苟活，终无滋味。老爷不必踌躇。但是，一味为胡乱结案而指小生为谋人性命之歹人，则小生抵死不肯虚认。我王仙穹决不受奸污杀人之罪名。’”

洪参军放下案卷，苦笑道：“这王秀才秉性狡桧，意图蒙混官府。他清楚知道诱奸一个女子至多罚打五十板子，而奸污杀人则须处以极刑，在万目睽睽的法场上象一条狗一样可耻地死去。”

狄公神色阴郁，半晌沉默不语。他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说道：“冯相公对王仙穹的辩词作如何观？”

洪参军答道：“那天公堂上冯老爷并没有下紧追问王秀才，他亲自去了现场细致勘问。”

狄公捋着胡子，面露赞许之色：“这敢情好。”

“冯老爷带了衙役、差官、仵作一干人等赶到半月街纯玉小姐闺房，见小姐的尸体躺在床上，披头散发，衣裙凌乱，绣花枕头和衾褥都掉到了地上。床脚边盘着一堆白布条。小姐约十七八岁，看上去体格健壮。闺房里家具陈设很简单，小姐放衣裙的大柜门敞开着……”

“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任何线索？”

“没有。老爷。只见到纯玉小姐用鲛绡手帕包裹的一叠诗笺，诗笺上都签有王仙穹的名号。纯玉虽识字不多，却是很仔细地将这一叠诗笺小心收藏在她梳妆台的抽屉里。”

“仵作的验尸格目如何写的？”狄公又问。

“验尸格目上清楚地填着纯玉系被人用手掐扼而死。她脖颈下有两处明显的青紫伤斑，全身也有多处血痕和瘀肿。显然纯玉在被奸污和杀害之前曾奋力反抗过。”

狄公点点头，又转了话题：“王仙穹应朋友杨溥之邀去五味酒家时的情形又如何？杨溥为之作了证词么？”

“杨溥证实十六日下午王仙穹确是同他一起在五味酒家。不过他说，王仙穹离开五味酒家时并不是醉得很厉害，而只是‘有点醉’。王仙穹说十七日早晨他醒来时躺身在一幢旧宅的废墟间，身子上多有被荆棘刺伤的血痕，冯老爷命衙役引着王仙穹去认那废墟，但王仙穹说东道西却认不准醉倒的具体地点。

“冯老爷派人仔细搜索了王仙穹的寓处，并不曾见纯玉小姐所戴的那对金钗。衙里根据肖掌柜的口述，将金钗的图样描写了下来，那图样也附夹在这案卷之中。”

洪参军说着便从案卷中将那对金钗的图样拈出递给狄公。

狄公看了图样，不禁称赞道：“好个手艺！正如一对凌空的飞燕，细微处都雕接得极为精细。”

洪参军道：“据肖掌柜说，这对金钗是他祖母的遗物，打制得虽好，只是不吉祥。昔时有个算卦的断言，谁戴上这对金钗谁便横遭不测，为了这金钗肖家已折了几条性命。故尔肖掌柜一直将金钗锁在箱子里。只因老俩口只纯玉这根独苗裔，如掌上的珠子很是宠溺。家贫买不起首

饰，又抵不过肖大娘的撺掇，便拿出来与纯玉戴了，不意果然生出不测。”

狄公叹道：“这可怜的丫头！噢，洪亮，那日公堂上冯相公是如何鞫讯的？”

“鞫审时冯老爷宣称那对金钗虽一时没有找到，但并不意味王仙穹不曾杀人。因为罪犯有足够的时间将那一对小小的首饰藏匿起来。冯老爷也认为王仙穹的辩解颇有道理，但他又说一个知书识字的秀才编撰一通花言巧语来为自己的罪孽辩解也是意料中事，大不足信。

“冯老爷断言如此****杀人重罪，决非一般的偷儿、乞丐所敢干的，半月街上住的多是些老实忠厚的贫户穷汉，谁也不会知道深闺中的纯玉有此污行，且她平日招人眼处从不插戴那金钗。再，王仙穹和纯玉间的幽会只有一个年近七十的龙裁缝知道，龙裁缝年迈体衰，且仁慈忠厚，当然不可能****并杀害一个青春力富的小姐。

“冯老爷说王仙穹始乱之，后弃之，只因纯玉执意不允，甚至扬言要上衙门告发他，他才动了杀人的歹念。杀人后盗去金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并不突兀，正可以为生计之资。王仙穹则矢口否认，口喊冤枉，抵死不肯画供。冯老爷怒起，命衙役棒笞五十，三十棒打完，王仙穹便昏厥在堂下。冯老爷为之也十分踌躇。偏巧当天驿使送来吏部文牒，由老爷来接任濮阳刺史。冯老爷正好撒手，星夜便治点行装赶赴新任所。不过他在案卷上朱笔批了几句话：‘王仙穹奸污杀人属实，重刑之下，不由他不招。招后拟议磔刑处死，以儆效尤。’”

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慢慢抚玩着手上那方镇纸的玉坠，陷入了沉思。

突然，他站了起来，将那玉坠往案桌上一搁，说道：“冯相公临事一向谨慎，这个草率的判定必是他临升迁前大意所致。我思量来杀死纯玉的似不是王仙穹，当然这个败坏簧门声誉的胆大妄为之徒理应受到严厉的惩处。”

洪参军大为困惑，张口要说什么，狄公挥手止住了他。

“洪亮，我要重审这桩案子，不仅需将此案一干人物传来衙门当面鞫讯，我还想去看看事发之现场。明日晚衙升堂，你便可得知我对此案的看法了。”

第三章

天光微曦，狄公就起身梳洗。洪参军端来了早餐——两碗大米粥和一点腌渍的菜蔬。初升的日头照在内衙的槛窗上，洪参军吹熄了烛火，服侍狄公穿上深绯色海云捧日官袍，系了玉带，乌帽皂靴上下齐整。

肖掌柜女儿被奸杀一案濮阳城早传遍了，今日早衙升堂，新任刺史狄老爷要重审此案，百姓好奇，看审的人早挤满在衙厅外的廊庑处。

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八名衙役两列鱼贯而出。手中或执火棍，或拈竹板，腰间挂着铁链和拶指的夹棍。狄公由洪参军陪同摇摆升上高座。案桌上放着印玺、签筒、朱笔和簿册案卷。

看审的人踮足引颈往堂上张望，只盼着狄公掷下令签，带那杀人正犯上堂开审。然而狄公毫无动静，他按常例查阅了州衙钱银存库的簿册，一一核复了出纳款项。最后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那衙员的俸薪因何多支取了一贯铜钱？"

银库司吏战兢兢被带上堂来，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名目来。

狄公大怒："这一贯铜钱就从你的俸薪中扣除。以后但有账目混乱，钱银差错，惟你是问。但凡公衙，这钱银之事最不可含糊，司吏专职，倘有闪失，即便典卖了家私也不可少了公库一文铜钱。"

司吏唯唯退下。狄公一拍惊堂木又道："本堂新来衙治，今日只是与众百姓照个颜面，相识相识。日后凡本州军民但有冤枉不平之事，只顾上衙门申诉，有状投状，无状口述。从今日起本堂早、午、晚三衙理事，庶几不致荒怠政事，贻误州民。"

狄公见堂下并无人出来投状喊冤，乃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堂下衙役一声唱喝，鱼贯而入。廊庑下好事的百姓乃悻悻退出衙门，个个脸面上挂着失望的神色。

狄公转回内衙，洪参军及狄公三位心腹干办陶甘、乔泰、马荣忙上前施礼请安。

狄公笑道："不知你们对这濮阳印象如何？想来你们在三街六市已整

整兜转了一天吧。”

马荣抢道：“这濮阳街市之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见百姓人家大多食肉衣帛，笑语盈户。正是圣世逢太平，丰年乐陶陶。那酒楼饭馆，水陆齐备，酒香诱人，且价格低廉。前任冯老爷治理得端的有些手段，我们看来也可在这里逍遥快活几年。”

乔泰道：“马荣弟言之有理。这濮阳城滨临运河，漕运水利十分发达。我听说有十几家殷实的大商户都是靠做水运转拨生意发大财的。”

陶甘的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吃运河水利饭的固然富绰，但依我看来，这濮阳城最有钱财的莫过于北门外的普慈寺了。寺中有六十多名僧人，住持的唤作灵德法师。可谓富可敌国。普慈寺的僧人表面上虔敬地颂经、礼佛、做斋、募化，背地里却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过着奢华淫逸的日子。”

狄公正色道：“当今圣上好佛道、天下僧寺道观无数。僧尼道士倡异说，乱儒典，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最是国家之蠹虫，人伦之大患。然而朝廷认为佛道可以化人之性，劝人以善，与孔子之旨无舛，也是圣教羽翼，故不加禁止，任其滋盛。尔等既是公衙吏员，这事也不必横加指责，免生枝节。”

陶甘虽点头，究竟心中有疑，犹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咧了咧嘴又说道：“听说普慈寺里的烛台、法器都是真金打制的。”

狄公道：“你又不曾亲见，道听途说，怎可深信？再说寺庙有钱，也是常事，何必多怪。”

陶甘作色道：“我还听说这普慈寺的财富来得不明不白。”

狄公不觉伸长了耳朵，说道：“陶甘，这话怎讲？”

陶甘道：“普慈寺的财源多赖大殿内那尊白檀木的观音菩萨。那菩萨极是灵验，四方来参拜、烧香的人几乎将大殿的门槛都踩平了。”

狄公问：“这木雕的观音究竟有何灵验？”

“听说能赐人儿女。——这方圆百里好的女子但有婚后不育者都赶来普慈寺烧香许愿；回去果然多有生育者。有的十年八载不育的，只需在

观音菩萨前虔诚地默祷一夜，都能如愿以偿。”

狄公诧异，又问：“如何默祷一夜？”

“来寺中求子的女子先去方丈灵德法师前吐露真愿，许下礼品财物。灵德法师先告谕一番，表示愿意将她的要求传达给观音大士。灵德法师一点头，便引那女子去大殿观音菩萨神像前颂一通波罗蜜经，然后要那女子在神像一侧的一张大床上躺下，虔诚地冥想。——如此过了一夜，观音大士便派金身罗汉送子与她。女子回去果有养育者，全家感激不尽，再挑财礼来还愿。那等得了儿子的大户人家多施金银珠宝；油米蔬果更是常年孝敬不辍。

“当然灵德法师也十分注意防闲。女子进了大殿，灵德令其宽衣自睡，他亲自锁了殿门，贴了封皮，封皮上押了他的印章。同时又要那女子的丈夫、侍婢或家人在大殿对门的小阁里住宿，便于监伺，以绝其疑。第二天一早灵德会同求佛女子的丈夫或家人一同撕揭封皮，开启殿门。——女子出来往往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夫妇再在观音大士前敬添几炷香，欢欢喜喜回去。那女子回家后有了喜，便来寺飞报，并呈送礼单。故尔普慈寺真所谓日进万金，寺中六十多名和尚享尽了人间富贵。

“灵德法师见来寺中求子的女子日多，寺中金银财物也积聚了不少，便鸠工在大殿外四面造起了四座香阁，那香阁造得古色古香，剔透玲珑。里面各安一张乌木大床，垂挂一幅观音大士画像，以供来寺中求子女子用处，反撤了大殿内那张旧床。此外，灵德又将寺中殿堂楼阁逐一翻新，一应菩萨都重新装金，并在观音大殿的供桌上供放金烛台和金法器，金光眩目，好不阔绰。”

狄公问道：“这普慈寺的观音送子始于何时？”

陶甘道：“听说已经五年了。五年前普慈寺破败不堪，香火几断；观音大殿摇摇欲坠。寺中的僧人外逃的外逃，还俗的还俗，只剩下三名苦行和尚，白日里还需外出沿街化缘，只是夜间才歇宿在寺里。后来灵德法师率领一批年轻的僧人来到这普慈寺，一番整新更张，稍稍有了点气象，香火也逐渐兴盛了。自从观音大士显灵之后，名声大噪，四方慕名的善男信女趋之唯恐不及，渐渐开了规模。原先出逃的和尚也纷纷回寺，如今已有六十多名坐享清福的缁衣光棍。”

陶甘这一番话果然引动了狄公对普慈寺的极大兴趣。他说：“世上之

事纷坛复杂，我不敢贸然断言菩萨显灵之事必无。如今衙里正是清闲，你不妨留个神多了解一些普慈寺的内情。如见到有何可疑之处，即来禀报于我。对，这里是前任冯相公移交到我手上的那桩奸污杀人案的全部案卷，你们最好全部阅读一遍。昨夜我已与洪亮议论过一番，见出案情中许多抵牾不合之处。那被告王仙穹杀人的罪名似不能确立。此刻我要回府邸去看看我的内眷，不知她们安顿得如何了。”

第四章

州衙大堂午衙开审。

衙厅下廊庑处依然人头攒簇，黑压压一堆看审的百姓。早衙时狄公虽使他们大失所望，奈何他们对肖纯玉一案兴味甚浓，又亟想亲眼看看新任刺史在问理刑名上有什么新花样和新气派。

狄公传命将肖福汉带上公堂。

肖福汉被带上公堂便立即跪下。狄公见他老实忠厚，衣着朴素，不由先三分怜悯。

“肖福汉，你女儿纯玉被害一案前任刺史冯老爷已经裁断，本来我毋需再多此一举，只是我见案卷上有几处疑点，不由想多问几句。看来具结此案尚要些时日，不过你也不必担心，本堂理应替你作主，拿获真凶，为纯玉小姐雪耻复仇。如今你先下堂去。”

狄公传命仵作上堂。须臾仵作上堂，叩见狄公。狄公问道：“肖纯玉遇害后是你验的尸吧？”

仵作恭敬答道：“禀老爷，那肖纯玉之尸正是在下检验的。”

狄公道：“如今你且将肖纯玉的形体表征禀述一遍。”

仵作点头，禀道：“肖小姐个儿高大壮硕，手足胼胝。看去十分健康，并无形体缺陷。”

狄公问：“你可曾留意过她的指甲？”

“禀老爷，在下仔细观察过肖小姐的指甲，前任冯老爷对她的指甲也十分注意。他指望死者的指甲缝里会留下一点杀人凶犯的线索。然而肖小姐的指甲很短，一看便知是个常年操劳家务的姑娘。指甲缝里干干净净，并未留下一点可疑的痕迹。”

狄公点点头又道：“死者系被掐扼而死，我想她颈项的青紫瘀斑间必有凶犯的指甲印留下。”

仵作略一思索，答道：“那凶犯的指甲印呈新月形，但掐进皮肉不深。然而我见有一处破了皮。”

狄公道：“你须将这些细节补填到验尸格目上去。”

仵作点头退下。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喝令将王仙穹带上堂来。两名衙役一声答应，立即将王秀才挟上了公堂，按倒在光光的青石板地上。狄公见王仙穹虽广颡丰颊，眉清目秀，却脸色灰白，神情滞呆，胸脯干瘪，背微微有点驼。一眼便知是个寒窗下苦读的书生。狄公还注意到他的左颊上有好几条伤痕。

狄公喝道：“王仙穹，抬起头来！好一个玷污孔门的败类，礼义廉耻、圣人教诲都抛闪到一边，偏行那等卑污腌脏、礼法难容之事。奸污一个幼稚无知的女子还不算，竟还敢大胆行凶，坏人性命。国法刑律，昭同日月，你理应明白此等罪孽，该当何罚。本堂本当朱笔一圈，拟了死刑，发下监候。只是还想就你供词中的几个可疑之点再行核实。今日问你之话，须—一照实答来，不得半句有虚，免得皮肉之苦。”

王仙穹木然地点了点头。

狄公将身子向案桌靠了靠，摊开案卷，问道：“王仙穹，你在供词中说你十七日早晨酒醒时躺在一幢旧宅的废墟之中。你如今将此段情节复述一遍，说清楚那废墟周围是何等样子。”

王仙穹颤抖着声音答道：“小生是个读书之人，还要巴望个出身的日子，怎肯干犯法杀人的勾当？纯王小姐与小生情投意合，私约终身。小生怎会坏她性命？望老爷明鉴。老爷问话，小生断不敢有半字之虚。十七日凌晨，天麻麻亮，太阳尚未出来，朦胧之中我见周围都是断垣残壁，荒榛荆棘。这景象小生记得最是清楚。当时我挣扎着站起来，刚行

了几步便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闪，便又跌倒在砖砾堆上。荆棘的芒刺撕破了我的衣衫，身上和腿胫都扎破了，出了不少血。当时我也不曾感到疼痛，心里只惦念着空空守候了我一夜的纯玉，心中懊悔万分，很是负疚。”

狄公道：“体要胡扯到纯玉！你且将衣衫解了扣，让我看看你身上的伤痕。”

两名衙役上前来，不由分说，左右掣定王仙穹，另两名衙役即动手撕剥下他的蓝布旧袍。王仙穹初审时被冯老爷三十棒打得屁股鲜血淋漓，如今尚未收愈，污血粘在衣袍上，故一时痛得声声惨叫。狄公慌忙止住衙役，就已经裸露的胸口、背脊、胳膊处细细察看了一番，果然有好几处划破的血痕。

“王仙穹，你声称与纯玉的苟且行止只曾被龙裁缝一人撞破。你能断言再没有第二人知道么？你们俩里应外合，鬼鬼祟祟，岂知就未被过路的人撞见过？”

王仙穹哭丧着脸答道：“回禀老爷，小生犯此等行止，礼法不容，只是一时邪念难抑，心中也委实知道利害。故此十分的小心，每回都是深夜之后才敢去与纯玉约会。那半月街幽暗狭仄，夜间除了更夫并无闲人行走。即使遇有过路行人，也可向暗隅暂且避过一时，故一向不曾泄漏机关。再说，那时纯玉自己站在窗前接应，见有可疑声影便打唿哨报知……”

狄公皱眉叱道：“好生恬不知耻！竟如同个窃贼一般。你再细细想想，曾否有过引动你生疑的迹象。”

王仙穹转着眼珠想了半晌，乃开口道：“记得半个月之前，那夜我溜出龙裁缝铺子的后门，正见两个更夫敲着梆子悠悠行来，我躲过一边，等他们慢慢走过。一直见这两个更夫走到半月街尽头的那生药铺子门首，我才穿出小巷来到纯玉闺楼的墙下。我刚待拍手递讯给纯玉，要她放下布条。猛听得身后不远响了一声更夫的梆子声，我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将身子贴在墙根，不敢动弹。梆子声停了，一个更夫模样的人在墙下探头探脑。我以为他发现了我，正要报警，但他却摇摇晃晃又离去了。他显然没有看见我，周围于是一片寂静。我猜想兴许是一位落了队的更夫。那夜我在纯玉房中呆到五更鸡鸣再爬下来，并未露过一点破绽。”

狄公示意书记将王仙穹适才这一番话记下来，无疑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情况。狄公又叫王仙穹在供词上按指印。王仙穹颤巍巍立起身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去那书记案前的状词上按了指印。

狄公冷眼一看，见王仙穹那细长的手指上长着长而整齐的指甲。——读书人喜欢留长指甲是十分寻常的事。

狄公喝道："将王仙穹押下大牢。——退堂！"

狄公转回内衙便命乔泰去请半月街的当坊里甲高正明。

乔泰去后，洪参军道："老爷，你对王仙穹讲的那个更夫显得很有兴趣，莫非要在那更夫身上问出新的线索？"

狄公道："冯相公曾鞫讯过出事那夜巡更的两名更夫，他们都矢口否认与纯玉之死有瓜葛。事实上通常巡更的只有两名更夫，并未有第三个更夫。故此事便有些蹊跷。"

不一晌，乔泰将里甲高正明带到内衙。狄公命高正明引路去半月街作案现场勘察，乔泰率四名衙役扮作百姓模样随行侍应，见机行事。

狄公换过公服，戴了一顶黑弁帽。一行人悄悄出后花园角门离了衙府。

他们迅速穿过州衙前大街向南急走，过城隍庙折向西，沿着孔庙后墙专拣那静僻的街路行走。过了西城那条由南向北流的小河，下桥塊便是迷津一般又狭窄又幽暗的半月街了。那里腌脏潮湿，危楼鳞次，是贫户聚居的坊区。高正明向狄公遥指了肖福汉的那爿肉铺。

他们来到肖福汉的肉铺前。狄公见肉铺正开在半月街与一条小巷的交角上，而肖纯玉的闺楼则隔了肉铺几间门面。闺楼的窗户正对着那条僻静的小巷，龙裁缝的铺子便在小巷巷口的对面。从龙裁缝后楼的小窗户可以俯览小巷里的一切，抬头则可清楚望见肖纯玉的闺房。此时那闺房的窗正打开着。

狄公笑着对乔泰说："你试着爬上那闺楼的窗户。"

乔泰将袍襟塞进腰带，搓了搓手，将一只脚插进墙窟窿向上一跳，跃上了连接肉铺至洗染坊门楼的那堵墙。他胸脯往墙上紧贴，慢慢站起

了身子，又飞身一跃，两手紧紧抓住了窗台，引体将一条腿纳入窗户，接着整个身子便爬进了纯玉的闺房。

狄公在下面微笑着点了点头，乔泰又敏捷地跨出了窗户，双手紧扳着窗台，垂空双脚悬晃了两下，一个“蝴蝶扑花”的姿式从一丈五尺高的半空落下到地面。扬起一片尘土，却几乎没有声音。

高正明及侍从衙役不由心中喝采，只是禁约在先，不敢叫出声来。他转脸问狄公是否想去察看一下纯玉的闺房。狄公摇了摇手，说道：“我们回衙去吧！”

回到州衙，高正明先告辞走了。

狄公对洪参军道：“适才去看了现场更证实了我的怀疑。你且去将马荣叫来。”

洪参军去了一盅茶时，马荣兴致勃勃地进了内衙。

狄公道：“马荣，委派你去干一项困难且有些危险的差使。”

马荣一听，喜出望外。他生平最喜欢干那些困难而又有危险的差使，闲散了多时，正觉浑身不自在。

“不知老爷又有什么发兴头的买卖与我去消遣？”

狄公道：“你须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闲踯的流民，出没于茶肆。酒馆、野店、荒寺，去寻访一个游方的托钵野僧或是装扮成野僧的闲汉。他的手中必然拿着一副木鱼，也许还披着破旧不堪、腌脏邋遢的袈裟。此人的特征是身强力壮，四肢灵捷。他不是什么绿林的好汉，而是乖戾残忍的浪荡子。核合他的身份最要紧的是一对精工打制的金钗。这是那金钗的图样，你须仔细记在心里。但凡听见有金首饰变卖的乞丐、无赖也千万别错过了。一旦查获那对金钗，便不愁破不了此案，寻拿不到杀人的真凶。”

马荣大惊：“老爷莫非是说那持有金钗的人乃是杀害肖屠夫女儿的凶犯。王秀才难道说是无罪受冤的？”

狄公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马荣欢天喜地走了。

洪参军满腹狐疑：“老爷，这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狄公莞尔一笑："我的结论你也应该明白了。"

第五章

却说那日陶甘一觉醒来日已三竿，赶忙烧汤净面，梳洗罢便换过一件干净的长袍，头戴一顶道士玄纱冠，悄悄出了北门径投向普慈寺而来。九月天气，菡萏照日，桂子飘金，一路香风吹送，纵目观玩，好不舒畅。

陶甘行去忽见普慈寺对面的绿杨荫里闪动一面酒旗。时近中午，陶甘正饥肠辘辘，便先去那酒肆里吃点东西。他进得酒肆挑了一个临窗的座位一屁股坐下，酒保上来招呼。

陶甘节俭，只要了两味蔬菜，也不敢饮酒。匆匆吃罢，招手酒保付账，一面凑近问道："伙计，对面这寺院何等雄壮，想来里面的和尚个个都是西天真菩萨、真罗汉了。"

那酒保鼻孔里嗤了一声道："寺里的酒肉比我们铺子里还多哩，都是些不正经的风月和尚！"

陶甘佯怒道："当心下犁舌地狱！岂可平白毁谤佛门？"

酒保哼哼地望了陶甘一眼，转面走了，连陶甘放在桌角的赏钱都不屑收。

陶甘思忖，这普慈寺果然声名可疑，不知内里真的污秽如何，待想个法子混进山门去看看。他出了酒肆，摇摇摆摆向普慈寺山门行去。

山门外三个年轻的和尚正在聊天，不由都斜过眼来打量着陶甘。陶甘停下脚步在身上掏摸半晌，一面东张西望。一个和尚好奇，便走上前来闭目合掌，口称"善哉"，想探听陶甘口风。

陶甘道："弟子今日特来拜瞻观世音大士；只不知何时丢失了香火钱，恐怕还得走二十里路回家去取来。终不然……"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锭光熠熠、明晃晃的银子，托在手掌上掂了掂分量。

那和尚的眼睛登时放出火来，吞了口馋涎，曲身施礼道："施主请寺

内随喜，小僧这里替你先垫上香钱。”

陶甘大喜道：“这个甚好。待我改日兑散了再还你。”

那和尚从袖中抽出两串铜钱，每串五十个，双手递给了陶甘。陶甘大剌剌接过，轻提袍角，飘然走进了山门。三个和尚站在山门内窃窃私议。

山门内即天王殿。四大天王威风凛凛分列两庑，正龛内供弥勒佛，横匾曰“皆大欢喜”。出天王殿便见一个大院落，甬道两边石碑高耸，巨木垂荫，华果蕃滋，香风氤氲。甬道尽头便是观音大殿了。

陶甘跨进观音大殿的铜门槛，见殿内雕梁画栋果然金碧辉煌。神橱内白檀木雕的观音大士像，六尺多高，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身后祥云缭绕，光明四照。大士像前的供案上四对金烛台烨烨闪熠，殿内香火一派，钟磬悠扬，和尚们正在唱经礼拜。

陶甘转出观音大殿，便见一个花木扶苏的大花园，大花园内有四幢美轮美奂的朱柱亭阁，蓝色玻璃瓦在日光下绚丽夺目。陶甘思忖，这四幢亭阁，无疑就是供来寺里求子的妇女们夜间寝息的香阁了。他见左右无人，便闪到一株虬龙般偃蹇的古松下观察动静。一条细石砌成的甬道通向右首一幢雅致玲珑的香阁，香阁的两扇朱漆大门虚掩着，大门上饰以滚圆澄亮的小钢球。

陶甘欲待溜进那香阁，却见两个小沙弥正在香阁后洒扫。不得已又耐着性子等了半晌，直等到两个小沙弥洒扫毕离远了，才一个箭步闪进了香阁。香阁内果然放着一张乌木嵌镶珍珠大床，床上茵褥枕席十分齐整。床边放着一张乌木雕花茶几，茶几上陈列青花细瓷的茶盅茶壶。床后是观音大士的巨幅画像，金碧交辉，气象森严。大士画像下有一小小供案，供案上一对鎏金香炉，香炉内袅袅升起着浓烈的香烟。

陶甘琢磨着这香阁内会不会有暗门通道。他开始施展出浑身解数，几乎将香阁内每一扇窗格都检查过，又敲打了地上每一块方砖看有没有中空，最后又爬到床下看是否装有活门机关。但这一切都失败了，香阁内只有一扇圆形的气窗，那里显然一个孩童都爬不进来。陶甘沮丧地摇了摇头，他相信进出这香阁并无暗门，除非灵德法师在建造这香阁时预先挖了地道。但这里每一块方砖都是坚实的，再说要挖地道这样的大工程外间岂能不知？——匠工都是邻近乡里的人，谁能堵住他们的嘴舌？

陶甘望着观音大士画像呆呆发愣。——他的气力全白费了。

他不敢在香阁内呆得过久。出来香阁时他又细细看了那朱漆大门的门枢，门枢并无异样。陶甘叹了一口气，轻轻将大门虚掩了，又看了看门上挂着的胳膊粗细的大锁，那锁坚固十分，并无破绽。陶甘蹑出花园，回进观音大殿。大殿内香客渐多，和尚们大多去午睡了，他乃不慌不忙摇晃出来，一直到天王殿外又遇见了起先那三个和尚。

和尚们见陶甘出来，马上堆起笑脸迎上前，问他要不要喝一盅普慈寺著名的黄连茶。陶甘答应了，便与他们在一张八仙桌边坐了下来。

陶甘从衣袖中掏出那两串铜钱双手捧还给那和尚。那和尚面有难色，却不来接。陶甘会意，呷了一口黄连茶，开口道："我有一句话动问，答得上来，却将那锭银子奉送。"

和尚们登时发了兴头，忙问；"不知大施主问的何事？小僧们但知道的，不敢遮瞒。"

陶甘道："宝寺观世音菩萨究竟去哪里为若许多妇人弄来儿子？"

内里一和尚抢先答道："观音大士托金身罗汉投胎转世。"

"可有来求子而没求到的？"陶甘问。

另一个和尚答道："亦有不曾求到儿子空走一遭的。只因了存志不诚，信佛不笃。"

陶甘又问："空走一遭的可有再来求愿的？"

第三个和尚答道："不曾见有。便是那求得了儿子的，也很少自己来还愿的，只是派人送来金银财礼。有的得了儿女便忘了观音大士的恩德，再也不肯露面了，生怕我们索取银子。"

陶甘点头，心想与这一班小和尚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不如就此告辞，一面立起身来躬身施礼。

那三个和尚只不回答，眼巴巴瞅着他的衣袖。陶甘大悟，遂探手去衣袖中将那锭银子取出，随手掂了掂，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只见那锭银子轻飘飘飞落下地。陶甘笑道："那银子是假的，是我用锡箔纸折成的。"

三个和尚乃知上当，忿恚之余，满面惭色。

陶甘呵呵大笑，扬长而去。

第六章

陶甘回到内衙，将自己在普慈寺的所见所闻有枝有叶地告诉了狄公。狄公听罢叹道：“香阁既然没有暗门秘道，想来那观音大士果真能派金身罗汉投胎转世。”

陶甘忙摇手道：“我只看了其中一幢香阁，未知另外三幢内里如何。”

狄公道：“你也毋需再去普慈寺空走了，枉自白费工夫。如今要紧的是半月街肖纯玉那桩案子亟待勘破。马荣心粗，还需你去襄助他一臂之力。”

陶甘心中虽有狐疑，但也只得服从狄公的调遣，暂且将普慈寺的事搁下。

申牌时分，晚衙开审。

狄公刚升上高座，便有两个经纪人为一块地产诉讼到堂下，互相诰告，争执不下。狄公细细研读了双方的状纸，当堂作了判决。双方悦服，无有异词。

狄公正得意地望着堂下看审的百姓，忽见一个老妇人拄着竹杖颤巍巍抢上堂来，跪倒在案桌下，口称冤枉。

书记悄悄上前把嘴凑到狄公耳边，说道：“这老婆子有点疯疯颠颠，神志不清。几个月来她一直来州衙鸣冤叫屈，诉说出一套十分离奇的情节。冯老爷每回都将她驳回，不予受理。她说的事象一部《山海经》似的，云里雾里，没边没际。老爷最好也别理会她。”

狄公对书记的话未置可否，只仔细端详着堂下跪定的那老妇人。那老妇人看去年已过花甲，衰鬓星星斑白。她衣裙虽破旧，但很干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隐隐可见的高贵矜持的神采。

狄公吩咐衙役扶起那老妇人，说道："老夫人，你报上姓氏，有何冤枉，但诉无妨，本堂替你作主。"

老妇人深深道个万福，声音含糊不清地说道："小民梁欧阳氏。亡夫梁怡丰生前是广州的商贾。"话语未完，眼泪已如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垂落下来。声音低微得听不见，但闻得一声声悲凄的咽泣。只见她全身抽动，气喘咻。

老妇人讲的是广州话，狄公不很听懂，又见她悲思激涌，不能自制。便道："老夫人，我不能让你在这堂下过久地站立，退堂后你进来衙舍，慢慢向本堂诉说你的冤屈情由。"

狄公回头吩咐洪参军："将这老妇人带到内衙书斋，给她一盅香茶清清神思。'"

狄公退堂回到内衙书斋，洪参军禀道："老爷，这老妇人果然神思恍惚，言语不清。喝过一盅浓茶似稍稍明白一点。她说她蒙受了千古奇冤，全家被人杀害，只逃出了她一个。说了几句话，她又哭泣起来，再也说不出半点情由了。此刻衙里的老侍娘正在凉轩里劝慰她哩。"

狄公点头道："等她清醒过来，我们再慢慢引她说完她想要说的话。我们不可如冯相公那样将一个怀着一线希望来衙门要求伸冤的可怜妇人拒之门外。对，洪亮，我还有一事要与你说。适才陶甘去普慈寺作了一番勘查，那供妇人过夜的香阁却不见有暗门秘道，看来查清普慈寺的内情决非容易之事。再说，即便那些风月和尚有伤风败俗的污秽行迹，那些受害的妇人岂会贸然前来衙门告发？一旦透出内里真情，她们不仅在自己的丈夫姑嫜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那些因来寺中求愿而生下的儿子也会有生命之虞。故我命陶甘暂且搁下普慈寺的事，缓些时日再说，这事只能从容图之。

"此外，尚有一层更紧要的原由，你千万不要声张出去。近来圣上被一帮缁衣之徒迷惑住了，从内帑里拨出无数金银绢帛诏令天下兴建佛寺，广收僧徒，宫中许多太监、宫娥都信了佛。听说洛阳白马寺的圆通法师已奉诏进宫为圣上及太子们讲授佛经哩。门下、尚书、中书三省中也都布下了佛徒的耳目，如今朝廷有识之士无不殷忧忡忡，心急如焚。洪亮，你想在这种时刻，我们倘使不慎立案勘查普慈寺，佛徒们八方狗苟蝇营，上下串连一气，反可将我们压成齑粉，关人大牢。普慈寺的灵德只须将金银财物拿去京师贿赂，我们便不得消受。何况朝廷上还有那

等孔门的败类，念的圣贤书，却依傍释门为虎作伥，借此升官发财，这一点尤不可不防。”

洪参军愤愤道：“如此说来，我们只能看着那帮秃驴为非作歹非不闻不问，任其逍遥了？常此姑息养奸，敢怒不敢言，一旦酿成巨祸，又为之奈何？”

狄公郁愤地点了点头，沉思片刻，又说：“只除是从立案勘查到破案具结，甚而裁判执刑在同一天里完成，否则那僧人得了风声反会将我们扳倒。纵使我们判定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僧人，还须备文申详刑部、大理寺，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时日拖延愈久，我们愈见窘拙而彼等气焰愈张。但是，洪亮，只要我有一丝可以利用的机缘，我决不轻易放过，不惜生命前程为代价。好，此刻你去将梁欧阳氏带到书斋里来吧。”

洪参军出去，片刻便将那老妇人带进了书斋。

狄公让老妇人在书案前一张椅子上坐定，洪参军又沏来了一盅香茶。老妇人的神思似乎清爽不少，她呷了一口茶深情地道了一声谢。

狄公微笑道：“老夫人，你适才在大堂上说你丈夫姓梁，后来又说你一家遭歹人杀害，惟你幸存。你此刻可以将你的冤情慢慢讲来，讲得愈细愈好。”

梁夫人轻轻点了点头，一面去衣袖抽出个小布包双手恭恭敬敬递上给狄公。说道：“老爷，小民上了年岁，时常犯病，我梁氏一门死得好惨，望老爷替小民伸冤雪仇。这小包内是有关小民冤情的所有文字载录，有状词，有批札，老爷阅读了自会知道本来情由。”她低俯了身子又禁不住抽泣起来。

洪参军递过香茶，梁夫人慢慢呷了几口。狄公轻轻打开那小布包，见里面是一大卷文书。他摊开首页，见一份工笔小楷写成的状词，笔锋犀利，意势酣激，且书法精湛，显然是出于造诣甚深的文人儒者的手笔。狄公粗粗看了一遍，那状纸上大致写了广州梁氏、林氏两家富商间血海深仇的详细本末。两家的世仇是从林家一个公子诱奸了梁家的一个媳妇起因的。之后，林家肆无忌惮残害梁家，以至梁家满门遇害，并被林家抢夺了全部财产。狄公看到最后具款押印的日期，不觉暗吃一惊。问道：“梁夫人，这状纸签押的日期是二十年前？”

梁夫人瞪大了眼睛声音微弱地说：“岁月愈久远，仇痛愈益深切。二

十年如一瞬，这一切正仿佛在眼前。”

狄公又翻阅了其他的状卷，见大都是这一案件不同时期的延续和新的案情的记载。最近的一份状卷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所有的状卷上都有朱批“证据不足，不予受理”的字样，并押签了县衙、州衙的各色印玺。

狄公不禁问道：“梁夫人，这许多案件均发生在广州，你又为何离开广州告到濮阳衙门来呢？”

梁夫人道：“被告主犯林藩现正在濮阳居住，小民千里追随到此，故告到老爷堂前，还望老爷明镜高悬，裁断此案，替小民昭雪二十载沉冤。”

狄公道：“梁夫人，我将仔细阅读这些状卷。本堂一旦予以受理，即开堂鞫审，望梁夫人随时来公堂质对听审。”

梁夫人喜出望外，两眼闪出泪花，连声称谢，跪拜再四，乃轻移莲步，出来书斋。

洪参军将梁夫人送出州衙后，又回进内衙。

狄公道：“这桩案子很能引人动火，一个狡诈的歹徒为一己之淫欲，不惜毁灭他人合家性命，但他总不能逃脱律法的制裁，显然梁夫人受了惨绝的打击，极度的悲哀使他神思恍惚，时常失去自制。然而这桩案子是十分棘手的，那些州县之所以知难而退，不予受理并不完全是由于梁夫人‘证据不足’。”

狄公唤来陶甘，和蔼地对他说：“休要垂头丧气的！如今又有一个好差使委派于你。你此就去梁夫人宅下走一遭，凡是有关于她和她家的情况，你都一概打听清楚，记住在肚内。然后再去寻访一个名叫林藩的广州富商，这林藩与梁夫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俩都是广州人，先后迁居到这濮阳来的。但愿你此去马到成功，为我勘破此案立下头功。”

陶甘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瘦长苍白的脸颊透出一层薄薄的红晕。

第七章

且说马荣领了狄公之命，回到衙舍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游民模样，偷偷从州衙后花园的角门溜到了大街上，混在人群中专拣那乞丐成群的腌脏去处晃荡。街上行人见他一脸横肉，来势凶蛮，多有纷纷走避的，那沿街叫卖的小商贩见了他都将货物藏过一边。马荣心中不觉暗暗好笑。

渐渐马荣觉得有些失望。——他遇到的都是些真正的乞丐、闲汉、小偷，并不曾见得一个游方野僧或意图出脱金钗的有疑嫌的无赖。

天快黑下来时，马荣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酸酒灌下肚，乘便与那卖酒的闲聊了几句，才得知本城的歹徒、无赖都常去光顾“红庙”。马荣知道市井无赖、流民乞丐一般都喜欢在荒寺野庙中做下安乐窝，只不知道这“红庙”究竟是什么庙，因为大多寺庙的山门都是漆成红色的。他略一转念，伸手拦住了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命他将自己带去“红庙”。那小乞丐二话不说便引着他穿街过巷，曲曲弯弯来到一座道观前。马荣见那道观的山门果然漆得血红，便放了那小乞丐，小乞丐挣脱了手，飞也似地逃去了。

道观很破旧，山门的重歇山檐上都长出了一尺多高的野草，道观前两侧各有一排歪歪斜斜的木棚。昔时是小商小贩及卖卦算命设摊的场所，如今都被闲汉、无赖、乞丐、小偷们占了。木棚里外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气，昏暗的夜空下只见一个卖炸油糕的小摊，小摊一侧的墙上燃着一个火把，火把下几个赌徒正围成一圈蹲着掷骰子。

马荣慢慢走上前去，摸出一枚铜钱买了个油糕吃了，便站在一边看赌钱。这时他才发现靠墙根的一个酒坛子坐着个面目可憎的彪形大汉，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上沾满了油腻和尘土。他正低着眼皮看赌钱，一面用手搔着凸鼓鼓的大肚皮。

马荣正在腹中打草稿，如何上前搭讪，不意那大汉倒先大声发了问：“老弟打哪里来？有什么礼物奉献给圣明观的玉皇大帝？呵，那件长袍倒也值好几文铜钱，哈哈……”

赌徒们顿时一齐回头望着马荣，眸子里闪动着邪恶的光芒。其中一个已从腰间掣出一柄牛耳尖刀，一面用拇指试了试锋刃。那为首的大汉从酒坛子上站了起来，咧着嘴“格格”地笑着。马荣心中明白，这帮歹徒想要剥下他的那件破长袍。他暗中摆好迎战的架势，恭候着第一个敢上

前动手的无赖。

大汉果然一拳飞来，马荣闪身避过，伸手却拧住那大汉的一条胳膊，两个指头只轻轻一按，那大汉一声嚎叫，顿觉全身麻痹，动弹不得。那持牛耳尖刀的小无赖猛向马荣背后刺来，马荣早已觉察，飞起一脚，正中那手腕，尖刀飞离三尺外啷铛落地。马荣一足踩住那无赖的脚背，小无赖一声惨叫，已踩碎了脚背上几根细骨头。一面顺手将那大汉向墙根一推，大汉狗吃屎合扑在地上。

马荣冷笑一声，用脚尖挑起那柄牛耳尖刀，一把接住，拈在手上把玩了一阵，吓得四个赌徒一齐跪下叩头求饶。“老爷莫动肝火，饶命则个。”

马荣将那柄牛耳尖刀远远一掷，开言道：“众位弟兄，在下虽是粗人，也略知江湖大义，拳头不伤讨饶之人。快快都与我站起！”

四个赌徒站起，那为首的大汉也哼哼唧唧站立起来，嘶哑着嗓子说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敢问英雄尊姓大名，好教弟兄们仰望。”

马荣笑道：“在下名唤雍马，专一做小本钱买卖。走南闯北，很是逍遥自在。今天一早我遇见一个阔佬，十分看中我的货物，留下三十两银子将我货物全部买下。为之我特赶来这圣明观奉敬些散钱与玉皇大帝，消灾祈福。”

一番话说得众无赖捧腹大笑。马荣这行话的意思是：他干的是没本钱的买卖，今天有幸拦截了一个商客，抢夺得三十两银子，特来此地快活消受。

那大汉献媚地问：“雍大哥可曾吃了夜饭？”马荣答曰不曾。大汉赶紧去那小摊上抓过几块炸油糕和一把大葱，大家蹲在火把下津津有味地啃嚼了起来。

大汉名叫沈八，自称是濮阳城乞丐行会的团头。这里圣明观原先香火也十分蕃盛，后来因观中的一位住持犯了奸淫偷盗的大罪，被官府冯刺史封了观门，驱赶了众道人，故顿时冷落了下来，至今观门仍关闭着，观里已荒废破败不堪。沈八与他手下的人两年前来此观前筑起了安乐窝。圣明观一废，观前那两排木棚里的摊设都散了。沈八说圣明观四周甚是清静，尽管它离城里热闹的市里不远。

马荣向沈八吐露他为手上这三十两银子发愁。那个被劫的商客必已去州衙报了官，他倘使提着个沉重的包袱行走，容易被衙里的缉捕、差官识破。所以他决意将这三十两银子换买了金首饰以便于携带，不会吃人拿获。他说即便蚀损些银子的分量也值得。

沈八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雍大哥，这倒真是个两全的法子，只是金首饰不易撞见。说来也惭愧，小弟活了这么多年，连一枚真金的戒指都没见着过哩。"

马荣道："有时贵妇人不留意会从轿内掉下一件小小的金首饰，恰巧被一个小弟兄拾着。这样的事时常会撞到的。你的弟兄们一旦遇着有金首饰，如金钗，金手镯、金戒指之类发卖的，还烦贤弟为我留意捎个信儿，作成我的好事为是。"

沈八搔了搔大肚皮，似乎很有些为难。

马荣会意，赶紧从衣袖中取出一两银子放在手心上掂了掂，说道："贤弟助我作成好事，我就将这一两银子酬答。"

沈八眼睛一亮，一把从马荣手中抓过银子咧嘴大笑道："愿老天开眼。——明天晚上烦大哥再来这里听信儿。"

第八章

马荣兴冲冲回到州衙，径来内衙书斋找狄公。狄公正与洪参军在议论公务，见马荣进来，劈面便问："马荣，看你满面春风，莫不是已访得了那对金钗下落？"

马荣将圣时观遭遇沈八之详末细禀了一遍。

狄公称赞道："倘使你一出马便拾到金钗，撞上罪犯，岂不是神仙人物了？你已经牵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通过沈八或许便会访得那对金钗的下落，再顺藤摸瓜，拿获真凶也便不会很难了。明天我要去鄄城县与鲁县令议论点公事，倘你感到独个与沈八那一伙无赖打交道不甚稳妥，可唤乔泰协助你，务必追捕到半月街杀人案的真凶。"

马荣笑道："宰鸡何必动用牛刀？我一人制服那帮无赖已绰绰有余。

再说两人一并行动反会露行迹，恐被沈八识破，多有不便。”

狄公点头允诺。

洪参军犹豫半晌，忍不住问道：“老爷，半月街那桩杀人案尚有些疑点难以解释，我又将一应案卷反复读了，终不明白老爷为何排除了王仙穹杀人的可能。”

狄公饮了一盅浓茶慢慢说道：“洪亮，你细细想一想十六日夜发生之事，便可觉此案并不怎么复杂。那天你将其主要案情告诉我时，我便排除了王仙穹杀人的可能。女子行为有所不慎，很容易引起男子犯罪的念头。肖纯玉不守闺训，与王仙穹偷情苟合是实。但王仙穹究竟是读书识礼之人，真的要下狠心掐死自己的情人，他于心何忍？纵令他神智昏乱，忍心掐死肖纯玉，他又何需要奸污她呢？这岂非有违常理？故我当时便认定杀害肖纯玉的只可能有两种人，一种是闲汉、无赖，野僧、小偷之属；另一种是惯于寻花问柳的宦门纨绔，浪荡公子。

“我很快便排除了官门纨绔、浪荡公子犯案的可能。他们上靠父母，腰缠万贯，在公开的风月场里可以尽情地享受皮肉之淫乐，又何苦来冒这纵欲杀人的风险？对于肖屠夫的女儿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甚而连半月街这样的穷街陋巷在哪里都未必知道。

“这样，我就把凶犯的圈子缩小到那些无赖，闲汉身上，而最可疑的却还是游方野僧。无赖，闲汉在大街小巷到处兜窜，顺手牵羊，街坊人家尚且知道躲避或提防。只是那等游方野僧，托钵化缘，借着佛门慈悲的幌子，行偷鸡摸狗之实，最不易识破。十六日深夜。王仙穹五味酒家醉了酒，未能按时赴约。肖纯玉则在闺房内焦急等候，并从窗户垂下那白布条。此时正被一个过路的无赖或野僧撞见，动了歹念，便乘机大胆爬进了闺房。暗黑里肖纯玉哪里知道有诈，只道是情人王仙穹来赴约。及那人进了闺房，肖纯玉乃心中叫苦，奋起反抗，企图冲出房去呼救。来人哪里肯放？便死死掐住了肖纯玉的喉脖不让叫喊。扼死纯玉后便又奸污了她，并劫去了佩戴在纯玉发间的那一对金钗。”

狄公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

洪参军若有所悟，慢慢点着头；不禁又问：“如此说来，王仙穹果真不曾奸污、危害肖纯玉。然而公堂上我们又能拿出什么证验来为他辨诬？”

狄公道："这个也不难。第一，倘若肖纯玉系王仙穹扼死，那么她的脖颈上便会留下很深的指甲印，但仵作已明言死者脖颈上的指甲印很浅，且有一处破损。明显系是未留指甲的凶犯的痕迹。大凡无赖，闲汉、游方野僧的指甲都很短，且不齐整。

"第二，肖纯玉反抗时，她自己的短指甲决不可能在王仙穹的胸前、胳膊，背脊划出那么深的伤痕。至于那些伤痕是不是荆棘丛刺破的，似无足深究，那不过是次要之事。另外，我见王仙穹身子羸弱，而肖纯玉骨骼壮健，即便王仙穹真动了歹念要扼死肖纯玉，看来也招架不住肖纯玉的反抗。

"第三，也是最为紧要的一点，十七日晨发现杀人现场时王仙穹以前常用来爬上爬下的那白布条不是垂下在窗户外而是散乱地堆在床脚边。试想真是王仙穹杀的人，他杀人之后又是如何离开的呢？闺房的门和下面染坊的门都紧锁着；王仙穹一文弱书生，他平时进出闺房都需肖纯玉助他一臂之力。他能如头里乔泰那样双手抓住窗台，两脚悬空，从一丈五尺高的楼上飞身跳下？——故尔杀害肖纯玉的歹人必是四肢发达，身子轻捷的高手。"

洪参军幡然憬悟，不住地点头。

"老爷的解析丝丝入扣，令人折服。待擒拿了凶犯便用老爷适才这一番话审他，不怕他抵赖。我思量来此刻那凶犯仍在濮阳城里，冯老爷断王仙穹杀人抵死，人人皆知，而老爷你在公堂上也未有翻案的征兆。凶犯并不惊慌、不必潜逃。"

狄公捋了捋他那又黑又亮的长胡子，慢慢点了点头，又说："凶犯如今正设法将那对金钗脱手，而这是抓住他的最好时机。马荣已与城里乞丐团头沈八搭讪上了，只要凶犯在市井私下兜售那对金钗，便能将他拿获。凶犯决不敢将金钗拿去质库、柜坊、金银市发脱，因为他知道衙门早已画了图样交给那些地方监候，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只要那对金钗在市井里露眼，沈八耳目众多，没有不知晓的。"

洪参军沉思半晌，又问："那么，老爷又因何断定游方野僧最有嫌疑？"

狄公答道："王仙穹早衙公堂上说的那更夫的行迹好使人生疑。托钵野僧穿街走巷，明里化缘，暗里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天夜里，王

仙穹最后听到的其实并不是更夫的梆子声，而是——”

洪参军叫道：“托钵野僧敲木鱼的声音！”

第九章

翌日一早，狄公换过了公服正打点轿夫仪仗去鄄城，当值文书来报普慈寺来了两个和尚，说是带来了灵德法师什么信函。

狄公吩咐书斋传见。两个和尚，一老一少，恭恭敬敬走进书斋，合十低目。狄公见他们一色黄贡缎袈裟，项下挂着琥珀佛珠，很是阔绰。

老和尚开口道：“敝寺灵德师父命小僧向刺史老爷转达问候，并献上薄礼，望老爷笑纳。”说着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小和尚。小和尚会意，上前将一个黄绫小包轻轻放在狄公书案上。

洪参军以为狄公会登时怒火上升，将那两名和尚痛骂一通，并掷还贿礼。因为洪参军知道狄公平生最忌恨的便是官吏受贿纳污，贪赃枉法。他从未曾见狄公收纳过一文钱的贿赂，而且他一旦问出下属官吏、衙员有此等行迹，便会严厉制裁，课以重罚。

然而，令洪参军惊讶的是狄公这回却笑吟吟收下了那个黄绫包，口中连连称谢。一面说道：“灵德师父费心了。你们回去传话法师，我狄某一向尊仰佛法，敬重三宝。师父厚意我已领受，改日自当亲诣宝寺再致谢忱，恭聆金玉。”

老和尚又道：“灵德师父还有一事嘱小僧禀报老爷。昨日有一个歹人窜来敝寺，声言敬佛烧香，却佯逛殿宇，实探虚实，东张西望，行迹诡秘，还用一锭假银诈骗去了寺中两串铜钱。望老爷明令告示，制止这一类污毁庄严佛法、亵渎清静圣域的邪恶行径。”

狄公点头答应，心中明白必是陶甘自作聪明，冒冒失失去普慈寺暗访，露了行迹，引起了灵德的疑心。他叹了一口气，吩咐两和尚暂且回寺，待日后拿到此类招摇撞骗的歹人严惩不贷。

和尚走后，狄公命洪参军将那黄绫包打开，见里面是三锭金元宝和三锭银元宝，沉甸甸，光闪闪，红人眼睛。狄公嘱洪参军将这六锭元宝

用黄绫重新包了，放进内衙的银柜。又吩咐他留在衙中处理一应日常庶务，自己则动身去鄄城县勾摄公事。

八人大轿早在衙厅前院备妥，卤簿、仪从肃立恭候，气势甚是威壮。狄公心中大喜，掀起轿帘，传命出发。

大轿迤逦出了州衙大门，铜锣鸣道，前呼后拥。狄公从轿内望去，见街上百姓纷纷走避，有的眼中还射出愠怒的光芒。他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顺手拿出梁欧阳氏的案卷细细阅读起来。

天黑以后，狄公的轿马一行才到了鄄城县治，鄄城县令鲁大绶率众衙员早在县衙大门恭候，灯笼火把煊如白日。狄公下得轿来，鲁县令偕县丞、主簿，录事人等一一参拜，各自寒暄一番，便进了县衙大厅。

大厅内灯烛闪耀，丝竹繁奏，早摆起了丰盛的公宴，一应侍候正奔走忙碌。

狄公欣然入席，鲁大绶及县丞、主簿、录事，论序坐定。鲁大绶还专门邀了鄄城最拔萃的诗人和丹青名手与席陪侍助兴。酒桌上少不得食烹异品，果献时新。

狄公开言道："今日本官乃是途次鄄城，非专为公务而来。蒙诸位相公盛情设宴，不敢推辞。其实一日车轿劳顿，正觉枵腹雷鸣。诸位也不必拘束，难得尽兴一番。"说着自己先仰脖干了一盅。

座上之人乃稍稍松弛。狄公虽身为上司，却从不气指颐使，盛气凌人。平日对下属多是温和宽厚，一团和气，彼此了无芥隙。倘若下属触犯科律，狄公则责之惟恐不痛，罚之惟恐不重。——狄公如一团无情的烈火。

鲁县令与狄公为同年的进士，甚有些交情，故深知狄公心性。如今虽是属僚，也不很畏忌。且知他今日本非为公务而来，乐得用弦管歌舞应酬，让狄公高兴高兴。

酒过三巡，座上之人渐觉神酣耳热。鲁县令一声拍手，下边簇拥一队女乐，四位花枝招展的舞妓应着檀板丝竹的节拍翩翩摇摆而出，向座上跪叩行礼毕便长袖一拂，飘然成列摆舞起来。说不尽乐声柔婉，舞态婆娑。座上之人无不鼓掌喝采，酒兴愈浓。

狄公又高兴地痛饮了几盅，顺手将空酒盅拈在手上把玩，一面飞眼示意鲁县令。

鲁县令知道狄公此番来鄄城，既不为公务，必有私事相嘱，大庭广众不便启齿。心中会意，马上与邻座县丞咬了一下耳朵。县丞醉醺醺站起道："卑职等皆不胜酒力，已觉身子飘飘然。只怕在刺史大人面前露出丑态，故先行退避告辞。伏望大人鉴谅。"

狄公笑吟吟点头，并不挽留。于是县丞偕众人鱼贯退席。

鲁县令道："狄大人请用鲶鲤。来，来，再喝几盅，今宵务必尽兴，庶不负这肥甘美酝，美人歌舞。"

狄公愀然不乐，正色道："今有一事相托，幸勿推辞。"

鲁县令早已有准备："狄大人但言无妨，卑职愿效犬马。"

"大绶明眼人，也能猜出几分。其实也无需绕弯转角。衙斋清冷，常感寂寞，私心窃慕鄄城风月。今日来此，果觉爽惬。不知大绶能否为我选买一二女子，以破官涯岑寂，消磨晚景。"

鲁县令笑道："这些小之事有何难哉？不知狄大人心喜欢的是哪一类女子。——略解风情，玲珑剔透的小家碧玉，抑还是窈窕风流，色艺双绝的烟花行首。"

狄公笑着摇了摇头。

"此两类均不要，但有胆大心细，情既温柔，性又泼辣的两名粉头便足矣。"

"这个好办，不劳狄大人费神，卑职的总管便会将此事办得稳妥。噢，狄大人见适间那四名女子如何？"

狄公道："席间那四名女子面目姣好，善舞能歌，想来是鄄城坊司的名姬班头。我焉敢夺人所好，以餍私欲。"

鲁县令半晌不语，频频点头，一面传话尹总管前来。

这里狄公，鲁大绶刚干了一盅酒，尹总管匆匆来了。见宴席情景忙躬身施礼，说道："给狄大人、鲁大人请安、奴才听候吩咐。"

鲁县令去尹总管耳边交代了几句，尹总管点头唯唯，随即徐步退下。

狄公见尹总管退下，乃略略问了些县衙公务，鲁县令—一据实禀报。鲁县今年富力强，才气过人，且知足常乐，治理一个七八万人的小县绰绰有余。故公廨之暇便在诗酒歌舞中寄兴遣怀。

不一晌尹总管便领了两名袅袅娉娉，披红著绿的年轻女子上席来叩见狄公、鲁县令。

狄公见两名女子生得俊俏十分，脸上的胭脂虽甚粗劣，但眉目间却透出水灵灵的秀稚之气。狄公问她们的姓氏、年龄、籍贯，两个女子低下了头，紫涨了面皮，—一对答，口齿也甚是伶俐。狄公心中很是满意。

原来那两名女子，一个唤黄杏，一个唤碧桃，年纪均是二十一岁，只因家乡黄河泛滥，两年前被人骗买到鄄城为妓。——狄公为之又十分同情。

狄公唤她们上桌同座，两人慌忙先斟了两盅酒恭恭敬敬献与狄公和鲁县令。鲁县令见狄公面露喜色，心知满意，便挥手示意尹总管退下。于是衙役撤了残席，重新又治一桌酒菜，水陆肴撰，十分佳美。直喝到二更时分才兴尽而散，各自回去衙舍寝息。

狄公微有醉意，拉着鲁县令的衣袖道：“多谢老弟费神。”一面去袖中取出两锭金元宝和一锭银元宝递给鲁县令。“这两锭黄的算是买金，那一锭白的酬谢老弟。还烦老弟与黄杏、碧桃治点行装，明日一早随我车轿回濮阳。”

第十章

狄公离濮阳去鄄城的同时，陶甘开始查访梁夫人的来龙去脉。梁夫人宅舍也在半月街，故陶甘先去拜访当坊里甲高正明。

高正明酒饭款待了陶甘后，便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的户籍册。户籍上登录：梁欧阳氏，六十八岁；长孙梁珂发，三十岁。——他们两年前来

濮阳定居。梁夫人登录时还注明梁珂发是个秀才。

高正明道：“那梁珂发虽说是三十岁，看去却象个二十岁出头的人，他们迁来半月街居住后，见他一不读书，二不经商，三不谋个糊口的生计，只一味在三街六市闲转晃荡。他最常去的是水北门、圣明观一带，有人几回见他沿着西城那条小河的河岸徘徊盘桓。

“大约一个月之后，梁老太太突然来告我说她的孙子有两天没有回家了。她担心梁珂发生了什么不测。我派人接连寻了好几天，并不见梁珂发一点讯息。梁老太太便会哭到州衙大堂，要冯老爷替她作主，她说她的孙子必是被一个名叫林藩的广州富商杀害无疑。她生怕口说无凭，曾拿出过许多昔时的讼诉状卷作证。她说广州林、梁两家，世代冤仇，不共戴天，她全家已遭林藩的毒手，如今林藩又暗地里谋杀了她唯一的孙子的性命。梁老太太神情激动，说得声泪俱下，奈何证据不足，冯老爷不予受理。

“如今梁老太太孤身住在一幢破旧的小宅院里，身边只有一个老侍婆服伺。她年事已高，官司屡次打不赢，悲耻交加，愤懑郁结，精神开始失常。梁珂发失踪之事至今悬挂着。有人说那梁珂发也许不慎失足掉到河里淹死了。他不是经常沿着西城那河岸漫步徘徊么？”

陶甘点头称谢，告辞了高正明，便一径去半月街寻找梁夫人的宅舍。

梁夫人的小宅院座落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小巷内，又狭窄，又幽暗，四周静悄悄，久久不见有人迹走动。

陶甘看得准，便走进宅院在一扇白坯柴门上敲了三下。柴门“吱轧”一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满头白发满面皱纹的老婆子探出脸来。叱道：“客官，没事休要胡乱敲门！”

陶甘彬彬有礼问道：“正不知梁老夫人在家否？”

老婆子端详了陶甘那张不顺眼的长脸半晌，乃答道：“病了。不会客！”说着“砰”的一声关紧了门。

陶甘吃了闭门羹，心中老大不乐。转念想，看这老侍婆的举止便知梁夫人的行迹不无蹊跷。会不会她们一面哄瞒衙门，暗里却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一带人迹罕至，正是做罪恶勾当的好处所。如今她无意露

面，也没可奈何，只自认晦气，心想不如就此去林藩家碰碰运气。

林藩家的宅址陶甘早就熟记在心，但他却费了老大周折才总算找到，一路不知拐了多少曲曲弯弯的小巷。林藩的宅邸宽大深邃，巍峨的雕砖门楼庄严古朴，黑漆大门及两边粉墙修葺得焕然一新。大门上的铜饰在日光下闪闪发亮，门口一对石狮子龇牙咧嘴，令人望而生畏。陶甘注意到林宅的右首与邻院的高墙亘绵衔接，而左首则是一片瓦砾场。

林宅的紧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菜摊，搭着个凉棚。陶甘便凑上前去与那摊主搭讪。

“掌柜的，生意敢情不错。对面那两家大户。三五十口人，吃的菜蔬总是你独家的生意吧？”

那摊主噘了噘嘴叹道：“唉，客官有所不知，那一幢是空宅，多年来不曾有人居住。另一幢倒是有人，宅主姓林，却是广州人。说的话像唱歌一般，一句都听他不懂。他们亦从不与我搭话。林先生在城外有一处田庄，每隔十日八日便有新鲜的果蔬整筐整箩地抬来。——我哪里能赚到他们一文铜钱？”

陶甘笑道：“我正是广州来的裱褙匠，未知那林先生可有些古画宇屏的要揭裱。”

摊主道：“那你倒不妨一试，他们听见广州话便热络。这里走街串巷的小贩艺匠都从没有进去林宅一步的。”

陶甘点头，便摇摇晃晃走到林藩的宅邸前走上台阶那大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半晌，门开了，露出一张尖头缩腮的脸。

陶甘操广州话问道：“我是几十年的裱褙匠，我的手艺是从广州学的，不知道贵府有否字画条屏的要揭裱。”

陶甘早年在江湖上以骗术为糊口生计，故三教九流都通晓一点，又因曾去过广州、潮州一带，故岭南许多方言都会凑合几句。

广州话果然灵验，那管家堆起笑脸让陶甘进了大门。说道：“待我去禀报总管，看有没有活给你做。”说罢，提脚便往里院急趋。

陶甘见林宅的前院花畦树木修营得十分齐正，房栊亭阁都新上了

漆。然而陶甘发觉若大一个宅院内却不见有人走动，也不闻有人说话的声音，心中不由狐疑重重。他正待转过回廊往那琐窗里张望，却见一个又黑又矮的肥佬迎着他气虎虎走来。身穿薄玄绸上褂，下著白绸宽大灯笼裤。陶甘明白此人乃是林宅的总管了。

肥佬冲着陶甘打量一下，叱道："给我滚出去！这里没有字画裱褙！"他操的是官话，但明显是广州人的语音。

陶甘躬身赔礼不迭，讪讪退出大门。刚下了三级台阶，只听得身后"砰"地一声黑漆大门关死了，门上的那一对铜环摇震得叮当作响。

陶甘含忍了晦气，心想索性顺路绕北门去看看运河边上林藩的田庄。巴望能摸索着点林藩的头绪。出了北门他便向行人一路打听，濮阳的广州人寥寥，一问便知道了方位。

林藩的田庄紧挨着运河开辟，向东北延伸了约二三里路。运河岸边是一排整齐的栈库，栈库后黄叶一片露出农舍的屋脊和烟囱。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大帆船，三个庄客正在往船上搬运草包。陶甘—一看得仔细，并不见有什么可疑之处，便旋踵回去城里。

陶甘在街市上的一爿小酒肆内叫了一角酒两味菜，磨蹭蹭吃了一个时辰。看看挨到暮色降临，但付了账出店门，慢慢又转回林藩的宅邸。这时对面那小小的菜摊早收摊了。

他悄悄走近林宅左首的那片瓦砾场。原来这里也是一幢大宅子，只因年久无人居住渐渐荒败坍圮了。陶甘顺着瓦砾场靠林宅的院墙一边择路而行，果然他发现墙根下有一堆破砖。他擦了擦掌，轻轻踏脚在破砖上翻身上了墙头。选了一个适宜的角度窥视起林宅里院动静。

林宅里院如坟场一般荒冷，半晌不见一个人影走动。只除是那一溜房栊的槛窗闪出一点烛光。几乎是一幢空宅。——寻常人家此刻上灯时候正是一片最繁忙热闹的景象。

陶甘看了半日，没见有动静，兴味索然，便纵身向下一跳。不意正踩倒那堆破砖，"哗啦"一声，他跌倒在地上，伤了膝盖，撕破了长袍。——这时黑云正遮住了月亮，周围一片漆黑。

他屏住了呼吸，蜷缩在破砖堆里警惕地窥视着周围。这时他隐约发现影影绰绰有人在监视他。伸长耳朵听了半晌，除了风声外并不见有人

行动的迹象，于是他大着胆走了出来。

月亮又破云而出，清辉一派。陶甘猛发觉身后有两个影子在闪动。他想，寡不敌众，走为上策。刚穿出瓦砾场。迎面却见两个蒙面大汉正朝他追来。陶甘吓得毛发倒竖，如背脊浇了冷水，掉头便往回逃，两个大汉则急步直追。陶甘一转弯，却岔入了一条死胡同，刚回头想倒出来，两个蒙面大汉已拦住了他的去路。

陶甘大声叫道："两位好汉，有话好说。"

两位大汉并不答话，一位上前就飞来一拳，陶甘眼尖，赶紧避闪。另一位一把揪住了陶甘瘦猴般的一条臂膊，向背脊后猛拧。陶甘一面挣扎，一面偷眼看那歹人，蒙面帔巾后只见到一对凶光毕露的眼睛。陶甘明白：完了！——这两人必是林藩派遣来收他的命的！

陶甘虽使出了全身气力，哪里还可动弹？一个大汉一把撕开陶甘的长袍，一面从腰间掣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陶甘狂喊："救命！"心想莫非真的今夜一命归阴，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两眼不由垂下了眼泪。

忽然，只听得"当啷"一声，那大汉手上的匕首跌落在地。两个歹人撇下他夺路而逃。黑暗中窜出一个人来，如天神一般威壮，只听他大喝一声，拔腿便追。

第十一章

陶甘惊魂甫定，抽回麻木的手掌正待拭擦额上的大汗。远远见马荣飞步跑来。

"陶甘哥，如何被人弄到这步田地？莫非又用锡箔纸当银子使化？"

陶甘乃知是马荣救了他性命，心中感激万分，说道："哪里还有闲工夫消遣愚兄？那两名歹人抓到了没有？"

"没有。只见他们几个弯一转，就没了踪影。陶甘哥受惊了！"

"哎，我原以为明年今夜便是我的周年。谁知大难不死。对，那两名歹徒凶毒十分，必是林藩派遣来无疑，林宅正就在邻院。"

马荣点头：“我去圣明观会了沈八回来，转弯抹角刚疑心自己走错了路。忽听得小巷里有人大叫救命，二话没说便对准那明晃晃的尖刀飞去一脚。”

陶甘弯腰从地上拾起那柄匕首，反复观玩了递交给马荣。

马荣将那匕首拈在手上看了半晌，笑道：“寒刃闪闪比月光还阴冷三分。切陶甘哥的肚皮可真如切豆腐似的。”

陶甘沮丧道：“我奉老爷之命来监视林宅动静，不意反被彼等监视，险些折了性命。那匕首的形制正是广州的歹徒们爱佩带的那一种。我见其中一个似是林宅的总管。”

马荣道：“我们得赶紧回衙，老爷虽不在，将此事禀告洪参军。”

回衙的路上，陶甘问马荣，那对金钗是否有了眉目，沈八是否提供了有关肖纯玉案的重要线索。

马荣管道：“看来我的运数比你佳，沈八果然有些手段。今天他便告诉我说，有一个人正想脱手一枚金钗。沈八已安排了我明天晚上与那人会面。我思量来，那出脱金钗的人即便本人不是真凶，亦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探索出真凶的下落。”

陶甘笑道：“如此说来，不等老爷鄄城回来，我们便可将杀害肖纯玉的凶犯拿获。马荣贤弟真是先抢了第一功。”

马荣道：“但愿如此。噢，陶甘哥，今天我还就圣明观的事探了探沈八一伙人的口风。原来那圣明观被官府封了后，里面的道士全被撵放走了。不久观里便出了鬼，沈八还加油添醋说，他曾亲见观里有绿头毛、红眼睛的妖精在大殿内歌舞欢宴。并说这些妖精全是野狐狸感受日月之精华变化而成，说得神乎其神，令人痒痒然，真想破门而入亲去看个究竟。”

陶甘道：“说不定那圣明观还是一个藏垢纳污的渊薮哩。凶恶的罪犯往往会利用狐狸精作祟的幌子，干出可怕的犯罪勾当来。”

第十二章

红日西沉，暮云四合。马荣从衙库里提取了三十两足色纹银，束袍

裹帻，一番化装，便急匆匆赶去圣明观。

沈八已在圣明观外的大香炉边等候他了。老远见马荣摇晃而来，便粗着嗓眼喊道：“雍大哥，等得小弟好不心焦。原来那出脱金钗的是一个云游僧人。我见他一手托着个瓦钵，另一手不住地敲打木鱼，一件破裰，爬满了虱子。真没想到腰囊里还藏着若等值钱的劳什子……”

马荣赶紧摇手，示意他小声些。

沈八讪讪笑了一笑，继续说道：“今夜他在鼓楼后的王六茶肆里等候你。——他说他独个坐在一个隅角里。桌上两个空茶盅套叠着，正对着茶壶嘴。你去后只须将两个茶盅拆开平放了，各斟上一盅茶。然后问他是否可以同座吃茶。”

马荣连声称谢，匆匆辞了沈八便向鼓楼一径而去。

鼓楼是濮阳城里最高的建筑。马荣看得清楚，沿脚下一条大街笔直朝东便是。穿过鼓楼的门洞，马荣便见大红栅栏对面一幢平房，门口挂着“王记茶肆”的布招儿。

马荣掀开王六茶肆的珠帘，只听得店堂里嗡嗡一片。几乎每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都坐满了闲悠悠的茶客，桌上香雾袅袅，交头接耳。地下满是瓜皮果壳，腥臭一片。污黑的木板壁上居然还挂着几幅名人丹青和字屏。马荣眼尖，一抹儿扫过众茶客，便见西壁隅角临窗一副座头果然坐着一个又矮又胖的野和尚，身上的袖裰满是油污，腰间系着一个大木鱼，项下挂着一圈佛珠。桌上两只茶盅叠起着，正对着茶壶嘴。

马荣心想果是此人，又觉十分疑惑，老爷不是明说那凶手是个身子轻捷，力量过人的汉子么？眼前却是这么一个浮胖虚廓的夯和尚。唉，管他怎样先上前去试探了再说。

马荣上前走到那胖和尚面前，轻轻将套叠着的那个茶盅放下，又用茶壶给两个茶盅都斟上了茶，问道：“师父，这空座头可以坐么？”

胖和尚哈哈笑道：“善哉善哉，哪有不可坐之理？不知施主可带来了法华真经？”

马荣会意，伸出左臂往那桌上一搁，笑道：“三十卷捆作一札，全在这袖里藏着哩。师父可带了什么经来？我三十卷经换你一卷经。”

胖和尚伸手去马荣袖口一捏，果觉沉重，心中不觉大喜，乃笑道：“贫僧也有一经，系如来佛祖亲授，不落言筌，形同天书。正可与施主的换来参课。”说着从袍袖中抽出一簿册递与马荣。

马荣信手一翻，果然无字，心中不解：“无字天书，如何可读？”

胖和尚道：“读过十页便知。

马荣又将那簿册翻到了第十页，果然见一枚黄澄澄的金钗夹在纸页缝间。金钗打制成飞燕之状，十分精巧，与狄公给他看的那图像一模一样！

马荣合上了薄册，小心纳入衣袖。

“师父的天书果然妙不可言。”一面去袖中将出那包银子，恭敬递给胖和尚。

胖和尚用小指尖挑破一角看了，赶紧纳入袍袖，站起了身子。

“贫僧告辞了。”

马荣点头微笑，只顾呷啜桌上的茶。

胖和尚掀起珠帘出了王六茶肆。马荣立即站起身来也跟着抢出了王六茶肆。

胖和尚绕过鼓楼大咧咧向北门摇摆而去。马荣则隔了一段路，紧紧后面跟定。

突然他见胖和尚拐进了城墙根的一条小巷。他马上飞步上前，隐到小巷口往里窥视。胖和尚走到一幢房宅前，正待敲门。马荣一个箭步上去，反拧了胖和尚的一条胳膊，一手掐紧了他的脖颈。

“贼秃，借一步说话。哼出一声来，便送你的命！”

胖和尚大惊失色，又不敢出声。被马荣一条胳膊圈了脖子，拽到了邻近一条小巷的阴暗处。

胖和尚求饶道：“好汉，饶小僧一条性命，我将银子还与你。”

马荣迅速从他袍袖中抽出那包银子，纳入自己的衣袖，轻声叱道："快说，这枚金钗从哪里来的？"

"是……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也许是哪位贵妇人不慎失落的。"

马荣将胖和尚的头颅往墙上狠狠撞了两下。

"再不说实话，我此刻便宰了你！"说着从腰间掣出那一柄亮闪闪的匕首。

胖和尚一见匕首，吓得面如土色，筋麻腿酥。喘着粗气哀求道："好汉饶命，我说实话。"

马荣稍稍松了松手。

"小僧原是庙里逃出来的，只因无处存身活命，投奔到一个名叫王三的无赖手下。那王三是个残忍寡情之人，小僧后悔不迭，每有逃脱之念。一日忽见王三的长袍缝间夹着一枝金钗。我乘他酒醉熟睡之机，偷了那金钗便逃了出来。我想发卖了，远走高飞。"

马荣心中暗喜，果然这胖和尚不是杀人的真凶。却不知王三是何等模样的魔王。说不定正是王三杀的肖纯玉，盗了那对金钗。

"今日姑且饶你一命，此刻便引我去找那王三。"

胖和尚心中发慌，哀求道："好汉千万别将我送去王三手上，他会打死我的。"

"休得罗唣！王三敢放肆，我先摆布了他！"

胖和尚无奈，只得乖乖引着马荣去找王三。

胖和尚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没理会处，却到了王三的宅子门首。胖和尚战兢兢道："王三就住在这宅院里。"

马荣看得亲切，上前便"冬冬"擂鼓一般敲起门来，宅院里一声答应，有人拔了门闩，闪出一盏烛火来。

马荣见那人果然体躯魁伟，凶相毕露，心想必是王三无疑了。

“王掌柜，不知肯否将另一枚金钗卖与我。我已从这和尚手中买得了一枚。凡物总得要成对成双才好哩。”

王三一对三角眼紧盯着胖和尚，几欲放出火来。

“原来是这个孽种偷走了我的金钗！”

马荣道：“这和尚兀自讲理，我们买卖彼此无欺，如今不知王掌柜意下如何了。’”

王三狂笑起来，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大黄牙。

“先让我撕揭了这秃驴的皮！”

他放下烛盏，卷了卷袖管刚待动手，马荣上前用身子一拦，又松手放了胖和尚，胖和尚象离弦的箭一样，飞也似地逃去了。

“王掌柜，还是谈谈我们的买卖吧。与那秃驴能论出什么道理来！”

王三道：“我也正想将那对金钗发卖。只是那秃驴偷去了我一枚。——论理你得付我一对的钱，不知客官出何价钱？”

马荣警惕地四下一望，只见新月如钩，银光泻地，周围并无人迹走动。

“王掌柜不怕闲人撞见，多生枝节？”

王三道：“弟兄们都在三街六市勾当哩，这里一向并无闲人。”

马荣变了脸色道：“我是衙门里做公的，狄老爷要问你那对金钗的来历。——实与你说了吧，可是你杀了肖屠夫的女儿？”

王三吃一大惊，辩道：“我从未见过什么肖屠夫，莫非屠夫自己杀了人，倒来图赖我。衙门里的昏官寻不着犯人，拿我们小民百姓来顶缸。”

马荣大怒，伸手便来擒拿王三。王三也非等闲之辈，使出全身解数，抵挡马荣。论拳术武功，王三似也不亚于马荣，然究竟是犯事之人心虚胆怯，渐渐乱了路数，慌了手脚。而马荣则理正气壮，愈斗愈勇，虽几番处于逆势，终反败为胜。瞅着王三一个破绽，一脚飞去正中下颚，王三顿时口涌鲜血，吐出三四颗牙齿来，栽倒在地上不动弹了。马

荣上前用一条绳索迅速将王三捆缚了，又去大街上叫来两名值巡的兵士，将王三抬着押送去州衙。

第十三章

狄公晚上回到了濮阳。

他先听了洪参军两日来州衙一应事务的详尽汇报。然后听了陶甘寻访林藩的那一番惊险离奇的遭遇。最后又听了马荣讲述他如何与那胖和尚做买卖，并最终拿获王三的经过。

马荣言词铿铿道：“老爷，王三其人与老爷揣测的处处相符，那两枚金钗与图样上描画的一模一样。想来半月街作案的必是这王三无疑。”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明天早衙我们就具结此案。——至于梁夫人告林藩的案子，我们明日再细细琢磨。”

衙门拿获了肖纯玉案真凶王三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第二日早衙升堂，外厅廊庑处挤满了观审的百姓。

狄公高高在案桌后坐定，朱笔一批，发了令签，不一刻，衙役将王三押上了大堂。王三满身伤痛，口中哼哼唧唧呻吟不休。

狄公将惊堂木一拍：“王三，快将你如何****、杀害肖纯玉之本末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吃苦。”

王三阴沉着嗓眼答道：“老爷在上，明镜高悬。小人虽靠行乞糊口，一向规矩本份，哪敢去行那等****、杀人的伤天害理之事？”

狄公大怒：“大胆刁民，竟还敢狡辩，与我捆翻了重打五十板！”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如打雷一般。上前来按下王三，狠狠地打了起来。王三咬紧牙口忍着疼痛，五十板打完，屁股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狄公喝道：“王三，招不招？——五十板只是杀杀你的刁气，再敢抵赖就动大刑！我问你那对金钗是不是从肖纯玉的头上摘下的？”

王三大汗如雨，抬起头来望了狄公一眼，喘着粗气答道：“老爷，休听那做公的冒功诬告，小人从未见过什么金钗，也不知道那肖纯玉是谁。就是打死了，做个屈死之鬼，也虚认不得。”

狄公见这王三果然刁横十分，且有撒赖的一股子拗劲，如东净（这下长见识了，原来唐朝管厕所叫东净）里的砖石又臭又硬。然而王三眸子里那闪烁浮露的目光，却使狄公深信，这是一个狡狯的凶犯，不动大刑是治服不了他的。

“拶指！”狄公吼了一声。

一个衙役拿了一副竹制的夹棍，将王三的十指分开夹紧了。

“招不招？”狄公问。

“不招！”

狄公一示意，衙役便将夹棍的绳子使劲抽勒。

“哎唷——”玉三像杀猪一样惨号起来昏厥倒地。衙役松了绳子，用热醋薰王三的鼻子。半日王三渐渐醒了过来。

狄公示意衙役递过一碗香茶。王三横蛮地用肘子一撞，茶盅跌得粉碎，香茶泼了一地。

狄公看在眼里，微微点头，传命带肖福汉上堂。

肖福汉战兢兢上来公堂，一见王三那副惨状，心中恻然，口称“罪过，罪过”。

狄公温和地说道：“肖福汉，古人道，‘黄金黑世心’，但世上偏偏还有不少为贪财而死的呆汉。你且将那对金钗的来历细说一下。”

肖掌柜大悟，说道：“老爷，小民想来这罪孽之源莫非真是这对金钗？当年，我祖母从一个败了家私的人手里贱价买进了这对金钗时，便种下了祸根。记得买回金钗的当夜，便有两名强人闯进了家里，杀人我祖母，盗去了那对金钗。后来官府勘破了案子，两个强人被斩了首，追出了赃物，于是那对金钗还给了我的父母亲。——我母亲便将那金钗插戴在头上。

“谁知没两个月，我的母亲便得了重病，在床上缠绵挣扎了半年，延医吃药，把个家私全掏空了，一命呜呼。我父亲又悲又忧，落后也便亡故了。——我当时便隐隐觉察那对金钗是祸根，谁人得了谁遭殃。我说不如卖与质铺或金市，也可换买些生计柴米。谁知贱妻不从，反将金钗给了纯玉插戴。——如今果然坏了纯玉性命。老爷今番拿获了凶犯，这对金钗宁可交官，千万别断与小民，小民福薄消受不起。——我敢说谁得了这对金钗，谁便晦气遭殃。”

狄公点头频频，从案桌上站起那对金钗正待开言。堂下王三忽长长吁了一口气，又喟叹连连：“晦气，晦气。——金钗果然是妖物，害我遭殃！”一面抬起头来，深有悔悟地望着堂上狄公，轻轻叹道：“老爷，小人糊涂一时，致有今日。恐怕也是劫数，为之奈何？叹又何益？圣明在上，饶我不得，如今索性全招了吧！”

狄公大喜：“白日昭昭，可见天理不假。倘是早招了，也免了这许多皮肉之苦。”

王三道：“小人一生从未得一快活，运命乖舛，屡遭坎坷。那日杀了那女子，得了金钗，自谓转了运机，从此可以发达顺利。又谁知反落入法网。自知难逃一死，岂敢奢望侥幸。惟求老爷赐一具棺木，留个全尸。——好让小人酆都苦炼，投胎转世做个好人。”

狄公道：“这个不难。只要你一一从实招供，本堂替你做了这主。”

王三乃招道：“一日我赌输了钱，心中不快，便深夜晃悠悠上街去，只望遇上个财神菩萨。我刚走到半月街小巷时，忽见一个黑影眼前一闪，我疑心是贼，便上前想逮住他，敲剥出他几两银子。可谁知那黑影闪过后，久久不见动静。我只得自认晦气，怪自己看花眼了。过了几日，我又走到了半月街那小巷。——记得已过半夜，忽见楼上的窗户垂下一幅白被单。心想扯了去，也可换了一两银子使化，便上前去轻轻一扯。谁知这一扯不打紧，楼上窗里灯光亮了，我正待拔脚逃去，却见窗户开处探出一个女子的头，那张粉脸儿在月光下十分的姣好，我顿时明白这女子必与奸夫半夜厮会。正可相机行事。于是我紧紧抓住那被单往上爬，那女子非但不叫唤，反用力相助往上提。

“待我爬进了窗户，那女子才知认错了人，正待发声叫喊，我岂是木石，便上前一手捂住她的嘴，恣意轻薄。那女子也恁的有些气力，奋力抗拒，惹得我火起，便扼死了她，然后又奸污了她。翻遍了箱柜、抽屉

并不见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猛见她头上插着一对金钗，料是值钱之物，便拔了下来，匆匆跳窗而逃。——至今日堂上乃知那女子的姓名是肖纯玉，端的是块纯净的白玉。可怜与小人一样，同是遭了那金钗的茶毒，死于非命。如今想来，天理昭彰，好怕人也。——老爷高高在上，想来我的供词也可令你满意了吧！”

狄公令王三在供词上画了押。押下死牢监候。

狄公转脸对肖掌柜道：“这王三的供词想来你也听明白了。你老俩口只纯玉如此一个闺女，日后无人赡养，你既明言不要那副金钗，我便请金匠戥了分量，折作银子与你，庶几可保晚岁衣食无虞。”

肖掌柜叩头称谢，狄公命他退过一边，又唤带王仙穹上堂。

王仙穹已闻冤案昭雪，真凶伏法，心中却并不愉悦；愁眉攒紧，脸色阴郁。

狄公见王仙穹泪痕未干，心中也略知个中滋味，乃温和地说道：“本堂原应重重罚你诱奸之罪，谅你在冯老爷堂下已挨过三十棒笞，故从轻豁免了体罚。只是有一条本堂擅为你作主了：你须金花彩币聘定肖纯玉为你的元配正妻，待秋闱完毕，选个吉期抱着她的牌位拜堂完婚，以慰纯玉在天之灵；并去肖福汉家作半年女婿，小心服侍岳父岳母。日后倘能场屋得意，中举出仕，须从俸禄中每月扣出十两银子孝敬岳父岳母。老人家的常年衣服，茶米柴酒都须你照顾，临终还须得个好断送。此两件事办到了，乃可再娶亲，生儿养女度光阴。但肖纯玉元配之位不可更变。”

王仙穹听罢怆然出涕，连连称谢。跪拜叩头再三，乃退下堂去。

狄公传命：“退堂。”

堂下外厅观审之百姓欢声迭起，喝采不已。

第十四章

午衙之后，狄公将洪参军、陶甘、乔泰、马荣四人叫到内衙，开始将梁夫人与林藩之间世代怨仇细细交代一遍。

“大约五十年前，广州城荔枝湾一条街上住着两家富商。一家姓林，一家姓梁。两家都买卖兴隆，生意发达，他们的商船远驰爪哇、波斯、大食、大秦。梁家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名梁洪、女的名梁英。那梁英便嫁给林家的独生子林藩。两家自从做了亲眷，更是相敬互助，和睦融洽。不久林老先生故世。临死前，他嘱咐儿子林藩要守住家业，奋发自强，并维持林、梁两家的血缘情谊。

“林藩却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吃喝嫖赌，无一不嗜。生意又屡遭挫折，大亏血本，渐渐把个家业败了。梁老先生年事已高，便将商号的业务全交给了儿子。那梁洪却是个勤俭之人，励精图进，经营有方。生意很有起色，事业反比梁老先生在时更兴旺了。

“梁洪经常拿出银子帮助其妹婿林藩。有时又推荐给几笔唾手可赚大钱的好生意。无奈林藩终不醒悟，梁洪给他的钱哪抵得他挥金如土。梁洪也渐觉力不从心。只恨铁不成钢。那梁英也常规劝丈夫改邪归正，努力上进。谁知反惹得林藩发怒，骂她梁家人小觑了他林家人，全把梁洪兄妹一片拳拳好心当成恶意，故常切切于齿，骂声不绝。

“梁洪娶妻容氏，少年美貌。甫及五年，已生二男一女。那梁英却是久久不孕，林藩为之又火上浇油，更生怨恨。林藩见容氏貌美不觉心动，便生了邪念。他深知容氏乃大户人家日秀，不肯做出伤风败俗之事来，乃心中慢慢生出一计，歹毒十分，阴谋一举霸占容氏并侵夺梁家产业家私。

“一日林藩打听得梁洪要去番禹县金市收账，那账目中还有广州另外三家金市委托他顺便办理的数额。林藩便买通了两名匪盗。在半路上的一林子里杀害了梁洪，抢去了全部金银。

“于是林藩跑去梁家，告诉容氏，梁洪在半路上遇着剪径的歹徒，抢去了金银又负了伤，被人抢救下抬到了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如今已无生命之虞。他说梁洪的意思是暂将他遭歹人抢劫之事遮瞒一阵，一俟他将广州那三家金市的数额凑齐补偿了，再偷偷回广州处理自己的事，否则这事将大损其广州商号的信誉和他在广州的地位。林藩说梁洪要容氏当夜赶去那古庙与他相见，商定一个妥善的法子凑足那笔补偿的数额。

“容氏信以为真，便随着林藩去了那古庙。进了古庙，林藩便露出禽兽的真面目。他一面告诉容氏梁洪的死讯，一面要求容氏改嫁于他。容氏羞愤交加，奋力反抗，林藩则恃力****了她。第二天一早，容氏咬破

指尖，在绢帕上写了一封血书，便悬梁自尽了。

“林藩心细，搜出了容氏身上的血书，血书上写道：‘林藩贼子将我诱骗。此身已污，不能奉侍翁姑育养儿女，唯一死赎我清白。’林藩将绢帕上‘林藩贼子将我诱骗’八字一行撕去焚毁，余剩又塞入容氏的衣袖。便又匆匆赶来梁家。

“梁老先生和梁老夫人已得知儿子死讯，正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原来梁洪的一个伙计从那林子里逃脱了性命，奔回家来报噩耗。林藩假惺惺地哭泣了一阵，又安慰梁老先生和梁老夫人一通。便问容氏何在，要她速去林子里收尸。梁老夫人道：‘容氏一早没了踪影，恐有意外。’林藩乃叹了口气说道：‘小婿有一事，久藏心中，如今不敢不告。容氏有一奸夫，见住在城外一座古庙里。如今姻兄猝遇害，保不定她已去那古庙与奸夫商计后事了。’梁老先生一听，忙又急匆匆赶到那古庙里，果见容氏尸体悬在梁上，从衣袖口飘出一角绢帕。梁老先生抽出一看，见是一封血书，读罢大恸。——儿媳容氏果然与人有奸，如今悔恨，乃一死了事。梁老先生又悲痛又耻羞，当夜回家服毒而死。

“梁老夫人——即如今来衙门告发林藩的梁夫人——却是一个十分精细之人。她持家有方，性格坚韧，早年曾协力梁老先生撑起若大家业。她不信容氏会有如此污行，一面变折家业赔偿了广州那三家金市的钱银数额，一面暗里派人去那古庙查访。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容氏在古庙内的供案上写的绝命遗书，供案上一层灰土隐约留有‘林藩’两字的痕迹。且香炉内有绢帕焚烧后的余烬，与一般香灰不同。梁夫人便感此事来得蹊跷，她疑心正是林藩奸污了容氏，并又毁谤她的声誉，导致梁老先生自杀。

“梁夫人于是便去广州都督府衙门擂鼓喊冤，出告林藩。奈何广州都督府上下都得了林藩的贿金，且真有一个野头陀出来承认他与容氏有奸。——衙门驳回状纸，不予受理。

“与此同时，林藩的妻子也失踪了。林藩派人四处找寻，终不见影讯。人们纷纷猜测，必是林藩暗里杀了妻子，并毁去或藏过了尸身。他恨梁家的每一个人，梁英没有为他林家生嗣，自然也在他忌恨之列。——以上这些是第一份状卷的概略内容，具款日期是二十年之前。”

狄公一口吸干了一盅浓茶，锐利的目光扫了一遍他的四位亲随，又继续往下说。

“梁家于是只剩下梁夫人及她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了。变卖产业抵偿了广州那三家金市的账银，又接二连三治办了几次丧事后，梁家的产业十停去了九停。多亏了梁夫人的惨淡经营，梁家的商号又死灰复燃，生意渐渐做大了。梁夫人一面监督孙子们求学读书，一面独立支撑着梁家的门庭。

“这时林藩将抢夺来的不义之财组织了一个走私集团，牟取暴利。渐渐他走私行迹被官府注意。林藩又心生一计，一来可以转移官府对他的注意，二来乘机最后摧毁梁家。

“他重金买通了港湾市舶司的一个官员，将若干箱禁运物品打了梁家商号的戳印，偷偷藏进了两条行将出海的大帆船的底舱里。然后他又派人出首告梁夫人走私。官府闻报截船缉私，果然查获那几箱禁运物品。于是官府查封了梁记商号，籍没了梁家的所有财产。梁家顿遭灭顶之灾，梁夫人从此一贫如洗。

“广州住不下去，梁夫人只得领了孙子孙女到乡下一个族弟的田庄中去避难。谁知半月之后又遭土匪洗劫，火光血影中只逃出梁夫人及她的长孙梁珂发——幼孙、孙女、管家及两个家仆全数被土匪惨杀。——后来官府追查，只抓得了四个小土匪砍头示众。众怒也稍稍平复。但梁夫人并未被吓倒，她知道林藩既能买通官府又能买通土匪。她已整理出林藩犯下的九条人命案的全部状词，准备一有机会，便投官告状。

“两年前，京师任命了一个广州新都督，都督之下的别驾、长史、司马等官员也一应移人。林藩心怯，便带了几名贴身家奴及一群如花似玉的侍妾，偷偷乘船离开了广州城。——广州商号的一应事务则委派一个管家照应。梁夫人闻讯林藩逃离了广州潜来濮阳隐居，便随后也追来濮阳。——于是林、梁两家的官司终于打到了濮阳州衙。

“梁夫人到濮阳衙门，只能告林藩绑劫了她的孙子梁珂发。——梁珂发一到濮阳，天天便去林藩宅邸周围明查暗访。当他正掌握了林藩大量的犯罪证据时，却突然失踪了。梁夫人心中明白她的孙子可能已经遇害，故她将林、梁两家的几十年夙怨全数倾倒了出来，目的是提醒我们留意到梁珂发的失踪与林、梁两家世仇有关联，是林藩九条人命之后又犯下的一桩新的杀人罪行。然而一时找不到梁珂发失踪与林藩有直接关联的证据。——难怪乎冯相公不肯受理这个案子了。至于二十年之前的世仇，那应是广州都督的事。他焉可越俎代庖？

“我将林藩的行迹前前后后反复思量了一遍，我问自己为何林藩要选拣濮阳这样一个小地方来作他的藏身之地，而不去京师大埠过纸醉金迷、放浪形骸的生活。联想到他贪婪的本性，我疑心他在濮阳做的是套贩私盐的勾当。陶甘说，他的宅邸选在水北门附近，那里一向荒僻冷落，正是他做犯法勾当的好去处。水北门下虽有铁栅，但一包一包的盐则可化整为零，传送出铁栅之外，逃避官府的关卡缉查，由运河运出濮阳。林藩在水北门外不是有一田庄么，水路贯通，只须水门两边两条船互相接应便成。陶甘见田庄外有货栈****头，更可证实他干的是什么勾当。

“然而林藩大概已觉察到了官府正在追缉他的罪行，故已将家财，侍妾送回了原籍，濮阳只留下寥寥几名家奴，他正在偷偷消灭一切走私的痕迹，最后悠然曳尾而去。——我担心的是我们不能及时拿获他走私的证据。”

洪参军忍不住插上话来：“老爷，看来梁珂发早已查清了他的犯法行径。我们不能设法找寻到梁珂发，再追出林藩的走私罪行么？说不定梁珂发正被林藩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哩。”

狄公摇了摇头，郑重地说道：“我思量这梁珂发早已不在人世间了！林藩性极残忍，他岂会让梁家一根苗裔独留在世上？那天他竟对陶甘敢下毒手，早是马荣及时赶到，要不然陶甘也同梁珂发一样死于非命了。”

洪参军沮丧地说：“梁珂发失踪已两年了，再要查清他遇害的踪迹看来是无望了。”

狄公道：“确是如此。我此刻要吓唬他一下，布下疑阵，弄得他草木皆兵，心神不安，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这样他便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从而乱了阵法，露出破绽，最后被我们拿获归案。

“此刻我们先做这几件事。洪亮，你去通报一声林藩，说我明天要去他府上拜访，不妨让他知道官府已对他的行迹生疑，并明言告诉他暂且不要离开濮阳。然后再传令要守城门的士卒，盘查每一个进出濮阳的广州人，尤其监伺水北门的船只往来。

“陶甘，你率一队民工去清理林宅隔墙那一片废墟，一面仔细监视林宅的动静。你还得去一次市舶司，要他们拦截林记商号的每一条货船，缉查违禁物品。

“乔泰则带上一二名士兵化了装，去水北门外林藩田庄的运河边上钓鱼，留心观察田庄的动静，林家的奴仆倘是生了疑心，则更好，正可扰乱他的阵脚，弄得他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洪参军微笑道：“老爷三军齐出，鸣锣击鼓，虚声吓人，并不放箭，更不亮出刀枪。那林藩见此情状，必然慌了手脚，露出真形。贸贸然来迎战，最终落入老爷圈套，束手就擒。”

狄公点头道：“只怕林藩老谋深算不肯鲁莽行事，金鳖不上钩，空折了香饵。”

第十五章

第二天午衙后，狄公换过一件水青色旧袍，戴了一顶黑呢方帽，坐了轿子，悠悠然去林藩宅邸。

林藩已得洪参军通报，打扮得齐齐整整早在雕花门楼外恭候。

狄公下得轿来，林藩慌忙上前施礼：“刺史老爷大驾光临寒舍，小民不胜惶恐，礼仪疏怠，望乞谅察。”

狄公欠身回礼，见林藩身后站着个满脸横向的黑汉子，心想必是陶甘说的那个总管无疑了。

林藩引狄公进了客厅分宾主坐定。总管恭敬献上香茗及蜜饯。狄公一面呷茶一面仔细打量林藩。林藩约五十开外年纪，体态清癯，精神矍铄，颔下一绺整齐的灰须，鬓边微有几茎白丝，风采翩翩，神情泰然，言词温恭，不亢不卑。——唯一对淡灰眸子闪出一种峻幽的熠熠冷光，令人往往不寒而栗。

狄公寒暄了几句，往嘴里送了一片青津果，开言道：“林掌柜或许亦有所闻，一个叫梁欧阳氏的老妇人来衙门告了你。前任冯相公虽已驳回了她的状纸，如今她又告到了下官手里。且不说她状词上都写了些什么事。我见她神情恍惚，疑有疯病。待要驳回状纸，似觉不妥。故冒昧来宅上拜访，探问就里并与林掌柜商议个妥善的处置。”

林藩惨淡一笑，叹了一口气说道：“狄老爷见笑。说来也羞愧杀人，那梁欧阳氏乃是小民的岳母。连年来天灾人祸，她老人家百般磨难，受

尽了委屈。小民一经纪人，看钱银太重，风尘仆仆，天南海北，连年奔走无休，不能奉侍孝敬，致有今日。——老岳母既告了女婿，我有口难辩，惟望老爷宽其心曲为重。小民虽受责罚决无怨词。此时衷曲，言语难尽。”说着低下了头，神情凄怆，满面愁容。

狄公听闻此言，暗吃一惊，心想这林藩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林藩的话已堵死了自己前进的去路，他只得退回来，别开蹊径。

“林掌柜，至于如何公断此案，衙门自有王法公例。不过，下官只想打问一句，林掌柜因何离了广州来此濮阳定居？”

林藩又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只因家父临死留下遗言，嘱我在濮阳买下田庄宅邸，以作百年之计。家父年轻时，游历天下，正是在濮阳娶了家母，故此对濮阳别有厚情。我迁来濮阳已有两年，整日无所事事，商号买卖皆在岭南，故常觉不便。老爷亦可看到，舍下已搬迁一空，不日小民本人亦将回去广州。孝子做不成，心中不安，却也无可奈何。商人重利轻义，自古已然，老爷幸勿耻笑。”

狄公嘿然，半晌无语。

“老爷大驾既已责临，何不随意院内各处看看，家奴大多已去广州，礼数不周，望老爷恕察。”

狄公摇手婉然谢绝，无奈林藩已站起一手把定狄公衣袖，牵着他在虚廖空旷的宅院内匆匆溜看了一遭。狄公心里明白林藩要他知道林宅里并无隐藏的秘密，以打消官府对他的疑心。

狄公万万没料到反被林藩牵了鼻子，转了一个大圈。等草草看完了林宅，他感到自己应该告辞了。——第一个回合显然狄公没有获胜，但也难怪。林藩或许倒真是一个清清白白，拘谨正真的生意人呢？要不，必是一个极其狡黠的巨奸大恶。——至少他没有轻易跳进狄公布下的圈套。而狄公反觉自己吞了香饵。

狄公回到州衙后，心里闷闷不乐。刚坐到书案前想再研阅一番梁夫人的状卷，却见老管家匆匆进了内衙，脸色显得十分沮丧。狄公大惊，问道：“家中出了何事？”

老管家心神不安地望了一眼狄公，战兢兢地说：“太太问老爷，鄄城县派人送来两个女子是什么意思。”

狄公转忧为喜道："我道是什么事了？你回府去告诉太太，好生看顾了这两位女子，将她们安顿在花园西面空着的荷香院里，那里的房舍清雅幽静。各派一名侍婢服侍衣食茶水，先别惊动了二太太、三太太。"

老管家领命，狐疑满腹地走了。

夜里狄公一回到府邸，不惊动侍仆便悄悄径去狄夫人房间。狄夫人行了跪拜之礼后，便默默坐在一边，粉面惨淡，画眉紧蹙。

狄公道："那两位女子已在荷香院里安顿了？"

狄夫人"嗯"了一声，头都没有抬一抬。半晌才说："我已派了春兰和秋菊两个侍婢去服侍那两位姑娘了。"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狄夫人噘嘴又说："老爷真的有心要纳小，亦应事先与我们三人商计商计。"

狄公皱了皱眉头，轻轻说道："夫人难道以为我会选错了人品？"

狄夫人道："老爷的眼光，我们女流之辈岂可擅加评议。只是我见那两个女子乃寒门陋质，日子一常，恐败老爷兴致。正不知她们读过诗书没有，会不会做女红针线。"

狄公站起身来，直捷地说："这事我正要拜托于你，她们两今后读书识字、女红针线皆由夫人一手扶持监督。你记住她们的名字，一个叫黄杏，一个叫碧桃。"

狄公说着从袖中取出了一锭金元宝和两锭银元宝交给了狄夫人，说道："这金子拿去与她们添置衣裙衫袜和一应佩戴首饰，脂粉铅膏，银子则与她们一人一锭分了使化。"

狄夫人跪拜领命，悒悒退下。

狄公回到外厅，心想麻烦还仅仅是开端哩。他赶紧穿出庭院，折过右首一阙月洞门，绕过花畦、假山，迎面一带逶迤粉墙。粉墙外的丹桂与粉墙里的菡萏竟香斗艳。荷花池畔一溜整齐房栊——那里便是荷香院了。狄公见黄杏和碧桃正立在一板桥上留连观赏荷池月色。她们见狄公走进院里，慌忙双双跪下。狄公和蔼扶起她们，说道："你们就在这里委

屈住下，衣食服侍有春兰、秋菊，针线读书，便由太太一手教授。”

黄杏、碧桃频频点头，含情脉脉地望着狄公。狄公望着月色喟叹了一声，肚内自语道：“难道这戏文真是演得过火了？”

第十六章

两天来林藩没有动静，好象躲在家里埋头读书，要不便是病了。

陶甘来禀告说，他利用清理林宅旁边那片瓦砾场的机会，一直监视着林宅。——只见那黑胖总管走进走出办理日常采买，并没有见到林藩的踪影。

乔泰来禀告说，林藩的花园里也没有什么异常征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倒钓到了两三条。

马荣负责监视梁夫人的动静，他在梁宅对面不远的丝绸庄楼上租赁了一间空房，教授几个弟子拳术棍棒。他来禀告说，这两天来梁夫人也未出门一步。梁宅周围也不见有可疑人物走动。

第三天，守镇南门的军校抓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广州人，他的褡膊里藏着一封给林藩的信函。

军校不敢怠忽，忙派士兵将那信函交到衙门。狄公细读了一遍，并无可疑之处，纯是林记商号与京师一商号的买卖单据，但单据上填写的钱银数目竟逾三千两的巨额。

第四天，乔泰在运河边装扮成强人，拦截了林藩的一个伙计，也搜出了一信札。——信是给京师户部一个大官的，信中还夹着五千两银子的飞票。——狄公小心藏了那飞票，猜度着这笔钱的用意。

七天里狄公也没有动静，只是躲在书斋内阅览各县送上的公文。——有时回府邸看看黄杏、碧桃，与她们闲话几句，顺便问问她们是否在认真读书或学做针线。

第十天，狄公忽见到一份临濮县送来的紧急公文，密报说，临濮的崇岗密林里啸聚了一伙山匪，屡次扰乱地方，抢劫民财。狄公不禁拍案而起，传命洪参军将折冲都尉李虎头叫来。

半日，李虎头赶来州衙会见了狄公。狄公与他寒喧了几句，便开言道：“李都尉，临濮县的山林里出了一伙山匪，气焰凶嚣十分，屡挫官军，危害地方，临濮县无力进剿，告急州衙，现命你赶紧调出镇军的全数人马，前去剿灭。期限半月，破贼捷闻，不得有误。”

李虎头听得明白，又不放心，问道：“濮阳城里倘有缓急，为之奈何？”

狄公笑道：“州城百姓一向安分守己，半月之内必无滋乱之事，汝可安心前去剿贼，不必挂虑。”

李虎头受命而去，连夜发出军檄，传今镇军全数人马枕戈待旦，翌日拂晓开赴临濮。

狄公吩咐洪参军道：“这里我有四封重要信函，望你今夜立即去呈送。第一封送观察副使王文钧，第二封送军镇司马．鲍威远，第三封送致仕的学台大人温晓岚，第四封送濮阳市今凌风。——我要他们为我裁判一桩公案作证人。请他们四人备好轿马侍从，明日凌晨在自己的宅邸等候。

“你再派人去替换下陶甘、乔泰、马荣，由你亲率州衙全数衙员、差役，明日拂晓前在衙院集合待命。备好我的官轿、轿内预先妥放我的官袍、皂靴、乌纱帽。多备下灯笼火把，但不许点亮。此刻我须回府邸料理一点小事。明天拂晓前在衙院外厅会面。”

狄公回到府邸，三位夫人正在睡午觉，他便径往荷香院与黄杏、碧桃聊了几句，又讲述了些什么，两人不住微笑点头。他又回到房中，将自己乔妆打扮成一个卖卦算命的，擎起一幅青布招儿，上面书“彭神课”三个大字，下面则是“麻衣相法，六壬神课”八个小字。他将头上的逍遥巾系正，便摇着个金铎从府邸后院角门溜上了大街。

狄公乔装得果然很像。居然有人上前来要问卦算命，他都—一婉言谢绝，说是西城有一大户正预约了他去卜生死，不敢延误。

他在城里下三流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兜转了整整一个下午，并没有发见什么可疑之处。他忽觉肚内饥肠辘辘，便去一爿又小又脏的饭馆草草进了晚餐，又转上街来。正没兴头时猛想起日前听马荣绘声绘色讲述的圣明观来，那里还有沈八为团头的一伙乞丐无赖，此刻无聊，何不转去亲眼看看。他记得马荣说过，圣明观虽被官府封闭了，但观里却常

常闹鬼。

狄公问清了路头，便一径向圣明观摇摆而去。不一刻，便到了圣明观——果然见观前那破旧的木棚下聚着一堆衣衫褴褛的赌徒在掷骰子。

狄公上前拱手道：“有劳众兄弟，打问个信儿，这附近可有一个大号叫沈八的相公？”

沈八正靠墙坐着，嘴里哼着小曲，忽听得眼前这个卖卦的先生要找他，便猛地一下跳直了身子，摇晃着起向狄公：“你这算命的找他有何贵干？”

狄公一见他，心中顿时明白这人正是沈八了，便从袖中取出两串铜钱道：“有个江湖弟兄委托我将这两吊钱交给他。”

沈八眯眼一笑，伸手抢过了那两串铜钱，往腰带上一缠，嘻嘻问道：“先生可真会算命？”

狄公道：“沈相公不信，可以一算，算得不准，任你将这青布招儿撕得粉碎。”

沈八道：“说来听听，看有无道理。”

狄公道：“人之相，苦乐观于手足，智愚决于皮毛。吾观沈相公项短头圆，必是福禄之人；体筋强健，也属英豪之辈；天庭高耸，一生衣食无亏；地角圆厚，晚岁荣华无疑……”

沈八嚷道：“先生一派胡言。我身无鲜衣，口无甘味，贫窘如此，本分生理尚难料理，哪来福禄荣华，休得哄骗于我。”

狄公笑道：“我见相公滞色已开，鸿运将至，不过三月半载之事了。”

沈八正色道：“我从不相信这一套玩艺。你休想诓骗去我一文铜钱。不过先生真有本事，不妨替这观内的狐狸精算个命来。”

狄公惊道：“这圣明观内几时出了狐狸仙？实不相瞒，我与狐狸仙多少还有些缘份。这河北河南的狐狸仙我都见过，且都有交情。有时我算命遇到那命蹊跷的，一时报不准，还时时招它们来商计哩。凡经它们一指点，没有不灵验的。——不知沈相公能否带我进去这圣明观内看觑一

番？或许会遇有一二位旧相识的。”

沈八道：“先生果有本事，不妨自己进去。我辈尘世凡肉，哪敢去与妖精罗唣。”

狄公淡淡一笑，上前到那血红的观门下，升几步石阶，抬头见观门上交叉贴着两条盖了“濮阳州衙”印章的大封皮。签封的日期则是两年之前。狄公绕到左侧的耳门，耳门虽也贴了封皮，但门上却有几处裂缝，还有一个蛀洞。狄公将眼睛贴近那蛀洞往里窥觑。

耳门里面黑幽幽阴森森，影绰绰的殿阁在朦胧的月色下显得荒凉破败。狄公正待仔细看，忽听得殿阁的走廊下隐隐有脚步声。待侧耳听时，却又阒寂一片，只有夜风吹动铃铎的丁东声和野草偃伏的瑟瑟声。忽然狄公又听得远远有关门的声音，但很快又消失了。狄公思量道，那脚步声和关门声虽不甚听真，但总不是凭空的幻觉。他觉得无论如何要对这圣明观做一次认真的勘查。——观里的“狐狸仙”动静令人不可思议。

他一面摇头，一面自言自语走下台阶。

沈八惊道：“先生，看见了狐狸精？”

狄公作色道：“沈相公听在下一言。这圣明观内端的是有妖精，只不是狐狸仙，而是荒山野鬼、朽木幽灵一类的无名之辈，在下一概不认识。这圣明观前后左右一团鬼气，沈相公自重。在下也不敢久留，匆匆告辞了。”

沈八大惊，呆呆愣了半晌。

狄公离了圣明观，便在不远的八仙旅店住下了。这时夜云如墨，星月无光。狄公沏了一壶茶，便和衣躺下。拂晓前一个时辰，他必须赶回州衙。——整个下午和夜晚他不便呆在州衙，故尔躲避在外。

第十七章

四更鼓刚敲，狄公悄悄起床，匆匆梳洗毕，便离开了八仙旅店。

狄公回到州衙庭院，见洪参军早将他的吩咐，付诸实施了。他满意地点了点头，钻进了官轿，在轿内换罢公服，便传命出发。——先至观

察副使王文钧、军镇司马鲍威远、致仕学台温晓岚和市令凌风府邸将他们—一接来。

衙门的两名留守轻轻将州衙大门打开，队列偃旗息火，八抬官轿逶迤上了大街。马蹄都包裹了布条，一路行来，悄无声响。官轿前头乔泰、马荣雄赳赳全副戎装，头盔铠甲在残月下披上一层柔和轻薄的银霜。左手执戟，右手持弓，箭壶口露出色彩鲜艳的翎毛。

不一晌，王、鲍、温、凌四顶软轿及侍从都会齐了，跟在狄公的轿后向北门进发。北门的军校早已闻报，慌忙开启了城门，并将连夜募集的数百名民壮团丁编入。于是大队人马出了北门折向东，便浩浩荡荡飞奔普慈寺而来。赶到普慈寺山门外时，正五更鸡鸣，晓星寥落。

洪参军下马来，去山门上敲了三下，吆喝：“开门，开门。”半晌见一个睡眼朦胧的小沙弥开启了山门，提着个灯笼走了出来。

洪参军大声道：“我们是衙门里做公的，适才有一窃贼潜进了庙里躲藏。赶快开大了山门，让我们进去搜索。”

小沙弥正待细问，见是官府打扮，吓得欲往回跑，马荣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袈裟，撂到半边，叫衙役铁链锁了。乔泰率众衙役打开了大门，全部人马涌进了普慈寺山门，直至观音大殿前停下。

狄公掀开轿帘，下得轿来。洪参军和陶甘帮助王、鲍、温、凌四位大人也下得轿来。狄公令马荣去方丈唤来住持灵德法师。

马荣率四名衙役虎腾腾闯进方丈，方丈内红烛高烧，奇香弥漫，灵德法师正在禅床上呼呼酣睡。马荣披开幔账，见灵德法师精光葫芦上有一朱红手印。一声吆喝，灵德好梦惊醒，两名衙役早上前将他用铁链锁了。

马荣将灵德押出方丈。狄公见灵德中计，败了行迹，不觉大喜，便令将寺里僧人全数押来观音殿前庭院跪下。

须臾之间，全寺上下六十来个和尚全数押到，分六排跪在庭院的青石板地上，嗦嗦打颤。衙役、差官、团丁、民壮手上各持刀枪棒棍绳索器械，周围立定。

狄公问道：“碧桃何在？”

一个侍婢打扮的女子袅袅走来到狄公面前，深深道个万福：“叩禀老爷，奴婢在此。”

“领我们去黄杏小姐宿夜的香阁。”

碧桃领命，便领着众人折过花畦假山向观音大殿右首的一幢香阁行去。

众人跟随碧桃来到西香阁前，酉香阁大门紧锁着，上面交叉贴了黄纸封皮，封皮上还盖了灵德的私印。

狄公命道：“东、南、北三幢香阁内宿夜女子的亲属侍从将各自门上的封皮撕揭了！”

三家的亲属侍从哪敢违抗？—一撕揭了各自香阁门上的封皮，掏摸出钥匙来，将阁门开启。三个妇人态度倦慵，慢慢出来香阁，见香阁外火把熊熊，人声鼎沸，不觉低下头站立一旁。

狄公道：“碧桃，如今你再去撕揭那封皮，打开西阁门，让黄杏小姐出来。”

碧桃领命，上前去撕揭了封皮，将钥匙拧开了大锁，用力一推。黄杏身穿一件杏红蝉翼轻绡衫，出现在门口。她随手吹熄了手上的烛台。

狄公问道：“黄杏小姐，昨晚可有僧人进去你这香阁。”

黄杏点头含泪道：“奴家昨夜受尽委屈。”当着众人她用手指去那阁门一个钢球上拧动几转，一扇暗门轻轻开启，其宽窄适足钻进一个人的身子。

陶甘大惊失色，心中懊恼不迭。

狄公沉下脸色：“吩咐开审！”

天已破晓，朝霞如血，一轮红日正跳弹而上。普慈寺的殿宇楼阁沐浴在晨曦里，群雀噪晴，吱吱喳喳，绕飞盘桓。

狄公与陶甘去东、南、北三幢香阁的大门上—一试了，果然每扇都装设了暗门。狄公沉吟半晌，点头频频，乃率众人转回到观音大殿前的高台上。白石栏杆下早密麻麻立满了衙里的公人和民壮团丁，众僧人光

着脑壳跪定在庭院内，低头垂手，没有敢动弹的。

高台的大铜香炉前早摆下了五张乌木靠椅，狄公与王文钧、鲍威远、温晓岚、凌风四位大人逊让坐定。

“将灵德押上台来！”

马荣、乔泰雷鸣般一声答应，一人架了灵德一条胳膊，将他拖上了高台。

狄公又令：“再将那两个头上抹了朱砂手印的僧人与我绑了押上来。”四名街役应声便将两个头上抹了朱砂手印的僧人押上高台。

狄公喝道：“你们这三个贼驴，可知罪么？”

灵德抬头大呼：“贫僧何罪，遭此荼毒？”

狄公道：“如何尔等三人头上有朱砂手印？”

三人面面相觑，茫然不解。

狄公叱道：“如今事已败露，还敢抵赖？快将如何假借观音神灵，奸淫良家妇女之实一发招来！”

灵德狡辩道：“老爷之言，贫僧益发糊涂了。佛门最禁便是一个‘淫’字，老爷岂可平白诬讹好人？衙门最禁的又是一个‘赃’字，狄老爷岂忘了那些黄白之物？”

狄公大怒，心想这贼驴果然刁泼，如今真的提起那些元宝来了。他微微一笑：“灵德，正是那些贿赂本官的黄白之物，才使我疑心起你们在普慈寺干下了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你尽可放心，那些金银日后还有明白细账与你勾消！来，传证人，当面与灵德质对！——黄杏小姐何在？”

黄杏款启莲步，轻袅袅走上白石高台来，指着灵德叱道：“昨晚，第一个潜进我香阁来的便正是这个贼秃！”

第十八章

黄杏诉道：“昨日黄昏，我由侍婢碧桃陪侍来这普慈寺行香祈嗣。正

是这个当家和尚将我引进方丈，一瓯清茶，几碟果品，延款甚是殷勤。末了，他决定我去西香阁宿夜，叫碧桃用大锁锁了阁门，藏妥钥匙，他亲自贴了封皮，盖了私戳。

“香阁内雕梁画栋，金碧交辉。我在观音大士像前祈祷了多时，待起更时才熄灯上床。朦朦胧胧正欲熟睡之际，忽觉一和尚掀开罗账闯入被中，将我轻薄。我定睛一看，认出正是日间的当家和尚灵德。我不敢叫喊，怕吃人耻笑，只得任其摆布。一面悄悄打开唇膏盒，将早先备下的朱砂红去其头上涂抹。这灵德得了趣，又劝慰我道：‘倘若传扬出去，毁了一世名节。’——我心中叫苦，不由独个掩泣，只得捱到天明，再作理会。

“这灵德不知何时离去，我身子困倦，正待重新入睡，却又有第二个和尚腾上床来，强要与我行事。我哪有力量抗拒，又被荼毒了一遭。第二个没下床，第三个和尚已立在床头要来胡缠了。我乘不备，先后在他们的光头上都抹了朱砂红以为记印，日后认出面目，好告官府。不意老爷明鉴查察，及时赶到。——可怜我被这帮奸恶的贼秃欺凌了一夜，羞愤难言，这口恶气去哪里吐？望老爷替小妇人做主！”

狄公问道：“我见这香阁周围十分严密，小姐可知这帮和尚从哪里进来的。”

黄杏答道：“最后那个贼秃出去时，我见他将香阁门上的一个铜球转动了几下，便有一暗门可出入。”

狄公点头道：“我已亲自查验了四幢香阁，见只有两幢香阁设有暗门。可见并非在香阁宿夜的女子均遭欺凌，亦有清白身子回家去的。黄杏小姐，你先退过一边。”

狄公对庭院内跪着的众增人道：“此案在这里一时难审理得明白，委屈众僧人随我去州衙候审。哪个有罪，谁人清白，自可分辩清楚。”一面飞眼示意马荣、乔泰。

乔泰、马荣会意，率众衙役、团丁、民壮蜂捅而起，绳索铁链一齐动手，将六十来个和尚一并锁了，鱼贯押向州衙而去。狄公留下陶甘及几个掌管钱谷的衙吏查封普慈寺的庙产浮财。

狄老爷亲率军马衙役去普慈寺捉拿贪淫犯奸的和尚的消息，像********一样，燃得濮阳城里里外外一片炽热。愤怒的百姓全都涌到北

门里外，待押解和尚的行列进城时，土块、泥石、狗屎纷纷向和尚们投掷来，也有当面泼污水的。衙役差官则吆喝着，叱骂着，不时用皮鞭、火棍拨打他们。可怜这班和尚一向清闲受用，饱暖思淫欲，犯出大事来，如今成了过街的老鼠，龟缩着精光葫芦，忍气吞声一步一步被逼着趋去州衙牢门。

狄公一回到州衙，便命洪参军派两乘轿子将黄杏、碧桃抬回府邸。并告诉他说，她俩是鄄城县买来的****，她们的身价和一应衣裙首饰正费去灵德送贿的那笔赃钱。——灵德化钱正买得了千夫指骂，斧钺加身！黄杏、碧桃两人大功告成之日，便由官府做主，毁契从良，择吉日各自觅婿完婚。狄公将从普慈寺庙产中分拨田地、房舍、钱银与她俩，以为此举的酬报。洪参军这才恍然大悟，也顾不得年迈，策马跟随黄杏、碧桃的软轿一齐回狄公府邸，将这内里真情细细向狄夫人作了禀报。并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狄公负重细心之处。——狄公担心州衙里有释门的耳目，若是过早透出黄杏、碧桃的内情去处，灵德闻报，岂肯轻易上钩？

午衙升堂，狄公鞫审那两名半夜恣淫的僧人。濮阳满城的百姓几乎都聚集到了州衙大门内外。愤怒的人群吆喝着，喧嚷着，声言要将犯淫的和尚全部处死。

两名僧人招出了另外十七名犯奸的僧人。——连灵德法师共二十名正犯，被重枷枷了暂押在镇军营盘的马厩里。——因镇军全数开赴临濮剿灭山匪去了，故马厩空着。狄公委派乔泰率八名兵士看管。一面备文申详上司，呈请京师刑部作出最后裁断。呈文内狄公盖了州衙朱印，王、鲍、温、凌四位证人分别郑重签押私章。——国家法度如此，狄公当然不敢擅专。

黄昏，乔泰气急败坏来内衙禀报：“濮阳百姓成千上万涌到了镇军营盘。又冲进了马厩。——守卫在那里的几名壮兵见势不妙，都纷纷避逃，不敢凌犯众怒。”

狄公心中暗喜，马上又急忙派人会齐了证人王、鲍、温、凌四位大人，一齐乘轿匆匆赶到关押二十名正犯的军营马厩。

马厩早被拆毁一空，地上血肉模糊卧躺着二十具和尚的尸体！

第十九章

狄公与王、鲍、温、凌四位大人下轿来，仔细看了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彼此面面相觑，不免忧心忡忡。

狄公道：“狱吏何在？”

一位眉须皤白的老典狱战兢兢上前叩见狄公。

“老爷，卑职老朽昏瞀，力不从心，禁约不住那一群行凶肆暴的乱民——”

狄公慈颜道：“这岂是你的过失？八名老弱兵丁如何抵挡得住义愤填膺的数万百姓。你好生将这现场清理了，派人将僧人的尸身全数埋掉。”

他转脸对王文钧道：“王大人，算来亦应是下官的疏忽。只因临濮县出了滋乱的山贼，故鲁莽将镇军全数遣去剿匪，致有今日之不测。我须将此变故详尽备文申呈，还望四位大人签押执证！”

王文钧道：“普慈寺僧一案，我们四人首尾躬亲，耳目所历。百姓逞暴，事出有因，淫僧毙命，实属偶然。刺史大人有何过失？上峰但欲追究，我们四人可持理力辩。佐证凿凿，还望狄大人宽心理政，收拾残局。”

狄公恂恂道：“多谢四位大人一片厚意。——只因当今圣上好佛，缁衣势众，庙堂之下，江湖之上，正不知蓄养着多少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普慈寺案发，且不说释门腥臭，佛面无光，朝廷上还多有为这帮犯奸贪淫的僧人辩解的。再有那等炙手可热的显赫名僧更会在圣上面前撩拨是非。万一上峰发罪下来，下官有口难分之时，还望四位大人仗义执言，为下官及濮阳百姓争辩一二。则狄某感谢不尽。——普慈寺寺产及浮财已列了清册，籍没入官。剩余那四十来名僧人也遣散归农，令其自食其力，并娶妻养子，克尽人事。”

嗣后，狄公又邀四位大人走马去城内各处巡视一周，见通衢大街，市井闾阎，一派平和气象，店肆买卖兴隆，人群熙熙攘攘，笑容满面，似不曾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暴乱之事。狄公乃放下心来，回到州衙门口与王、鲍、温、凌四位大人—一拜谢辞别，于是独个策马回到府邸。

狄府内已摆上丰盛的家宴。狄夫人及二夫人、三夫人早得洪参军口信，乃大梦初醒，解了疑团，不由更敬重狄公了。黄杏、碧桃身穿华丽鲜艳的衣裙，腰系玉带，足蹑朱履，也被请上了宴席。

狄公走进前厅，大家都跪拜行礼，很快便笑语飞声，喧闹成一片。狄夫人吩咐上菜，侍婢过来一一为太太们敬酒递杯。今夜，黄杏、碧桃容貌鲜丽，光彩射人，端正坐了主人之席，只觉忸怩不安。狄公先敬了她俩三杯以表官府及他本人的谢忱。接着珍馐肴撰陆续上席，家宴席上尽欢极乐，不为细述。

酒过三巡，狄公举杯道："此番破了普慈寺淫僧一案，黄杏、碧桃两小姐立了大功。我已传命衙里将官府籍没的庙产浮财分出一份馈赠她俩，令其备办丰厚嫁奁，择良婚配，永脱风尘之苦，尽享人伦之乐。"

黄杏、碧桃闻得此言，心中又惊又喜，赶忙下了座席，轻款款双双跪拜于狄公面前，致谢不迭。口称："枯木再华，白骨再肉，此生永不忘狄老爷泰山般恩德。"言毕，眼泪夺眶而出，如断了线的珠子纷纷堕下。

狄公匆匆吃了点菜肴，心里惦记着衙里的事，便又好言叮嘱了黄杏、碧桃一番，辞别了眷属，坐了软轿，又急急赶往州衙。——如今他可聚集力量专一应付最棘手的林藩、梁夫人一案了。

狄公回到州衙，便将洪参军及陶甘、乔泰、马荣唤进书斋计议。

林藩、梁夫人两天里各各都不见有动静，市舶司稽查过几次林记商号的货船，也从未搜出一件违禁物品。狄公耐心听完他的亲随们的汇报，闭目凝神半晌，忽想起一事，说道："昨夜我乔装作卖卦算命的，曾去圣明观察看了一番，也见着了那个乞丐团头沈八。令我生疑的是圣明观虽被官府查封了两年，但我亲耳听得观内有人走动和关门的声音。沈八一伙都信作是鬼，是狐狸精，我觉得圣明观内大有文章。普慈寺内隐伏着若大一窝犯奸的僧人，会不会圣明观内也潜藏有密谋作恶的歹人。"

马荣道："圣明观若真有犯科作奸的歹人，轻而易举，只须发兵丁四面合围了，不愁拿获不了。我只怕观内真是阴世间的鬼魅在作祟，狐狸精现了形，恐怕老爷还是早一步抽身的好，免得日后进退两难，脱遁不得。"

狄公道："昔时孔子先师对鬼神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我岂敢贸然断言圣明观内必无鬼魅作祟？但无论阴间阳世，人有至仁赤心在胸间，如白日照幽，烈火腾焰，奸恶不得逞，妖魅不得近。只要我们仗义执正，为民除害，岂有更怕狐狸精作对头的？"

马荣听罢频频点头，又道："老爷倘若想去圣明观内探虚实，只恐怕

沈八一伙无赖碍人手脚。”

洪参军道：“这个不打紧，只须派巡官先去吆喝传令，沈八一伙最忌畏官府，闻得巡官率兵丁查巡，岂敢不乖乖地迁移？”

狄公喜道：“如此甚好。我们五人乔装打扮作百姓模样，偷偷出衙院角门。莫忘了带上灯笼、蜡烛和擞火石。”

第二十章

谯楼刚起更，狄公五人已装扮妥当偷偷溜出衙院角门上了街。披星戴月匆匆向圣明观急趋而来。

圣明观外阴风凄切、漆黑一片。四周虚寥静寂，了无人影。——果然巡官已将沈八一伙撵走了。

狄公命陶甘将圣明观右首耳门上的大锁打开，撕去封皮，好让大家进去。

陶甘用擞人石点亮了灯笼，摸上白石台阶，细细看了耳门上那把大锁，一面从腰间摘下他那柄叫做“百事和合”的钥匙，插进锁孔左右几下一拧，“咔嚓”一声，果然打开了那把几乎锈烂的大铁锁。又用力一推，耳门“轧轧”几声，便开大了。

陶甘沾沾自喜，轻轻叫道：“老爷请进。”普慈寺他未能查出香阁的暗门，一直引作自己的羞耻，如今总算补了过失。

狄公及洪亮、乔泰、马荣迅速蹑进了耳门，马荣随手又将耳门关合。

陶甘擎着灯笼在前面引路，山门内一条平正的青石板路直通中央的三清圣殿。两侧野草萋萋，断砖碎瓦一片，石板的缝隙间也长出了一二尺高的萧艾。

三清圣殿的神橱上下积满了尘土，供案和地上还可看到耗子爬过的印迹。穿出三清圣殿，右侧见是一幢高大的殿宇，殿内建立九星雷坛，雷坛周围塑着神将若干：怒目裂齿，形象可怖；左侧便是阎罗十殿。殿内仿照释门十八层地狱说建起阴间的十层地狱，锯身犁舌，油烹刀割，种种酷虐，不一而足，—一雕塑得神气逼真，令人毛发森然，不寒而

栗。

青石板路尽头是大钟殿，大钟殿内外雕画得金碧五彩，富丽堂皇。殿内正中是一四方石头平台，平台上端正搁着一口高丈余的大铜钟。大铜钟的盘龙顶钮虽未钩挂在巨梁上，四面四根朱漆大柱却微微向中央倾歪。——圣明观封闭前，这口大铜钟原是悬空垂挂的，如今荒废多时，不知谁人已将它放下，搁在石头平台上。大铜钟呈青绿色，外面雕镌着古色古香的饕餮纹和夔纹以及一组组阴阳八卦的图案。

大钟殿后是一个荒芜的花园，花园里尽是蝙蝠屎、蜘蛛网。野蜂窝，居然还有狐狸足迹。花园两边是昔时众道人的净室，隅角里还有一间厨房，如今早破败不堪，门里门外长满了荆棘，野草。花园正面到底是一堵高墙，看来这堵高墙是圣明观的最后界限。

狄公走进那间厨房，忽见后墙角又有一门，心想此必是圣明观的后门了，正不知出这门外是什么地方。陶甘将门用力一推，门外竟又是一座大庭院！庭院中间青石板道十分齐整，缝隙间并无一根野草长出。两边各有一幢修葺得焕然一新的楼阁。此刻这里如个坟场一般，楼阁里也无人迹走动。但显然不久前还有人住在这里，并且时时洒扫修饰。

洪参军深感诧异，不禁嗫嚅道：“作怪，作怪，这座庭院道士们究竟派作何用？前不久又不知谁住的这里？”

这时一片黑云正遮没了月亮，庭院内外忽如黑漆一般。陶甘弯下腰来正待剔亮灯笼，忽听得“砰”一声庭院隅角的树丛后似有人关合了一扇门。

狄公机警，抢过陶甘手中的灯笼迅步跑上前，见那隅角处果有一扇木门。木门无锁，狄公推开木门见是一条幽暗的走廊。正踌躇间，忽又听得清晰的脚步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又有人猛然关合了一扇门。狄公飞步穿过走廊，迎面被一扇沉重坚厚的大铁门阻拦了去路。

陶甘上前，抚扪着那铁门琢磨了半晌，不禁丧气地摇了摇头：“老爷，这铁门没有钥孔，没有挂锁，连条缝隙都找不到。”

马荣焦急道：“这铁门倘若打不开，那个监视我们的王八羔子可要滑脱了。”

狄公慢慢捋了捋胡子道：“我们还是回到那楼阁看看吧，这铁门看来

一时撞不开。”

他们只得回到那条走廊，站在庭院里仰望起两边的楼阁来。

狄公道：“这楼阁无疑是观中的道人藏经书的所在，我们此刻不妨上楼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经书藏着。”

他们盘旋阁梯上得楼来，才见楼阁里空空如也，并无经橱和书箱。地上铺着厚厚一层芦席，看似像个库房。

马荣惊异道：“莫非道士们也在这芦席上练刀枪、斗角力，你们看墙上还有挂刀枪的铁钩哩。”

乔泰道：“这里莫不潜藏着一伙凶徒匪盗，专干那号没本钱的营生。”

狄公脸色阴郁道：“此言甚是。我见这楼阁清扫得十分清洁，芦席上连一点尘土都没有，这帮歹徒分明是最近几日才逃离这里的。对，他们还在这里留下了人，至少留下了一个，那个适才监视我们又逃到铁门里去的便是。——可惜只不知那铁门外是什么地方。今夜我们不如回去，明日带了器械再来这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腾搜索一遍。陶甘，离此之前，你且将一张封皮贴在那铁门上，明日来时亦可知那铁门是否被人打开过。”

陶甘点头，便从袖内取出两条白纸封皮去那铁门上下边缝上贴了。众人乃轻步回到了那庭院。转到大钟殿门口时，狄公猛然想起那大铜钟平日应是悬空挂起，今夜却因何放下在石平台上，会不会——会不会这铜钟底下藏匿着什么机关。他停下了脚步，略一迟疑，向洪参军点了点头便转折进了大钟殿。

洪参军蓦地一惊，问道：“老爷因何又去看那铜钟？”

狄公道：“我疑心铜钟下有什么机关。你看铜钟上的顶钮原应是挂在那大梁上的，快，马荣、乔泰，你两人快去找几杆铁棍来，将这铜钟撬起来看觑一番。”

马荣、乔泰去了半日，各持一杆铁棍又匆匆回到殿内。马荣性急先将铁棍从从微微撅起的荷叶似的铜钟边缘插了进去，一头搁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狠命一抬撬起了一寸高。乔泰马上用铁棍插入接应马荣，两

人用力抬撅，铜钟被撬起离地面约有半尺。马荣气咻咻叫道：“快垫上石头！”

殿内并无石头，两人泄气只得又放下。陶甘、洪参军慌忙奔出殿门去那九星雷坛边上搬来一个石鼓。马荣、乔泰两人又重新将铁棍撬起了铜钟，狄公、陶甘上前帮忙用肩头顶上。四人用力将铜钟撬起了约一尺高，洪参军用力将那石鼓垫入铜钟边沿之下。

洪参军赶紧又掏出撇火石将一支蜡烛点亮，移近铜钟底下一看，不禁吓得猛退了两步。

狄公睁眼一看，也不由倒抽了口冷气。——铜钟下直挺挺躺着一具齐正的尸骨！

他脱去长袍从洪参军手里接过蜡烛，趴倒地上爬进了铜钟底下。洪参军、乔泰、马荣也跟着往里爬。

陶甘手上擎着灯笼正待也要爬进去时，狄公回脸道：“里面已挤满了，你且在钟外守候，有事亦可接应。”

铜钟底下满是尘土，雪白的尸骨令人心惊胆寒，双手双脚处的铁链满是锈斑。

狄公常年侦刑勘案，这验尸辨骨之道颇亦精熟。他细细验看了每一根尸骨，皆完好无损，只除是左臂胛节骨转下曾断裂过，接合时疏忽，稍稍错了位。他捋了捋胡子，叹道：“这个可怜的后生是活活饿死在铜钟里的。”

洪亮突然在尸骨下的尘土中拣起一片闪闪发光的金锁。

“老爷，看这金锁！”

狄公接过金锁，挪近烛光下细细观看。金锁正面镌着“长命百岁”四个篆字，背后却单镌着一个“林”字。

洪参军自语道：“这死人分明是梁珂发了。却如何金锁上刻着个‘林’字？”

马荣道：“这有何难解？那林藩将梁珂发推入这铜钟底下时，梁珂发虽被铁链套了，总也要拼死挣扎。故一时扯下了林藩颈下挂着的这锁

片，而林藩却未知觉。

陶甘在铜钟外听得里面拾得了林藩的金锁，心中好奇，也不由猫下了身子，钻进了铜钟里。

狄公道："这尸骨如是梁珂发了，林藩的罪名可以确立。我此刻乃想起来了，林藩的宅邸与这圣明观很可能便是一墙之隔。——那扇大铁门后正是林宅！"

陶甘插话道："那藏经的楼阁如是林藩一伙屯积私盐的所在。圣明观里的众道人撤去后，林藩便私下将他的宅院与圣明观连作一片了。只不从正面山门进出而已。"

狄公点头道："陶甘的判断甚有道理。明日早衙便传审林藩，倒要看他如何抵赖这杀人之罪……"

突然，铜钟下的石鼓滚脱了出去，"澎"的一声巨响，大铜钟落下，将狄公五人全数罩盖在下面。

第廿一章

"嗡嗡嗡"——阵晕眩的耳鸣，眼前一片漆黑，蜡烛和灯笼也熄灭了。

陶甘顿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声痛骂自己。乔泰、马荣用拳头在铜钟上使劲乱搥。

洪参军道："老爷，我们被歹人暗算了。压在这铜钟下即便不闷死，亦得饿死。我们这里死命敲打又有谁能听见？除非是林藩，而说不定那石鼓正是林藩油脱去的。如今已悔之无及。"说罢不禁连连叹息。

狄公道："我们在里面无法将铜钟抬起一寸，惟一的法子是我们五人朝一边猛推，只要推得动这铜钟便有生路。因为我见搁钟的平台不大，只需将铜钟推出平台的边沿便能挤出身子往平台下跳。"

他们一齐脱了衣袍和帽子，齐心合力朝铜钟一壁猛推，个个一身臭汗。果然觉得铜钟向前移动了。铜钟内空气闷热，五人挤作一团，大汗淋漓，渐渐都觉心悸忡怔，神气虚脱了。

洪参军终于支撑不住，瘫软了下来。四人又猛一用力，终于将铜钟推移到了东边的平台边沿。漆黑的铜钟里透进一隙月色，一丝清凉的夜风飘泄进来，大家顿觉精神一爽。狄公将洪参军扶到边沿下的罅隙处，让他好好透透气。

稍息了片刻，四人又一齐使出全身气力推挪铜钟。小隙开裂得大了，像半边月亮。又狠命发一声喊，终于脚下露出一个悬空的大缺口。陶甘两脚往缺口下一伸垂了下去，又蜷缩起身子用力向下挣脱，双肩被铜钟边缘划破几处，淌出了血。忽听得“嘣’的一声，陶甘跌下三尺多高的平台。——他先获救了。

他从地上拣起那两杆铁棍，递了进来。乔泰、马荣各持一杆，两人又用力一抬撬，缺口更大了。乔泰、马荣跳下了平台，狄公扶定洪参军到缺口处，下面乔泰、马荣伸手托住，放下了洪参军。最后狄公扔出了衣帽、灯笼等物，也跳下了平台。

马荣舀来一碗凉水与洪参军满头满面喷洒了，见他慢慢恢复了过来，狄公大喜。

陶甘惭色满面道：“老爷，全是我的不是，险些儿误了大事，断送许多人性命。”

狄公道：“今日若是这铜钟推移不动，岂不全成了一副白骨？陶甘以后千万不可大意了。当然，我也万万没想到林藩那贼子竟还有这险恶一招，其狡狯狠毒可见。走！此刻便回去后面庭院看那铁门如何了。”

五人穿戴齐整，匆匆又往里院赶去。果然铁门上陶甘贴上的两条封皮全撕破了。——他们离去后，有人开了铁门追赶出来，一直追到大钟殿外。

狄公道：“林藩竟敢对我们下起毒手，正是他开的这铁门，暗随我们到了大钟殿。等我们五人全钻进了铜钟里，他用铁棍撬脱了那石鼓，将我们全数压盖在里面。——他以为我们必死无疑，故得意地扬长而去。我今番定亲手拿获了林藩，方消心头之恨。陶甘，你先出观去找着这里的里甲，叫他率团丁先来这里应急；然后再去州衙传我的命令遣派十几名番役赶来。你自己则可留在衙里治理身上的创伤。你背脊和双肩都流淌许多血了。”

狄公转脸对乔泰道：“你与洪亮留守观里，衙里来了番役就叫他们设

法将这铜钟悬空挂起在大梁上。你收纳起尸骨，用木盒装了，再用筛子将尸骨下的尘土仔细筛过一遍，看看还有什么留遗下的东西。”说完便与马荣循原路走出耳门先离了圣明观。

两人绕过了几条街巷，来到了林藩宅邸的前门。马荣上前敲门，半日只听得门里有人问道：“半夜三更，何人敲门，有事明日早上再来。”

马荣道：“适才有窃贼翻墙进去了贵宅，我们正是衙门里做公的，单要捉拿了那窃贼，望速速将门开了。”

门里的人惊惶地答应一声，慢慢拔了门闩。门刚虚掩一线，马荣一个箭步上前用脚蹬开了大门。一手钳住了那司阍的管家的脖颈，一手抽出绳索将他严实地捆翻了，扔在地上。回身向门外狄公一招手，于是两人闪进了林宅庭院。

两人刚待转入里院，月洞门后突然窜出一条黑影，手上寒光闪闪一柄尖刀正朝狄公刺来。狄公眼快，急忙躲过。马荣迅步上前揪住那人的胳膊只用力一拧，那尖刀“当”地落地，马荣顺势朝他下颚尖就是一脚，“扑通”一声一个沉重的血肉身躯卧倒在地上不动弹了。马荣弯腰拣起那柄尖刀，随狄公径直向里院那闪出昏黄烛光的房间去捉拿林藩。

狄公飞起一脚踢开了房门，见林藩正背朝着门口坐在书案前。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白绸衣。房中屏帷床席，皆极简陋。

狄公一把抓住林藩的肩头向后一转，林藩并不反抗，他慢慢抬起眼皮端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脸上显出惊讶万分的神色。狄公见他脸色苍白，前额上有一条很深的创痕。——狄公进房来时他正往那创痕上敷药膏。

“林藩，如今罪证俱在，还有何话可说？”

林藩垂下头没有作声，他慢慢站了起来。马荣又从袖中抖出一根绳索正待上前捆绑林藩，林藩突然用手扳了一下书案上的一个暗钮。狄公眼明手快，上前一拳正中林藩面颊，一腿扫荡去便将林藩打翻在地。

“啊”的一声马荣忽觉身子一摇，扑倒在地。原来他脚下站着的地方裂开一方木板，露出黑幽幽陡直的石级。早是狄公一把扶定，马荣才没有跌落到那石级下去。

狄公回头再看林藩，见已昏厥在地，不省人事。马荣狠狠地骂了一声，不禁问道：“老爷，林藩前额和肩头如何有创伤。莫非今天日间与人斗殴过？”

狄公道：“到时候自会明白。目下不必去打问那些创伤的来历。你此刻先将林藩与适才打翻的总管都捆绑了，再细细将林宅里外搜查一遍。倘若再遇上林家的家奴，切不可轻易放过，务必捉拿归案，最后将他们一并押解去州衙。我此刻便走下那石级看看究竟。”

狄公说罢，擎起书案上一支蜡烛，小心翼翼走下了那黑幽幽的暗道。暗道盘旋曲折，阴森寒凉，走了三十来级便觉里面高敞宽大起来。这时路分两头，他高举蜡烛，见左首一带发黑的河水汩汩流来，岸边有好几块大青石以为水码头；右首则是一条狭窄的旱道。——尽头是一扇大铁门，大铁门上挂着一把胳膊来粗的大锁。

狄公看得仔细又回了上来。马荣已将林藩捆缚了，正在房中搜索。狄公道：“马荣，适间圣明观后院的那扇铁门正便是通的这暗道。你搜摸一下林藩的腰间，看有没有一柄大钥匙。”

马荣去林藩腰带上一掏摸，果然有一柄大铜钥匙，便摘下了交给狄公。

狄公接过，又复下了暗道，将那铜钥匙往铁门上的大锁孔里一扭转，沉重的铁门打开了。——铁门外果然正是圣明观的后院

第廿二章

圣明观内一片嘈杂的人声，提着“濮阳正堂”大红灯笼的衙役窜来窜去。狄公走到大钟殿前，窥见洪参军和乔泰正在殿内指使众衙役将那大铜钟悬空吊起。洪参军精神矍铄，狄公甚是放心。

洪参军，乔泰见狄公突然出现在大铜钟前十分惊异，忙问端底。狄公于是将自己与马荣如何拿获林藩，又如何勘破那铁门的秘密，一五一十与他俩细说了。末了，他命乔泰道：“此刻你带几名番役迅速赶去林藩的田庄，将在那里的庄客全数缉拿，不要逃漏一个。”

乔泰兴奋地答应，点了十几名麻利快手，告辞狄公、洪亮便匆匆向北门而去。

大铜钟已经悬空挂起，狄公低头见铜钟下那具尸骨断裂散乱，狼藉不堪。——他们在铜钟下拼命挣扎时竟忘却顾及那具尸骨了。狄公吩咐衙役头目："你们将那堆尸骨妥善收拾了，并将地上的尘土细细筛过一遍。即便是一件小小的东西也要拿来衙里与我过目。完了此事，留下四人在此监守，其余都去那边搜查林藩宅邸。""

狄公、洪参军离开圣明观，打轿先回去州衙。没过一个时辰，天便亮了。

狄公匆匆盥洗了，沏了一盅香茗正啜饮着，乔泰、马荣进到内衙书斋禀报。

马荣道他已将林藩、总管、管家及一名家奴押下了州衙大牢。

乔泰道，他将林藩田庄上的人都扣押下了，暂交当地里甲监管，只将田庄外一条船上的船主押下了大牢。他说他见田庄里都是些粗头夯脑的庄稼人，只是那船主转起舵妄图驾船逃跑。

过了片刻，衙役头目又进书斋禀报道，梁珂发的尸骨已用木盒收藏了，铜钟底下的尘土仔细筛了一遍，什么东西都没发现。之后，他们又里里外外将林宅搜索了，并仔细看了那条用来走私的地下水道。

狄公点了点头，说道："此刻你去半月街将梁夫人请来衙门。"

衙役头目应诺退下。狄公又传命老书吏将林藩的案卷档存及一应经纪簿册送来书斋。

半晌，老书吏将林藩案卷及在林宅搜来的所有地契、字据、票签、账册都搬进了书斋。禀道，他已查阅了林藩两年前从一个姓马的经纪人手里买下那宅子时的凭据和宅图。当时那宅子和圣明观只有一墙之隔，并无地道可通，也没那扇大铁门。不久圣明观被官府冯老爷查封，林藩暗里动工挖通了地道，建装了那扇大铁门，以为他狡兔之窟。只不知这水道为何两年之内竟可挖出。

狄公道："这不仅是狡兔之窟，躲闪梁夫人耳目，而且又便利他在濮阳的私盐贩卖。地下水道的盐船可以直出水北门，与他田庄外的走私船相衔接。"

老书吏告退而下，陶甘陪同都尉李虎头差遣来的先行官进了内衙。

那先行官递上一封书札与狄公，狄公拆开一看，知道临濮的山贼已被剿灭，李虎头正班师回濮阳军镇。狄公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告先行官道：“你先回军镇去，李都尉回到濮阳我便亲自来辕门犒酬三军。”

先行官告辞退下。狄公与陶甘没说上几句话，当值文书来报：梁夫人已到衙门，此刻正在外厅等候。

狄公吩咐立即传梁夫人进书斋。

梁夫人穿扮得十分齐整，神情不安地走进了书斋。见了狄公，恭敬道了万福，又向左右亲随一一施礼。

狄公让过坐，吩咐上茶。一面开口道：“梁夫人，林藩杀人的证据找到了！这是他在濮阳犯下的罪行，本堂不得不问。”

梁夫人大惊：“发现了梁珂发的尸身？”

狄公道：“尸身是不是梁珂发，无法辩认。我们搜到的只是一副尸骨。”

梁夫人忙道：“尸骨左肩下可有折断后接合的痕迹？”

狄公暗惊：“果然有折断再接合的痕迹，但接合得很糟，几乎偏了半寸。”

梁夫人顿时泪如泉涌，捶胸悲泣道：“苦命的孩儿啊！果然遭了那贼子的暗算！林藩获悉我们到了濮阳，便动了这个歹念。”

洪参军忙递过一盅热茶，梁夫人接过啜吸了一口，乃慢慢恢复了过来，敛衽坐定。

狄公道：“梁夫人，你的二十载沉冤很快便可伸雪。令孙人已死了，也挽他不回命来。本堂只想问一声，当初你与梁珂发在你本家田庄时是如何从土匪的手中逃脱出性命的。”

梁夫人闻言，触动旧痛，转思苦楚，不觉神情惝恍，浑身颤栗，两眼射出恐怖的目光。

“啊！……那时太可怕了！我不敢再去想它。老爷，你若是……”她摇晃着身子，双目紧闭，心儿乱跳。狄公忙示意洪亮将她带出书斋，去

外厅凉轩安宁片刻。

陶甘半边生了疑心，不禁问道：“老爷，梁夫人及梁珂发土匪袭击时如何从田庄逃脱一节究竟与本案有何干系？”

狄公道：“这一节里有几处细末我至今仍感迷惑不解，不过，此刻我们暂且不去议论了。陶甘，你看我们今番告林藩一个什么罪名才妥当呢？”

陶甘道：“依我看，就告他谋杀梁珂发。这一杀人之罪最大，且有尸骨证验，能一状告倒林藩；也可不必再去纠葛私盐和偷放铜钟暗害老爷等其他情节了。”

洪参谋、乔泰、马荣听了都点头称善，惟狄公不答。他紧攒浓眉，沉凝不语，半晌乃说道：“看来林藩已将屯贩私盐的罪证全部抹去了，我们拿不着他的赃物，难拟他的走私罪。我思量来最现成的状词却是‘图谋杀害朝廷命官’，单凭这一条罪状，足可以据刑典致他于死地，很是简捷。”

陶甘问：“梁珂发被杀一案不是几近真相大白么？他有什么可抵赖的？杀人论死也是刑典的明文。”

狄公慢慢摇了摇头：“林藩决不肯轻易承认他杀的梁珂发，两年前的事我们拿不出硬挺的证验，慑服不了他。且那时候圣明观里尚有道人，那班道人也是因罪恶多端才被冯相公查禁的。林藩可以狡辩说梁坷发既然死在圣明观大铜钟底下，焉知不是被道人杀害？更何况圣明观外还有沈八一伙不务正业、偷鸡盗狗的无赖哩。”

马荣不耐烦地插嘴道：“何必为告他什么罪名议论半日？只须夹棍将他套了，一时三刻，屯盐走私、杀梁珂发，甚而昨夜放铜钟暗算我们，一古脑儿全招了，哪费来许多周折？”

狄公道：“不然。这林藩是上了年岁之人，我见他身子虚弱，出了老态，哪里经得起大刑？万一受熬不过，死在大堂下，如何收拾？要动刑只能动那个硕壮的总管，那才是一条凶狠无比的豺狼哩。马荣，你此刻与洪亮、陶甘再去一次林宅仔细搜索一遍，尽可能找到一二新的罪证，这样我们在大堂上就不怕他诡辩或抵赖了。”

马荣领命与洪亮、陶甘出了内衙，点派衙役径去林宅不题。突然典

狱气急败坏走进书斋报告：“老爷，不好了，林宅的总管在牢中抹了脖子。”

狄公一惊：“究竟怎么一回事？快说！”

典狱结结巴巴说道：“那总管一关入大牢便与小禁子打问林与消息，小禁子口松，说林藩已被生擒，老爷正待升堂开审。他听了便偷偷抹了脖子，谁知他丝鞋净袜里还藏着有一柄薄刃小刀。”

狄公叹气道：“其余的罪犯须是好生看管了，与我个个搜身，防着学了那总管的样。——我这里开审，证人一个个都横成了尸，如何了得？”

典狱领命，拜辞了狄公匆匆赶回大牢不提。

典狱刚走，老书吏又抱捧了几卷破旧的舆地山川图轴走进书斋，禀道：“老爷，卑职已查阅到了，林宅那水道却原来是古已有之的，林藩只不过作了些疏浚的功夫。”他打开其中一卷图轴，指着濮阳西北方位的一条古渎给狄公看。

狄公看罢，不禁点头频频。——林藩疏浚那条地下水道正为了贩运私盐！

乔泰道：“老爷何不就告他屯贩私盐之罪？我也不明白老爷为何不愿在梁珂发之死上追查林藩。”

狄公看了乔泰一眼道：“乔泰，他也许已看出了我的心曲，我如今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连我自己都不敢十分相信。这个想法究竟是对是错，此刻时间紧迫，待以后稍稍有空时再与你细说。”

第廿三章

洪参军、陶甘、马荣在林宅里搜索了半日，并不见一件可疑之物。马荣忽然想到不如就走那暗道经铁门去圣明观一路看看，洪亮、陶甘拍手称好。

他们从林藩的房间走入地道，曲曲折折经水码头出大铁门，到了圣明观的后院，一路行来也并无异常的发现。三人正沮丧时，陶甘道：“庭院两边的阁楼之上我早疑心是库房，如今说来正便是林藩屯藏私盐的所在。我们不妨再上去看看，说不定能捉着点盐末儿。”

三人上了楼阁，匍匐在地细细看了楼板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缝隙。——一粒尘土都不见，哪来盐末儿？

时近正午，他们垂头丧气回到街上，只觉又饿又累。陶甘道："前几日我在这里监工拆墙，知道那转弯隅角有一爿小小饭馆，饭馆内单有一种蟹粉饼，内里的馅儿是碎肉渣拌香葱和合的，平锅上一摊，松脆喷香，最是可口。此刻何不就去尝他几张？"

那饭馆名叫"翠凤亭"，门口一排珠帘，斜插着一竿酒帘儿，正在和风中缓缓拂动。三人进去店堂买了十来张蟹粉饼，拣了一副临窗的座头坐了，大口大口嚼了起来。果然葱香扑鼻，馅儿里的热油汁真往嘴角外淌，滴在衫袍上，半天抹不去。三人正吃得出味，马荣忽见一条黑大汉哼着小曲摇晃进店堂来，不由一愣。忙上前招呼道："沈八相公，一向疏阔，如何久不见了踪影？"

沈八定睛一看，认得是"雍大哥"，噘了噘嘴应道："久违了。听说大哥原来是衙门里做公的，不叫雍马，却叫马荣，莫不正是你将我弟兄们从圣明观赶走的？"

马荣道："衙门里做公的又如何？也不是一天到晚为糊一张口奔波不息，受人差遣？哪里有沈相公舒坦，管养着一帮徒弟，吃现成的，还有值钱的东西孝敬。——恕兄弟直言，沈相公身上这件黑长褂甚是体面，想来小别几日，已成了大阔爷。"

他见沈八身上穿的那长褂。好生眼熟，不由起疑。

沈八支吾，马荣脸一沉，喝道："沈相公，快将那长褂脱下来让兄弟见识见识。"

沈八心虚，正待拔脚逃去，陶甘、洪亮已拦了他去路。马荣上前笑道："委屈沈相公了。"说着一把撕剥下了那件黑长褂。

沈八早领教过马荣的手段，哪里还敢挣扎？又不甘心撒手离去，站立一旁，嘟囔着牢骚。

"沈相公想要回这长褂不难，只需照直说了这长褂的来历，不知贤弟是从何处得来的。"马荣缓了口气，脸上挂起一丝笑。

洪参军忙去柜台打了一角酒，递给沈八，一边劝慰道："沈相公只有

与衙门做个讲信义的朋友，才有远大前程。我们并不是疑心你做下了什么不端的行止，只是见这褂子蹊跷，还望沈相公照实答来，莫要误了自己。”

沈八究竟是个知趣的人，看这架势也不是来图讹他一件长褂的，便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叹道：“昨夜，这里的里甲带了一队团丁喝令我们搬迁，我怎敢违抗？只得率众弟兄卷了铺盖什物撤离，巴望去东城将军庙寻个安身所在。因为离去得匆匆，竟忘了带去埋在那香炉下的两串铜钱。隔了一个时辰，我乘月明又偷偷溜回来取了那两串铜钱。正待离开，忽见圣明观耳门内闪出一个人影。我心中思忖，半夜三更莫非观里的狐狸精出来玩耍了。正待要躲闪，却见那人穿着这件褂子鬼鬼祟祟走来台阶。我见是人不是鬼，便壮大了胆，上前一个‘神仙拐’，那人便翻滚下了台阶。我乘势抢上前去剥下了这件褂子。眼看要冬天了，身上还是单衣，并不图他什么钱财，只是借这件褂子穿着过个冬。明年开春回暖再贴上租金还给他。嘿嘿。”

洪参军点头道：“这般说来情由可谅。那褂子里的钱且不说了，我只想打问一句：褂子的夹袋和长袖里可有什么小玩意没有？”

沈八一愣：“你自己找吧！找到就算你的。”

洪参军摸了两边长袖，并无一物，等摸到夹里间一条折边时，忽触到一硬物。探手取出一看，却是一方小小的翡翠印章，印章上阴文镌刻着“林藩私印”四个篆字。心里不禁感佩马荣眼尖。

洪参军收藏了印章，将黑长褂还给了沈八，笑吟吟说道：“这褂子你还是穿上吧；昨夜你遇见的那人是个凶恶的罪犯。你此刻随我们一同去州衙做个证人。——你毋需害怕，狄老爷待人可温和哩。”

沈八心知无事，又穿上了那黑长褂，更觉这帮做公的可信。四人于是将桌上剩下的几张蟹粉饼分吃了，便兴冲冲出了“翠凤亭”往州衙而来。

洪参军引着沈八进了内衙书斋，禀报了情由，狄公慌忙迎见。沈八吃一惊，大叫：“这不是那夜卖卦算命的先生么？”

狄公大笑，细述了本末。又听洪亮说长褂里发现了林藩的印章，更欢喜不迭。说道：“难怪昨夜见林藩身上有许多伤痕，没想到他先挨了你沈八一下‘神仙拐’。午后衙里升堂开审，沈八你须上堂来作个证人，倘见

那被告正是昨夜你打倒的，便算立了一功。”

沈八叩头谢恩，欢天喜地走出外厅等候。

沈八走后，狄公对他的四名亲随说：“看来林藩跳不出陷井了！洪亮，你传命番役迅速去圣明观后院那楼阁上将地上铺着的六条大芦席卷来送到衙里，我自有用处。”

洪参军诧异，乔泰、马荣也面面相觑，疑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陶甘道：“老爷，何不就梁珂发之死指控林藩杀人！林藩那片金锁正可作证物。”

狄公脸色阴沉，未置可否，半晌才缓缓说道：“陶甘，最令人不安的正是那片金锁。”

第廿四章

午衙前，州衙大门外又挤满了濮阳城好事的百姓，黑压压的人群低声传说着半夜圣明观里那口大铜钟的种种奇闻，一个个面红耳赤，神思奋飞。沉重的正衙大门刚拉开，百姓便如同潮水一般涌进了衙院外厅，又去两廊庑下各拣了个好位置立定了，只等狄老爷升堂开审。不待衙役吆喝，竟自秩序井然，绝无大声喧哗者。

内衙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八名衙役雁行而出。狄公头戴蝉翼乌纱帽，身著深绯色海云捧日公服升上高座。衙役参拜唱喏，按班就列，各执火棍、板子，听候差遣。

狄公抬眼大堂上下遍扫了，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开审，提正犯林藩。衙役接过令签，片刻便将林藩押上了公堂。狄公见林藩须眉星星斑斑花白，满脸青紫肿块，额上还贴着一方黑膏药。一夜折腾下来，添了许多老态。

狄公厉声道：“林藩，今日被押上公堂，可知罪么？”

林藩冷漠地抬眼望了望狄公，苦笑摇头。他并不想作无益的抗争，但显然也不愿认输。

“回老爷，小民一向谨言慎行，知礼守法，正不知犯了何罪，受此凌辱。”

“林藩，本堂不忙点破你二十年来的罪恶行迹，今日先与你看一件东西。”说着将那片“长命百岁”的金锁扔下案桌。“当”地一声正掉在林藩的脚跟前。

林藩睁眼看了地上那金锁，不由双眼放出异样的光采。他弯腰一把将金锁拾起，挪到眼前细细端详，禁不住心潮起伏，老泪纵横，将金锁贴到了脸面上。

狄公示意，衙役上前一把将金锁从林藩手中夺过，小心放回到案桌上。

林藩脸色转青，睁大了一对灰眼睛，尖声叫道：“老爷，这金锁哪里得来？快将金锁还与我，还与我！”——这声音又凄厉又悲怆。

狄公喝道：“林藩，快将你如何屯贩偷运私盐之罪与我招来！”

林藩鼻子里哼了一声，脸上挂起一丝冷笑。

“老爷怎可厚诬小民屯卖私盐，有何凭据？”

狄公大怒：“先与我打二十板，再传证人上堂质对！”

衙役两边答应如雷，上前按翻林藩，不轻不重打了二十板。林藩究竟上了年纪，不由声声惨叫，苍白的脸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林藩，我这个证人与你一样，非得挨二十板子才肯作证。”

林藩被狄公弄糊涂了，一对发红的眼珠紧盯着狄公。

衙役下堂去抬上了两卷厚芦席，又将一张黑色油纸小心铺在水青石板地上。

狄公道：“将两名证人各打二十板，再令开口作证。”

堂下看审的人群一个个翘首肢足，伸长了脖颈。

衙役两人各扶起一卷芦席，另两名衙役抡起板子向芦席狠狠拍打。纷纷扬扬，细白末子沙沙地落到了黑油纸上。

书记桌上洪亮、陶甘恍然大悟，相视一笑。

狄公厉声道："林藩，快用舌头去尝一尝那是什么。"

"盐！"——看审百姓禁不住异口同声叫了出来。

"这便是林藩私屯私贩的盐！——一包一包的私盐就屯储在圣明观的藏经楼里，这芦席是用来垫放盐包的。日长月久，故沾了许多盐末。如今一顿扑打，便开。作了明证。铁案如山，林藩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衙役已将撒落的盐末聚起，竟堆起小小的一座盐丘。一个衙役用手抓了一把往林藩嘴里一抹，林藩只觉苦咸十分，不由吐了出来。堂下百姓高声喝彩，爆发出一阵阵鼓掌。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肃静！肃静！"

"林藩，昨夜你为何偷偷放下大铜钟，图谋杀害本堂及众衙员？"

林藩铁青了脸，轻声答道："昨夜，小民在宅院内绊了一跤，摔伤了身子，故一直没有出过家门一步，如何会放下大铜钟谋害老爷呢？小民偷运私盐是实，这图谋老爷性命之罪不敢虚认。"

狄公脸一沉："传证人沈八上堂！"

沈八战兢兢被带上堂来。林藩斜着眼睛一看，见沈八身上那件黑褂子猛吃一惊，不由转过脸去。

狄公问："沈八，你见过这人么？"

沈八道："回老爷问话，这人正是昨夜鬼鬼祟祟从圣明观内溜出来的窃贼，我险些儿不曾生擒住他。"

林藩大怒："老爷休听他胡言乱语，诬陷好人。他乃真是个窃贼了，他此刻穿的这件褂子便是小民身上的，内里还有小民的印章哩。"

狄公笑道："如此说来便好。林藩，实告诉你吧，此人昨夜将你的行径全数看在眼里了。他亲见你溜到圣明观大钟殿内，乘我们俱在铜钟下勾当，你偷偷撬脱那石鼓，将我们全数压在铜钟底下。——这不是图谋本堂性命又是什么？"

林藩无言以对，垂下了头，心里认定那沈八必是衙里收买的无赖，或便是做公的化了装。既然自己行迹全被官府看破，不如全招了吧。劫

数如此，吉凶传诸天意，何苦再费词辩赖。

狄公道："图谋朝廷命官性命，便是谋逆，谋逆该论何罪，刑典上自有明文，本堂毋需多说。"

林藩喃喃道："老爷明察。昨夜……昨夜，万万没想到是老爷钻入铜钟底下，我只以为是窃贼。小民哪敢图谋老爷性命，忤逆朝廷。"

狄公问："石鼓可是你亲手撬脱？"

林藩嗫嗫："是，是，这个小民不敢抵赖。"

狄公道："这就是了，快与我画供。"

林藩不敢违抗，抬起笔在供词上画了押。

狄公一示意，衙役将梁夫人带上了公堂。

"林藩，你再抬头看看，眼前站着的是何人。"

林藩懵懂中还未明白过来，猛听得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林藩，你看看我是谁？"

梁夫人直挺挺站在堂前，积年的重压似乎此刻全部脱卸，她眼睛里闪烁出亮光，脸上泛起了红润，一时间似乎年轻了不少。

林藩呆呆地瞅着梁夫人不由得混身战栗，一对枯黄灰涩的眼珠凸得老大，两片无血的嘴唇嗫动了几下，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梁夫人撩了撩垂下到鬓边的几丝花发，二十多年恚恨只迸出了悲怆的几个字："林藩，你……你……你杀了你的……"

突然她哽噎住了，双手蒙面，低声地抽泣起来。

"你……你杀死了你自己的……"

她悲痛地摇了摇头，泪如雨下。愠怒化消，积恨冰释，身子摇晃了起来。

林藩恍若有悟，他的眼睛湿润了，刚待要伸手去扶梁夫人，两边衙役上前一把将林藩的双手擒住，脚镣手枷铐了，迅速将他押下了堂去。

梁夫人昏厥在地，不省人事。

狄公一拍惊堂木：“退堂！”

看审的人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只觉审判未完。

第廿五章

京师刑部对肖纯玉案、普慈寺案和林藩案的批复尚未下达。狄公的心绪一直不佳，常常闷闷不乐地独个坐在书斋内苦思冥想。他很少与他的亲随们商议刑名公务，更不将心中思索之事抖亮出来。

一日刑部差官，吏部差官两骑驿马到了濮阳州衙，声言要狄刺史香烛红帔拜迎。狄公闻讯，不敢怠慢，当即会齐了州衙众官吏，香烛红帔，鸣钟击鼓，大开州衙八字正门恭迎两位天使。

刑部差官宣道：“濮阳州衙上呈的三起案子刑部已经批复，依律准了原判。普慈寺二十名淫僧已先期被市民殴毙，公心有以，情由可鉴，不属暴民滋乱之列，特予免罪，不加追究。”

吏部差官宣道：“圣上嘉许狄仁杰刺史官声清正，治绩斐然，特恩赐御匾一方，即日悬挂州衙正堂。”

匾上御笔真书“义重于生”四个赫然大字。

狄公大喜，三叩九跪，放炮鸣钟，披红挂绿，隆重上匾。排宴款待了两位天使，午衙当堂又宣读了刑部的批文。濮阳百姓闻之欢声雷动，自行张灯结彩，锣鼓爆竹，庆贺不题。

按刑部的批复，****杀人犯王三，斩首，首级悬东城门三日。林藩图谋戕害朝廷命官，属谋逆重罪，处五牛分尸极刑。

执刑那一日，濮阳城万人空巷，全拥到了南门外法场。午时三刻，两辆囚车辚辚而来，两行军士手执明晃晃法刀，雄赳赳左右护定。

王三自分必死，也只是一刀之苦，故镇定自若。执法官验明正身，朱笔批了，两刽子手从囚车中押出王三，推向前十来步，喝令下跪，又拔去插在身背后的死牌，开枷卸镣。执法官一摇红旗，手起刀落，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到离身躯几尺远的地方，那一对眸子兀自不闭。刽子手用油纸包裹了那首级，装入一个早已备下的木笼，驰马飞回东城门悬挂

示众。

这里执法官一声喝令，刽子手们从账幕后率进五匹硕壮的大公牛。公牛们昂首跳踢，低声嘶鸣，一对对尖利的牛角在秋阳下闪着乌亮的光。

刽子手将早已酥软作一团的林藩捉小鸡似地揪到法场中央。四面围作一圈的百姓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十来步，又让出一条丈把宽的通道，让五匹公牛牵进法场。五名刽子手用绳索将林藩头颅并四肢套了，各紧系在一匹公牛身上，只等执法官挥旗号令。

围观的百姓此时才感到了惊惧，多有纷纷逃避的，也有捂住眼睛的。

突然，五匹公牛朝五个方向扬起了前蹄。只听得一声摧人肺肝的惨叫，接着便是一株枯树被撕裂的声音。——可怜林藩已身首五处，留下地上一大摊粘皮带肉的鲜血。

狄公在内衙闻报法场行刑已毕，心里忐忑不安，神思恍惚，只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惶恐。

突然衙役头目来报：“老爷，梁夫人服毒自尽了！”

洪参军、陶甘、乔泰、马荣一齐惊叫起来。

“怎么回事！”

狄公则如释重负，脸上出奇的平淡，像是他早知道有如此一幕似的。他命衙役头目同仵作赶去现场收尸并填呈尸格，就说是梁夫人由于精神失常，而服毒自尽的。衙役头目领命退出书斋。

狄公乃慢慢呷了一口香茶，自语道：“梁、林两家几十年的世仇总算到今日了了。林家最后一个男子五牛分了尸，梁家唯一的未亡人也轻生服毒了。秋风萧杀，寸草不留，人死净了，才是结局。”

四名亲随似懂非懂，见狄公神情异常，也一时不敢插嘴问话。

狄公稍稍有些自觉，仿佛从沉思中醒来。他声调平缓地继续说道：“我刚接到这个案子便注意到其中一个可疑的现象。林藩是个凶残歹毒之徒，杀人不眨眼。他妄图杀死梁家一门，不留子遗。然而梁夫人到

衙门投状告他，声言与他不共戴天。他在濮阳财厚势大，广有心腹，却又为何不去碰梁夫人一根毫毛？在濮阳他残忍地杀害了梁珂发，就是昨夜他又毫不犹豫地撬脱石鼓，放下铜钟，竟敢谋害我们的性命。他胆大敢为，一无顾忌，却为何偏偏不敢动手杀梁夫人呢？——这一点我一直迷惑不解，直到在铜钟底下发现了那片金锁，我才恍恍然略有觉悟。

“那种金锁，都佩戴在男孩的项下。倘若系绳断了，也只是落到衣衫之间，故决不会是林藩身上佩戴之物，更不会是他遗落在那尸骨边。金锁在尸骨的颈胸间发现，无疑佩戴这金锁的就是被杀害者。林藩杀死他时并没有留意到他项下的金锁，只是当土虫蛀蚀，尸身腐朽后，那金锁才显露出来。——我因此疑心那具尸骨不是梁珂发，而是一个姓林的人。”

狄公停了一停，端起茶盅，一口将茶吸干，又说道：“很快我又发现第二个疑点。梁珂发到濮阳时年应三十，他在户籍登册时也注明是三十岁。但那死者据里甲高正明描叙，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后生。如此看来被林藩杀死的不是梁珂发而是另一个人。

“于是我疑心起梁夫人的真正身份。起初我以为她是梁家的一个女仆，她像梁夫人一样痛恨林藩并深深了解林、梁两家冤仇的内情。但林藩又为何不敢动手杀害这个兴风作浪的女仆呢？看来，不像。突然我萌生了一个荒唐的想法，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后来的事实果真露出了这样的端倪。

“你们不妨回想一下，林藩施毒计奸污了梁洪夫人容氏之后，梁洪的胞妹梁英即林藩的妻子亦失踪了。当时猜测是被林藩杀害了，但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也无证验，当时连尸身也都没找到。我恍然明白林藩并没有杀害梁英，而是梁英她自己潜身逃出了林家。她深深眷爱着自己的丈夫，即便林藩谋杀了她的兄长，又气死了她的父亲，她都沉默以待，不曾反目。只是当她闻知丈夫用卑鄙的手法奸污了她的嫂子容氏时，她对丈夫满腔的爱才被浇灭。她忍辱含耻，毅然出逃，与罪恶的丈夫一刀割断恩爱，并怀着深仇大恨，设法告倒林藩。

“梁英的出走使林藩的邪气受到沉重一击，他几乎一蹶不振。林藩尽管是个狠毒丈夫，但他对梁英却始终没有失去深厚的爱情。他对容氏的行径只是一时的邪念生发，梁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个温柔的贤妻，占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林藩失去梁英后，由惋惜而忿恚，进而燃起了他对梁家的更强烈的仇恨。他买通土匪摸进梁老夫人栖身的那个田庄，杀得鸡犬不留。事实上那一次洗劫中梁老夫人及她的两个孙子——一个就是梁珂发——无一幸免。

“梁英闻讯，从此对林藩真所谓恩断义绝，不共戴天。她乔装成梁夫人并不困难，本来母女相像，且她深知梁家内情细末，故一直不曾露出破绽。她暗中准备告发林藩的状词，梁英必定与林藩见过面，并坦然地将她的意图告诉了林藩。她要到官府告发林藩的罪行，使他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林藩面临这种局面究竟惧怕，且声名攸关，只有退让之份。于是他逃到了濮阳，梁英则追到濮阳，继续缠住他不放。他不堪折磨便又准备逃离濮阳，再回广州。

“梁英虽在林藩面前亮明了自己的意图，但对她身边的那后生却始终没有吐出真相。那后生不是别人，正是林藩的亲生儿子。林藩不知自己妻子已有身孕，因为梁英怀孕时林、梁两家已经开启了仇衅，梁英便将这事隐瞒了。后来林藩果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当成是梁珂发，并残忍地下了毒手。梁英虽将那林家祖传的金锁戴在她儿子的项下，但没有吐露出其中的真相。她儿子始终还以为自己是梁珂发，是梁夫人的孙子。

“我为了证实这一点，在审林藩时故意将那片金锁扔给他辨认。林藩惊愕之余，几乎道出真相。最后在林藩夫妇短暂会面的那个瞬间，他俩的表现证实了我的设想。梁英悲愤地想谴责林藩：‘你杀害了你自己的亲骨肉、亲儿子！’那个瞬间她对林藩的爱与恨交织成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喷薄而出。林藩已经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而她自己的深仇大恨顿时化为乌有。她经受不住那种心灵的翻折，她甚至后悔了。她面前站着的是她曾深深眷爱的丈夫，她恨自己鲁莽，恨自己寡情，她终于昏厥了过去。而同时林藩也觉悟了自己的罪衍，然而已经晚了。他伸手去扶持梁英时，我可以断定，是出于真挚的夫妻之情的。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我不能从林藩杀害他亲生儿子的罪行上来审讯他，裁判他，更不想纠缠二十多年前的旧账。林藩固然罪不容赦，而指控他的唯一罪名只能是图谋杀害朝廷官员的谋逆罪。——屯贩私盐的罪名不能一下击倒他，致他于死地。而梁英，我也不希望她以受害者的身分承袭林家的产业。我一直等着一个适当的时机戳穿她的伪装，然而她再也没有来衙门。听到林藩处刑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地服毒自尽，正说明她有自知之明和自爱之心。几十年恩仇，一了百了，她还留恋着这个冷漠的世界？悲哀的戏文已经演完，她何苦再苟且在台上不肯脱卸戏

装、洗净粉墨。”

书斋里一片静寂。

他的亲随们完全被这个故事迷住了，他们再也想不出一句话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静寂。

狄公打了一个寒颤，把官袍裹紧，说着：“冬天就要来临，天气要变冷了，夜里莫忘了叫衙役备下一个火盆。”

狄公此刻只觉五内颠翻，六情摇荡。他猛然想起圣上恩赐给他的那方御匾，心里稍稍安宁了一点。

他默默地踱步出书斋，转出内衙，揭起帘幕来到外厅正堂。正堂上那幅绣着獬豸的帷幕令狄公肃然起敬，帷幕之上高高悬挂着那方御匾。

“义重于生”四个赫然金字在夕阳下闪闪放光，狄公忍不住跪了下来。（完）

第一章

如意法师盘腿端坐在禅床上，手中拿着一本谶纬。秘籙簿。他脸色黝黑，眉毛浓粗，两颊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正中露出厚厚的两爿嘴唇。光脑袋缩在宽大的双肩之间，狮子鼻，阔绰口，一双蛤蟆眼凸出在眼眶外。他身上那一领打了补丁的大宽袖斜襟憎袍散发出一阵阵汗臭，与禅堂里的香烟味混在一起。

（谶纬：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谶：读‘衬’——华生工作室注）

“我不去。”他神情漠然地注视着县衙里来的高师爷，“我今日进了午斋便要离开金华。”

高师爷发了急，心里着实诅咒跟前这个丑和尚，口上又不便发作。他奉了县令罗应元之命，前来过敏悟寺邀请如意法师今夜去衙院参加诗人们的聚会——法师是县令敬仰的高士，又是名闻海内的风雅诗僧。

“大师父若是不肯赴今夜的宴会，罗老爷责怪下来，在下可吃罪不起，老爷说了，今夜在行院里略备小的，明夜，那便是中秋了，还得去城外翠玉崖摆下赏月的野宴，说是人人要飞觞做诗，务必尽欢而散，庶不负了这团圆明月，人间佳节。”

“罗大人为何不自己来邀贫僧？”法师不满地嘟囔。

“大师父有所不知，今天一早，刺史便将老爷召去府衙议事了。这金华府七个县的县令老爷都到了。刺史还设下了午宴招待他们，故一时脱不了身。大师父，今夜的酒宴实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聚会，邀请的都是大有名望的诗人雅士。”

“都还有些什么客人？”法师粗率地问道。

“噢，一个是邵樊文邵学士，他是当今名闻海内的大诗人，前任长安集贤殿知院事。还有礼部郎中张岚波，两位老爷而今都是致仕退职了，他们今天一早便到了罗老爷的衙院。

“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他们的诗如乱蝉噪枯柳一般，贫僧早见识过

了。这宴会端的万万赴不得。”

“大师父，客人还有狄仁杰狄县令，我们邻县浦阳县的正堂老爷。他奉刺史之召，昨天刚来金华。他答应今夜赴罗老爷的宴会。”

法师暗吃一惊，道：“浦阳县的狄仁杰老爷。他究竟为何要来赴宴？他的诗平淡无奇，称不上是一个诗人。”

“呃，狄大人是我们罗老爷的至交，且又是同秩同行，听说还是一榜的进士。他出席宴会是理所当然的。”

如意法师的一对蛤蟆眼凸得更厉害了，厚厚的嘴唇哆嗦了几下，露出嘴里两排高低不平的大黄牙。他低头自语道：“有趣，有趣。听人说这狄仁杰很有点鬼聪明，只不知他对黑狐狸如何看。”他抬头望了望高师爷道：“回去禀告罗大人，就说是贫僧接受了他的邀请。呃，问你一声，罗大人怎的知道贫僧在这里？”

“早有风声传说大师父两天前便到了金华，罗大人赶忙打发在下来这寺庙打听虚实，便有人告诉我说大师父正在这敏悟寺挂锡。”①

（注①挂锡:佛教名词。锡，锡杖。挂锡为行脚僧投寺院暂住之意思。亦作“挂单”、“挂搭”。）

“原来是这样。我只是今天早晨才到这里，不知哪个好事的嘴象这走水的槽，竟惊动了罗大人，特来邀请。高师爷，你可以回去了。”

高师爷躬身施礼，道声“师父请自稳便”，便退出了禅堂。

如意法师若有所失地又将手中那册谶纬秘籙簿翻开，指着上面一页，猛然惊道：“黑狐狸真要显身了？”

他合上册簿，瞪着一双蛤蟆样的大眼睛木然地凝视着寺门。

第二章

一顶宽敞的双人官轿正迤俪抬向金华县正衙大门。前后朱幡皂盖，牙仗排列，十分齐整。街市两旁店铺门沿都悬挂起了灯笼和彩饰。行人觉是官衙仪仗都纷纷回避一边。

轿内坐着县令罗应元和狄仁杰。正午的秋阳尚有丝丝热辣，两人的乌纱帽沿和深绿官袍都有些汗湿了。

罗应元打了个哈欠，捻着颔下那一绝修得齐整的小胡子，说道："狄年兄，州府的事总算商议完了。我们得尽情地乐一乐。我已制定了这两天详细的安排，你一定得赏小弟的光。值此中秋佳节，又是高朋远来，这可算是金华县多年难得的一次诗人盛会啊！年兄可知道朝中的诗界耆老邵樊文大人也应小弟之邀答应践会了。他乃是当今文坛泰斗，致仕前两天还为圣上起草圣谕哩。还有礼部郎中张岚波，原也是圣上极宠爱的内廷诗人。他正是这金华籍的人；这次适逢他回乡祭祖，正赶上了今晚的盛会。——年兄，再加上你的光临，更使这次盛会增色不少。"

"罗相公谬誉了。我于作诗可谓是最无缘份了。这诗人的雅位何需我来添个尸位。且中秋原是家庭团圆的佳节，倘不是刺史大人吩咐有公事商议，我还得赶回浦阳。再说，那里还悬着一桩公案尚未具结哩。罗相公恁的好客，若不是你的诗引动了他们注目的话，这邵、张两位大人焉肯就屈尊枉驾而来？我听说他们还是十分挑剔的人。"

"狄年兄有所不知，我这金华街院当年曾是先皇九太子的王府，里面楼台亭馆、花园假山、水殿风榭、回廊曲沼甚是壮观，且多有明花奇葩、嘉羽瑞木环绕装饰，这是最能引动诗人雅兴的一个大好去处。——呵，想来此时，邵、张两大人已驾临敝衙了。"

官轿外一阵锣鸣，牙仗随从停下侍候。罗县令揭开轿帘手把狄公长袖小心下得轿来。

衙门口慌慌张张跑上高师爷和一名巡官，那巡官漆黑的头盔上竖起的一团红缨颤抖不停。四名衙役一字排定正站在廊庑内待命，远远又围定一群胆大观看的百姓。

罗应元惊问："高放，出了什么事？"

"禀老爷，半个时辰前，茶叶铺孟掌柜来报告了一起杀人案。租赁他家后院的那个姓宋的秀才被人杀害了。财物囊担被盗窃一空。此事想来发生在今天一大清早……"。

罗应元神色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晦气！"又急忙问："我的客人们都来了吗？"

“邵大人和张大人早上到的。我向两位大人解释了老爷正在府衙里议事，并遵老爷吩咐安顿了两位大人的住处，此刻刚进了午膳都在馆舍休息。噢，敏悟寺的如意法师在午膳时正赶到，遵老爷吩咐素食水酒款待了，也自去休息了。”——高师爷小心禀道。

罗应元命：“我此刻便去孟掌柜家。高放，你与巡官带上四名衙役骑马先去，保护好现场，布下警戒。嗯，通知了仵作没有？”

“早已通知了，此刻已在衙舍值房内等候。”说着便将一札书卷恭敬呈上：“老爷，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一应卷案档目。”

“上轿。——在东门孟掌柜家。”罗应元命令道。”

罗应元拉着狄公的衣袖说道：“狄年兄不介意吧？打扰了你的午休。我非常钦佩你在侦缉勘破上的本领，看来此案还得年兄鼎力襄助。我多贪了几杯，似乎有点醉了。年兄千万周全则个。”

“哪里，哪里。”狄公一听有杀人的案早发了兴头。罗县令之邀正撞在心上，自然一口应允：“倘能为罗相公尽点菲薄之力，也是狄某之大愿。”

罗应元将那一札案卷摊在狄公膝上：“年兄不妨先粗略看看案卷，去东门尚有一节路哩。”说着便自顾靠着软垫打起了瞌睡。

狄公平日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同行如何审理案子。他经常听人说罗县令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风流诗人。他很有钱，要维持金华衙院那一座王府的日常费用是不容易的。但罗应元不十分在乎。现在狄公看出罗县令平日的放荡于形骸之外多半还是装出来的，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他将金华县治理得十分井井有序。刚才他马不停蹄决定去发案现场查勘更给狄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同行往往将这当作下属巡官、缉捕的例行公事。

案卷上写着死者叫宋一文，秀才，二十三岁，未婚。他为编纂南朝时金华地方史志特来当地查询有关图书资料。他在县衙里登了记，高师爷批准他上县学书库自行查阅。从县学书库的记录来看，半个月来，宋一文每天下午都是在书库里度过的。

有关孟掌柜的记录是：孟菽斋。茶叶商。四十岁。妻黄氏、妾李氏。黄氏生一男一女，女十六岁，男十四岁。孟菽斋志诚信佛，专一做

些积善功德，扶人困危。他是敏悟寺的一个大檀越。

（檀越：佛教名词。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给僧团者的尊称。）

狄公合上案卷，满意地点了点头。

第三章

孟菽斋的宅子座落在东门内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官轿好不容易才抬到了一座高大、重歇山檐的碧绿琉璃瓦门楼下。衙役将围观的人群驱赶，高高的轿顶摇曳着抬进了年久斑驳的黑漆大门。

罗县令与狄公下得桥来，只见这宅子的前院煞是宽敞古朴，两株参天的紫杉遮了一半院子的荫凉。凉风习习，甚是凉爽。两株紫杉间一条青石板路通向一个古色古香的朱柱大厅。孟菽斋穿戴齐整忙走出来大厅降阶恭迎。

孟菽斋长揖施礼，低声说道："敝舍出了人命大案，劳动大驾亲临，小民迎迓迟了。且请罗老爷及县里诸相公先大厅用茶，方便小酌。"

（迓：读'讶'，迎接。——华生工作室注）

"孟掌柜无需这般繁冗礼数，本县身为民之父母，实则百姓侍役。出了如此人命，焉敢丝忽怠慢，坐误大事？此刻即烦掌柜引导去那后院宋秀才住房。噢，此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浦阳县的县令正堂。"

孟菽斋领着罗、狄两位老爷，穿过月洞门进入一大花园，沿一排红漆窗棂的平房走来。一路华木珍果，煞是夺目。巡官、缉捕跟随在后，腰间挂着的铁链索"啷当"有声。内宅的女仆急忙走进。这时狄公发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正隔着窗棂盯看着他们。

孟菽斋说："罗老爷、狄老爷，宋秀才住在后院最深处。半夜出事时，我们一点都没听到有叫喊声、呼救声……"

"昨天半夜？那么你为何直到今天中午才来报案？"罗应元起了疑心。

"回老爷话，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的。——宋秀才早上总是自去大街进早点，早茶也是他自己打点的。午饭和晚饭则由我这里的女

仆送去。女仆今天中午送饭去时，发现他没开门，便在门首叫了好几声，却是不见声响，担心是病了，慌忙喊来管家撞开门一看，却已……”

“原是这样。”罗县令点头。

守着那屋的衙役见是老爷来了，忙启键开了房门。

“老爷，你们看这房间被凶手洗劫得成这个样子！这里原是我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地方，清静雅洁。她老人家平日里便坐在这窗前读书写字。可现在，你看那檀木书桌零乱不堪，抽屉都拉了出来……”

檀木书桌旁笔记、书札、信笺、名刺撒满了一地，一个紫色的牛革钱盒扔在地上，盒里早是空了。

罗县令禁不住说道。“孟掌柜，我看得出令堂大人是极喜爱诗歌的。”

屋里靠墙一排书架堆叠着一函函的青蓝封皮的书帙。书册间插着许多丝绸标签。罗应元随手取下一册正待要翻阅，但一转念，又进口到原处，回头问道：“我想这门帘后便是宋秀才的卧房了吧？”

（帙：读‘秩’。——华生工作室注）

孟掌柜点了点头。

罗应元伸手将门帘拉到一边。见这卧房比书房大一些，靠墙一张大床，床上被褥凌乱掀开着。床头上的蜡烛已点完，床下一只衣箱被拉出床外，箱盖开着，露出一堆杂乱的衣服。一支崭新竹长笛挂在墙上。后墙有一扇坚固的门，门后竖着一根粗长的门闩。

仵作见老爷进来，忙站起侍立一旁。

宋秀才的尸体躺在地上。

“狄公见那宋秀才是一个骨骼宽大但瘦削清癯的年轻人。俊秀的脸上留着短短的胡髭。发髻松了，头发粘在地上的一滩干凝的血泊里。一顶满是血污的黑帽子掉在他的头边。他穿着素白细麻内衣，脚登一双软毡拖鞋，鞋底上有干上的痕迹。致命伤在右耳下一个大血口子。

仵作向罗县令深深鞠了一躬，开言道：“启禀老爷，这右耳下的大血

口子是用一柄砍刀或大菜刀捅破的。据死尸的状况判断来，被杀时间应在午夜前后。”

罗县令突然问道：“孟掌柜，听你也说死者是午夜被杀，你的依据何在？”

孟菽斋小声答道：“这宋秀才虽脱了袍褂，但尚未上床躺下。我们知道他睡得很晚，有时午夜他的窗户还亮着灯火，我想会不会在他刚要上床睡觉时凶手袭击了他。”

罗县令点了点头，又问：“那你可知道凶手是如何进得这屋里来的？”

孟菽斋叹了口气，然后回答：“女仆们告诉我她们送饭去时，常见秀才独自兀坐床头苦思冥想，很少应答她们的问候，象是有无限的心事缠住。不过，秀才很少以钱物为意。昨天夜里准是他忘了闩上这房门，同时也忘了将后院花园的门闩上，故弄出这般事故。老爷不妨去那花园看看。”

罗县令一行随孟菽斋一起出了花园后门，见是一条僻静的小巷。

“老爷，这小巷深夜人静时常有些流浪汉、乞丐、偷儿出没。我几番提醒秀才进出花园切莫忘了锁门上闩，这些事儿他很不介意。今天发现他死了时，这卧房后门正是半开着，花园的门虽关合着，但没有上闩。这事想来也不难解释。一个歹徒经过这小巷时发现花园的门半开着，便溜了进来。他蜇进小屋时满以为屋里的人早睡了，便大胆闯进卧房，正撞上宋秀才，于是动了武。秀才哪里是歹徒的对手，一刀便被结果了性命。接着那歹徒便搜寻钱财，找到那钱金后，他就拔腿跑了。”

“秀才这钱盒平日里放有许多钱吗？”罗县令细问。

“回老爷，这个小民可就不知道了。他预约了一个月的房金，至少还有半个月的衣食和回京师的盘缠吧：说不定衣箱里还有首饰软细。”

“老爷，我们很快便能抓得那个杀人凶手的。”缉捕道，“那歹徒捞了一大把钱总是要大脚大手地花的，我们可以到酒楼饭馆，赌场妓院去布下眼梢，不愁这凶手不来。”

“这主意不错，你便派人去行事，不妨也去那当铺、金市探探风声。

此刻你将死尸收厝了抬到街里去。”罗县令转脸又问孟菽斋：“你知道宋一文在金华有那些亲戚朋友？”

“回老爷，这宋秀才在金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这半个月来从不见过有谁来寻访他，也不听他说起要拜会某人——他天天只是到县学看书。”

“孟掌柜，既然宋一文在金华无一亲友，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你要出租你这后院？”罗县令又问。

“回老爷，半个月前宋秀才去衙里找高师爷登记时，我碰巧也在那里。高先生知道我要出租后院，便中间作了牙人。谁知这宋秀才一见我这后院端的喜欢不迭，并说需要的话他还准备延长租期。这秀才甚是爱清静。”

罗县令道：“孟掌柜，今天不想多打搅你了，我们将尽快勘破此案，捕获凶手。一有消息，我会派人告知你的。”

孟菽斋走后。罗县令禁不住喟叹一声道。“狄年兄，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晦气。我正筹划一次诗人的聚会，竟被这秀才的案子坏了许多雅兴。此刻我得去款待我的那几位上宾。噢，年兄，不知你看出来没有，这凶手虽是十分的狡狯，但究竟露出了破绽，秀才那顶帽子怎么会掉在他的头边？”

第四章

狄公锐利的目光扫了一下他的同行，靠着椅背慢条斯理地捋着他那一把长长的美髯。

“罗相公之言正与吾意相合，这决不是歹徒、偷儿抢劫财物的的案。即便宋一文大意忘了闩上后花园的门，一个歹徒深夜溜进了后院，他会细细侦察一番屋内动静，决不会贸然闯进房去。他若是见秀才正待上床，便会耐着性子在屋外伺候，等秀才睡熟了才溜进屋去行窃。罗相公，我思量来多半是秀才摘下帽子，脱了袍褂正待上床时，听得有人敲后花园的门，于是秀才又重新戴上帽子，跑了出去开门。”

“正是这样。”罗应元应道。“他的毡鞋上还沾着干土。”

“我也留意了这点。来访者准是秀才熟悉的人。秀才拔去门闩让那人

进了后院，进屋后便要他在外屋书房稍候片刻，他便进卧房更衣。就在他转身进卧房之时，那凶手就杀害了他。无论如何，那顶帽子掉在死者头边是凶手最大的疏忽。试想，谁会在睡觉时还戴着帽子？这一破绽说明是凶手在预谋杀人而秀才没有提防。”

罗应元点头称是，又道：“我看凶手的犯案动机很可能是为了讹诈。”

狄公一怔，不由挺直了身子，问道：“讹诈？这想法从何而来，罗相公。”

罗应元从书架上取下一册书，翻到夹有字条的一页，说：“孟掌柜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心细的老太太，它的书帙放得齐齐整整。可现在书的秩序全乱了。再者，这老太太每读到一首好诗，便把她的批语写在一张字条上夹进诗行的那一页。你瞧，这一页便正好有一张这样的字条，但这字条上的批语已与原诗不符。我发现许多字条都夹错了地方，显然是有人翻动过了并重新乱夹了一通。当然秀才可能翻了这些书，但他不会将这些字条慌忙乱夹，且书架后搁板上的尘土见是新近触动过的痕迹。我认为凶手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是要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一个偷儿在找寻钱财，而事实上他是在找寻一张纸，一份单据，或什么契书凭信。凶手为这类的东西杀人，便说明他意在讹诈。”

“罗相公辨析甚是精到。你再看秀才亲笔做的这些笔录，开始六页密密写满了宇，后面五十多页都是空白的。秀才每一张纸上都编了号码，可见是一个仔细的人。现在这叠笔录次序散乱了，空白的纸上还留有肮脏的指印。这清楚说明凶手仔细看过了这叠笔录。试想一个偷儿强盗会留意一叠无用的纸条吗！”

罗应元点头频频，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凶手已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再进书房仔细看看吧！”

两人又一次细细地检查了书房里散乱的东西，—一整理归类放回抽屉。突然狄公看到一本题名《玉笛谱》的小册子，封面上还盖有宋一文的私章。他从头至尾翻遍了并不见有曲牌和歌词，只是密密注着一行行看不懂的符号。从符号分章判断，共录有十二支曲谱。

罗应元凑过眼来说道：“不错，我见他书房墙上还挂着一支长笛

哩。”

“罗相公以前见过这曲谱不曾？”狄公问。

“不曾见过。”

罗应元走进卧房从墙上取下那支长笛凑到嘴边吹；了几下，长笛发出十分刺耳的音调。他苦笑一下，放下长笛，说道：“以前我吹得很是清越嘹亮，兀的这长时间不吹尽荒废了。嘿，狄年兄，这长笛内倒也是个藏东西的好去处，纸笺字据的卷紧了，不正可塞进笛管中去？”

他眯起一只眼睛向笛管张望了半晌，沮丧地摇了摇头。

狄公掸了掸满身的尘土，说道：“孟菽斋说这宋秀才在金华并不曾有一个亲友，他自己也很少见到宋秀才的踪迹。最知道宋秀才情况的莫过于替他送饭的女仆了。我们可将那给秀才送饭的女仆找来问问。”

“狄年兄，这事就干净拜托你了。我此刻必须回衙院。邵、张二位大人该也是午休起床了，还有如意法师。同时我的妻妾们也要找我商量中秋采办的事宜。”

“好吧。你先行回衙，我留在此地再询问一下。罗相公，中秋采办可不能草率了。咳，相会都有几位公子、千金？”

罗应元咧嘴笑道：“十一个儿子、六个女儿。不瞒年兄，小弟的八房夫人也是一件麻烦透了的事哩。哦，我想起来了，我回衙的路上还得去一趟蓝宝石坊选挑些歌伎舞姬。

幸好，蓝宝石坊顺路只隔了几条街。

“那是一个烟花行院吧？”狄公问。

“不！那蓝宝石坊与长安的教坊可相仿佛，专一奉应歌伎舞姬。但凡官府有公私宴庆，听凭点名唤来侍应。品丝弹竹，擅板金尊。最有侑酒助乐的妙用。我想来这宋秀才即是十分喜爱乐曲，或许也会与那里的善才或姐妹们遁迹瓜葛。此去也顺便打听一下。”

（侑：读‘幼’，侑食：劝食。——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满意地点头称是，便命管家将平日替宋秀才送饭的女仆带来。

罗县令拱了拱手，说了声“年兄留步”，便上轿去了，又探出头来朝轿帘外说：“狄年兄，过一会我便派一顶轿子来接你回衙。”

不一晌，管家带了两个年轻女子来见狄公。两人一式蓝布长裙，腰间系一条黑丝绦，头上插一根骨质簪子。

“回禀老爷，这位名叫牡丹，专为宋先生送午饭，也兼些叠床洗衣的粗事；那位名叫菊花。专为宋先生送晚饭。”

狄公见这牡丹容貌丑陋，手脚笨拙，那菊花却水灵俊俏，有一张红润的圆脸，十分动人，眉目间又流露出一种撩人的狐媚。

狄公开口问道：“牡丹，宋先生来客的时候你一定很忙把？”

“啊！没有。老爷。”牡丹急忙回答道，“从不见宋先生有客来访。这里的事本来就不多。宋先生待人一团和气，给他洗衣服他当即给赏钱。”

“他闲常也与你聊聊吧？”狄公又问。

“不！老爷。仅仅有时问个好。他忙着读书做文章，从不肯与我们下人闲话。”

“谢谢你，牡丹。你可以走了。”

管家恭敬地将牡丹带出了房间。

狄公问菊花：“牡丹是个乡下来的女孩子，我看你则是城里生长的姑娘，你告诉我……”

菊花两眼惊惶地盯着狄公，闪露出恐惧的光芒。她突然问道：“老爷，宋先生的脖子真是被咬穿了？”

狄公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菊花低着头，阴沉着声调说：“奴婢思想来，朱先生必有一个情人，那天我亲眼看见他穿着一身黑衣裤偷偷溜出花园后门。”

“你见到过宋先生的情人了？”狄公大为诧异。

“回老爷，不曾见得。不过前几天来先生曾向我打听孔庙后那银器店

里可有金银丝双雀发夹售卖。分明是他想给他的情人送礼品了。可是那情人却咬穿了宋先生的脖子……”

狄公蓦地一愣，急问：“菊花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老爷，宋先生的那情人据奴婢知道是一只狐狸，一只装扮成女人的黑狐狸。一次他真还问我，这一带是否有许多狐狸。”

狄公轻蔑地微笑着，说道：“你不应该相信这一类有关狐狸的无稽的传说。狐狸不伤害人，他们又善良又聪明。”

“老爷，奴婢说的全是正经话。来先生真是被一只黑狐狸迷住了。他夜夜吹他那管笛子，那古怪的曲调象狐狸的哭声一样，令人胆颤心惊，坐卧不安。我与小姐每夜都听得真切，很是疑心，常为宋先生捏一把汗哩。”

“我刚才来时看见内宅的绣房里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莫不就是孟家的小姐？”

“回老爷，那一定是她了。她长得很漂亮，又聪明，待奴婢们也十分的好，才十六岁已写得一手好诗句。”

“菊花，我再问你，你在其他什么地方，比如说茶楼酒馆的，见着过宋先生吗？”

“不，他从不上那种地方去！”

“好吧。菊花，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管家引着狄公走出到孟家门楼外，早有一顶黑昵便轿伺候着。

狄公坐轿回到县衙。进了馆舍便从衣袖中将宋秀才写的那六页笔录取出细细读了一遍。那笔录相当扼要地记下了两百年间金华一些军事史实和食货状况。最使狄公疑惑不解的便是这宋秀才半个月来天天都在县学的书库里查阅，如何只做成了这六张笔录。他猛然想起，宋秀才对历史档案的查询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他来金华必定有着另一个秘密的原因。

这里人们对狐狸魅力传说之广，迷信之深，令狄公着实吃惊。固然市井上的说话人喜欢将狐狸变美女诱惑年轻书生的故事说个没完，但古

书上也有狐狸象征正义锁住邪恶的记载，因此一些宫殿和古老的楼阁、寺院常常可看到供奉狐狸仙的小神龛，用来驱邪或保护官印。他想起来了。就在罗应元的内衙里正也有一个这样的神龛。他不禁捋着胡子陷入了沉思。

菊花的话又在他的耳畔响起，这里的人对狐狸究竟为何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第五章

狄公走进高师爷的衙舍，见高师爷正伏在书案上批阅公文。

“呵，狄大人，请坐。待在下去沏盅云雾茶来。”高师爷一见狄公，慌忙施礼接引。

“高先生请自稳便。我此刻要去内衙见罗县令，罗县令将发案现场的调查结果告诉了你吗？”狄公问道。

“罗老爷正忙着款待贵宾。他只要我呈文申报长安礼部，要他们查寻宋一文的亲属。”

“你最好要礼部将秀才的家门履历详备告诉我们。高先生，你是如何认识孟菽斋的？”

“我们是棋局对奕的老相识了。孟菽斋是个十分严正守旧的人物。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诗人。孟菽斋自己则从了商，而他的儿子则聪明颖达，才十四岁使进了县学。”

“嗯，孟掌柜给我的印象也颇有学者的气度，象个上流人物。高先生，告辞了。”

狄公刚要进罗应元内衙，忽见一个官差急匆匆来寻高师爷，要高师爷引他去见罗县令。这官差胸前佩着一枚圆圆的铜徽——这通是州府委派去京师执行押送任务的标志。狄公心中思索，究竟是什么重要罪犯正途径金华押去京师。

狄公不便冲撞罗应元的公事，便信步踱进了后花园。花园里一派秋色宜人的景象：天高云远，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枫叶如火。

狄公忽然想到，不如乘此去拜访一下邵樊文和张岚波两位大人，尽管他们已经致仕退职，但遗泽芳香，官威尚炽，身为后进官吏，也是礼份上的事。

狄公打听实了邵樊文在东院水殿左厢种大书斋歇宿，张岚波则住在西偏院的一个独立精舍。狄公转进东院来到水殿左厢的大书斋门口，用手扣了扣朱漆雕花房门，一个深沉的声音传出："进来"

狄公进得书斋抬头一望，见大学士正坐在卧榻凉簟上认真看书。魁伟的体躯穿着一件海蓝锦袍，腰间系着一根黄丝带，丝带长长的两端拖曳在西域厚驼毛的毡毯上。卧榻后一横紫檀木大书架，架上错落有致地陈列着古玩、图书、瓷瓶、画轴。书架前一个大瓷盆里栽着墨色、碧色的名贵菊花。

（簟：读'垫'，竹席。——华生工作室注）

邵樊文隆准丰颔，气宇轩昂，四方的脸面上围绕了圈络腮胡子，头上一顶黑丝方帽中间嵌着一块碧玉。两目虎虎有神。他见狄公进来，放下了手中的书本。

狄公走上前，弓身施礼。递上名帖。说道："晚生狄仁杰叩见邵大人。"

邵樊文将名帖看了纳入衣袖，说："你就是浦阳县的狄仁杰！听说你在浦阳毁了佛寺，遣放僧尼，收拘了一干败坏佛门清规的败类，我很是欣赏。你坐下，这儿不是朝廷，不必拘什么礼法。狄仁杰——你也写诗吗？"

"晚生只写过一首诗。昔时也刻苦学过点金针诗格，奈何天分陋薄，总不见有甚长进。以后忝身县务，更无暇及诗了。"

"狄县令不听说许多诗人正是以一首诗万口烩炙。做了千古绝唱而流芳播名的吗？不知你这一首诗是什么题引。"

大人，那是一首《劝农诗》，五言百韵，无非是指出农为国家之根本，百行之首要。"

大学士好奇地望着狄仁杰："你为何要取这个题目？"

晚生只是想将劝农重本的道理用诗歌来表述，押韵又富于节奏，普通人都能听懂，农夫或许更喜见乐闻。”

大学士哈哈笑出声来：“新奇的道理，有趣，有趣。诗歌固然要人能懂，但要紧的是言志抒情，在宣达情志的过程中传出自己脉博的跳动和呼吸的节律。韵律最是至关重要。狄县令不妨将你的《劝农诗》背几句老夫听听。”

狄公感到有点踟躇不安，答道：“学士大人，那首诗还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恐怕一句都背不上口了。大人若是一定要看时，待晚生回浦阳找来呈上。”

“哈哈，恕老夫直率了。那肯定是一首糟糕的诗。诗里倘有佳句、警策，自然通体生光。你的诗本已平平，且无佳句、警策，日子一久便背不出来了。古人不是说‘水怀珠而川媚，石蕴玉而山辉’吗？——你读过圣上的《告征西军圣谕》吗？”

“大人，这个晚生却能背诵出来。”狄公答道。“那是高宗皇帝颁赐给军事上失利的征西军一道鼓舞人心的圣谕。这圣谕改变了整个凉州战场的形势。大人，那开头的几句庄严雄伟，气魄阔大，使人想起春秋时周宣王的出师。”

“正是，正是。狄县令，我猜来你是忘不了那篇圣谕的全文的。因为那实在是大唐开国以来最好的一篇文字了。它的节奏与参战的征西将士们的脉搏一并跳动，使人鼓舞激奋，不能自己，真所谓‘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于鬼神’。说来也惭愧，这圣谕正是老夫替圣上起的草。好，不谈这个。狄县令可知道县令之职往往是宦海沉浮的起点，老夫三榜出身起先也只是做个县令，后来升迁到岭南道邕州当刺史，三年又调这婺州金华府。十八年前九太子忤逆谋反，这里着实混乱了一阵，后来妖气靖除，适巧老夫的几篇议论文学的文字惊动了宸听，便被召为集贤殿学士，之后又代理过集贤殿的知院事，专掌圣上制诏、书敕之事。那年还有幸陪侍圣上去川蜀宣恩，途中我写过一首《蜀中山川颂》，很得圣上嘉许。我一直认为那是老夫一生中最好的一篇文字，也是老夫荣华的顶峰。”

（邕：读‘庸’；婺：读‘雾’，古州名，隋开皇十三年由吴州更名,治所在今浙江省金华县。——华生工作室注）

邵樊文说得眉飞色舞，项颈上的青筋都在隐隐蠕动。

“呵，狄县令。与你谈话真有一种乐趣，使老夫竟几乎忘怀所以。好吧，晚上见。晚上我很想听听你们年轻的官员聊聊衙里的话题。”

狄公长揖拜辞，出得书斋，下水殿，转出东院又急忙忙奔西院来拜会张岚波大人。

狄公进西偏院时，见张岚波在池塘观鱼，狄公拜揖了，递上名帖。那张大人正为池塘里一条行将死去的金鱼奉奉恻隐，与狄公寒暄几句，又聊了些今夜酒宴的话，便急忙传话要人去抢救那条濒死的金鱼。狄公便乘势告辞，张岚波也不挽留。

狄公拜会毕邵、张两大人，只觉口焦舌干，刚才张岚波无意透露的一件事却使他萌生了许多好奇。晚上宴席间将还有一位曾经名满天下后又声名狼藉的大诗人出席。他万没想到罗应元的葫芦里还埋了这一味药，夜里的酒宴想来是十分发兴的了。再者，狄公对那位尚未见过面的如意法师也有浓厚兴趣。

走着想着，不觉已到内衙门首，狄公猛想起他还没有向罗县令汇报在孟菽斋家询问女仆的结果呢。

第六章

罗应元沮丧地坐在太师椅上，面对着眼前一堆案卷双眉紧锁，面色阴郁。狄公进来书斋时他正在怨骂。

“司天台的一干鸟人都应解职，他们颁的历书明写着今天是个吉祥如意的日子，可中午以来便事事不利。”

狄公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自顾斟了一盅茶一饮而尽。又斟了一盅吃了，乃长长舒了一口气，靠在椅上一言不发，倾听罗应元的牢骚。

“宋秀才的案子使我午餐都没有消化好，匆匆赶去又赶来，偏又撞上蓝宝石坊的‘一品红’病了，院主只答应派一个什么‘小凤凰’的来凑数，余下便是一队乐工，几个唱曲的，有甚新鲜？那小凤凰跳得来什么舞？又干瘪又丑陋……”他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乃转了话题：“这个且不说了，那宋秀才的案子有了什么线索么？缉捕刚才来这里说，这三街六市并不

见有歹徒、偷儿胡乱挥霍之事——这自然亦在意料之中。”

狄公又喝了一盅茶，才开口说道：“孟家一个侍婢说。宋一文在金华尚有一个情人。”

“真的？恐怕不是三瓦两舍的粉头吧？我在蓝宝石坊向那里的女子描述过宋一文的模样，她们谁都不曾见过他。”

“还有。我认为宋一文来这金华有着一个秘密的原因，查询史料看来只是一个借口。”狄公说着从衣袖里将秀才的六张笔录取出交给罗应元，“这些是他半个月所作的全部笔录。”

罗应元看了这六张笔录。点了点头。

狄公又说：“每天下午他去县学书库是装装幌子，晚上才去干他的真实勾当。侍婢亲眼见到他夜里穿着黑衣裤鬼鬼祟祟溜出孟家后院，不知去向。对了，那侍婢十分相信狐狸的魅力，她咬定说宋秀才的情人是一条黑狐狸。而秀才正是被黑狐狸杀害的。显然这决非一起行凶越货的案子，看来罪犯之意也不在讹诈而在灭迹！”

罗应元不由喟叹一声，说道：“秀才又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案子一有女人参与便神秘十分，又麻烦十分。年兄，不管怎样，明天中秋，衙门照例不升堂理事。我们还有一两天时间喘气，苦思冥想。”

“罗相公，今夜衙院排宴，你我是脱不出身了，你已委派了下人去侦查了吗？”

“没有。不过我的高师爷也会随时将情况报来。我这里一应刑事疑案的勘破多系仰仗了他的一臂之力。他通过他的三家亲戚在城里许多处布下眼线，一有风声雨影，衙里便清楚知道，极是灵验的。”

狄公慢慢点头。他知道每个县令都有他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破案理刑的惯法，他没有必要要求罗县令照自己的一套习惯来办。

“这时内衙当值来禀：“有一位名叫玉兰的小姐求见老爷”

罗应元的脸颊顿时泛出红润，阴云舒卷净尽，露出欣喜的神色，说道：“玉兰，玉兰她的案子要重新审理了——今天还总算是一个吉利的日子！”

狄公疑惑地问道：“罗相公，玉兰是谁？”

“啊。我的年兄狄大人，亏你还交大理寺当过官，有个侦讯鞫刑，勘破如神的偌大名声。你岂不知白鹭观那个哄动一时的著名案子吗？”

狄公抽了一口凉气，挺直了身子：“罗相公指的莫不就是那个道姑鞭笞侍婢至死的案子吧！”

“正是这个道姑。她名叫玉兰，一代名伎，蜚声遐迩的香闺大诗人。当今名流学士都为她的锒铛入狱抱屈鸣冤，官府也知此案深浅，故县、州、道衙门都具结不了案子，互相推诿，最后还是移至长安刑部大堂。此刻正押解途经金华。玉兰小姐不仅广有声誉，且她与邵樊文、张岚波等名流巨宦也是旧交，互相间很是稔熟。我请示了邵、张两大人，希望邀玉兰参加我们这两夜的中秋雅会，两大人拍手称善。玉兰小姐头里还断然拒绝了我的邀请，说是带罪之身，无颜面见一班故老相识。我说无妨，诗苑不比官场，并不拘泥那一套陈陋之法度礼数，且又是我个人设下的私宴，席间只叙友情与诗歌，不议政事及刑案。玉兰小姐这才芳意回转，赏了小弟的光，答应赴会。如此一来，我们今夜的聚会自然又增色不少。”

（稔：读‘忍’，熟悉。——华生工作室注）

门开了，一位身着玄色轻纱罗裙的颀长女子飘摇进了书斋。见她轻移莲步，摇曳生姿，娉婷的体段自有一种动人的丰韵。细嫩自皙的脸面不施粉黛却清光照人，眉头嘴角已有几丝浅浅的皱纹。一堆乌黑的长发分作三绺盘绕在头顶。发间不见有钗簪插戴，手腕手指耳垂并无镯钏玉坠等首饰。

玉兰一见罗应元便深深道个万福，开言道：“多谢罗大人盛情邀请。顺便也可告诉大人，贱妾的案子刑部已经决定重审了。”

“如此说来，端的是好。玉兰小姐这一向吃苦了。邵大人、张大人一直盼望能见到你，你们都是诗苑词场的至交了。如意法师也在这里。我再与你见一个你曾仰慕的人——我的同年狄相公。他现在浦阳县当县令。”

玉兰深深瞅了狄公一眼，只平平叙了礼。转身又对罗应元说．“罗大人增添不少麻烦了，今天我心情很是舒悦，我竟还有若许多朋友。在狱中一个多月恍若隔世一般。”

罗应元笑道："玉兰小姐，今夜是诗人们的雅会，敝县略办小酌，大家务必尽欢而散，为诗林艺苑留下一点风流韵迹。明夜中秋，月华团圆，我们再去城外翠玉崖排下野宴，吟诗放歌，庶几不辜负了这人间佳节。"

玉兰道："噢，忘了告诉罗大人，我过蓝宝石坊时，小凤凰与我一轿来了，她要先来县衙看看舞池，今夜她将演出最迷人的舞曲《紫云凤凰》。"

玉兰小姐一拍手，一个约十七、八岁的苗条女子走进书斋来，先朝罗县令躬身行了个舞姿的叩跪之礼。她身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下着翠蓝拖泥妆花百裥裙，腰系一条大红丝绦，腕上笼着金压袖。胸前缨络缤纷，裙边环珮丁冬，满头翠珠堆盈，好个浓妆艳扮。只为官府有召，特地弄出这副装束先声夺人。只可惜了容貌不扬。她那长长的尖鼻子和那对明显斜视的无光的眼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头发从平滑的前额头向后拢梳，在细长的后脖项束成一个小小的珠光摇曳的堕髻。

玉兰拍了拍小凤凰的肩笑道："一个年轻女人在任何贵人面前都用不着自惭。好了，罗大人，狄大人，晚宴上见。"

玉兰搀着小凤凰山书斋去看舞池，并拜会邵、张两位贵宾和如意法师。

罗应元叹息一声说："玉兰这女子不仅才华非凡、容貌端丽、且性格十分坚韧。"他拉开了一个抽屉，取出一厚迭案卷，说道，"狄年兄，这是玉兰小姐案子的全部案卷的抄本，我着实花了点寻觅功夫。我想你对白鹭观一案应是深感兴趣的。案卷前我还加注了一个简要的解释，以供你明了全部案情的本末，在夜宴前你最好抽空先读一遍。"

狄公大为感动，称谢道："罗相公乃如此委备周到，真是一个难得的殷勤东道。"

罗应元道："狄年见此话差矣，小弟尚有一个夙愿，多年来我想为玉兰的诗集撰本笺注，开卷小传便碰上玉兰这恼人的案子，故迟迟不得遂愿。年兄最是律法精谙，刀笔纯熟，不知肯为玉兰一案草撰一本辩词否，依了律法条例，—一为之辩解。她的事如蒙刑部超豁，则不仅玉兰小姐额手万幸，也是为诗苑建了一大功德，望年兄千万不要推阻。"

狄公微笑着看了罗应元一眼，答道："我明白了。"

第七章

狄公走出内衙耳门时，见一个圆圆光头的和尚迎上前来。

“哈哈，狄县令，我去舍下拜望过你了，你的房门紧锁着。”

狄公登时明白此人正是如意法师了，忙拱手回礼答道：“莫非如意大师父？久仰。罗相公几番在晚生面前提及你的高行。忝蒙看重，有失迎迓，恕罪恕罪。”

“狄大人或许不知罗县令为何要邀贫僧赴席吧？惭愧，贫僧也潜了一个诗人的名号。贫僧专做两行诗，或对或不对，遣词不多，意尽而已。狄大人的兴味却在公文上。”他用指头点了点狄公腋下夹着的一札案卷。

“师父，这就到舍下喝盅茶吧。”狄公礼貌地邀请。

“不必了，不必了。贫僧还有点俗务缠身，想乘夜宴前都去办了。大人不嫌，得个闲儿不妨来我歇宿处叙叙，我就住在那狐狸神殿后的净室里。狄大人，你属虎吧？”

狄公点了点头，不解地望着如意法师突如其来的问话。

如意法师那张丑陋的脸上漾开了神秘的笑容，两只蛤蟆眼间出一种奇异的光芒。

“一只狐狸，一只老虎——妙极，妙极。狄大人，留个心。昨天夜里这里杀了人，眼看还有人要被杀。我看见你身后有许多鬼魂尾随，亏你阳气刚烈，才近不得身。”

狄公不由打了个寒噤。

“狄大人，不要指望我会帮助你。三千世界，没有尽头，妙语之门，一无窒碍。全仗大人自己手擎禅灯，照路扪摸了。”说着，便拖着麻鞋自顾摇摆而去。

狄公似懂非懂，但又不好细问，心中好生狐疑。

回到馆舍，狄公展开案卷细读起来。

开卷二十页是罗应元撰写的玉兰生平记传。言辞含蓄，笔墨精细。有关玉兰白鹭观一节更褒贬臧否，寓意遥深。

玉兰原是长安一爿药铺掌柜的女儿，五岁上便能识字念书。十五岁那年，父亲因家业败了，将她卖到了长安一家著名的行院。她在行院里呆了四年，结识了长安许多风流名士，骚人墨客。日就月将，浸染熏陶，加之她夙慧颖悟，便自做得一笔好诗，显示了她惊人的文学才华。十九岁那年，正当她韶华丰韵之际，突然适迹失踪了。老鸨龟孙四下打听，寻觅了半年，并不见个踪影，也只得作罢。两年后她风尘沦落在一家烟花窑子里，贫病交加，处境艰危。一个名叫温东阳的少年公子赎了她出来，而后又回到长安。于是两人成了形影不分的伴侣。那温公子少年英俊，风流倜傥，家财万贯，挥金如土。且同玉兰一般诗才横溢，丽章迥句好似吐珠泻玉；动辄百韵千言，琳琅满目。

他俩成了长安公卿王爷、名流显宦的座上宾，他们间的酬唱集风行海内，闺阁、寺院、行旅、驿亭都有人吟唱不绝。他们周游名山大川，一路做来的诗章不胫而走，学士文人都冲口能吟。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四年后温公子抛弃了玉兰，跟着一个闯江湖的女侠不知所终了。

玉兰离开京师流寓四川，在那里她又交结了当地的著名文士清流，还成立了一个诗社。大官豪富来求诗的不少．由于她的清高和骄矜，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刺史．迫使她又离开四川，浪迹萍寄于湖湘洞庭一带。最后她在新安县买下了一个小小道教圣祠——白鹭观。她自称道站，颂黄经、伴青灯，身边只用一个侍婢，严绝男子进观。从此修身养性。与尘世断了缘。

两个月前的一天，四个衙役突然闯进了宁静的白鹭观，动手用锄子铁锹在庭前一株马樱下挖掘，竟挖出了玉兰的那个十七岁侍婢的尸体。仵作断定侍婢是被鞭笞而死，因她满身都是鞭痕。衙役拘捕了玉兰，指控她蓄意杀人。

玉兰辩解道：三天前侍婢告假去乡里探望双亲，离观前还为玉兰准备好了夜膳。玉兰吃罢夜膳去新安江畔散步。回观已近午夜了，她发现道观后门已被撬开，观中一对银烛台不见了。她第二天便上衙报了官。她说她猜想那侍婢准是忘了什么又跑回观中取拿，遇上了盗贼，盗贼用鞭子抽她要她讲出玉兰藏钱的地方，侍婢委实不知，结果被鞭笞至死。但有几位证人向县令证实玉兰常虐待那侍婢，半夜经常可听到侍婢凄惨的尖叫声——尽管白鹭观座落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凹里。又有一个小贩

证实，出事的那天深夜，他正走过白鹭观，并不见有盗贼和流浪汉的踪迹。

县令驳斥了玉兰的辩词，指控她杀了侍婢。并说她自己撬开了道观的后门，又将银烛台扔到一口水井里。县令备文刚申报州府，恰恰一伙盗贼抢劫了离白鹭观不远的一家农庄杀了农夫一家。为此县令又不敢擅专，一面派人追缉那伙盗贼，一面推迟了对玉兰的判决，移案上呈歙州刺史。

（歙：读‘射’，中国安徽省南部的县。徽墨、翕砚为其特产。——华生工作室注）

歙州刺史十分欣赏玉兰的诗、有意想开脱玉兰。他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得知新安县令曾想娶玉兰为妻，遭到玉兰的严词回绝。县令承认确有其事，但这与他处断玉兰杀婢之案无涉。他吐露他只是收到一封匿名的控告信，才派人去白鹭观挖掘死尸的——本案并无原告。其次巡卒前几日捕获了一个盗贼，他参与了抢劫那农庄，但不承认有抢劫白鹭观之事。不过他招供说，他的头目曾说起玉兰在观中的地窖里藏有不少金银财物。这个招供与玉兰的辩词合拍了。刺史也不敢专擅，便移案到江南道黜陟大使。案本上点明宜拟玉兰无罪。

（黜：读‘处’，罢免；陟：读‘志’，晋升。——华生工作室注）

海内不少诗人名流纷纷写信给黜陟大使，替玉兰说情。黜陟大使正待判玉兰无罪，偏巧有一个喊冤的人自称是那死去的侍婢的情人，他说侍婢常与他诉说道站如何打骂她，鞭笞至死当是实情，要官府替他作主。又，鉴于验尸的结果证实侍婢仍系处女，黜陟大使又起了疑。他认为侍婢若系盗贼所杀，毫无疑问她同时会被****。再说盗贼似又不必仔细将死尸埋于马樱树下。目下那伙盗贼又无踪影，再又那写匿名信告玉兰的人不肯露面，黜陟大使委决不下，便又移文呈报长安刑部大堂。

狄公合上案卷，踱到舍外游廊上，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来，满院的竹篁瑟瑟乱响。桂香隐隐，虫声嘤嘤。天上纤云如丝，一轮银月刚刚升上东山。

狄公想：一点不错，这正是一宗十分有趣但又令人头疼的疑案。罗应元既然将他引见了玉兰，又给他看了这一堆案卷的抄本，这意思是相当明白的，要他狄仁杰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判断：玉兰究竟有罪抑是无

罪。

狄公感到有一种不安的予兆。他又想到如意法师刚才的警告，他的心缩紧了。他明白他不能抱住这些材料作判断，他想无论如何在今夜的宴席上自己得设法同玉兰小姐聊聊，顺便也想听听邵、张两大人对此案的看法。但无疑这会大大减损了诗人们聚会的雅兴。

不知怎么，他的思绪又回到宋秀才的案子上来了。这案子也是十分的蹊跷。他自已虽作了现场侦查，但可依凭的几乎又多是第二手的材料。突然他想到宋秀才的那册《玉笛谱》。除了秀才那六片笔录之外，这册《玉笛谱》可算是死者最直接的遗物了。想来它与宋秀才之死或许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取出那笛谱又翻了一翻，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注音符号，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他要尝试一下，这正是一个最有成功可能的尝试！

离夜宴开始尚有一个时辰，狄公迅速换上了一件海蓝布袍，戴了一顶黑弁帽，腋下夹起那册《玉笛谱》，便朝县衙大门走去。

第八章

日坠西天，暮色渐合。金华县正衙大门悬挂起了四球大红灯笼，飞檐翘角上都垂下了五彩缨带。衙门外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狄公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回首望了望那座宫殿般的高衙大院，似有一种如雀投林，如鱼入水的感觉。他随着人马车桥在繁华的市街上前行。突然他发现了一家乐器店，便挣脱出人流来，进了这店门。

乐器店内钟鼓铙钹、笙管琴瑟、秦筝楚箫、胡琴琵琶，般般俱全。时值中秋前夜，买乐器的人兀自不少，竹声丝音乱作一片。

掌柜见狄公甚有官势气度，不敢怠慢，忙上前拱手问：“相公要买什么？吹的还是拨弄的？”

狄公看了掌柜一眼，将《玉笛谱》递上给他，说：“不知掌柜的可认识这长笛曲谱？”

掌柜接过认真翻了几页，尴尬地堆起笑，说道：“相公，这端的是本古谱，不是时兴流传的，鄙人不能识得。相公不妨去请教那神笛刘，任

凭古今华夷的笛谱，包管识得，且能吹奏。他就住在不远，这神笛刘兀的只是贪杯，时常酩酊大醉，赚的钱都扔到那酒坛里了。”

狄公去衣袖里取出一串铜钱放在柜台上。

“掌柜的，相烦委派个伙计引路则个。”

“可以，可以。相公就跟随这小伙计去吧，鄙人失陪了。”

狄公随小伙计出店门上了街，那伙计指着街对面一家酒馆笑着说道：“要请神笛刘，无少三斤酒。——相公不买瓶酒放在他鼻孔下，他是半日一日醉去不醒的，还来理你？岂不误了相公大事。”

狄公点头称是，便去那酒馆里买了一瓶上好的“葫芦春”。穿过几条大街小巷，便到了神笛刘家的门首。狄公给了小伙计几个赏钱，小伙计称谢而去。

狄公用手一推，大门便“吱呀”一声，摇摇晃晃地开了。

屋子又暗又小，点着一盏冒着烟的油灯，一股劣质酒酸味弥漫了整个屋子。屋里除了墙上挂着一排长笛短笛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神笛刘由于刚喝了酒，圆呼呼的脸上喷喷红。他穿一条深棕色宽松的灯笼裤，上衫散了扣敞着胸肚。身边却站着那蓝宝石坊的小凤凰。

“你是什么人？兀自闯到我的家里？”神笛刘粗声粗气地开了口。

狄公装着没看见小凤凰，慢慢就一张小竹凳上坐下，一面将那瓶“葫芦春”搁在桌上。

神笛刘的眼睛睁得如金鱼一般：“我的天，上品的‘葫芦春’，二十年没喝过了。先生，看你一脸大黑胡子，莫不是阎王爷来请我不成？快快把瓶盖打开？”

狄公将手放在瓶盖上，说：“不忙。”随手将那《玉笛谱》递给他，“央烦先生告诉我这是些什么曲谱，再喝不迟。”

“什么？”神笛刘接过曲谱，翻了几翻，“这个好说，让我先去净了面再来。”说着摇摇晃晃向里屋走去。

小凤凰见神笛刘进了里屋，才战战兢兢地说："老爷，我正欲请刘师父今晚去县衙里酒宴上为我伴奏，他的笛子与天上神仙吹的一般。"

"不！我才不去吹那该死的《黑狐曲》！"神笛刘蹒跚着步子又摇摆地出了里屋，顺手从墙上取下一支笛子来。

狄公惊奇地问小凤凰说："你不是说要跳《紫云凤凰》么？怎么又改……"

"回老爷，奴家见县衙画厅地坪大，又有邵大人、张大人等朝廷大官赴席，还有如意法师。我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不可坐失。老爷可知道《黑狐曲》最能裁量出舞艺的解数，步子尖，旋转急，变幻莫测，气象万千。"

"《黑狐曲》是一只鬼曲，吹奏不得。黑狐狸一缠上你，管教你一命归阴！"神笛刘认了真，他将《玉笛谱》放在膝头上，说道："这第一支曲《云想衣裳花想容》①人人知晓，毋需多讲。第二支曲……"他拿起笛子吹了几段，节奏轻快，旋律十分动人。"噢，这第二支曲是《秋月吟》。去年在京师最是流行。"

神笛刘一支一支地吹，一支一支地讲出曲调的名目。这乐谱花样狄公大多不懂，心里不禁感到十分失望。他原以为这册《玉笛谱》既无曲牌又无歌词，根本就不是乐谱而是宋秀才用乐谱的样式记录下来的一份秘录。这秘录无疑会解开他来金华之谜。然而这真是一册笛曲的古谱——这根线索又断了。

"该死！"一声粗俗的骂声将狄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这最后一支曲好生面善，却识不得了。"

神笛刘说罢，又把笛子送到嘴边，低沉的笛声响起来，其节奏很缓慢，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充满了哀伤。小凤凰一听不禁愣了，两只木然无光的眼睛闪出了欣喜的神色。接着节奏快了起来，高而尖的音调配着古怪而阴郁的旋律。

〈注①：《云想衣裳花想容》（While Clouds Remind Me of her Dress,Fl owersof her Face）疑即是传说中的李白三首《清平调》之一，但李白作是曲辞．在狄仁杰时代之后。——译者注〉

“这该死的《黑狐曲》：”神笛刘轻轻诅咒了一声。

小凤凰激动地说：“老爷，请将这册曲谱借给我，我能找到会吹奏的人。”

狄公道：“这个不难。但是，小凤凰，你必须将这《黑狐曲》的故事讲点与我听听。我也是个对乐曲很感兴趣的人。”

小凤凰道：“老爷不知，这《黑狐曲》是这里一带最古老的曲子。目下的笛谱里都失了记载。我有个好友朱红，。她住在城南黑狐祠里，却经常唱这支曲。我曾要她将曲子记下来，可她不识字也不识谱。但老爷，这真是一支最理想的伴舞曲了。”

狄公将曲谱给了小凤凰，说：“你可得在今晚宴会上还给我。”

“好，老爷。我此刻就去请个伴奏的行家翻成今谱。老爷千万别告诉客人们我要跳这《黑狐曲》，我要出其不意，让他们大吃一惊。”

狄公点点头，转脸对神笛刘说：“来，拿两个大碗。”

神笛刘端来了两个蓝粗瓷碗，狄公打开酒瓶盖给他满满斟了一碗。

“好酒，好酒。你闻这香味！”神笛刘咂咂嘴，高兴得大声叫道。只一口气便将那一大碗酒灌下了肚。

狄公又替他斟了一碗，一面问道，“刘先生是如何知道这《黑狐曲》的？”

“我曾听黑狐祠那小女巫唱过，很是动听。可惜是鬼迷心窍的人唱的，堕了这招，多半是不祥的。”

狄公问：“那小女巫是谁？”

“唉，那是一条黑狐狸精。没爹没娘，不知从哪里来到阳间的。一个拣破烂的老婆子拣到了她，却是早潜伏了妖根。十五岁头上才开口说话。还时常犯邪。发起病来眼睛骨碌碌乱转。中说着人人听不明白的怪话。那老婆子发慌不敢收留，便将她卖到了一家妓院。谁知第一天接客便将那客官的舌头咬断了下来，当即逃身到南门外那个荒僻的黑狐祠里去了。直至现在还住在那里。那黑狐祠一带经常闹鬼，就是清风明月之夜也可听到啾啾喁喁的鬼哭声。祠里祠外狐狸成群。听说是当年九太子

谋反事败，跟随的人全在那里砍的头，故阴魂不散，时时作祟。那附近的人家早挪迁了，胆小的人还时常供奉些鲜果酒肉的，但绝不见人去求神禳灾。那小巫与狐狸一起吃供品，一起跳舞，唱那支《黑狐曲》。这金华城亦只有她一人敢呆在那里，那里的狐狸与她极是亲昵，她不是条狐狸精又是什么？”

（禳：祭名。祈祷消除灾殃、去邪除恶之祭。——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站起来告辞：“刘先生慢慢喝吧，我有事权且先一步走了。”

狄公从街上一个小贩那里打听实了走城南门的路，便在了一顶轿直趋敏悟寺——从敏悟寺后去黑狐祠便没有多少路了。

第九章

在两个轿夫抬着狄公乘坐的小轿在人群中穿行。长长的一条寺庙街原先有好几座佛寺尼庵，香火很是美盛。后来一场大火烧去了大半条街，只剩得断垣残壁，一堆一堆瓦砾场。唯一完好无损的敏悟寺在庙街的最南端。

小轿在敏悟寺山门停下，轿夫用衣袖不停地拭着额上的汗水。狄公给了轿金，一面问轿夫：“这里去东门要费多长时间？”

轿夫答道：“相公若是坐轿走大路时，约莫半个时辰，倘是改走小路，不二里路便可到了。”

狄公点头。他明白了宋秀才从东门孟掌柜家去黑狐祠原来很是近捷。狄公吩咐轿夫在寺前照壁下等候，他去寺里半个时辰便乘轿回衙。

狄公走进敏悟寺山门，急急穿廊过殿往后门赶。他想从后门穿出，单瞒过寺外等候的轿夫直赴黑狐祠。

他走过左厢禅房时突然惊惶地停住了脚步。从窗棂望进去，只见如意法师正蜷缩着身子在禅床上打盹。狄公心中狐疑，再定神一看，却原来是如意法师的一堆破袈裟，袈裟上放着一只木鱼和一串念珠。除了青灯一盏并不见有人迹。

狄公从寺院东司边的半坍的后门穿出，沿着野松林间一条石板路走了几十步便看见南门的城楼了。

南门进出的人不少，大多是中秋佳节走亲眷的。许多人手里提着灯笼和月饼果品。远处人家已经上灯，闪闪烁烁与天上的繁星相映照。

狄公在一爿小店铺买了一盏风灯便提步急出了南门。出南门不一晌，便看见两根高大斜倚的门柱。狄公见门柱下果然有几个破旧的粗瓷供盘，盘中居然还有些果品和酒肴。他明白这两根柱子便是黑狐诃的大门了。穿过那两根石柱便是一片黑漆漆莽榛灌木丛。狄公将他那长袍的下襟掀起塞进腰间，撩起了长袖，从地上拣了根棍子。他一手擎着风灯，一手用棍撩拨开灌木丛，弯弯曲曲向祠里走去。

这时四周一片阒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凄清的寒蝉声。狄公已里不由敬佩起小凤凰的胆大，这里就是白天也是一个荒凉恐怖的去处。

突然，前面人腰般高的乱草丛中传来一阵瑟瑟的响动，一对碧绿的眼睛在黑黢黢的草丛中间熠着。狄公不由将手中的棍子捏得更紧。他抬起块石头向那眼睛用力扔去。一声尖厉的鸣叫伴随着一阵骚动，半晌才平静下来。狄公心想这里果然有狐狸。狐狸一般虽不伤害人，但他知道狐狸和野狗之类常常患有狂癫病，人倘是被它们咬伤，便传染上这狂癫病，最后燥热干渴而死，无有救药。这时他颇后悔自己太冒失了，竟忘了带一柄匕首或长矛，眼下只能靠手中这根棍子做唯一防卫的武器。

小路渐渐宽了，草丛前头露出一片荒地，月光下显得十分凄凉。前面出现了一堵石块垒起的黝黑院墙，墙上爬满了野藤艾萧。墙里有一个庭院，院墙有好几处已经塌了。三四只红狐狸、黑狐狸窜来窜去，仿佛被生人到来惊动了。庭院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腥臭。庭院一角竖起一座狐狸石像，高高地蹲伏在石座上。狐狸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条——这是这里唯一有人迹到来的迹象。

狄公走上残破的青石阶，石缝里长着一丛一丛的野草。他用棍子敲了敲神殿的门，没人应声。狄公壮壮胆闯了过去，猛见神殿一角的蜡烛前立着一具木头傀儡。傀儡的头是一颗死人的骷髅，一对口进去的眼窝正对着狄公。

狄公忽然觉得背后一阵寒凉，一柄刀尖正指在他的腰间。

“我不得不在这里将你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颤抖的声音在他身后响着。

狄公惊回头，只见那女子长得十分苗条，容貌也甚是俊俏。她穿着

一件紧身褐衫和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一双睁大的眼睛惊惶地望着狄公，握着尖刀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喔，真是一柄漂亮的刀子。”狄公口气温和地说，“刀口上还有晶晶闪亮的蓝光哩。”

那女子低头正待看刀刃，狄公劈手将她手腕抓住：“朱红，休得胡闹！小凤凰叫我来的。我也看见宋一文了！”

“狐狸到处窜，我以为是宋先生来了。——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朱红疑惑地说。

“我们不能找个坐的地方么？朱红，我要与你仔细聊聊。”狄公说着，将刀子还给了朱红。

“你可得留意我的情人！他是个十分妒忌的人。”朱红将刀子放进衣袖，走向那木头傀儡，将傀儡的衣服拉拉整齐。又轻轻拍了拍那骷髅。于是她从壁龛里取下那支蜡烛，引狄公走进一堵断垣的拱形石门。

石门内便是内殿了，到处是腥臭味。朱红将蜡烛放在破木桌上，便自拉了一条竹凳坐了下来，狄公也在桌边一竹凳上坐下。殿墙一半塌了，上面爬满了野藤，一群狐狸正蹲在墙上闪着绿眼睛凝望着他们。一阵凉风吹过，野藤枯叶发出悉悉瑟瑟的声响。

狄公觉得冷嗖嗖寒意阵阵，朱红却大汗淋漓，身子如炭火一般。见她不时用手拭头上的汗，她那蓬乱肮脏的头发间系扎了一根红布条。

“宋先生今天为何不来？”朱红一坐下就问道。

“他很忙，便委托我告诉你一声，今夜他不来了。”

朱红木然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很忙，他要翻看许多案卷，他在找寻杀死他父亲的人。十八年了，他要为他父亲报仇。”

“朱红，你知道他的仇人是谁？”

“不知道，宋先生也不知道。他会找到的。”

“你是一个孤儿吧，朱红？”狄公又问。

“不！我的父亲最近还来看望过我。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忽然她声音转悲，“他来这里总不让我看清他的脸面。他说他长得丑，怕我看见了不爱他了。但是那天小凤凰在来的路上撞见了他，说他长得一点不丑。他为什么要瞒我呢？”

“朱红，你母亲呢？”

“早死了。”

“那么是谁将你抚养长成？是你父亲么？”

“不是。我从小就给了人，转卖过几次。后来我逃了出来，他们追到了这里，我用死人的头骨扔他们，他们吓坏了，叫喊着跑了，一个还摔断了腿。哈哈！”她失声笑了起来。

狄公见她不住地打着寒战，满身冷汗如雨。

“宋先生两三天便要来一次，带着他那管笛子。我和我的狐狸都喜欢听他吹笛子。有时他吹我唱，快活极了。宋先生待我很好，他说他要将我带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去，他说他决不同我结婚。我说我也不同任何人结婚，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有我的情人，我不愿离开他。”

“你父亲没说要将你带到别处去？”

“我把宋先生的话告诉过他，他说我呆在这儿最好，什么地方都别去。我应与我的情人和狐狸作伴，他说得有道理。”忽然她一阵猛烈的咳嗽，“我近来头疼嗓子干，身子困乏，汗流不停，吃不下东西。”说着又牙齿捉对儿厮打起来，浑身寒噤。

狄公看出她病得厉害，心中决定明天就派人来将她接走。

“你得提防狐狸咬你！”狄公说。

她听了生了气：“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的狐狸从来不咬我，我们一起吃一起睡，又一起跳舞，狐狸还经常舔我的脸哩。”

“朱红你听着，这狐狸有生病的，象人生病一样。它们生了病再咬了你，你也就生病了：嗓子干。头疼，咳嗽，出冷汗。好了，朱红，我明

天再来看你。”

“噢，你回去告诉宋先生一声，请他明天将给我情人的金银丝发夹带来。”

狄公点点头，出了黑狐祠。

第十章

狄公循原路穿过那野松林，又从后门回到敏悟寺。出得敏悟寺正山门，见对面照壁下两名轿夫正等候着。他们见狄公出来，忙将轿子抬上前，狄公上轿，吩咐直回县衙大门。

狄公回到县衙，便急急径向内衙书斋找罗应元。他想在夜宴开始前将这些情况告诉罗应元，然后再换上朝服出席宴会。

罗应元早换上了崭新的云龙出海水绿锦缎官袍，玉带皂靴，头上端正一顶轻翼掐丝乌纱帽。他一见狄公风尘仆仆赶来，惊问：“狄年兄哪里去了，害得小弟苦苦找寻。怎的还未更衣？客人们都到齐了。”

“罗相公，我有事需告诉你——牵涉到宋秀才被杀一案。”

罗应元一惊，忙道：“说吧！此事端的如何了？”

狄公于是将如何从一支《黑狐曲》理出线头，如何孤身去了南门外黑狐祠，又如何见到了朱红，弄清了宋秀才来金华的目的等—一细说了一遍给罗应元听。

罗应元听罢，满脸喜色，说道：“妙极。年兄端的手段不凡，却原来宋秀才来金华果然另有一段原因。正是十八年前杀了他父亲的那个人得了风声，追踪到孟家杀了宋秀才。他翻寻的正是宋秀才孜孜查询归案的记录。一看来那份最要紧的记录已经给凶手抢去。年兄，关于十八年前他父亲的案子，对，那年是甲戌，把那年所有的存档案卷全都找来—一细查，看看有没有牵涉到处宋的人物。”

狄公道：“岂止姓宋？宋秀才很可能已是改名换姓的。他计划一旦找到那个杀害他父亲的仇人，便公开翻案，到官府正式告他。那仇人作贼心虚，先下了毒手。呵，我还想找到朱红的生身父亲，这个狗驴心肝的人竟让他的亲生女儿在那个肮脏污秽的黑狐祠里生活——她已经患了重

病。罗相公，你须得尽早问问小凤凰，她准知晓内情。她亲眼见到过朱红父亲的面貌。找到朱红的父亲，再查问出朱红母亲是谁。要她父亲负起责任，让那可怜的小女巫重见天日，做个真正的人。小凤凰来了没有？”

“来了。她此刻正在画厅后的东厢内梳妆，玉兰小姐也在为她搽脂抹粉哩。我们是否现在就去叫她来问问？”

罗应元说着，忽见邵樊文、张岚波正迤俪朝前厅而来，忙道：“年兄且慢，我先去奉候则个。你赶快去馆舍换了朝眼，少不得有个气象。”

狄公辞下，转去自己馆舍更衣。

这时狄公真的被这宋秀才一案迷住了、他担心自己不能与这案子的侦破相始终。现在最悬的谜是十八年前杀了宋秀才父亲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又不明白秀才为什么又去找朱红，仅仅是那支《黑狐曲》将这两个少男少女联系起来的么？似乎又并不如此简单。无论如何宋秀才是迷上了这个黑狐狸精了。他不是已经向菊花打听买金银丝双雀发夹了么？而朱红还正痴心等着他送去。

狄公换罢朝服，摇曳出来时，画厅外高台上已经站满了客人。蟒袍锦带，闪闪有光，笑语飞声，熙熙雍雍。客人去画厅就座前都聚在高台上欣赏着花园夜景。亭榭楼阁，池馆曲沼，披红挂绿都扎满了五色灯彩。

狄公撷起袍襟升上高台，一一与客人拜谒寒暄。邵樊文紫蟒袍、金玉带、钩解、乌履，意气自得，飘飘欲仙。张岚波著一身深绯朝服，从官袍的颜色看官秩仅次于邵樊文，但远在著绿袍的狄公和罗县令之上。如意法师则披一件猩红袈裟，领襟袍口滚绣着一条宽阔的玄缎贴边，在帝王的国度里等阶也是眩目的。

他们早已在那里谈论诗歌了。风雅、楚骚、苏李五言、乐府歌行、曹刘嵇阮、潘陆张左、元嘉永明、梁陈官体，一直议论到当今的沈宋律诗，个个眉飞色舞，颜红耳赤。

邵樊文忽然想到如意法师的一笔好字。他对罗应元说：“夜宴后罗县令速去内行取一大幅白练来，请如意师父托了酒兴赐下一副对子。”

罗应元听了，激动地说：“邵大人好个主张，敝衙从此又多了件稀世

的墨宝。如意师父断断乎不可推阻。”

狄公这时才想起他曾见过许多门楼、巨匾上都落有“如意翁”的大款。那些栲栳般的大字往往六尺见方，笔锋遒劲凝练，飞动洒脱。不由心中起了一层钦慕之意。

这时高师爷来禀报罗县令：宴会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贵宾们入席。

罗应元喜笑颜开，向乐工挥手示意。一时钟鼓齐作，丝管迭奏。乐曲声里邵大人、张大人等一干贵宾摇摆步入画厅。画厅里灯烛煊明，薰香弥漫，分开早摆下三方高桌，桌上水陆珍馐错列，杯筋觥觚杂陈。正中一桌就坐了邵、张两大人，右手是狄公与玉兰，左手则是如意法师与罗应元。两根楠木巨柱上垂下一副对联，道是：

幸逢圣明主共乐太平年

画厅下铺下一层波斯国大地毯。两边珍果嘉木扑来幽香阵阵。

罗应元擎杯站立祝酒，开言道：“下官今夜略备小酌，杯茗相邀，得蒙光宠，敝衙顿时生辉，阖县意气洋洋。下官志诚祷天，惟祈三愿：一愿贵宾健康，享寿万年；二愿明月长久，清光怡人；三愿诗坛兴旺，风雅永继。”

祝罢撩袍离座，举杯频频。须臾阶下一派箫韶，又动起乐来，贵宾乃纷纷拈起杯箸将酒肉往嘴里送去。

狄公没想到会与玉兰小姐合一桌，这分明是东道罗县令的着意安排。狄公见邵樊文与张岚波正大谈其京师的轶事遗闻，对面罗应元与如意法师议论着钟王书法、晋宋宝帖。狄公便乘机低声问玉兰：“玉兰小姐是几时到的金华？”

“两天前，狄大人。我被押解京师途经金华，不意罗大人离意邀请，阶下囚翻成了座上宾。”

“玉兰小姐如今在哪里驻息？”

“蓝宝石坊店的一个小客栈。狄大人可知道今夜有精彩的舞蹈么？蓝宝石坊的小凤凰倒是个有志气的女子。”

“听说她想一鸣惊人，在舞榭歌场抖出大名。”狄公应道。

玉兰冷冷地说：“你们男人岂知女子的肝肠？。”

“你知道她今夜跳的是什么舞曲？”狄公问。

玉兰刚要回答，却见邵樊文立起身来，高声说道：‘今夜此时，天上明月如玉壁，人间万民庆佳节。罗县令风流雅儒，盛情设下偌等丰盛宴席，单宴请吾辈诗苑同人。论诗老夫早江郎才尽，枯竭了诗思，然今夜盛会又不能无诗，数来席间眉须当让裙钗，老夫冒昧，提议玉兰小姐即席赋诗一首，以志今日诗苑旧人难得的雅聚。那题目便是《对月》吧。明月古今虽同，但光景却日日迥异，这诗能翻出新意最能助兴，未知各位意下如何？”

客人听了拍手称善，都道好个主意。

玉兰转过脸来微蹙蛾眉，无限感触地深深瞥了一下邵樊文，略假思索，便口占一律：

赭衣高轩过，

明月还旧州。

画堂对故人，

衰鬓惊中秋。

宁怨脂粉薄，

空恨岁年偷。

妾心何所似，

清光飞玉瓯。

席间顿时啧啧称道，好一阵议论纷纷。邵樊文铁青了脸，心中揪然不乐。张岚波摇头长吟，极是欣赏。狄公暗暗惊奇，如意法师则呵呵大笑不止。

罗应元使个眼色给司乐，一时繁管急弦响起。动人的乐曲里两名花枝招展的美人转出，望画厅上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儿便翩跹起舞。

两个美人穿着薄薄一层轻绡舞裙，一个色玄紫，一个色皜白。轻快的丝竹声中她们开始惊翻旋转，一个翘起脚尖时一个便跪下为之遮掩。然后互相交替，倏忽变换。舞姿轻盈，身段矫健。节拍迅急跳跃——此曲唤作《双燕春》。一会伴乐戛然中止，一队舞姬摇曳而出，翩翩团舞了一阵，便与“双燕”一起退下了。

接着是两个乐工各唱一套新曲，歌喉宛转，有板有眼。

水陆八珍一道接一道从厨下捧上酒席。酒过三巡，罗应元站起来向客人们说道：“花园里即将放烟火，请贵宾们稍候片刻上外厅高台上观赏。烟火后将由蓝宝石坊小凤凰献舞《黑狐曲》。这个舞曲依据本地最古老的迷人传说制谱，据说已经流传一千多年了。小凤凰若是此舞一举成名，将与‘一品红’并驾齐驱。”

席间一阵嘘唏，便又议论开了。

邵樊文眼中露出欣喜若狂的光芒，说道：“我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黑狐曲》了。”

张岚波道：“我听说这舞与黑狐狸精有瓜葛，倘若狐仙有灵，保不定会弄出什么是非来，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意法师惊惶不安，蛤蟆般的眼睛不住地眨动。玉兰小姐则抿嘴窃笑，不发一言。

乐声又起，酒酣耳热的贵宾正需要音乐来帮助消化。轻缓的旋律令人有悠悠然的快感。鲜美的菜肴已经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黑狐曲》的预告则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突然画厅外传来一声巨响，顿时天上五彩缤纷，照耀得画厅恍同白昼。花星从云头纷纷坠下，尾巴上拖着一串串色彩绚丽的火光。

罗应元大声叫道。“请贵宾都上外厅高台！”一面回头吩咐高放，“将所有的灯烛都吹熄！”

一声声花炮轰击，澄明如水的秋空一时彩云奔流，硝烟弥漫。画厅、花园、殿台、楼阁、水榭、曲沼、假山、回廊的所有灯火全部熄了。明月当空，整个衙院里的人都陶醉在这佳节的气氛里了。

一个五彩的大火球从假山后面慢慢升起，火花爆裂着从它的边沿喷闪出来。“劈劈啪啪”的鞭竹声中火球愈转愈快，最后升起到高空突然炸裂，撒下一天的五彩灿烂的星雨，煞是壮观。

“妙极，妙极。”邵樊文大声得意地称赞道。

忽然空中闪烁出一束鲜花，一声巨响花束顿时变成了一群斑斓的蝴蝶，翩翩乱飞，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狄公见罗县令站在他的前头，忍不住说道：“罗相公乃真是费心了，面对这人间奇景，真有所谓乐而忘返之感，现在我倒为自己没有回浦阳而感到庆幸了。”

这时又一阵连续的爆炸，天上悬出一幅金银一闪光的花匾，花匾上现出“福、禄、寿”三个大字。又一声巨响，三个大字散成三颗耀眼的巨星、在天上摇曳闪烁了半晌才慢慢消失。

高台上人头攒簇，黑压压一片、不时响起了声阵高声喝采，但谁也看不清谁的面目嘴脸。

忽然花园里、画厅里灯火一齐大放光明。高台上的客人攀着扶手开始陆续回到画厅。

玉兰刚回到座位上欲待坐下，突然她想到什么，便对狄公道：“对，我应该去看看小凤凰是否已经装束完毕，即将轮到她上场了。今天她在这里能露一手。振起了名声，邵、张两大人便会将她举荐到京师的教坊司去。。说着兴冲冲从画厅边的一个圆洞门走了出去。

狄公这时忽然发现如意法师凸出着一对大眼睛正盯着那扇圆洞门呆呆出神，不觉心中狐疑。他端起酒壶自己斟了一盅酒，正待凑上嘴唇，罗应元一声大喊，狄公一惊酒全泼了衣袖。罗应元大惊失色。指着那扇圆洞门，口中哆嗦。狄公急忙转过身来，只见玉兰小姐正从圆洞门奔进画厅；她脸色死灰，惊恐万状，茫然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

第十一章

狄公忙上前扶定玉兰，惊问：“小姐受伤了？”

玉兰茫然若失，望着狄公发愣。

“小凤凰，她……她……她死了。”玉兰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脖子上开了一个大口，我弄了一手的血！”

狄公忙高声说道：“啊，舞姬出了点事故，来，来，玉兰小姐先到画厅外休息一下，我们去帮帮她的忙。”

罗应元急冲冲赶出画厅外时，狄公对他耳语：“小凤凰被人杀了！”

罗应元忙吩咐高师爷：“传我的命下去，衙院的里里外外派人看守，没有命令一个不准放出、你现在扶送玉兰小姐到外厅的耳房里休息，不准任何人去惊动她。”

罗应元于是引狄公沿着一条狭窄的走廊急走，那走廊尽头便是画厅东厢——小凤凰梳妆的地方。狄公推门一看，房里没有人，明亮的灯光照着小凤凰仰卧着的尸体。她还没有穿上舞裙，两条胳膊伸展着，一对惊恐的眼睛向上吊起直愣愣望看天花板。细长的脖子和瘦削的双屑满是鲜血。她那张尖吻缩腮的嘴脸，长长的尖鼻子及那两排上下交叉着的小而尖的牙齿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只狐狸的面容。

罗应元突然说：“年兄，你瞧那满是血污的剪子，准是凶器。”说着一面弯腰捡那柄剪子。

狄公道：“小凤凰定是正要穿舞裙时被杀害的，你看她还穿着内衣，跳舞用的裙袜全堆在桌上。”

狄公从桌上拿起宋秀才那册《玉笛谱》，轻轻纳入衣袖。这时他的目光落到一扇小门上，问罗应元道：“这扇小门通向哪里？”

“通到画厅的那幅大挂帘后。”

狄公点点头。

狄公回到画厅重新坐下，开言道：“小凤凰不慎被桌上掉下来的一柄剪刀戳破了脚，玉兰小姐见了血一时发了慌，此刻已经包扎了正在休息。贵宾们不必介意，舞观赏不成，照例喝酒。”

“幸好不曾伤了玉兰小姐，我看不到《黑狐曲》并不失望，我们今天聚会主要是为了议论诗道三昧，并不是一味看女人的翩翩舞姿。”邵樊文说道。

张岚波说：“我早感到似乎有某种不祥。幸好只是刺伤了脚，败了一点雅兴。多分是那小凤凰大意所致——倘是狐仙动了怒，便恐怕不是戳伤了脚的小事了！”

“噢，如意师父，听说你的诗越写越短了，还望不吝墨金，在罗县令刚才拿来的那幅白练上写上两句，以记今夜之盛。”——邵樊文将话题转到了做诗上。

如意法师放下了手中的酒盅。

“今天我的酒没有喝够，写大字的兴致上不来。你们不妨与我取张纸来，我当即为东道主罗大人献一首诗。”

邵樊文笑道：“如意师父酒也喝了不少了，两条腿只打哆嗦，哪能写来大字：听说是书圣喝酒愈多书法愈见酣练奔逸，而师父则是酒愈喝多，字愈见小。哈哈！来，唤女仆取纸墨笔砚来！”

一旁侍候的女仆领命忙取来了笔墨纸砚。狄公将一幅五尺长，二尺宽的细纹宣纸在桌上铺了便磨墨侍候。如意法师莞尔一笑，墨饱笔酣，当即写下了两行草书，恰如那长鞭摇闪一般。狄公见那字迹龙蛇盘绕，精神飞动，邵樊文脱口念道：

来来去去去来来，

心灯明灭天灯在。

——如意翁醉笔

狄公心中诧异，口中嘿然。命女仆将字条叫人揭裱了日后悬在画厅中央。他隐约感到，这两句诗不无悼慰小凤凰的含义，且也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意。

这时高师爷来禀报：玉兰小姐头疼欲裂，不能上席了。罗老爷传话他不能陪贵宾们痛饮尽欢了，惟望贵宾们明天翠玉崖上偿补了今夜的意外。

如意法师仰天大笑，撩起袈裟自回狐狸神殿去了。邵樊文、张岚波自知寡趣，便也讪讪起身告辞。狄公、高放也不挽留，吩咐奏乐送客。

狄公送别邵、张两大人，吩咐伺候跟随。便与高放重回到画厅东

厢。罗应元瘫软在坐椅上，圆脸拉长了，呆痴的目光望着狄公，绝望地说：“年兄，我完了！天作孽，不可活。全完了，这该死的司天台的皇历！”

第十二章

狄公忙安慰说：“相公，县衙里出了偌大命案，令人不由起疑，这事出来蹊跷，相公处断须十分谨慎。我看这小凤凰生性孤高。恃才傲物，生前拒绝过许多男子，莫非有夙怨之人乘今夜宴会之际下了毒手。那人从画厅挂帘后的小门摸进这东厢。”

罗应元长长吁了一口气，神色诡秘地说：“狄年兄难道还看不出玉兰小姐耍的把戏。你可能还不十分了解她这个人，她有虐命害物的兴趣，也亲手杀过人。再说诗人不少是幻想狂，需要生活的波澜飞瀑激宕，轰轰烈烈；现在可坑害了我，我在她的押解文牒上画签了字，我通融官差开释她为是仰慕她的诗名，借来增色我们今夜的宴会。谁知她竟又在我的衙里做出这一番大勾当。倘若被刑部问破，小弟丢了前程事小，只恐怕这头也要被劈去了。”说着不由纷纷坠下两行眼泪。

狄公深锁双眉，他也感到事情严重。他问罗应元。“那玉兰小姐说了些什么没有？”

“她说她一走进东厢时便发现小凤凰躺在血泊里了，她自己一时也吓昏了。咳，此刻她竟在我太太的房里哈哈大笑哩，保不住真的会疯。”

“你问过玉兰没有，小凤凰可能被谁人所害？”狄公又问。

玉兰小姐起先曾说过，小凤凰是个贞洁的女子，许多下流的男子动过她的念头，但都无奈。小姐说很可能使是一个歹徒无赖闯进了这东厢，、杀死了这可怜的小凤凰。仵作验了尸说，这杀人的事就发生在放烟火之时。我与高放已将今夜在画厅、花园各处伺候的一应杂役、丫环甚而乐工、厨司都问遍了，且又吩咐关闭了衙院的所有门户，想来这凶手真的插翅飞走不成？再说放烟火时间并不长，那凶手除非很熟悉这画厅前后的走廊门户，否则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又只身逃出了衡院。故我疑心是玉兰做下的手脚。那天她带小凤凰来见我，我便感到她俩间有某种不妙的瓜葛。”

“罗相公，恕我狂言一句，这凶手的嫌疑会不会出在今夜相公的贵宾

里？”

罗应元蓦地一惊，跳了起来：“年兄莫不是喝醉酒了么？”

“罗相公，我们还是来忆一忆看烟火时的情景。我们站在高台上时，我记得玉兰正站在我们之间，对么？再前面是高师爷。邵、张两人及如意法师都站在我们身后。烟火开始时，我看见邵大人挤在我前面。烟火散了时，我见他正在我的身边。你看见过张大人和如意法师么？”

“张大人一直站在我身后，我记得我不时回过头去同他一起赞美这烟火制作的美。如意法师虽不曾看得真切，但也几回听得他的喝采声。画厅前后并不曾见有人奔窜。年兄怀疑我的贵宾，看来未免太鲁莽了点吧！事实是今夜我的三位贵宾放烟火时都一直在场。”

“罗相公判断客人放烟火时全都在场未免过早。当时大人只顾了看烟火，就是有人半途退下杀了人再回上高台，你又如何得知？画厅里外一片漆黑，谁又预先存了个提防之心！恕再问一声，罗相公，你对邵、张两大人及如意法师的了解如何？”

“年兄当然知道与朝廷里的大人物打交道是如何一回事。不过邵、张两大人究竟是仕宦出身，我们谈的又无非是诗文之道，当然也涉及琴棋书画，和古玩宝物的鉴赏。至于他们真正的为人品性自然是知道不多的。但两位大人既是朝廷高官，都是圣人诗书薰沐，焉得会做杀人的凶犯？只是如意法师，此人言词清狂，且来历蹊跷，行径诡秘。本是释门弟子却是不喜颂经、念佛、办道、参禅，专一舞文弄墨，又爱谶纬阴阳，识许多巫术邪道，六壬甲课；又常非议三教中人，行止很是古怪。但不曾闻得有什么不轨之举。”

“罗相公之言甚是。那如意法师在宴会上还题了两句诗。那诗意也恁的玄妙，寄义窅远，不易看破。不过，我们审理刑案切不可只看了表面之情景，还须深入内里，探其骨髓心肝。总之，这几位贵宾都进不了嫌疑。要紧的是细细查一查这杀人的动机何在。我们得先去蓝宝石坊弄清小凤凰的情况，她都与哪些姊妹行来往，有没有情人。客人们到金华都有一两天了，很可能他们今夜见到小凤凰之前已经有过接触，或原来便是相识。出蓝宝石坊回行时顺路去县学书库查一下宋秀才在那里翻阅的究竟是哪些材料，有关甲戌年的案卷都要翻阅一遍。”

（窅：读‘咬’，深远。——华生工作室注）

“我的天！宋秀才——他的案子还未了呢！两起杀人命案，真是大吉利市啊！”罗应元几乎要哭出声来。“年兄，我听高放说孟蔟斋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不曾有过不轨行为，也不闻听有什么丑闻。”

“我也相信孟蔟斋不会杀人。我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宋一文与孟蔟斋的女儿有私情，听侍婢讲孟蔟斋的女儿常为听宋秀才吹笛而感伤流泪。不过，我现在已经查明宋秀才的情人还是朱红，即黑狐祠的那个孤女。宋一文已经替她买了金银丝双雀发夹之类的礼品。我们原不是想要小凤凰讲一讲朱红父亲的容貌么？他们俩在进出黑狐祠时曾打过照面。朱红的父亲仍然住在金华。我明天还得去一次黑狐祠，将朱红接来县衙里住，你先安排下一个僻静宅子，暂时瞒住众人的耳目。噢，想起来了，如意法师挂锡的敏悟寺正就在黑狐祠前不远，法师对狐狸的奇怪态度很令人感到不解。我疑心他见过小凤凰，也认识朱红。他今夜在宴会上题的那两句诗虽一时训释不了，但隐约透出消息：他已经知道小凤凰之死，并预示她的案子会有昭雪的一天。顺便问一声罗相公，明天要去翠玉崖排野宴，却不知这翠玉崖在哪里？”

罗应元答道：“这翠玉崖在城北的双龙山上，崖上好大一片松林，崖壁下有一个朝真古洞。因为山高云重，常有仙人出没，端的是处风景名山。山下的峡谷还奔腾着几股清澈的溪泉。时值中秋，黄花初绽，金桂飘香，枫叶染丹，在那里排赏月之宴，乃真是第一等的赏心乐事。若不是这倒霉的两起杀人案子，我们真可以对酒当歌，尽欢尽醉的一夜哩。唉，魏武的诗可是说上了：‘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想到此又怎不令人心绪丧颓，喟然频频！”

狄公忙用话扯开了罗应元止遏不住的忧思：“罗相公，时辰不早了，樵楼已打二更，我这就想就寝去了。罗相公也该好好休息一夜，养养神思再应对这困境。”

狄公拜辞了罗应元，回到自己馆舍。

第十三章

狄公很早就醒来了。窗外鸟声啁啾，花园里游荡着一层轻薄的晨雾。花叶竹材上都沾着清润的露水。花园后的空场上已有衙卒在那里操演。

狄公沏了一盅茶，静坐了半晌，便开始进早膳。早膳毕，他去县行使房领一纸批签，便雇轿自去蓝宝石坊。

轿到蓝宝石坊大门停下。狄公递上盖了大红县衙官印的批签。坊里的应局见是官府来人，不敢怠慢，忙将狄公迎入内院。内院转弯处竖着一架汉白玉石屏，上面刻着“百花嬗递春常在”七个蓝底大字。绕过一个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的大花坛，来到一间四面珠帘玉幛的清静小轩。小轩外一带粉墙弯曲，墙下种植夭桃古柳，小轩内炉香袅袅，漆几藤椅，煞是齐整——蓝宝石坊的院主闲常便在这里会客。

应局去了一盅茶时，从游廊袅娜走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描画的长眉下，一对星眼间眨不定，松弛的皮肉下垂着，厚厚的嘴唇涂抹得猩红。两个侍婢手捧茶盘上来献茶毕，恭敬立在那胖夫人身后。

“老爷，小凤凰的不幸给罗大人增添了许多麻烦，老妇人深表歉意了。烦老爷转话给罗大人，休得为此事挂牵在心，这都是这小狐媚子自生的张致……”

“未知院主太太能否告诉下官些小凤凰的身世？”狄公问道。

“喔，可以。这小狐媚子原是一个卖菜的老圃的小女儿，上面有了四个姐姐，三年前卖来坊里。她跟随名师善才学歌舞。由于勤奋，聪明，舞跳得很好。但这小狐媚子心太高且倔强，不喜奉迎，故姊妹行里背后多有骂她的。有的说她一张狐狸嘴脸，身上又有臭味，疑心是狐狸精的胎子。”

“再问院主太太，这小凤凰平日在坊里有没有一两个深交的，是不是已有了情人？”

“她常去南门黑狐祠，说是求那里的女巫学舞曲。我也答应了她。那女巫是个可怜的孤女。不过南门一带野寺荒郊，白日都有狐狸精出没。不知小凤凰这狐媚子结识了些什么野汉子，惹来这一场杀身大祸。老爷，她生性孤僻，除了听我话，很少和姊妹们合得来，坊里也不见有什么朋友，故究竟不是善终。”

“黑狐祠的女巫原也是从这里逃出去的？”

女院主投来一瞥责怪的目光，说道：“老爷忘了我们蓝宝石坊是官府助立的歌院舞场，不比那等三瓦两舍的烟花行院。那狐狸精与我们蓝宝

石坊从无关系！”

“听说那女巫的生父原在这金华城里？”

“不曾听说过。小凤凰说她是唯一的一个去过黑狐祠的人。”

“院主可认识玉兰小姐？”狄公转了话题。

那胖夫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答道：“认识，认识，白鹭观的道姑谁人不认识！”

“昨夜出事时玉兰小姐亦在场，她对小凤凰的不幸尤其哀伤。你可知道玉兰与小凤凰曾经有过何种关系？”。

“显然是小凤凰这狐媚子的舞艺吸引了她，听说玉兰小姐也是多才多艺的。猩猩惜猩猩，女子的情分都在这一点上。”

“你知道朝廷有什么官员认识小凤凰，近两日来找过她？”

“不曾。”

“好吧，多谢院主殷勤。小凤凰的死权且瞒住众姐妹一日，等明天衙里开堂。下官告辞了。”’

狄公出蓝宝石坊乘轿回到县衙，径来内行书斋找罗应元。

罗应元一见狄公，便急急问道。“你去蓝宝石坊得了些什么？”

“听那里院主说，除了玉兰谁也不曾去蓝宝石坊私下见过小凤凰。罗相公，今天午后你作如何安排？”

“原约定了到这里书斋聚会，评议小弟的诗集。我早渴望我的诗能得到他们的指点拨冗，这是难逢的一个良机，可是……”

狄公道：“这个大不妨事，照例举行。我只求罗相公分拨下人员，你的客人有出去衙门的务必派人暗暗盯上，随后汇报于我。”

“好吧。左右前程是丢定了，也避不得许多。这个就由小弟暗自委派了，年兄尽管放心。”

“还有，此刻就令缉捕去南门布下巡卒、细作，暗中警戒。但见有进

出黑狐祠的，不管是谁，一律拘捕一下午我亲自去那里时也可顺便差遣。此刻我就去县学书库，请高师爷随后便到。”

第十四章

狄公来到县学书库，见那储存史料档案的书架齐齐整整，分门别类列了名目，编了干支年月，甚有条理。不觉大喜。书库隅角安下一条长桌，桌上一个老馆吏正埋头在编类图志。过了一会，高师爷也赶到了。

高师爷禀道：“狄老爷，不知你要查阅哪一类目的资料，军事、刑律、食货、方舆、儒林、文学、释道、方技一一都按类目编了年月干支，寻查甚是方便。”

“高先生，我听说这金华府积压了一桩甲戌年的悬案，我只想看看那个悬案的宗卷。”

“狄老爷，甲戌年九太子谋逆，那最是臭名昭著的一年。不过我未听说什么悬案积压。喂，老袭，你记得甲戌年曾有悬案积压下么？”

那两鬓斑皤的老馆吏转过脸来，眯起眼睛想了半晌，说道：“卑职也不曾听见有悬案积下。那一年，记得有个莫德龄将军追随九太子，后来被朝廷钦差正了法，听说有点冤枉，但却是一个铁案，并不曾悬挂。”

狄公道：“那莫德龄将军参与了谋反，是九太子的一个党羽，他的案卷在哪一档里？”

“回老爷，牵涉九太子谋逆的案卷都在这书架第五层靠右放着的那只大红箱里。箱旁堆放的那些宗卷都是同年发生的其他案子。”老馆吏答道。

“好，高先生，我们来把那大红箱和旁边的宗卷全提下搁这长桌上。”狄公说。

老馆吏忙接应搭上了木梯子，高师爷爬了上去，将大红箱及箱边的宗卷一件一件全抱了下来。狄公一看,心中着慌，这长长一排案卷看来不是半日一日能念得完的。狄公突然想起什么，又问老馆吏：“有个宋秀才天天来这里阅读案卷么？。”

“嗯，是的。他是一个读书非常认真的后生。他什么都看，连两百年

前这里灾民造反的材料他都有兴趣，这些案卷他也都一一翻过了。只不知这后生这两天怎的不见来。”

狄公点头，便拉了条凳子坐下，专一拣那宗卷上有宋的查寻。半日查出一个家姓罪犯的案卷，却是一起平平的诈骗案。狄公心里不由发了急，就是这么查姓宋的已恁的不简单。或许那宋一文根本不姓宋呢，岂不是枉费功夫！狄公长叹一声，决定碰碰运气，全力以赴先弄清莫德龄谋反一案。因为九太子谋逆是甲戌年最大的一宗案子，可能牵涉了不少人冤枉连坐，莫德龄将军之类的案卷里或许正可寻着蛛丝马迹。

他打开了那大红箱子，马上发现箱里的文件次序乱了，且叠得不齐，有几份木夹也没有夹上。显然最近宋秀才认真地翻阅过。

第一本总卷概述了九太子谋逆的案情本末，措辞相当慎重。原来九太子在长安时就性情躁急，且好猜疑。先皇驾崩，圣上即了大位便封他来金华，原是要他养心颐性，修身读书。谁知他却萌发了一个谋逆的野心。加上他的群臣又无耻吹捧他当今最得人心，德行威仪、文章诗赋均在诸太子之上，他的王妃也唆使他杀去长安，夺了大位。九太子秣马厉兵正待行事，早有人密报了朝廷，圣上震怒发罪下来，一团御林军围了王府，朝廷下来了钦差传命将九太子并王妃押解长安。

九太子自知事败，拔剑杀了王妃随即自刎了。御林禁军进王府查封了所有印玺图章，金玉宝玩。户籍帐册，宫绢兵器。——那日正是甲戌孟春二月初四。

钦差持尚方宝剑专擅一方，当日便收拘了一应参与谋逆的文武大臣，调查核实一一就地正法，一面备文申详朝廷。那九太子党羽跟随没有个侥幸逃脱的。当时钦差收到无数的指控信，钦差都一一做了认真核查，生怕有挟私谋害的。其中有一封匿名信告发已经退休的莫德龄将军也参与了谋反。说九太子有密信与将军，并指出了将军府邸藏密信的楼阁。钦差不敢怠慢，忙发兵搜索，果然查获九太子与莫将军的亲笔信两封，当即收捕了莫将军。将军矢口否认有谋反之事，称从不曾与九太子有书信往来，当系奸人伪造，挟私害命。钦差认真验对了九太子密信，认为属实，又查访得一干逆臣招供道是莫将军闲时便诽谤朝廷的言论，反骨毕露，铁案如山，故当即判斩了莫将军和他的两个成年的儿子。同时籍没家财，宅眷全数入官，发卖为奴。

在这案卷的一份发卖为奴的附录上，记着莫德龄将军的五位妻妾的

姓氏和谪庶子女的名字。狄公惊奇地发现，莫将军的第二房侍妾正是姓宋，宋的姓氏上还打了朱钤。原来处斩莫将军的前一天晚上，她便悬梁自尽，单留下一个五岁的共子名一文。宋氏因不及发卖故打朱钤为记。

（钤：读‘前’，官印。——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忽然个想到，这宋一文既然回金华为父报仇雪冤，想来他自己手中必定拿有能洗刷莫将军罪行的证据。他努力在找寻那个写匿名信告发者，他把那告发者看作是杀父的大仇人。狄公又看到莫将军据以判斩的唯一依据是九太子的两封密情，至于那密信的内容便不得而知了。且参与谋反的群臣招供中也没有一言涉及莫将军与九太子的关系。钦差认为九太子乖戾狡诈，猜忌心重，与莫将军的勾结可能不肯轻易吐露于其他群臣。

狄公摇了摇头，挑出了载录有匿名信的附件。那只是一份抄件，原件已查封京师大理寺。狄公从匿名信的行文风格来看，端的是一高超手笔，有很深湛的文字造诣。信体的空白处并抄有钦差的朱批：“此信系出自一个知情的大臣，立即核对内容及笔迹。”附件后注明此信撰者阙名。尽管钦差悬了赏格厚赐与告发有功人等，终不见有自称写此匿名信的人前去领赏。

狄公慢慢捋着长胡子，细细推敲着这案子。九太子在密信中盖了私章，要伪造是不可能的。且那任钦差的原是大理寺正卿，朝廷中最精干、最正直的刑事审理权威，从不私便阿附，就是王公贵戚也有惧他三分的。那么宋秀才又能得到什么有力证据以洗刷他父亲的弥天大罪呢？所有这些发生时他才五岁，且流离颠沛，靠了远方舅父的收养才挣扎出一条生命，他能有什么办法搞到牵涉当年偌大一起案子的第一手材料呢？——况且他现在自己已被人杀害了。看来要查清此案，还须找到宋一文娘家人物。

狄公叫来老馆吏问道：“裘先生，你能否将甲戌年的税册拿来与我看看，我要找一找姓宋的一族的税额状况。”

老馆吏领命去了一会，便将甲戌的税册拿来交给了狄公。狄公专一查寻那纳税少的贫寒人家。宋一文的母亲既是莫家的第二房侍妾，她的父亲决不会富裕。不消多时，他便见到一个姓名叫宋文达的户主。

宋文达的职业栏自填着菜农，一妻两女。长女嫁陶瓷器销店主，夫

家处黄，次女卖与莫德龄将军府，收了房。——后面注了宋文达的死亡年月。因宋文达没有子嗣，这一户便注销了，签押了县司户、司仓的两方朱钤。

狄公又向老馆吏要了陶瓷器行会的税册，才翻了几页，果然发现有一个姓黄的小铺主，妻宋氏，住在东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狄公这才心里感到舒泰，脸上露出喜色。他用笔记下了那黄掌柜的地址和收养宋一文京师那房舅父的名姓，又抽出告发莫将军的那封匿名信，随后将全部案卷奉还老馆吏，道了谢便与高师爷雇轿回衙。

狄公到内衙找到了罗应元，汇报了在县学书库的全部收获。

“罗相公，那宋秀才原来是莫德龄将军的儿子，系一个姓宋的侍妾所生。他到金华为了证实他父亲被人诬告，企图找到十八年前写匿名信诬告他父亲的人——他可能握有一份能洗刷他父亲罪名的证据。这与朱红说的甚为合契。目下他还有一个姨母住在金华，开着一爿陶瓷器铺子。我此刻便去找到他的那个姨母，见是住在东门内，然后再去黑狐祠将朱红接回县衙。罗相公，或许我还能赶上你诗集的评议哩。”

第十五章

狄公回馆舍更换了那件海蓝长袍，戴上黑弁帽子。便出县衙仪门，拐上了街，雇了一顶小轿直趋东门。

轿到东们内一排鳞次栉比的平房前停下。狄公见有一家绸布铺，便进内花了二两银子剪了一匹上品的花金绸和二匹文葛，又到果品铺买了两只熏肥鸭和一盒月饼，便依着地址寻找那黄记陶瓷器铺。

半日，狄公才在一条弯曲幽暗的小巷尽头看见了一家小小陶瓷器铺。铺外遮起一块打了许多补丁的布篷，铺内放着一堆粗瓷打制的碗盘茶具、溺壶缸罐。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正坐在摊子后面。

狄公上前打了招呼：“不知先生是黄掌柜不？”

那汉子十分惊讶，忙点头道：“正是。贵相公要买什么？”

“我姓宋，与掌柜太太是本家，”路过金华特来拜会姐姐。”

黄掌柜半信半疑，回头对屋里一个正埋头做针线的中年妇人叫

道："浑家，你的一个本家相公来看望你了。贵相公请店里坐，待我去沏盅茶来。"

那妇人出来相见，也是十分诧异，她从未听说有过本家兄弟。狄公将礼品一递上，开言道："姐姐，三叔从京师来信说及伯父母双双下世，并把你的宅址告诉了我。适逢我由徽州去京师收帐路过金华，便转来拜认姐姐。奉上两样薄礼，聊表芹意，还望姐姐笑纳。"

那妇人一见绸料、文葛，肚内便喊"侥幸"，又见熏鸭和月饼，早欢喜得笑眯起了眼，哪里还去问其中委曲。便一口认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堂弟。

"贤弟如此破费，为姐姐的怎过意得去？今日灯花爆了几爆，我便疑心有吉人来访了。"

黄掌柜忙说："浑家，赶快去将熏鸭切了，再取一只大碗和几只瓷杯来。今日中秋，我早备下一瓶白酒，没梦想到还有熏鸭下酒，真乃大吉利市。浑家，我再不道你娘家一个不字了，却原来还兴旺发达得很哩。"

妇人皱了皱眉头，说道："贤弟不知，就为你二姐家的事，再也没人敢来看望我们了。"

"莫姐丈的事我在南方略有所闻、二姐殉了节，固然令人悲伤，但究竟我们宋家摆脱了莫家的干系。唉，不知——文贤甥后来又如何了？"

"一文？早年听说在京师读书，已有个秀才的功名了。这孩子心高，哪会想到我这个穷姨妈！别提他了！来，来，一面喝一面聊。熏鸭切好了，酒也斟好了。"

"听三叔说莫家对二姐并不好，时常虐待她。"狄公呷了一口酒又接上了话茬。

"不，莫将军对你二姐甚是器重，夫妻也十分恩爱。一文生下后更是欢喜万分，只是你二姐本是……"

"她是一条……"黄掌柜愤愤插了话。

宋氏忙打断他："闭上你的嘴！"又转脸对狄公道，"说来也没有法子，或许原是我父亲的过错，"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给自己的瓷杯里斟

了一点白酒，一仰脖喝了，又说："我妹子原是一个十分文静的姑娘，处处讨人喜欢。十五岁上那年，一天她去野外割兔草，拣到一只狐狸崽子，她感到好玩便抱回了家。我父亲一看是只十分美丽的黑毛雌狐狸，十分害怕，偷偷将它宰了。我妹子第二天便得了病，恹恹郁郁，仿佛失了魂魄一般，与头里完全两个模样了。"

黄掌柜撕开一条鸭腿，一面往嘴里送，二面忍不住又插上话来："那条黑狐狸的魂灵附了她的身！"

宋氏点点头，又说道："父亲请来一个专会捉妖打鬼的道士，蘸了仙水，烧了符录，念了许多咒经都不见效，很是着急。十六岁那年便会与后生家眉来眼去了。因她生得俊俏，父母亲放不下心来，早晚盯在她背后，生怕有意外。后来听说莫将军要纳小，便托了一个卖梳篦花粉的马大娘去说合。谁知也是先天有缘，马大娘去果然一说便合，那莫将军的正房太太也看她三分顺眼。莫家挑来了财礼，纳了聘金，择了吉日便花轿抬去府里成了亲。打她生下一文后，莫府上下无不喜欢她，下人奴仆也敬重她，赶着她叫三太太。"

（篦：读'必'，齿密的梳头工具。——华生工作注）

"是她自己毁坏自己！这黑狐狸精终于做出了丑事。"黄掌柜喝了不少，禁不住又说了一句。

宋氏撩了嫁前额搭下的一绺白发，接着说道："一天，我在街上正巧碰到莫府里的一个丫环，她笑着跟我说，三太太半个月便要回家看望一次父母姐姐，我们都说三太太有孝心。"当时我心里一凉，知道事情不妙。因为我妹子近一年来从未回家看望过一回。——后来倒是来了，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当然不是莫将军的。我们找了许多药给她吃，但都无济于事，落后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孩。我们不敢收留，她便将孩子扔到大路上，巴望有善心的人拣去。临时用一块大红绸将孩子裹得严实。那种料子平时只有和尚剪去做袈裟用的。"

宋氏见狄公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忙笑道："贤弟可能没细听说过吧？虽然不光彩，辱没家门，但总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我只要一提起来那可怜的甥女，便要心酸。"说着不禁呜咽抽泣起来。

黄掌柜说："得啦，浑家。尽提这些旧事作甚？今天是什么日子？贤内弟这么远来还要流泪水给他看，败他的酒兴。唉，只怨我们自己无有

儿女，故一提起那可怜的女孩她便要落泪。好，长话短说，莫将军那一阵恰恰在九太子宫里议事不曾回得府来。纸焉能包得住火？后来莫将军回府闻说此事，不由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先叫人看管了，一面设法去捉拿奸夫，等公事了结他要亲自剁下那奸夫淫妇的头。当夜我那姨妹便偷个空隙一条白绫悬在梁上了，莫将军不及找寻到奸夫，第二天钦差带了御林禁军团团包围了将军府，抄出了九太子的密信，便被绑架了拿到南郊劈了头——两个儿子也一起绑去杀了。侥幸一文究竟是小孩，才五岁，故挣脱了一条命来……来，来，敬贤内弟一杯。说这些旧皇历作什？做官也不是好玩的，一道圣旨下来就是满门抄斩。不如我们穷夫妻，倒图个自在安逸。”

“姐姐可知那奸夫名姓？”狄公问道。

宋氏说：“那人姓名你二姐从未吐个口儿，只知是个做官的。人样风流，又有学问，故迷住了你二姐的心，做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来。”

狄公匆匆吃了两口酒便起身要告辞。黄掌柜夫妇再三款留。狄公道：“愚弟今夜便要赶往杭州，以后再来拜会姐姐、姐丈吧！”

黄掌柜偕宋氏一直陪到小巷的头上，目送狄公往东门方向摇摆而去，才回归铺子。两口自是欢喜不迭，哪里还去深究这贤弟的来历。

狄公回到县衙先去内衙书斋一张望，并不见有客人来聚会。算来时间尚早，便匆匆回馆舍更衣。更衣罢，他从抽屉里取出玉兰小姐的案卷抄件。急急地翻了起来，翻到一封匿名信告发玉兰白鹭观马樱树埋着被杀侍婢的死尸才停下。

狄公抽出那封匿名信，又从袖中将告发莫德龄将军的那封匿名信取出并列放在书案上。他慢慢捋着胡子，细细将它们作一番比较。两封匿名信均是抄件，两个抄手的笔迹自是不同，只能从文字、语气、风格来判断这两封匿名信是不是出于一个作者。狄公看了半日，没有把握，摇了摇头，将两封信一并塞入衣袖，便向内衙踱步而来。

罗应元正在翻阅他的那册刚刻出的诗集，预备选择几首自己满意的在贵宾同仁前吟诵。一意盼望邵樊文、张岚波、玉兰、如意法师等人能真诚地为他的诗集作个公允的评价和撰写序跋。

狄公见过罗应元，忙说：“罗相公，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宋秀才的母亲，即莫将军的第二房侍妾，府里称她做三太太的。后来与一个不知名

的官员通奸，生下一女，并把那女孩遗弃了，这个私生女不是别人，正是黑狐祠里的朱红。”

罗应元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狄公继续说道：“那弃婴用一块大红绸包裹，她被人拣起时想来便依了那大红绸的颜色取了朱红这个名字。这样，朱红与宋一文便是同母异父的兄妹，这就是秀才告诉朱红他不能同她结婚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朱红的父亲或许正是杀害宋秀才的凶手。莫将军被正法前已经识破奸情，并扬言捉到奸夫后由他亲自剁下他们的头。宋一文的母亲自知难免一死，悬梁自尽了，而莫将军第二天便被钦差斩了首。那奸夫自然没有找到。或许莫将军心中已知那奸夫的姓名，只是自己犯了王法，来不及去惩罚他了。”

“天哪！狄年兄，哪里得来偌许多真实内情？”罗县令又惊奇又钦佩。

狄公又说。“我思量来莫将军确实参与了九太予的谋逆，他的死是咎由自取，不足悯惜。而那好夫肯定是害怕莫将军将他的奸情揭露，故先一步下了手，一封匿名信置将军牙死地，使他措手不及．宋秀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设法去证实他父亲原来无罪，受了诬告，这不能不说宋秀才的意图是错的，他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罗县令问：“莫将军既然参与了谋逆，写匿名信告发他是值得嘉许的，他又为何害怕秀才而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呢！”

狄公道：“写匿名信的告发者必定是谋逆的知情人，且是一个体面的官员。为了名声前程，他决不能让他的奸情披露于世。此外，我认为他自己必定也卷入了九太子的阴谋，否则他决不可能知道九太子有密信给莫将军，且连藏密信的地方都知道得那么清楚。后来钦差悬赏嘉奖，他始终不肯露面去领受。这正是他的高明处，也是他的狡诈处。”

“我的天！这个人又可能是谁呢？”

“看来仍是我那句老话，与杀害小凤凰的嫌疑一样，正是你请来的客人中的一位。当然不会是玉兰小姐了，因为那凶手是朱红的父亲。对，等一会朱红会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人是谁，尽管他每回去看他的私生女时都蒙了面，朱红能够根据他的声音形态辨识出他来。”

“狄年兄，容小弟进一言，我看如意法师也决不会是。他人物猥獕，哪个女子会将他这个丑和尚当作自己的情人呢？”

（猥獕：丑陋而俗气。——华生工作室注）

“罗相公，这话可不敢说定。宋秀才的母亲是个精神反常的人，他娘家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一条黑狐狸的灵魂附了身。不管如何，她入莫将军府才十七岁，而将军已年逾花甲了。或许倒正是如意法师的奇貌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喜爱。如意法师秉性奇特，有才有智，这往往能使一个女子动情。且我见如意法师似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说话又旨意惝恍，倒正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物。他住的敏悟寺又与黑狐祠如此之近捷，他去看望朱红是最方便的事，而其他人都得担点风险。罗相公等会儿与客人聚会时设法打听一下，十八年前即斩莫将军头的那年，张岚波与如意法师在不在金华。邵大人当年正是这婺州金华府的刺史，不必再问。对，你不妨再打听一下，今年玉兰小姐在白鹭观被捕时，这三位客人有否当时也在新安的。”

（惝恍：读‘敞晃’，模糊不清，恍惚。婺：读‘雾’，古州名。——华生工作室注）

“你怎么又想到了玉兰小姐白鸳观？狄年兄。”罗县令疑惑不解。

“我有一点很是相信，一个罪犯总喜欢反复用同一手段达到他的犯罪目的。同告发莫将军的手段一样：一告发玉兰打死侍婢的也正是一封匿名信。当年这人告发莫将军是为了达到他自己卑鄙的目的，今年告发玉兰，保不定也有其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在。”狄仁杰说道。

高师爷这时走进内衙。

狄公继续说道：“高师爷来的正好，罗相公，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想等朱红这孩子健康恢复之后，就委托给她的姨母黄掌柜夫妇带领，他们正没有孩子。我同高师爷此刻就去黑狐祠将朱红带来衙里。”狄公说着将袖中两封匿名信取出交给罗应元，“这两封信都是抄件，你只能从行文风格的细微同异来判断是否同出一手，请你细细看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高师爷近前向罗、狄两位老爷施礼请安。

罗应元对他说：“高放，你现在陪同狄县令到南门外的黑狐祠走一

趟，将那里的小女巫带来衙里。我想要平整荒地，拆了那祠。”

狄公补充道：“高先生，你与我坐一轿，另有一轿载着大夫跟在我们后面。那个女巫病得不轻。”

高师爷领命便去吩咐行役备轿。

狄公告辞罗县令，与高师爷出得内衙在庭院内上了轿，大夫的轿也在一边侍候。两顶轿出衙门便径直向南门迤俪而去。

轿抬到寺庙街头敏悟寺山门时，高师爷对狄公说：“昨天早上，我奉罗老爷命来这里请如意法师，费了许多口舌，他只是咬定不来。只是等我说了有你狄老爷参加，他才改了主意，答应来了。”

狄公一听，不觉挺直了身子，问道：“他说了原因么？”

“老爷，我只是说了你在疑案的侦讯鞠审方面的声誉。我没记错的话，法师当时还说他倒要听听你对狐狸的看法。”

“原来是这样。那么高先生问了他这狐狸是什么意思了吗？”

高师爷摇了摇头。忽然他感到轿子停下了，忙掀开轿帘问道：“出了什么事？为何轿子不走了？”

“回老爷，有一群人正堵了城门口的路，却原来是那黑狐祠的女巫得了狂癫病死了。”

狄公闻言，赶忙下轿，见六名衙卒正用长矛的杆柄在城门口拦了一道警戒，不断将好奇看热闹的百姓向后驱赶。前面的路上，朱红四肢伸直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破烂不堪的裙子满是尘垢和泥污，这惨状委实可怜。两名衙卒正用一根长叉将她叉起——城外的一块榛棘丛上堆起着干柴正点燃了火。

巡官跪禀狄公：“老爷最好不要走近了，这狂癫的病最是危险，我们正准备将死尸焚烧去。”

高师爷忙问巡官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女子真的死了？”

“委实是死了。半个时辰前，我们听得野草丛中一声声古怪凄厉的叫声，以为是疯狗咬人，待再细看原是这女子一面狂奔一面狂叫，口中吐

着泡沫，四肢拘挛抽搐。兵士用长矛拦阻她，将她溯倒在地。她一跌下，便再也不爬起来，也不叫唤也不哼声，待上前一看，脉息已绝，一个大气儿都没有了。”

狄公叫大夫来验看，大夫验过也说是死了，并要求兵士将那长矛、长叉与死尸一并烧去，就是那一带灌木丛也要全部烧去，不留寸草。

狄公见状也无可奈何，喟叹了几声便点了头。吩咐师爷和大夫留在此地处理一应事务，他自己则上轿循原路口衙去了。

第十六章

在衙院里停着三项大官轿，一群丫环正忙碌着给轿里加锦缎套垫，放茶盘果品。墙角蹲着二十四名等候抬轿的伺役，一式宽襟通袖镶红边印字衫褂，腰间系一条下垂金黄流苏的大红宽带，绑腿麻鞋，甚是利爽。大门内已备下许多灯笼和“回避”、“肃静”的牙牌，灯笼上贴有“金华县正堂”大金字样。客人们早已穿戴齐整，齐集在花园里等候了。

罗县令见客人全到了，便吩咐行役掀开轿帘伺候客人上轿。

这时如意法师上前对罗县令说：“罗大人。我将我的大红袈裟忘在敏悟寺了，此刻得先往寺里取去。诸位客人先上轿，贫僧自有脚力，随后便到。”

罗县令踌躇为难。如意法师又说：“双龙山的路我很熟，我的一个师兄原在那山上的玉壶寺里住持。罗大人，记得贫僧不止一次说过，万万不要为贫僧备车轿坐骑。”说着便提起禅杖褡裢飞步先出了县衙大门。

（住持：中国佛教寺院或道教教观的主持者。一—译者注）

“既然如意大师父执意步行，那么我的那顶小轿也可不启用了。邵大人、张大人上第一项轿，玉兰小姐偕拙荆坐第二顶轿，狄年兄与小弟坐第三页。扈从行列，一应杂役骑马跟随，不得有误。”

须臾，车轿人马启动，军乐喝道，牙仗两列分开，三项官轿摇曳出了金华县正堂大门。前遮后拥，浩浩荡荡，旌旗舒卷，矛戈耀日。扈从马骑皆披红垂绿，官府仪仗煞是威风。路上百姓纷纷躲路而行，莫敢仰视。

金华县衙去双龙山翠玉崖尚有十五里山路，狄公兀自坐定，正想闭目养神，罗应元开言道："年兄拜托之事，小弟已打问清楚了。甲戌二月莫将军被正法之时，邵大人当时正是金华刺史。钦差来婺，便驻跸在刺史的府邸，两人极是亲热。刺史备知九太子党羽详情，一一指点，钦差大人毫不费力很快剪除逆党，整新了纲纪。张大人当时亦在金华，他的几个庄园也发生了骚乱，他正匆匆从京师赶来调解，年兄可知这金华附近东阳、义乌一带的良田几乎有一半是张大人家的。如意法师偏巧当年也在金华，就在他刚才说的那个玉壶寺里讲经。至于玉兰小姐白鹭观事发之际，却不知他们三人在不在新安了。年兄已将黑狐祠的女巫带来县衙了？"

（跸：读'必'；:驻跸：指帝王出行沿途暂住。——华生工作室注）

"噢，她已死了，正在南门外焚烧。说是得了狂癫之疾，不可救药了。我猜来这病根当是狐狸所染，她与狐狸厮混在一处，哪能不出意外？那天我见她时已是病势垂危了。"

"却原来如此，可怜见地的小女巫！"罗县令也动了恻隐之情。

狄公又道："我本来深寄望于朱红，指着她来辨认出她的生身父亲，现在此路已断绝．但我深信这凶手，一定在你的客人行列里。这人不但当年写匿名信告发了莫将军，现在杀了宋一文，又杀了小凤凰，我甚至又想到暗害玉兰的那封匿名信也是此人干的勾当．罗相公不妨回想一下，关键一点便是小凤凰那夭去黑狐祠看朱红的路上正撞见从黑狐祠出来的朱红的父亲。当时小凤凰没有深思，只感到好奇，后来，也就是昨天，当小凤凰在县衙拜见二位客人时一眼便认出了他。正是这样，小凤凰才突然想到要放弃《紫云凤凰》而改跳《黑狐曲》。小凤凰当时想借《黑狐曲》打动朱红的父亲，猎取好感，二来也不无要挟朱红父亲的意思。舞蹈完了，她会要求朱红的父亲举荐她去长安教坊司。她原是一个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姑娘，这正是她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然而她并没识透朱红父亲的蛇蝎肝肠，更不知《黑狐曲》背后隐藏有如此奥妙复杂的内情。外人只知是《黑狐曲》不祥，果然丧了她的性命，其实小凤凰正是太天真了点。也怪她生性太奇倔，究竟不得善终。"

狄公斟了一盅茶，呷了一口又继续说道："至于宋秀才，他父亲被斩首时他才是五岁的孩提，当时即被一个远房的舅父带往京师去了。他得到了什么材料能洗刷他父亲的罪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母亲曾经通奸之事，我猜来他是略知些底蕴的。他那远房舅父一定后来告诉了他母亲

的真正死因。他来金华不敢拜认他的姨母，正是说明他心中有愧。他一定从某种迹象或传闻里探知朱红是他母亲的私生女，所以他来金华与朱红接上了头探听虚实。一面又去县学书库查阅当年定案的备细本末，找出破绽，准备翻案。与自己父亲来往之事朱红不便说与宋一文听，而她却告诉了父亲宋一文来金华企图翻案复仇之事，并又说出了宋一文租赁孟家后院的住址。朱红的父亲怕当年丑史败露，先动手杀了宋一文。”

罗应元听了不住点头称是。

“有关玉兰小姐白鹭观一事尚无线索可理，罗相公对那两封匿名信作何感想？”

“小弟看来这两封信在措词文风上略有相似之处，尤其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一类的字眼上很是相同。且这两封信绝无语病，显然都出自文章高手，是否确系一人之笔，小弟实不敢贸然判断。”罗应元说。

狄公道：“我真想看一看这两封信的原件，我对笔迹异同曾有过一番深到的研究，极是自信的。只是这还得去京师走一遭，再说大理寺已查封的案卷没有圣上的批谕是随便翻动不得的。”

罗县令道：“年兄不能撇开那匿名信，直接从三位客人的言语、态度来细细观察么？”

“罗相公之言差矣，邵、张两大人风流儒雅，蜚声朝野。都有高明的自制。且老于世故，官场一套应对极是娴熟。虽说是致仕的官员，恰好比奉职在位一般。那如意法师更令人目眩听迷，不可捉摸，出入三教内外，很难识其真面目。故不依凭大山般铁证便很难勘破论定此案。”

罗应元叹息一声，低下了头，郁郁不乐。

狄公沉默一阵，突然又说：“罗相公，昨夜我自始自终都在宴席上。我细细观察了你的这四位客人。他们讲繁文缛节，但表现含蓄；他们叙旧情新谊，但很是克制。文人的肠子都有九曲委行，城府深颐，言词稳实。我看出他们四人互相间甚是稔熟，且近年来断续有往来，于今同来你县衙做客，故表现在形迹上更多了一层玄虚的功夫。只是玉兰小姐时犯例外，她天生是个感情炽热的人，且刚坐了一个半月的牢。一肚子委屈不平要吐诉。我看出她心底深蕴着巨大的苦痛，昨夜她题的那一首诗，我略略可以看出她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负情人的讥嘲。画厅的气氛为之紧张一时。我可断定她的那首《对月》诗是有所指的，且指的是三位

贵宾中的一位。”

“狄年兄是说昨夜那首《对月》？含而不露，怨而不怒，其旨渊远，其趣难求，端的是诗品的高格。尤其是即席而赋，不假思索，更令人敬佩不已。”

“对！罗相公，今夜在翠玉崖的野宴上，我要正面与玉兰小姐提起白鹭观的案子，一面察言观色，看其反应如何。慢慢再将话题转到那封匿名信上。我思想来那写匿名信的人一定十分忌恨玉兰，存心要置之于死地。但无可否认，他又是玉兰的故交旧友，故知道白鹭观马樱树下的秘密。”

罗应元的脸上闪出了浅浅一层红润，“说道：“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年兄，我在一旁尽力为你周全方便。”

红日西沉时，三项官轿及扈从人马都上到了翠玉崖。这里周围坡谷岗峦间尽一片苍虬古松，翠玉崖的命名正缘由松树的碧色如玉，一丈远的断崖上有一翼危亭，亭下是百丈深渊。这时夕照菲微，紫雾弥漫，西天几挂猩红的落霞正跳跃动弹，掩护着太阳冉冉坠下。断崖下真有个朝真古洞，岫云吞吐，平日只有猴子攀援进出。山腰玉壶寺的和尚中有胆大的还来这洞壁上采撷灵芝。

罗应元吩咐就地搭下帐篷，埋灶点火，一面去那翼危亭中排下酒桌。杂役人等奔走忙碌，自不必说。

客人们下得官轿来，见这翠玉崖山势高崒，松林明丽，一时又晚霞流荡，空谷生烟，无不喝采称绝。况且那里帐篷外珍馐佳肴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

（崒：读‘族’，高，险峻。——华生工作室注）

如意法师早赶到了这里——已换上了一身猩红绸袈裟，他见客人们下轿来，—一合掌祝福，一对蛤蟆般的大眼睛却闪烁着惊恐不安的神色。

第十七章

狄公随大家踱进那翼古亭，进了一盅新茶，便依着栏杆观赏起这悬

崖的景致来。悬崖下的峡谷奔腾着几条湍急的大溪，“訇訇”的巨响便是百丈之上的古亭里也听得十分真切。空谷中不时云雾蒸上遮迷住人的视线，云雾一褪，都清晰可见到峡谷底下的农田、小桥、房舍、水碓。

（碓：读‘对’，用于去掉稻壳的脚踏驱动的倾斜的锤子。——华生工作室注）

张岚波道：“这里我还是十来岁时来过，那时还有人在这古亭上跳崖殉身，接迎我佛的召唤。眼前这一切真是美不胜收，我想写一首诗把这里的风景描绘出来。”

邵樊文笑道：“老夫早有诗刻在这亭子上了。老夫当年陪同宰相来这里游览时写下的一首五言古意，由匠工制了诗匾早悬挂在亭檐上了。”大家仰头一看，果然亭内悬挂了十几块诗匾，一块黑漆泥金底上镌古录隶书的诗匾正是落了邵樊文的大款章印。

邵樊文得意地说：“当年宰相来此地时，朝中还跟随来一班文士，大家分韵题了诗。宰相说这翠玉崖如在云端一般，今日这胜会便名日‘云中会’吧：我想我们今日的雅会不减当年气象，不知谁能撰题个高雅的名目？”

“雾里会。”如意法师冲口而出。声音嘶哑，表情严峻。

“好！”张岚波叫道，“今天雾真不小，那松林间、高崖上到处都飘渺着一层白雾哩。古亭下的深谷更是一片雾茫茫，这个‘雾里会’很有意思，也取得贴切。”

“古人蚩尤作五里雾，今日这雾端的有十里，脚跟都浮在雾里，身子都迷在雾里，眼中还指望看清什么？”如意法师神色诡谲地说道。

狄公见他话中有音，怕漏了天机，忙岔了话：“让我们等候明月出东岭吧！”

罗应元命伺役将酒席摆上，又端来许多果品、月饼，在亭内预备。

罗应元邀邵大人、张大人分坐他的左右，让如意法师、玉兰小姐分坐狄公两侧，团团正坐了一桌。亭内石凳上早已放上厚厚的锦缎垫套，每个石凳前又按下搁脚的木墩．酒菜络绎上桌，宴席上热气腾腾。亭外不时有寒凉的山风拂过，有时可听到山鸟的哀鸣和蟋蟀等秋虫的长吟。

如意法师开口道：“我刚才爬上到半山时突然从洞穴里跑出一条黑毛狐狸，立起身来向我啼泣，好象有满腔冤屈。”

玉兰微微一笑，说道：“如意师父，今夜倒想听你讲一些有关狐狸的趣闻。上次在新安时你讲的黑狐狸故事令我毛骨森然，夜路都不敢行走了，今夜看你能讲出什么更迷人的故事来。”

“玉兰小姐，这狐狸可非同一般禽兽，它同人一样有灵感和智慧，而且还更敏锐更强烈。它会变作美女迷惑人，但它的心是善良的，因此往往自己受骗，被人遗弃，被人宰杀。但它的阴魂是不让人的，它会托梦给清官诛邪扶正，为它复仇……”

邵樊文打断了如意法师的话头：“我们还是谈谈没有谈完的罗县令的诗歌吧。诗集里的一首《痴情郎》，莫不就是罗县令自己的写照吧！哈哈。”

玉兰道：“罗大人那首《痴情郎》兀自不真，他爱过许多女人。只有始终爱一个人，为她乐为她悲，为她生，为她死，这才值得称是‘痴情郎’啊！”

罗应元脸色转白，心里老大不乐。

张岚波道：“玉兰小姐似有高言自许之意，冲撞了罗县令，罗县令不计较。玉兰小姐既有为他乐、为他悲、为他生、为他死之真诚炽热的爱，莫不是一个‘痴情女’——这里单罚玉兰小姐做一首《痴情女》诗，以谢罪大方并吟成佳句与罗县令的《痴情郎》联成合壁，永照诗坛。使后世的痴男痴女心生惭愧，从此不敢妄乱题诗，浪洒情泪。”

“好个主意！”如意法师大声赞同。

玉兰小姐呷了一口酒，借着酒兴，索来笔砚，便走近一根朱漆亭柱，命丫鬟一个捧砚一个擎烛。见她略一思索，润了润笔，拣了往上平滑无疤的一面，飕飕题了一绝。其辞云：

苦思搜诗灯下吟，

不眠长夜为怨情。

知郎朝朝逐新欢，

寄词新题《妾薄命》。

邵樊文、张岚波、如意法师、狄公、罗应元一并走近亭柱，轻轻吟哦，不由频频叹息，心中称许。罗应元命伺役将玉兰小姐的诗拓下明日雇匠工准备两方诗匾，将《痴情郎》、《痴情女》两诗分别镌泐一并悬挂在这亭内，聊记一时之胜，并望留芳后世。

（泐：读‘勒’，铭刻，用刻刀书写。——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见玉兰小姐就坐，便凑上去说道：“玉兰小姐，我阅读了有关白鹭观案子的一应录词文本，觉得这案子不无蹊跷。未知小姐愿不愿意由我起草一份申辩书以利刑部明判。”

“谢谢狄大人费心。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申辩，我自己会斟酌措词的，无需劳动大驾。”

玉兰显然不想让狄公插手她的案子。

狄公又说：“我细观了这案子本末，觉得最令人不解的还是那一封告发你的匿名信。这告发的人怎的如此清楚白鹭观内的事情？侍婢才死三日便事发了，小姐不觉得这一点很可深思么？小姐难道对这写匿名信的人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首尾么？”

“若是知道，我自会告诉官府的。”她举杯一饮而尽，又说：“不过，或许也不会告诉他们。”

邵大人、张大人、如意法师又回到酒桌上，大家提议为玉兰小姐的诗而饮三杯。客人都是海量，谁都没有失去镇静自制。然而玉兰小姐的眼中已闪耀起狂热的光芒，她的精神被题《痴情女》时的诗思，被狄公一番撩拨的话，被这上品的香酒刺激得亢奋起来，狂乱起来。胸脯高低起伏，细细的喘息声，心脏的跳动声，狄公都能隐隐听得。他想此时必须更下紧挑逗玉兰说话，刚才玉兰后一句话已暗示她知道写匿名信的人，只是不愿说出姓名而已。

狄公又开口问道：“告发你的那封匿名信使我想起十八年前一封告发莫德龄将军谋反的匿名信。这两封信可能是一个人写的。”

玉兰小姐惊异地望着狄公，问道：“十八年前我才十二岁，这与我有何干系？”

“当然是间接关系。我在金华碰到了莫德龄将军的一个姓宋的侍妾的儿子，他也在查寻那个写匿名信的人。”狄公说着向满座客人溜了一瞥。

“你是说那个姓宋的秀才吗？听说是前天被人杀害了。”玉兰道。

“因为这匿名信与秀才被杀有关，故我同罗县令已专门调查了莫德龄将军的案子。”

邵樊文说：“莫德龄追随九太子谋逆，。当年圣上派来钦差将他正法了。我当时是金华的刺史，一直协助钦差日夜捉拿逆党，这莫德龄的案子是翻不了的。且他心术不正，诽谤朝廷，尽管立过许多军功。”

张岚波插了话：“我对莫德龄将军的谋反案亦有所闻，只不知他与这宋秀才之死有何关涉？”

狄公大声说道：“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宋秀才的母亲即莫德龄的那位姓宋的侍妾是一个不贞的女子，她与一个奸夫私通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女儿也住在金华。宋秀才得知此事便来金华找寻到这位同母异父的妹妹，想从她的口里探到她母亲的奸夫的姓名。他认为这个奸夫是写匿名信置他父亲莫将军于死地的人，而那奸夫得了信息，便杀害了宋秀才。他恐怕十八年前的奸情败露，毁了他的前程和名声。”

邵樊文问道：“那么狄县令你已找到了这个凶手？”

狄公继续说道：“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碰到了宋秀才的同母异父妹妹。她是南门外那荒凉的黑狐祠的女巫；她衣衫褴褛，半饥不饱，日夜与狐狸为伴，情景十分惨凄。”

“那么，狄大人，你认识朱红？你已见到了她？”如意法师惊问。他的一对蛤蟆般的大眼睛全部突了出来。上面布满了血丝，一张正在咀嚼的大嘴惊愕得咧开着。

第十八章

如意法师咂了咂厚厚的嘴唇，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也见过黑狐祠那女巫一面，她叫朱红。她与狐狸称姐妹，同吃同住，日夜为伴。有人说她自己本也是一条黑狐狸。你可知道她的背景么？她无父无母，不知从哪里来到人间。她曾被人卖到一家妓馆里，但

第一天接客就将客官的舌尖咬了下来，这正是狐狸的举止。当夜她便逃到了黑狐祠。从此她便住在里面再也不出来了。”

“大师父什么时候见到过她？”狄公问道。

“一年前我就见到过她。这次我来金华很想与她聊聊狐狸的事，但是你知道她住的那里幽灵鬼魂太多，贫僧佛性不足，禅灯不亮，几次三番都被那狐狸野兔拦了回来。唉！罗大人你可知道昨夜要来跳舞的那女孩也是一条狐狸精哩！嘿，她被剪刀伤了脚，又如何了？”

狄公点头示意罗应元。罗应元答道“不瞒大师父，那小凤凰早已是死了——也是被人谋杀的！”

“我早知道了。”如意法师并不惊讶。“她的死尸躺在我们不远的东厢内，而我们还在画厅里喝酒、聊天、评议新诗哩。”

张岚波的两眼望着玉兰，显得十分惊惶：“也被杀了？是你发现她被人杀死的？莫不真是狐仙显了灵？”

玉兰点点头。

邵樊文生气地说：“罗县令，昨夜发生如此不幸，你应该及时告诉我们。我们都应付过刑事鞠审，薄有经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忧伤。现在罗县令你不得不面临两起谋杀案的侦查。谋杀小凤凰的凶手你可有了什么线索？”

狄公见罗应元情绪紧张，犹豫不决，便自己回答道：“邵大人，这两起案子实际上是联系在一处的。宋秀才企图为他父亲翻案，我仰同大人的看法，莫德龄将军确实犯了谋逆的弥天大罪，铁案如山，谁也翻动不过来。但是宋秀才有一点是看正确的，他认为那写匿名信告发他父亲的人并不是出于忠于圣上，而是为了遮掩自己卑鄙的奸情，正是怀着这个同样的目的，他又杀死了探得真情的宋秀才。”

玉兰突然发出一声惊叫：“狄大人，你，你还要将这可怕的谈话继续下去吗？”她声音颤抖，全身痉挛。“你……你正在用一种狡猾的残忍的手法将咒箍愈缩愈紧……你忘了今夜是中秋佳节！你忘了在座的都是著名诗人！你忘了我是一个带罪的人，随时都有被处死的可能！”

狄公道：“玉兰小姐莫要惊惶，我刚才已说了，告发你的那封匿名信

与告发莫将军的匿名信是同出于一只肮脏的手。我想仅这一点你便可明白那凶手与你本人的案子有着何种利害关系了。”

邵樊文、张岚波、如意法师十分惊讶地望着狄公。

狄公又继续说：“再说那小凤凰被害的事吧。你们知道画厅挂帘背后有一通往东厢的走道，凶手只是听到小凤凰要跳《黑狐曲》时才动了杀机。这个曲子提醒凶手他是黑狐祠里女巫朱红的生身父亲，而事实上小凤凰也早已认出了他。他正坐在昨夜的酒宴上……”

突然一声巨响，玉兰跳了起来掀翻了石凳，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见她铁青了脸色望着狄公大声叫道：“狄仁杰，你这个狡狯的讼棍，恶魔使君，你那一套伎俩近两日来我早尝够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你的侮辱！我玉兰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狄仁杰，我也无需瞒遮你，正是我杀了小凤凰！那小狐狸精企图讹诈我，甚至用白鹭观的旧事来嘲弄我，说我不配坐在酒席上看她跳舞。我奈何不了这口气，就用剪刀刺进了她的喉咙。哈哈，真是罪由己取，那一张狐狸一样的嘴脸我是早看够了。”王兰情绪亢奋，言词锋刃闪闪。

席上所有的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狄公疑惑地望着玉兰眼中射出的两团怒火，不由浑身战栗了一下。

玉兰渐渐缓解了情绪，平静地继续说道：“宋一文是我的旧情人，我们在京师便有往来。小凤凰不知怎么也竟认识宋一文，她告诉我宋一文经常去黑狐祠看朱红。她从宋一文那里探知得我的秘密，企图讹诈我。”

狄公问：“玉兰小姐，宋一文告诉了小凤凰你的什么秘密？”

“宋一文虽是我的旧情人，我们很早就分了手。但两个月前他突然赶到新安白鹭观来找我，要求同我言归于好。我断然拒绝了他，我被男人害苦了，我痛恨男人，男人的那一套花言巧语我都不信。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侍婢与一个香客勾搭上了，眉来眼去。“我立即将她赶出了白鹭观。那天夜里我出外散步，因遇大雨半路折回，正撞见那侍婢溜回观里偷开我的箱子。一我一时怒起，便关上观门，用鞭子狠狠地抽了她一顿，谁知那侍婢命苦，竟被我打死了！就在这时正好宋一文来观里看我，他一见这情景，便了声不响地帮我将尸体拖到庭院的马樱树下偷偷埋了，当即约定永不声张。他走后，我自己撬坏了道观后的门领，又将银烛台扔到井里。然而他却反目背约，写密信告发了我，使我锒铛入

狱，思想来无非是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自私要求。

“就在三天前，我押来金华刚走进东门，正好与宋一文打了个照面。他恬着脸又邀请我去他那里，说他租的房子就在东门附近的孟掌柜家后院。回旅店我对差官谎称说刚才遇见的是我表兄。十年不见了，夜里想告个假去探望他一下，那差官很信得过我，竟同意了。半夜里我找到了东门内孟掌柜家后院，宋一文不知我真的当夜便来，早已睡了，听得我的声音赶忙爬起开了花园后门迎我进了屋。回到屋里我便责问他写密信告我之事，他嘻笑不承认，我乘他回身去卧房穿衣不备，便用砍刀杀死了他一那柄砍刀是我从客店里随身带去的。

“现在，狄仁杰老爷、罗应元老爷，案情已经大白，你们也不必奔走忙碌了。贱妾恶贯满盈，犯下了这许多弥天大罪。刑部纵使有意要为我开脱，那三个恶魂也不会与我干休。玉兰从此与诸位老爷恩公诀别了。”

这边玉兰镇定自若，视死如归。席上客人早吓灰了脸，不知所措。狄公被玉兰一顿抢白，又摊出这些犯罪之确凿事实，言之成理，一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忽然邵樊文站起身来，脸上出奇的坚毅平静，手足却颤抖着。他走到玉兰面前细细望了玉兰一眼，不禁老泪闪烁。他高傲的眼睛望着远天的黑云，镇定地将深紫蟒袍拉直，又将金玉带扣正，抖索了半日的嘴唇迸出两句话来：“玉兰——老夫误了你！我不需要怜悯，更不奢求宽恕……”说着竟一跃而起翻出古亭的栏杆往那百丈深渊纵身一跳！

“啊！——”玉兰一声凄绝的尖叫，狄公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忙俯身栏杆下看，深渊下峡谷正水声如雷，古亭外山涛奔彻，秋虫长鸣。一轮玉璧般的明月正升在中天。众山万壑披上了一层银霜般的白光。一缕缕轻雾从岫穴间逸出，袅袅在半空与天边的纤云合作一片。

（岫：读‘秀’，峰峦，山或山脉的峰顶。——华生工作室注）

玉兰小姐终于恢复了平静。说道：

“看！月亮几时出来的我们谁都没有留意，多么亮，多么圆的明月啊！”

客人们这才回过身来望着玉兰小姐那张与明月一样银白的脸。狄公给玉兰的瓷盅里斟上了满满一盅酒。

玉兰接过一仰脖全灌下了肚。声音悲切：

“邵樊文，邵樊文，是贱妾误了你啊！你几次说要在故里造一座精致的墓茔，谁知今天却抛尸他乡！狄大人，罗大人，我刚才错怪了你们两位老爷，言语冒渎，休要记挂。贱妾已是风烛春冰，年命不久了。邵樊文他的自戕已经证实了他自已的罪孽，他是我玉兰一生中唯一的真正的心上人！

“我十九岁遇见了他，我们相爱了，恩爱缠绵，形影不离。他帮我秘密地逃出了京师那家妓院来到这金华渡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但他不敢公开娶我为妻，因为他父亲坚决反对他同我结婚，再说他那时又是这金华一府之主，生怕吃人耻笑，后来他父亲作主替他娶了亲，便是当朝宰相的女儿，我们只得分手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一文钱，我只得回到一家烟花行院苟且偷生。在那里又得了重病，奄奄一息。后来多亏温东阳极拔我出了水火，但我心里却仍是怀念着邵樊文，日夜记着他，听有人打金华来京师便讯问邵樊文的信息，我的心一刻也不曾忘记过邵樊文。你们男人是很难理解女子的心的，女子一旦真心恋爱上了一个男人，她会发疯般地、不顾一切地爱着他，尽管那男人折磨她、嘲讽她，甚至遗弃她，她都不惜。正所谓为他乐、为他悲、为他生、为他死，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邵樊文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知道他勾引了莫将军的小妾，当莫将军发觉时，他先下了手，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发了莫将军．正值九太子谋反，莫将军便遭了殃。邵樊文原与九太子很热络，但他看出九太子老大才疏，不是大器，他的谋反注定要失败，故没有参与他的阴谋。但九太子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后来圣上派下钦差、邵樊文便迎合钦差将九太子党羽全数检举，一网打尽。立了大功，极得钦差信任。故升官去京师，进了集贤殿，当了知院事，伺伴圣上起草诏令文书。

“邵樊文因为没有子女，故对与宋氏私生的那女儿心中不忍，但又不敢公开认她。每到金华，他总偷偷地溜去黑狐祠看望朱红，但却蒙了面生怕朱红认出他的面貌。朱红将宋一文来金华为父翻案报仇的事告诉了他，他便设法杀害了宋一文。他一次去黑狐祠出来正巧碰上小凤凰，小凤凰当时没有很留意，昨天下午小凤凰来县衙见到了他并认出了他，他怕小凤凰多嘴吐露真情，便乘放烟火之际溜进画厅东厢杀了小凤凰。这县衙原是九太子的王府，邵樊文时常进出，门户走道极是熟知，故能在短时间内干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昨夜我见小凤凰被杀，心中马上想到是他干的，当时我心情极坏，头痛欲裂。他也从不瞒我，一一与我细

说过本末——他今日不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这些的。

“我鞭笞侍婢至死也是实事，但与我同埋死尸的并不是宋一文而是邵樊文，后来写匿名信告发我的也正是他。我根本不认识来一文，刚才说宋一文的那一席话全是贱妾信口胡编的，只是为了替邵樊文解脱。他知道我对他一片痴情，却百计千方来折磨我。他厌嫌我，也担心我有朝一日吐露真情，故想置我于死地，又不露痕迹。然而狄老爷、罗老爷已经察破了他的行径，狄老爷的大网已经套上了邵樊文的头。我出于旧情，由于对于他疯狂的爱，跳出来承揽一切，我编造了一通胡话企图使狄老爷放松对邵樊文的进逼。我觉得为邵樊文而去服苦役，甚而去杀头也是一件乐事，我希望他永远那么气宇轩昂，那么风流倜傥。谁知，谁知他是一个大丈夫，他推开了我的爱，拒绝了我的悯怜，我的宽恕。他觉得他不能心灵上受侮，不愿靠了一个女人的殉情献身而苟且下来。他跳崖自尽了，他的疯狂的行动使我觉得他更高大更完美，也使我觉得这世界已是暗淡无光，我活着已无一点意义。但为了不连累狄大人、罗大人，也不连累押我的那位好心的差官，我宁愿去刑部大堂招从白鹭观杀人之罪，听候裁判。狄大人，罗大人，请受我玉兰一拜，抵了贱妾刚才语言冲撞，出口不逊之愆。”

（愆：读‘千’，过错；罪过。——华生工作室注）

玉兰将扈从跟随而来的差官唤来，敬了他一杯酒，请他给自己套上锁链，先上轿口城里旅店。

目送玉兰的官轿摇曳下山，罗应元这才收回魂魄，清醒过来。

“狄年兄，这原来却真是大梦一场啊！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罗相公，刚才玉兰的一言一语，行动举止都记录下来，正可充实你给她写的小传。她的生命，她的诗到今夜已经全部结束了，你们编纂笺释她的诗大可不必再考虑今天之后的玉兰。你与被这一幕幕的诗弄得发了呆的张大人也坐轿回衙去吧，让我和如意师父再欣赏一会月色，吃几块月饼，聊会儿天吧。你回衙后顺便请高师爷为邵樊文的死因起草一份尽可能详细的呈报．写下两天来这些动人悱恻的内容情节，让刑部、让大理寺看看，让集贤殿的学士们看看，让圣上看看——也让后世的人读一读这奇极、妙极的传奇吧！”

古亭内只剩下狄公和如意法师两个人了。狄公吩咐将酒席果品撤

下，分赏于扈从人等。侍役丫环们领命自去松林帐篷篝火间快活消受不题。

如意法师看了看狄公，意味深长地说：“大人，十里雾退去了，‘雾里会’也散了，依然好个峥嵘山色。你看那浑圆的月亮，仿佛近在咫尺，狄大人莫忘了我们今夜正是来这里赏月的啊！”

狄公道：“如意大师父，你对朱红很是悯怜，我不能不抱憾地告诉你，她已经死了。”

“我知道了。今天我在半山腰间看见那只黑狐狸时，我便知道朱红死了。狄大人，我问你一句话，你真的拿着了邵樊文的确凿罪证了吗？”

“不曾。玉兰太性急了。她跳了出来吹开了遮住这疑案的十里迷雾。如果她今夜冷静一点，邵樊文也不吭一声，光喝酒，吃月饼，这整个结局便会改观。事实上我当时不能确定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如意师父，我也还疑心过你哩。最后邵樊文将会嘲讽我几句，或题一首打油诗给我，大家喝光了罗县令从衙里抬上来的酒，高高兴兴坐轿回衙。明天各自东西，月亮又渐渐变弯变黯。正是由于玉兰小姐对邵樊文的真挚炽热的爱导致了她承揽一切罪过，她以为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邵樊文的罪证。崇高的献身精神却激起了邵樊文自负和尊严的狂潮，邵樊文不愿在别人尤其是一个女子的宽恕和怜悯下继续活下去。”

如意法师笑着说：“这或许正是一出原先就编排定妥的戏。四十年前朱红的母亲从野外抱回一只狐狸崽子时便揭开了幕。我们看去似乎是一只黑狐狸扮演了人间传奇的一分角色。从狐狸看来，或正是一个人物扮演了狐狸传奇的一个角色哩。——哈哈哈哈。”

亭外明月婵娟，秋山如画，黑夜的世界恍同白昼一般。（完）

第一

一个大汉将点着的一香插在河神娘娘庙供坛前的夔纹香炉里，抬头细细睃着那神像安详的颜面。这颜面且自白净，与真人模样相仿佛。小小殿堂里烟火熏黑的横梁上垂下一盏油灯。夜色朦胧，那明灭不定的灯光映照着神像，颜面上像是闪动着一层浅浅的笑影。

那大汉窃窃自语："娘娘是我的一个主儿，只顾在这里端坐着，不消一时，管叫你称心一笑。上回娘娘那圣林里，我正待要用那人的血来酒祭你的圣灵，你反将她护出了林子。今夜我已寻了个新的牺牲，必将个齐整的身子供祭与你。今番我不可大意了，我要……"

他止住了，回头朝那老庙祝溜了一瞥。老庙祝袖裰破烂，坐在庙门口一条板凳上，眼睛正朝着远处张挂着灯彩的河岸眺望。很快他又低下了头念他的经卷，他干净就没留意小庙内这唯一的香客。

大汉又默默端祥着河神娘娘脸上的神情，木雕的神像虽未曾涂彩，珠冠瓔珞，绣袍彩帔，煞是华丽。她盘腿坐在莲花宝座上，左手按膝，右手半举作祝祷之状。

"模样儿端的是俊！"他睃了半日，沙哑着嗓子说道。"这等妩媚，这等娇模娇样撩逗人，却又因何为此残忍狠毒？勾引坏了人；落后又把人一边抛闪，使人禁不住没止休地长年挂牵。"

他圆睁的双目突然闪露出疯狂的凶光，愤愤咒道："今夜少不得不逢好死！教她赤条条横倒在你的脚下，慢慢割来一刀肉，一刀血——"

他忽见河神娘娘嵌缀着明珠的平滑细净的额头微微一皱，吓得大惊失色。待定神再看时，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原来是一羽飞蛾闪过油灯的影子。

他试去脸上的汗珠，紧咬着嘴唇，又犹豫地望了望神像才转过身来，走到老庙祝跟前。老庙祝正低着头念他的经卷，他拍了拍老庙祝瘦骨嶙峋的肩胛。

"放娘娘清闲今儿一夜吧，如何？"他巴巴地堆起一脸笑说道。"龙船赛就要开始，龙船在那头白玉桥下早已安排妥当。"他从衣袖里抓出一把

铜钱，“这个权且收了，上那边酒店去灌几盅吧。”

老庙祝神态疲惫，眼圈发红，斜眼瞅着那大汉，没有伸手接钱，低声嗫嚅道：“这钱断不敢领受，贫道也离不得这里。娘娘一动怒，怪罪下来，消受不起。”

大汉禁不住颤栗了一下，恨恨地咒了一声便出了庙门，步下石阶，沿着河边去那垂杨下牵过坐骑。——他须在龙船赛结束前赶回城里。

第二章

狄公和他的内眷正坐在官船尾部高高的敞轩里打麻雀牌。冥色渐浓，手上的牌面已经不易辨认了。他们的官船泊在运河里离其它船只稍远的地方，运河上下船舫鸦轧，首尾相接。

今天正是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龙船节。午后日头转昃，濮阳城的百姓犹如流水般涌出了南门，熙熙攘攘挤拥在运河岸边的彩台下——龙船赛的终点。彩台上披红垂绿，旗幡猎猎。

狄公是这里的刺史，他将给夺魁的赛船发放奖礼。刺史来此也不过是凑凑这典仪的趣。但狄公对这节日倒是十分的热心，他在日落前一个时辰就离了城，带了内眷扈从，坐了三顶大轿赶到他的官船里。官船停泊在彩台对面，彩台下早已人山人海，万头攒簇。狄公在船里草草进了晚膳，用了点甜羹。晚膳后，他们便坐下来玩牌，等着月亮出来，赛船开始。

薄暮时分，江风微寒。歌声、笑声从远近水面飘来。一应船上的灯彩都点起来了。宁静而幽暗的水面上顿时倒映出一派绚丽摇目的光彩。这景致真仿佛是仙境一般。然而牌桌上的四个人都专心致志地打着他们的牌。玩麻雀牌是狄公家的癖好，他们玩起牌来也煞是认真，又还有许多奥妙的法门和复杂的讲究。这时，牌局正临胜负的关键。

小妾出了一枚牌，一面回头吩咐茶炉前蹲着看火的两个丫环道：“将我们的彩灯也点起来吧，恁的暮黑，牌儿上的花都看不清了。”

狄公正思量着桌上这牌局，忽抬头见老管家走进敞轩，不由得恼了火：“又是什么事？莫不是那个蹊跷的客人又来了不成？”

半个时辰前，狄公和他的妻妾们正靠在栏杆边观赏河上景致时，曾有一个陌生人踅上了船。管家刚待要通报，那人打住了脚步想了一想，又下船走了，道是他不想烦扰狄老爷了。

“老爷，这番却是卞相公和柯相公叩求拜见。”眉须皤白的老管家恭敬地禀报。

“传他们进来。”狄公叹了一口气。

卞嘉和柯元良是负责筹备这次龙船赛的。闲常里狄公坐衙升厅，问理公事，很少与他俩有什么来往。卞嘉是位名医，开着一家大生药铺子，柯元良是濮阳城有名的古董宝玩商。

“他们坐不长久。”狄公笑着对三位妻妾说。

正夫人噘嘴道：“这个不妨事，不过你不许偷偷将牌换了。”

三人一齐将自己的牌朝下放倒，起身走避到屏风后去了。狄公乃站起向等候在敞轩外的客人点头示意。

“两位相公进来请坐。”狄公和蔼地说：“你们许是来禀报龙船赛的事吧，想来诸事都预备就绪了？”

两位古板正经的乡绅穿着素绸的长褂袍，头上戴着黑纱便帽。

“正是，老爷。”卞嘉答道。他声音干涩却善于辞令。“柯先生和我刚离开白玉桥，通共九条船都在起发点编排定妥。”

“桨手都不错吧？”狄公问道。一边回头提醒端茶上桌来的丫环，“小心把牌撒弄乱了！”说着赶紧也把自己的牌面朝下放倒。

卞嘉答道：“每条船上的十二名桨手，不消几日都募全了。二号船上的桨手全是运河船夫，他们赌了誓今番非要赢了城里人不可，争夺之剧烈自不消说。柯先生和我安排他们在白玉桥镇的酒店里尽情地饱吃了一顿，此时他们正心急着上场哩。”

“卞大夫，你的九号船且是轻快，我的那条敢情是输，究竟是船身太沉。”柯元良噘了噘嘴说道。

狄公道：“柯先生，听说你的船是严格按着我们祖先传下的古老样式

打制的，只这一层就不同一般。”

柯元良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他相貌端然，骨格奇拔，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听了狄公这一句奖美的话，慌忙欠身答道：“狄老爷乃是知音了，我断不敢忘了我们祖先的旧制。信而好古，吾道不孤啊！”

柯元良累世乡宦，诗书传家，他一生只读圣贤书，又是骨董古物的收藏家。狄公也曾几番想亲眼看看柯元良搜集的古人字画。如今听了他这番话，心中赞许，不禁深有感慨地说：“听柯先生之言，端的快慰。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但凡有江河水渎之处就有庆贺这龙船节的风俗。海内的百姓劳累终年亦只有在这一日里可尽情取乐一番。”

“本州百姓都道是赛龙船可使河神娘娘开个颜儿，河神娘娘一开颜那年头便风调雨顺，河塘鱼满，”卞大夫道。

柯元良皱了皱眉，看了卞嘉一眼，说道：“往昔，这赛龙船行动就着了魔道。赛船之后，用一个活人供祭，照例在河神娘娘庙里杀一个美貌的后生，披红挂绿，唤作是‘白娘娘的新官人’。那贡了牺牲的人家竟还认作是难得的风光。”

“幸而国初定鼎就废止了这悖戾人情的淫祭。”狄公道。

卞嘉忙道：“然而白娘娘的阴魂却还不曾消歇。此地百姓至今还供奉着她的神像，河神庙里终年香火不断。我记起四年前，赛船时翻了一条船，有个人淹死了，闹得这一州百姓纷纷扬扬都称是吉祥兆头，道是该年敢情五谷满囤，人畜兴旺。”

柯元良不安地看了看卞大夫，他放下茶盅站起来说：“狄老爷，告辞了。我们此刻还要到彩台上去看看奖礼预备齐妥了没有。”

卞大夫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他们拜辞了狄公出敞轩匆匆下船去了。

三位夫人紧接儿从屏风后转将出来，又坐起了牌局。小妾急急地嚷道；“都剩几枚牌了？正是煞末一搏了！”（狄仁杰注：这位小妾是我的同乡——苏州人，煞末就是最后的意思）

丫环送上新沏的茶，四个人又专心致志地打起了牌。狄公缓缓地捋着胡须，算计着招式。他的牌势已“三线归元”，只等“三筒”或“白板”任

何一枚。“三筒”已全出齐了，还有一枚“白板”在外，若是谁将那枚“白板”打出来，他就赢了。狄公瞅着他的妻妾们兴奋而发红的脸颊，寻思着那枚牌究竟在谁手里。

突然，近处一声巨大的花炮轰击，接着是一串儿爆竹声，隐隐有萧鼓乐动。

“出牌啊！”狄公对着他上家的大妾不耐烦地催道。“已放焰火了！”

大妾犹豫了一下，拍了拍她晶光油亮的头发，然后往桌上打出了一枚“四索”。

“我赢了！我赢了！”小妾兴奋地叫着摊下了牌。——她只等着这枚“四索”。

狄公失望地问道：“你们谁把那‘白板’藏住了，我多时间只等候着这枚倒霉的牌。”

他们把牌放倒，谁都没有“白板”，剩下的牌里亦没有。

狄公皱着眉头说道：“这可是作怪了，桌上只有一枚，我这里一对，另有一枚‘白板’端的生翅飞走了不成？”

“莫不是掉到了地上？”正夫人说道。

他们一齐朝桌底下看，又抖抖衣裙，都没有。大妾说：“会不会是丫头忘了放进匣子里？”

“岂有此理！”狄公气恼地说。“匣里倒牌出来时我通数了一遍，每次倒牌我依例都要数过一遍。”

“嘘——”的一声，然后又是一阵震耳的巨响，运河被焰火落下的密雨一般的彩星照亮了。

“寻什么‘白板’！这红绿花伞儿一天光星，恁美的景致都不看了？”正夫人说。

他们急忙站起来，都走到了船栏边。焰火正从四面升起，爆竹声连响成一片，人群中爆发出了高声喝彩，一弯惨淡的银月在天空挂出。此时竞赛的龙船已驰出了白玉桥，观赛的人们纷纷地议论着他们下的赌

注。

“我们不妨也来押个宝吧！”狄公乘兴说道。“今夜就是那穷愁小民也都要赌上几个铜钱。”

小妾拍手赞同：“老爷主张的是，我押三号船五十铜钱。这两天我手气正旺。”

“我押五十在卞大夫船上。”正夫人也发了兴。

“我押五十在柯先生的船上，我信先祖旧风。”狄公道。

忽然，他们看到两岸船上的人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颈注视着运河转弯处，赛船就要作最后的冲刺了。狄公和他的妻妾又靠到栏杆边，紧张期待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们。

两叶扁舟从岸边驰出，在彩台前的运河中分开扎下了锚，船上的仲事官展开了一面大红旗。

远处鼓声隐隐，船虽是尚未见到，但可知是逼近了河弯。

人群乱糟糟呼喊起来，九号船已转过河弯。狭长的船身内十二名桨手，两两并排，应着船中央的大铜鼓的节奏拼命地划着。一条大汉宽胸阔肩，袒露着上身，扬着两个鼓捶疯狂地擂着大铜鼓。舵手则把住长长的尾舵，向桨手们大声吼叫。刻画着龙头的船首扬头翘起，河里白浪飞溅，岸头吼声震天。

“是卞先生的九号船，我赢了！”正夫人禁不住喊了起来。

九号船的龙尾巴后出现了第二条船的龙头，那龙头张大着嘴正仿佛要咬住前面的龙尾巴。

狄公道：“那是二号，运河船夫的二号，他们正鼓劲在追赶呢！”

二号船的司鼓是个五短身材的精焊小子，他发狂一般擂着鼓，撕裂着嗓子不住地吼喊。二号渐渐逼近了九号，它的龙头已咬住了九号的龙尾。人群震耳欲聋的呼喝声将鼓声都淹没了。

又有四条船在河弯上出现，但谁也没去理会。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九号和二号。二号船速飞快，更逼近了九号，狄公能看清九号船上的司

鼓脸上的狂笑。此刻他们离终点只有十来丈，仲事官垂下了大红旗，指示着终点线。

突然，九号船的大个子司鼓动作停了，右手的鼓捶僵在空中，像是他仰看着这支鼓捶惊呆了，转眼间便见他扑倒在大铜鼓上。桨手们眼望着他一时都发了愣，几支桨搅碰在一处，船身略微一倾慢了下来。九号和二号同时从终点的大红旗下面穿过，但九号落下了半只船的距离。

“可怜的小子，才要得手，竟是误了，早不该灌得那么多。”狄公叹了一口气。

两岸人群呼声雷动，群情激昂，亦多有惊异惋惜的。

当九号和二号浮到彩台边时，其余的七条船也过了终点线，每条赛船都受到了激动的人群热烈喝采，一派鼓乐喧动起来，焰火重新从四周升起。

狄公看到一只小船朝他的官船划来，他对妻妾们说：“敢情是来接我去发送奖礼了，老管家伺候你们先行回府，少顷我了却此事，随后便回。”

三位妻妾转身拜送，狄公下了官船。卞嘉和柯元良早在搁桥边上等候着他。狄公下到了那条小船，拱手对卞嘉说：“卞先生，这番输得却是可惜了，想是那司鼓病得不重吧？”

“我这就去看看，老爷。他是条雄壮的好汉，许是困乏了，松动了脚力，不消一刻便可恢复的，老爷不必挂虑。”卞嘉说道。

柯元良站一旁没吭一声．他心神不安地捋着胡须，双眉紧锁着。

他们上了岸，衙官带了六名衙卒向狄公致礼。卞嘉和柯元良将狄公引上彩台的悬梯。狄公一登上彩台，他的中实的的属僚老参军洪亮便将他拽到竹漆屏风后的内室，替他换上了一套深绿色锦缎官袍，系了玉带，戴上了乌纱帽。

“衙里都没什么事吧？”狄公问道。

洪参军点了点头，说：“掾吏、衙役赶早放了班，回家胡乱整理了酒饭都赶来这里看龙船赛了。”

“你且先去看看九号船的司鼓是什么回事，才要到终点，竟败倒了下来。”

狄公装束停当出来到彩台前面，彩台下挤满了赶热闹的人群。衙卒让龙船的桨手们排列成行，引舵手走上彩台。狄公好言嘉勉了几句，发放了奖礼——红纸包里一块印糕和几文散钱，给输了的船二号船则是大红缎檀香盒，盒内二十两足色纹银。末了，狄公祝一州百姓都交鸿运，发财致富。一时人群中大声鼓掌，喝彩不已。

致辞毕，狄公踱步进行漆屏风后的内室，洪亮面色阴郁地向他禀报：“老爷，那司鼓死了！仵作道是被人用毒药毒死的。”

第三章

狄公俯视着司鼓僵硬的尸身，默默无言。尸身放在内室地面的芦席上，街里的仵作正把一支银棒插进死者的嘴里。今夜仵作也在人群中看船赛，尸身抬上岸时，他曾仓促地验查过一遍，此刻正在做仔细的复验。卞嘉和柯元良垂手在一边伺应。

卞嘉望了狄公一眼，说：“老爷，这又何须自费工夫？敢情就是心病猝发，这征象恁的清楚。”

“验完了再说不迟。”狄公冷冷地说，一面察看着死者筋肉发达的躯体。躯体的下部遮盖着一块布片，脸已被临死的痛楚扭歪了，前额宽阔方正不像是店铺里的伙计或什么苦力的营生，倒象个读书人。——赛船的桨手多的是从店铺伙计或苦力招募来的。

仵作站起身来，狄公急急地问道：“你依准什么断定他是被人毒死的？不曾听得卞大夫说是心病猝发么？”

仵作答：“除了心病的征象之外，老爷，他的指尖和脚尖都有些紫星斑。适才我还留意到他的舌面肿大，上面亦有紫斑。我是南边来的人，南边山里的人能调合一种慢性毒药，毒发后的征象正是如此。我一见到他指尖的紫星斑，就明白正是这种毒药毒死的。”

卞大夫闻言俯下了身，仵作用银棒将死者的嘴唇撬撅，叫他朝里看。卞大夫看罢点了点头，若有所悟地对狄公道：“老爷，仵作所言甚是，却是我诊的错了。我此刻记忆起某种医书上也曾载录有这种毒药，

空肚儿服用顷刻间便发毒，饱食后约莫有一个时辰才可发作。”

狄公问卞嘉：“这死者既是你船上的司鼓，想来是你雇下的人了？”

“老爷有所不知，这位书生不是本州人氏，名唤作董梅，铺子里繁忙时节，他偶来我这里打应点杂。”

“他在此地不曾有家？”

“这董梅尚未娶妻，几年前，他与父母同住在城外一幢宅子里。落后其父做生意亏了本钱，把个家业败了，典卖了宅子回到北边老家去了。董梅仍留居此间，挣点钱谋生糊个口儿，一心想在县学里把那六经的课业读完再回北边去同父母团聚。他为人放任不甚检点，好交接朋友，闲日里弄刀耍棒也练就了一套拳脚。我铺子里的伙计与他都有些勾当，前日里把他叫将来做了这龙船的司鼓。”

柯元良道：“卞大夫所言甚是，这董梅端的是个广有才艺的少年。他的父亲对骨董玉器很有深究，他自个在辨识鉴赏上也甚有些眼力。”

“柯先生却又是如何结识他的？”狄公问道。

“他闲常也把件便宜弄来的瓷瓶或铜篆铁瓦的玩意带来与我，价也估得甚是公道。”

狄公淡淡地嗯了一声，又问道：“他有什么仇人没有？或是新近与人交恶？”

卞嘉迟疑地看了一眼柯元良，答道：“老爷，这可就不很清楚了。不过我看这董梅成日间交接的多是些三教九流人物，又时常与闲汉、无赖打混在一处练拳，莫不是跟那帮人闹翻了，才弄出这杀身的祸来。”

狄公见卞嘉脸色转白，神情紧张，好像因董梅的死感到十分惊愕和懊丧。

他转问柯元良：“这董梅如今在哪里居住？”

“听说是他在半月街寻了个下处，哪一幢门户却不甚清楚。但老爷你可问问他的朋友夏光。夏光也是个外州来的书生，与他一般会耍几路拳脚，闲常也做点骨董字画的买卖。夏光头里告诉我说他与董梅合赁一家旧衣铺子的楼上，想来不会离这里很远。他还曾许诺我凑办这龙船赛时

助一臂力哩。”

“将那夏光带来见我！”狄公令道。

“他已回城去了。”卞嘉慌忙答道。“我上这儿来时正撞着他一溜儿朝南门去。这人左半面脸有一道长长的疤，我是不会看差了的。”

狄公见柯元良心神不安，像有一腔心事急着想要离开这里，便说道：“罢，罢，待我细细问理此案。两位相公暂且不要走漏此中消息，董梅之死也姑且说是心病猝发，明日上公堂时，望两位好歹也到场。洪亮，你送这两位相公下去，再替我把衙官唤来。”

卞嘉、柯元良走后，狄公对仵作说：“亏了先生精于此行，今日若是听了那卞大夫的诊断，险些儿误了大事。你即此回衙里填画个验尸格目与我。”

仵作满脸得意地应诺而下。狄公反剪了双手来回踱步，见洪参军带着衙官来了，便命令道：“与我把死者的衣服取来。”

衙官去案桌底下拿出一个包袱，解开了，说道：“董梅的衣服全在这里，长裤、腰带、鞋袜，这件袍褂是在船上那大铜鼓下面寻着的。”狄公将手伸到袍褂的宽袖里搜寻，袖中只有董梅的户籍。学籍的状卷和几文散银。他摇了摇头对洪亮道：“将这包袱带回到衙里去。”又令衙官：“用苫席将这尸身卷起运回衙里空牢收厝，然后速去夏光下处将他带来，我今夜便待审他。”

衙官下去编派他的衙卒，洪亮伺候着狄公卸下官袍，不禁问道：“谁竟会谋杀这个穷酸的书生？”

“谋杀？”一个低沉的嗓音突然在门口响起，“我听说是心病猝发死的。”

狄公猛转过身来，刚要怒斥，认出是孔庙对面骨董铺子的杨掌柜，便含忍住了性子。狄公时常光顾那个铺子，与杨掌柜甚是稔熟。他缓了口气说道：“杨掌柜知道了，暂勿声张，休要让外人听见。”

杨掌柜扬了扬两道浓眉，露出齐整而洁白的牙齿微笑着说道：“这个不消老爷费心。不过港头河面上的渔父渔婆都道是给白娘娘攫去了。”

“这话却又是怎说的？”狄公恼怒地问道

“这里的百姓就赶着那庙里的这么称，龙船赛死了个后生，渔父渔婆可发了兴，白娘娘得了供奉，今年鱼儿的出息就大了。”

狄公只得耸了耸肩。

“那他又是如何吃人弄死的呢？”杨掌柜朝蜷缩着的尸身溜了一眼。“老爷，怎的没见着有血？”

狄公冷冷地说：“你若要知端底备细，明日一早可上公堂来看审。啊，杨掌柜，我有话问你，这董梅闲常也做些骨董生意，你敢情与他有过来往？”

杨掌柜摇了摇头，又用手搔了搔黝黑的脸面，答道：“听见过这名儿，却一向不曾见过面。我干这营生是独脚蟾，风里来，雨里去，整日骑着马儿游尸撞魂如奔命一般，专一寻问那挖掘到宝物的人家。三日两头也撞上有几宗奇货到手，这身子也打炼得强如个金刚。那一日……”

“董梅有一个名唤作夏光的伙伴，你见过不曾？”

“不曾，老爷。”杨掌柜又皱了皱眉头。“那名儿听来也有点耳熟，却委实记忆不起了。我才说着什么来着？呵，那一日，那一日我在东城庙市里弄得一幅古画，老爷，你保不定也很感兴趣，我敢说这价钱端的是……”

“改日我会上你铺子里去的，杨掌柜，这会我正忙乱着，须臾就得回去衙里。”

杨掌柜大失所望，只得鞠躬告辞。

狄公回脸对洪参军道：“这人对骨董宝物的广见博识令人难以置信，每回我与他闲扯聊聊，得益非浅。可惜今天他撞着不是时候，还来兜售骨董。洪亮，看来此案赖我们俩分头勘查了，陶甘、乔泰、马荣三人都要后天才能回衙。”

洪参军沉吟道：“说来真是不巧，我已年迈力衰，且又糊涂昏瞀，顶何用处？乔泰、马荣不说，陶甘他可正是剖断这行下毒案的圣手。”

“发恁的愁，莫不小觑了你我自己？我此刻就上马去白玉桥镇，显而

可见，就在那里的酒筵上董梅被人下了毒。我先去看看那酒店的情形，你上孔庙县学去拜见欧阳助教，询问一下董梅和夏光的学业操行。那老助教是个目光精深的人，我很想知道他对这两个少年人作如何观。你不必等候我，明日一早用膳后即可来内衙径自寻我。”

他们走下彩台悬梯时，狄公又想到什么，说道：“啊，再有，你此去经过衙府时顺便要管家告诉一声内眷，今夜里我很晚才能回府。”

第四章

狄公从衙卒那里牵过一匹马，翻身上鞍，一溜烟儿向南奔驰而去。一路上挤满了回城里的人，谁也不曾留意于他。

官道约有四五里是沿着运河走的，堤岸边这时还坐着三三五五的男女。绕过了一座小山岗，四面出现了幽深的树林，驰出树林到了平川便可看到白玉桥镇口的灯彩了。跨过那座高高的白玉拱桥（下面的市镇便由此而得名），狄公见运河里船帆林立，水波粼粼，那里正是镇河和运河的汇流处。

桥对面的市廛上灯彩闪耀，一派光明，大群的人聚在店铺周围，生意兀自兴隆。狄公下了马，拉着辔头将马牵到一家铁匠铺，铁匠正闲着，与他几个铜钱嘱他看守这马，喂点草料。狄公暗自得意，那铁匠并未认出他是本州刺史。

狄公沿着市街信步走去，寻思着到何处去打听信息。忽而他见河岸上一株垂杨下遮着个小小庙宇。门墙梁柱都漆成了红色，香火端的蕃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都朝那募化箱里扔进几文小钱。狄公走进庙里不由好奇朝殿堂内张望，一个穿着破袖的老庙祝正往悬挂的一盏油灯里加油。神坛供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娘娘，彩披绣裙盘腿坐在莲花宝座上，半张半闭一对眼睛正瞅着他，嘴唇微微蜷曲，闪出一丝薄薄的笑意。

狄公是个坚定的正统儒者，他对这种俗祭淫祀一向深恶痛绝。今天这张娇艳的笑颜更使他感到格外不安。他皱紧眉头步下府外石阶，继续向前走去。不一晌，他看见一家修须店，店门正向着河岸。他走了进去坐在长凳上等候。抬头他忽见一个窈窕娉婷的女子正朝这店铺走来，她穿着玄缎长裙，下半个脸面用紫绫巾遮掩着。这女子明眼不是什么窑姐粉头，衣饰淡雅，举止雍容，倒像个官府里的贵妇人。走近到修须店门首她停了下来，将那紫绫巾慢慢摘下，紧紧瞅着狄公。狄公心中好生狐

疑，一个单身女子无人陪同，此时此刻在闹市中晃荡，可会有什么见得人的勾当？店铺里的伙计笑脸上来照应，狄公只得安下神来随那伙计摆布。

“贵相公打哪里来？”伙计一边替狄公梳理胡须，一边开口问道。

“我是外乡来的拳师，正待要上京访亲去。”狄公答道。

他知道拳师一般多侠义心肠，救人急难，故最是受人敬重和信赖。

“今夜你生意敢情兴隆，这么多人来看赛龙船。”狄公问道。

“相公这话说差了。实对你说吧，今夜人但有个好去处了，你不见前面那个酒店，赛船前卞相公、何相公两位阔爷摆下了酒水，单宴请那众桨手，一文铜钱不破费便可坐上桌去痛快吃喝，又谁还肯来这里化去几文铜钱梳理胡须毛发？”

狄公点点头。他用眼角又偷觑了那个站在店铺门首的女子，那女子倚着栅栏正耐心地等着他呢！狄公思量她莫非真是个窑姐，专一等候我出去便来兜她的营生。他转意又问那伙计：“我见那酒店里只有四个伙计，这么多的桨手吃喝，酒食怎生整理得妥当，可不忙乱坏了他们，听说通共有九条船哩。”

“不，他们且是不忙哩。你看那店堂后有一张桌子，他们在桌子上放了六个大酒坛，今夜这六个大酒坛黄汤盛的满乎乎的，随你自个儿舀，务要灌个痛快。两边桌上又堆造了成山的盘碟菜肴，随意挑拣，一文不收。菜肴都是珍佳上品。人家卞相公、柯相公请起客来可真个有丞相的肚量，吃人眼红得慌。他们自个儿又上上下下地张罗，忙得没入脚处，偷个闲儿还同这个那个厮恋几句……嗯，你要不要洗洗毛发？”

狄公摇了摇头。

伙计又自顾说道：“我敢赌个咒，那里的人都要喝到半夜醉得踉跄才肯尽兴。噢，听说赛船时出了事，有个打鼓的后生仰脖子伸脚去了，大伙儿可都乐了，白娘娘得了供奉，今年秋上可有个好年成了！”

“你也信白娘娘？”

“也信也不信。我这行营生前不靠水，后不靠山，多少可以斜眼儿闲

里观看。我虽不去她庙里烧香，但我可不敢走近那边的曼陀罗林。”他用手中的剪子指了指方向，又说道：“那片林子都道是白娘娘的，莫道是进去，就是走近正面觑一眼都心中发毛——”

“罢，罢，小心剪子！险些儿戳了面皮，该几个钱？”

狄公付了钱，道了声谢，戴上弁帽，便出了这店铺。

那女子果然迎着他走来，轻轻地说：“官家，小妇人唐突了，有句话儿要与你说。”

狄公打住了脚步，敏捷地看了她一眼；乃低声说道：“小娘子方便，但言无妨。”

狄公头里猜度得果然不差，那女子神态矜持，吐言温驯，正是官府人家妇人的行状。

“适间我听说你是个拳师，乃斗胆挡了大驾，但有一事央烦，不知依与不依？”

狄公甚得好奇，寻思这女子究竟有什事央及，故意作势道：“我是江湖间来去之人，眼瞳儿只认得银子。”

“随我走来！”

她走到河边那柳树荫里搬了个粗石凳儿坐下，狄公欠身坐了对面。那女子长得十分标致，年纪约莫在二十五上下，杏儿脸，不施粉黛，淡淡的绯晕使她细腻柔滑的脸颊分外光鲜动人。她一双闪闪含神的大眼睛打量了狄公半晌，乃开了口：“今夜之事也无需你冒什么风险，我要会面一个人商洽一桩紧要之事，在曼陀罗林边一幢没人住的宅子里，打这里走去约莫半个时辰。那日商定此事时我竟忘了今夜是赛龙船的日子，无赖、闲汉、捣子、泼皮都会在这里前后出没。我要你陪伴我去那幢宅子，护着我别吃人挤踩了。你只消将我带到那宅子的门楼便行。”说着她

狄公想她理应把就里详备吐个口儿，故意猛可站立起身来，冷冷地说：“话不是这等说。这赏银我何尝不想得，只是我这个顶天立地的拳师哪能去助成偷会密约败坏人伦的勾当？”

“你岂敢胡扯！”女子愤怒地叫了起来。“我要你做了什么黯昧之事

来？这全是正大光明的。”

“你要我出力须先得将那正大光明的话题抖露个明白。”狄公下紧地逼道。

“你且坐下，时间不多，我自然得先将你说服。你这个行状倒使我先几分信了你的忠诚正直。实与你说了吧，我受人之托今夜要买进一件稀世之宝，价钱已说定，只是情形不同一般，卖主要我赌誓不准走漏半个风信儿，因为还有别人想要得到这件宝物。倘若被别人知道了，卖主可从此不得消受。他此刻正在那宅子里候着我，那里多年无人居住，正是做这等买卖的一个稳实去处。”

狄公看着她那垂下的长袖，又问道：“这般说来，你已将这笔巨金携带在身上了？”

女子从长袖里取出一个方纸包儿，默默地递给狄公。狄公四顾无人，便拨开纸角往里一看，不觉倒抽一口冷气——纸包里面齐齐整整十根沉沉的金锭捆扎作一处。他将方纸包还给了那女子，问道：“不敢动问小娘子尊姓？”

“休要胡枝扯叶！我这等信赖于你，你却恁的罗唣。”她一面平静地嗔着，一面将方纸包又纳入了抽中。重新拿出那块银饼，说道：“这买卖彼此无欺，望你好歹也信赖于我。”

狄公点了点头，接过了银饼。

狄公与修须店里那伙计一番交谈，心里明白到这里来搜寻董梅被人毒死的线索显然无望，酒店里宴请桨手时一片闹哄哄，任何人都可能在董梅的酒食里投毒。此刻他倒不妨留心看看这女子究竟要干什么。

当他们穿过市廛时，狄公说：“小娘子稍息片刻，待我去买一盏灯笼。”

那女子不耐烦了：“那地方我了如指掌，灯笼烛火反惹人眼目。”

“但我可得要独自归去！”狄公淡淡地说。

他在一家杂货铺前停下，摸了几文铜钱买了一盏灯笼。

他们继续行走时，狄公忍不住问道：“未知小娘子要会的那人又是如

何出来呢？”

“他闲常就住在那宅子里。若是你感到害怕，他可送我回来这白玉桥镇。”

两人默默无声地向前走着。刚穿进那条通向树林的暗黑小路，前面便见一群浪荡公子正与三个****在那里嬉戏调情。他们用下流的言语议论狄公和那女子，只是畏惧狄公高大雄武的身躯才不敢上前贸然寻衅。狄公昂头走去，更不理会。

向前又走了好一截路，那女子突然岔进一条幽径，这幽径正通向浓密深黑的曼陀罗林。这时他们遇上了两个在树林间晃荡的无赖，彼此走近时狄公反迭了双袖，工稳着步子，警惕地摆出一副拳师迎斗的姿势。那两个无赖本想揽事，见此情状也略知些浅深，愤愤然啐了一口，自走远了。

狄公心想：这路果然难行，那女子端的有慧眼，识英雄，不枉付了我那块银饼。她独自一个能平稳进出这林子？

幽径曲折，林愈密，树愈高。地上覆盖着厚厚一层落叶，偶尔斑驳洒落下几点苍凉的月光。早已听不见市廛的喧闹，只有夜鸟凄厉的哀鸣偶尔打破这令人胆寒的静谧。

女子转过身来，指着一棵高大参天的松树说道：“记住这株松树，你回去时，从这里左拐，一直向左便可出这林子。”

她自顾走入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她对这里一切异常熟悉。狄公急忙跟随在后，只觉脚步踉跄，几番险些绊倒在坎坷不平的路上。

他停下稍喘了口气，惊异地问道：“小娘子，这地方因何如此荒凉？”

“这里是白娘娘的曼陀罗林，极是神圣的地方。白娘娘时常显灵，你没听那店铺里的伙计说么？官家莫非胆怯了？”

“小娘子放心，在下虽有点胆寒，究竟不是懦夫。”

“好！这就到了。千万别出声！”她停下了脚步。

狄公见惨淡的月光下一幢荒圮败坏的高大门楼，门楼两边高墙逶

迤，遮没在幽黑的林木里。那女子走上水青石阶，推开了两扇风雨剥蚀几近腐朽的木门，回身轻轻地说了声“官家请自稳便”，便踅进了那宅子。狄公转身回走。

狄公走回到那株高大的古松下不禁停下了脚步，略一寻思，便将灯笼放在地上，将袍襟塞入腰带，卷起了衣袖，然后提起灯笼回身又朝那门楼走去。

他想要亲眼见一见那两个神秘的人会面的地方，占一个有利的隅角，从那里可以窥视着他们。如果真是一宗纯粹的买卖，他便立即离开这里，倘是有半点可疑，他便公开自己的身份，当场问破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狄公轻轻推开那两扇大门走进门楼，门楼里是一个空敞的前院，周围黑黝黝一片并不见人迹。定睛细看乃见前面不远的抹角处微微有灯火闪出。狄公穿入一条黑暗的过道朝那灯火闪烁处急急走去。

穿出过道便是一个荒凉的大庭院，庭院里野草丛生，腐术散腥。正中影绰绰一座大厅堂在惨淡的月光下显出高甍飞檐的朦胧轮廓。忽然他听到右边圆洞门外传来模糊的声响，赶紧穿出那圆洞门仔细谛听。声音来自一个台基有四尺高的亭阁，亭阁内果然有烛火晃闪，亭阁外是一个四面粉墙抱定的小花园。小花园里荒草萋萋，虫声唧唧，沿墙种植一排古柳高槐。亭阁四面窗格和顶檐瓦翎新近修葺过，而其它部分则很是荒败。正门两扇朱红格子门紧关着。

狄公审视情势，见亭阁左边的圆墙只有四尺高，墙外大树参天，葱郁一片。他拣定了一个墙砖凸凹处飞身攀登上那堵园墙，大着胆朝那亭阁飞快爬去。当他爬近亭阁正待趴下身子向窗格里窥觑，月亮却被乌云遮蔽了，四周一片漆黑。他听见那女子说：“我先知道了你为何来的这里，我才告诉你……”接着是一声诅咒，然后是扭打的声音。女子大叫：“把手放开！”

突然，狄公身下的墙头摇动了一下，他赶紧拉住墙外一根树桠，竭力稳住身子。十几块砖“哗啦啦”倒塌落到了墙下的瓦砾堆上。狄公汗流浃背，正惊惶处，忽听得亭阁里那女子一声凄厉的叫喊，然后听见门格被打开和急促的脚步声。

狄公急忙跳下墙来，大声叫道：“休得逃跑！”但无济于事，隐隐听

得远处树枝“噼啪”折断的声音，一个黑影飞身逃进了树林。狄公待要追赶，早不见了影踪。

亭阁的门半开着，亭阁里烛光摇曳，那女子躺倒在地上。

狄公气急败坏登上亭阁的台阶，不由在门口趔趄几步。那女子仰天躺着，一柄短剑刺进了她的左胸，剑柄露在外面。狄公心中叫苦，忙走上前蹲下到她身边，仔细端详了她平静苍白的脸——她已经死了。

狄公愤怒地自语道：“她出了钱雇我保护她，而偏偏在我的眼皮下被人杀了！”

她显然试图保卫过自己，她的右手紧捏着一把薄刃小刀，刀上还粘着血迹，血迹从地上到门口滴成一线。

狄公伸手摸了摸她的衣袖，那装有金锭的纸包不见了。只有两条鲛绡汗巾和一张单据，单据上写着柯府琥珀夫人百拜交纳。

狄公心中大疑。他听人曾说起过柯元良的正夫人多年来一直患有不治之症，为此柯元良又纳了一房侍妾，名唤琥珀。琥珀年轻美貌，想来这死者定是她无疑了。柯元良这个糊涂虫竟让他的爱妾独个来这儿替他买进什么价值连城的骨董，却不知原是一个抢夺金锭的圈套。

狄公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细细看了这亭阁。亭阁里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张竹榻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也并不见一个可以贮藏东西的地方。内墙和天花板新近修葺过，窗格都装上了铁栅，门外挂着一把胳膊般大铁锁。他摇了摇头，紧皱了双眉，略一沉思便用蜡烛点亮了灯笼出小花园，过圆洞门，转来庭院直进那大厅堂。

大厅堂里空荡荡，幽暗潮湿。厅堂后壁高高悬挂着一方积满尘土的匾额，匾额上三个泥金大字：“翡翠墅”，落款是董一贯。几翼大胆的蝙蝠飞来在狄公头上缭绕，地上好几尾老鼠来去奔窜，厅堂里像坟墓一般阴森恐怖，厅堂外寒气凝重，静寂虚寥。

狄公又回到那亭阁，蹲下身来小心将短剑从女子胸脯拔出。短剑一直刺到了她的心脏，玄缎长裙浸透了鲜血。他又从女子手上抽出那柄薄刃小刀，用一块帕巾将他它们一并包裹了。最后细细看了一眼亭阁现场，才转身下了台阶。

这时月亮又从乌云里钻出来了，狄公回头向那黑黝黝的曼陀罗林忧虑地看了一眼，那鬼怪般狰狞的大树夜来更令人胆寒心怯，毛发悚然。突然，狄公发现有人正沿着低矮的园墙偷偷走来，隐约只见那人蓬乱的头发。那人显然没有察觉狄公，自顾不慌不忙慢慢走着。狄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全身不由颤栗起来。他赶紧蹲下，轻轻地贴向那堵矮墙，抓住墙头用力翻了出去。墙外是一条长满野草的小沟，高墙头竟有六七尺高，墙外并不见有人。

狄公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可怕的人。忽而狄公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原来是月光戏弄了他——那只是一只乌龟拖曳着一束缠结的野草。

“原来却是你这个小精灵在耍弄我！”狄公一把揪住那乌龟，扯去了背上的那束野草。又从袖中拿出一方帕巾将它包裹了，四角系了结纳入袖中。然后翻过墙来，跳回到花园里。

狄公出了翡翠墅门楼，好在手中有盏灯笼，很容易地循原路回到了白玉桥镇。

白玉桥镇市廛上依旧一派节日欢乐的情景，灯光辉煌，人群如鲫。狄公找到了白玉桥镇署的里甲，披露了自己身分，命令里甲委派团丁去翡翠墅将那女尸收后了运去城里衙门，并布置下十二名团丁守卫翡翠墅直到天亮。然后他从铁匠那里牵过他的坐骑，将袖中的两柄刀剑和那只乌龟放进马鞍袋，挥鞭驰马回城。

第五章

尽管已是深夜，濮阳城南门依旧半开着，三五成群的百姓还在陆续进城。每个人交上给守卫的兵士一枚小小的长方形竹牌，竹牌上面潦草地写着个数字。今夜，城里的百姓倘若要到关城门时间之后才回城，必须事先呈报姓名、身分、宅址，领取这么一枚竹牌。没有这竹牌的人须由守门士卒验明姓名、身分、宅址并交纳五个铜钱才允许进城。

南门的校尉见远远一骑飞奔而来，忙喝令兵士将城门开大。狄公勒住马，问道：“适才见有个受伤的男子进城没有？”

校尉将头盔向脑后推了一推，答道：“老爷，这个可难说准，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细察看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这一大群一大群的，哪里顾得

全？今夜濮阳城里的人几乎都出了南门。”

“嗯。此刻起你必须细细检查每一个回城的人，若是见有个刚受了刀伤的男子便逮捕他，立即将他带到衙门。你马上派一个士兵骑马去另外三道城门传达同样的命令。”

城里三街六市仍挤满了欢乐的人群，十里灯火，人声喧闹。酒肆和店铺生意正忙。狄公策马向东城缓缓驰去，他记得柯元良的宅邸就在东城。

来到东门不远的一幢幽静的府邸，狄公下了马，在门楼外白玉柱上系了缰绳，走上高高的台阶往那红漆大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管家应声便开了门，狄公递上名刺，管家见是本州刺史狄老爷，慌忙跑入内厅去禀报柯元良。柯元良闻知狄公深夜来访，忙不迭来到前厅。他满面惊惶恐怖，忘了礼数，见了狄公便激动地问道：“狄老爷，是不是出事了？”

“嗯，柯先生进屋里说话。”

“当然。狄老爷。啊，小民失于迎拜，疏忽礼节，幸乞恕察。我正在担忧……”柯元良焦急地摇着头，面上露出不胜懊悔的神色。

他领着狄公出前厅转弯抹角穿过几处回槛曲廊来到一个厅堂，上楼便是一间幽雅僻静的大书房。书房两边靠墙是骨董柜和书柜，骨董、宝玩、书籍、字画陈放得疏间错落，井井有序。

他们在墙角一张圆茶桌边坐定，柯元良执壶斟酒，狄公开口便问：“柯先生的偏夫人是不是名唤琥珀？”

“是的！老爷，出了什么事？她吃罢晚饭便出去办理一桩差使了，到此刻尚不见回府。”

“柯先生，琥珀夫人被人杀死了！”

柯元良顿时脸色苍白，睁大了惊惶的眼睛盯着狄公，呆呆不发一言。半晌，才吐出一连串惊讶的问语：“被人杀死了？这怎么会发生的？谁干的？在什么地方？狄老爷可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被人杀了？”

狄公捋了捋胡子，冷冷地说道：“至于最后一句问话，你应当知道答

案，因为，柯先生，正是你自己委派她到那个荒僻的宅子去的。”

“荒僻的宅子？哪个荒僻的宅子？究竟在哪里？老天，她为何不听我的忠告，我恳求她至少要告诉我去哪里，但她却……”

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柯先生最好从头细细讲起。你先喝盅茶，当然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信息。要不是我得到了当时当地的所有详情细节，这凶手恐怕永远也抓不到了。”

柯元良呷了一口茶，稍稍平静了情绪，又问：“究竟是谁杀的？”

“一个男子，尚不知姓名。”

“如何杀的？”

“被一柄剑刺进了胸堂，当即死去，并不曾吃多少痛苦。”

柯元良木然点了点头，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琥珀是个异乎寻常的女子，老爷，她常助我鉴别骨董，她对骨董的鉴识有非凡的眼力。她的身上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充满着奇妙的魅力。”

柯元良沮丧地望了望沿墙那乌木雕花的高大精致的骨董柜，继续说道：“所有这些都是琥珀她一手精心布置的，体现了她的慧眼和雅趣。她还亲手分类标签，编纂目录。我四年前买进她时，她还是一个尚未开蒙的丫环，我教了她一年两年之后，便就写得了一笔好字。真的，她异常聪明颖慧……”他硬噎住了，痛苦地垂下了头。

“柯先生是从哪里买进她的？”狄公问。

“琥珀原是董一贯老先生府上的使女。”

“董一贯？！”狄公惊叫一声，恍若有悟。又问道：“柯先生，这董一贯会不会就是那个被谋杀的秀才董梅的父亲？”

“老爷说的正是。琥珀从小就没爹娘，董老先生抚育她长成，待她极是宠爱。四年前董一贯破了产，被迫典卖了他全数家产，他将琥珀卖给了我。因我膝下无儿女，我四根金条买下了她。本想将她当作女儿，但她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标致灵秀，她纯洁无暇，温雅娴淑，那身姿体段恰如一尊玉雕一般。……唉！只因贱妻是……贱妻患了不治之症，两年前我便与琥珀结了婚，将她收作偏房。当然我是有些老了，两鬓花白，齿

牙动摇，但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嗜尚、对未来的憧憬……”

“嗯，我明白了。柯先生你告诉我，你委派她去究竟办一件什么差使？”

柯元良慢慢喝完了那盅茶，然后答道：“狄老爷，事情是这样的：琥珀她将董梅举荐给我，为我搜集骨董，代理些买卖洽约之事。她非常了解董梅，因为他俩从小一起长大。两天前她告诉我说董梅碰上了一件非常稀罕的骨董，一个……一个花瓶，这是目前存世的最古老最名贵的花瓶之一，开价十根金锭。她说其真正价值远在两三倍以上。正因为这个花瓶蜚声遐尔，求索它的人很是不少，董梅不愿让别人得去，他想将它卖给我。琥珀说董梅答应今夜龙船赛后在一个他们俩都知道的安全地方将东西亲手交给她。我要琥珀告诉我那是个什么地方，但她却不愿说。一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带着这么多钱，我真放心不下，但琥珀始终坚持要独自一个去那里。她赌誓说不会出意外。今夜我见董梅死了，马上想到琥珀她将白白在那里等候了，我巴望当我回来时，她已经回府。然而她……我回府没见到她，心里便惴惴不安，夜愈深静，更是忧心如焚。但我也没有法子，因为我委实不知他们会面的地点。”

狄公道：“我可以告诉你，柯先生，他们就是在董一贯府邸，那荒凉的翡翠墅会面的。那是一幢空宅，在白玉桥镇边的那片茂密树林里。琥珀并不知道董梅已死，另一个知情人冒名董梅去了那里。就是那人杀了琥珀，抢去了金锭和那个……那个花瓶——是不是花瓶？柯先生。”

“董邸翡翠墅——我的天！她为什么要……她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非常熟悉，但——”他的眼光垂了下去。

狄公问：“人们为什么说那里闹鬼？”

柯元良抬起头惊惶地看着狄公：“闹鬼？不！狄老爷，那里是白娘娘的曼陀罗林，昔时倒常听说过白娘娘显灵。几百年前那一带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你知道那时白玉桥下那条河比现在宽阔得多。这里的百姓最是信奉河神娘娘，远近的渔民和船快都要来这里朝拜。曼陀罗林那时很大，周围几十里，林子当中建有一座神庙，庙里供奉着一尊河神娘娘的巨大石像。每年有一个年轻男子在隆重的祭典时被宰杀当作她的牺牲，供上祭坛。后来运河的开凿正通过这里，大片树林被砍去了，只有围绕着那神庙的一片树丛被保存了下来，为的是尊重当地百姓的信仰。官府又明令禁止用活人血祭的旧俗。第二年这里便发生了灾难性的地震，毁

坏了那神庙的大部，庙里的长老和两个小侍童突然被人杀了。一时议论蜂起，都道是白娘娘动了怒。于是人们放弃了树林中那个神庙，在白玉桥镇的河岸上重建了一个新庙。进出那神庙的道路很快被荒草野树覆没了，从此便再也没有人敢走进曼陀罗林。甚至连采药草的人都不敢去冒那个险，尽管曼陀罗花和根茎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生药铺收购的价钱也很是高昂。”

柯元良皱了皱眉头，意识到话扯远了，干咳了几声，又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十年前，董老先生开始在曼陀罗林附近营建馆墅，当地百姓都警告他说与那曼陀罗林为邻，惊动白娘娘圣土，白娘娘会发怒，一发怒便要降灾。当地的民工拒绝为他修筑，但老董——可能由于是北边的人——却是非常顽固，他不信河神娘娘的谬说，从邻近四乡募工建起了他的馆墅。他命之曰翡翠墅，取馆墅外一片空翠流玉之意。他举家搬进了这翡翠墅，并在那里储放他搜集的铜鼎铁彝、石鼓经卷。我曾去看过他几

回，他藏的青铜鼎果然不同一般，海内罕见。老爷你可知道，如今要搞到一个商周时的青铜鼎端的非易……”

他话说到这里又停住了，神情沮丧地摇了摇头，象是又嫌话扯远了。

“四年前的一个夏夜，也是这般闷热天气。老董与他一家正坐在亭阁前面的花园里纳凉，白娘娘突然出现了。张牙露齿，奔出了曼陀罗林。——老董事后告诉了我当时那可怕的情景，白娘娘她穿着一条血迹斑斑的白裙，披头散发遮去了一半脸面。她高举起血淋淋的双手向他们狂奔而来，发出一声声恐怖的叫喊。老董全家吓得顿时四散奔逃，这时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老董他们跌跌撞撞奔到白玉桥镇尤惊喘未定，心悸神怖。全身衣服都被树桠荆刺撕破了，浑身上下湿透。老董乃决意放弃那幢馆墅。更有甚者，第二天他便闻报在京师的商行倒闭了。他只得将这翡翠墅及墅外那片曼陀罗林典卖给京师一个有钱的药材商，羞愧回去北方老家。——人都道是白娘娘的报应。”

狄公专心地听着柯元良的叙述，一面慢慢捋着他那又长又黑的大胡子。他温和地问道：“那么，琥珀小姐她今夜又为何还要冒险去那翡翠墅呢？她当然知道白娘娘显灵的事，她真的不怕么？”

“老爷，她并不信那里真闹鬼或显灵。她常说那些鬼影鬼迹作祟之事

只不过是当地百姓为惊唬老董而故意弄出的诡计。而且，身为一个女子更不必害怕白娘娘，白娘娘是女子的护卫神，从来只有宰杀男子去供奉她的神灵，并不听闻拿了我们女子的性命去当牺牲。”。

狄公点头称善，又呷了一口茶，放下茶盅，突然严厉地说道：“柯先生，你让琥珀夫人为你去办理这件危险的差使，如今她被人残酷地杀害了，你必须为自己的胆怯承担全部责任！你还敢在我面前扯谎，你以为我真会相信天底下竟有价值十根金锭的花瓶？——快与我从实说来！琥珀究竟要为你买进什么？”

柯元良心中叫苦，他站起身来心神不安地来回踱步。最后在狄公面前停住了脚步，回头小心看了看房门，弯下腰来凑近狄公耳边，低声说道：“实不相瞒，我要买进的就是那颗名闻天下的御珠。”

第六章

狄公默默注视着神情激动的柯元良，突然用拳头狠狠一击桌子，厉声叫道：“大胆柯元良，竟又敢拿御珠的鬼话戏弄本官！快与我讲出真情！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我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时，我祖母哄我睡觉就与我讲过了这御珠的故事——不意今天你又来拿御珠之话搪塞蒙混。”

柯元良坐下，用衣袖拭了拭汗湿的前额，正色说道：“小民焉敢蒙混老爷？这是真话，我可以赌誓。琥珀她见到了那颗御珠，像鸽卵般大小，通体射出晶莹透亮的白光。琥珀说谁见了都会禁不住啧啧称奇。”

“那么，董梅他又是用什么高妙的本领将这颗名闻天下的稀世之宝弄到手的呢？”狄公不无讥讽地问道。

“董梅是从他寄寓处隔壁的一个贫苦老婆子那里得来这颗御珠的。他曾帮了那老婆子许多忙，老婆子临死前便将这颗珠子送给了董梅作为报答。因为这老婆子无儿无女，孤独一生，临到死前她只得将这个被她的家族严守了三代的古老而可怕的秘密泄露给了董梅。”

狄公微微点头，示意柯元良说下去。

“那是一个十分稀奇的故事，老爷，但它却是完全真实的，没有半点掺假。那老婆子的外祖母原是皇宫里的厨娘。当她的母亲只有三岁的时候，波斯国的使臣将这颗著名的珠子献给了当今圣上的祖父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在皇后娘娘的生日盛典上将它赐给了娘娘以示宠幸。当天便轰动了后宫，酒宴后王妃贵戚、诰命夫人都围定了娘娘争睹那稀世之宝的光彩，恭贺她喜承恩宠，祈祝她富贵万年。那个正在内宫门外的台阶上玩耍的小女孩看着热闹便偷偷溜进了内宫，她见那颗御珠正放在案几上的一幅金丝嵌镶百宝锦缎软垫上。众人正凑着娘娘说话，她拿起那颗御珠看了看，觉得好玩，便顺手纳入口中，飞快跑了出去——她想将那珠子带到花园里去玩耍。当娘娘发现御珠失踪，便马上召集了太监和后宫侍卫问话。后宫所有的门户全关闭了，每个人都搜了身。但没有一个人怀疑到那个正在御花园里玩耍的小女孩。

“四个皇后娘娘最疑心的宫女被折磨致死，几十个太监被重重鞭笞。然而御珠仍旧没有找到。当天夜里皇上闻报，忙派出内廷总监来后宫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搜查。”

柯元良的两颊出现了红晕，他陶醉在这个奇妙的古老传说中，激动的心情使他暂时忘却了他的悲痛。他匆匆呷了一口茶，又说道：“第二天早晨那厨娘发现她女儿的嘴里含吮着什么东西，便叱骂她在御膳房里偷吃了什么。小女孩天真地将御珠吐出给她母亲看——那御珠清润温馨，含在嘴里极感舒爽，故不觉含过一夜。厨娘见了御珠吓得魂飞天外。如果她那时交回御珠并向总监或娘娘讲明真相，仍逃不脱满门斩杀的罪名，那四个无辜而死的宫女的账要算到她的头上。那厨娘横一横心，咬了口牙便将御珠偷偷藏过了。搜索持续了数天，京师刑部、大理寺的官员受命也来帮助内廷总监搜寻查问。当日在内宫侍候的宫女太监以及来后宫参贺的王妃、贵戚、诰命夫人个个盘问、搜身，没有一个不折腾得半死。皇上为这颗御珠悬了巨额的赏格，一面行文海内关驿川埠严访暗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九州，文武百官能想到的法子都想到了，御珠还是没见个影儿。

“那厨娘咬紧牙将这秘密一直深藏在肚内，不敢吐露一丝风声。直到她临死前才告诉了她的女儿即那个老婆子的母亲——真正盗出了御珠的人，并将御珠交给了她，要她咒誓保守秘密。她沉默一生，临死便又传给了那老婆子。老婆子与一个负债累累的穷木匠结了婚，她贫苦终身一直到死。老爷，你可以想象她们一生是怎样的担惊受怕，日夜恐惧。她们握有传说中的最大一宗财宝，但财宝一无用处，她们不能也不敢将它兑换成钱银使用。没有一个商贾敢问津那颗御珠，因为一旦被人告到官府，立即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她们也不甘心偷偷将这珠子扔掉或毁去，或想出其它什么法子摆脱这颗珠子可怕的阴影。这颗珠子注定要困扰它的不幸的持有者的一生。

“老婆子的丈夫死时，她还很年轻，她靠帮人浆洗缝补辛苦维持着贫困艰难的生活。她从不敢将这御珠之事告诉任何人，更没敢想到售鬻它获得一笔巨金。同她的外祖母、她的母亲一样只是到了临死的前夕，她才将御珠拿出来送给董梅。”

书房里好一阵静寂。柯元良偷眼望了一下狄公——他不知道这故事究竟打动了狄公没有。

狄公没有说话，他感到柯元良这番话也许是这个百年之久的悬谜最简明可信的解释，多少聪明人却为它迷惑了这么久的岁月。皇后被一群激动兴奋的王妃贵夫人团团包围住，嘁嘁喳喳，言语未休，她们又拖曳着宽大的长裙，谁会留意到那个在地上蹦跳嬉戏的小女孩？然而这又未尝不可以是一个精心编撰的童话，一个挖空心思计谋出的骗局。

沉默了好一阵，狄公才平静地问道：“董梅又为何不将这颗御珠贡献给朝廷，并言明原委。官府很容易查清那老太太的谱系家族，如果她真是出身于那个后宫厨娘的家庭，朝廷便会颁赐给他一大笔赏金，远远超过你这十根金锭。”

柯元良答言：“董梅究竟是个外乡迁来的秀才，老爷，他害怕官府到时候不相信他的说话，反将他送入大牢折磨。因此，这样的安排还是合理合情的：他得到十根金锭，而由我来将这颗长期失落在外的御珠贡献给它的原主——我们至高无上的圣上。”

狄公对柯元良的话仍是疑心，尤其是对他最后的那番表白更不敢相信。一个痴心的骨董收藏家往往不顾任何道德观念，有时刑法斧钺都抑止不住他的贪心。狄公认为柯元良更可能是自己偷偷收藏起那颗御珠，余生里自个秘密地细细玩赏。

狄公冷冷地说道：“柯先生，你须将琥珀夫人告诉你的全部内情细告于我。如今你已一手造成了御珠的失落，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失落，我将尽我所能去跟踪那个凶手并追回御珠。御珠很可能最终是件赝品，而这故事不过是一场假戏，一个骗局。柯先生，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董梅是否告诉你他修葺了翡翠墅中那亭阁用来储放他收购来的骨董？”

“不，老爷，没听他说起过。我相信琥珀也不知道这事。”

“嗯。”

狄公站起告辞，刚转身过来忽见一个身子颀长、庄重矜持的美妇人站立在书房门口。柯元良慌忙走上前去，拉住她的胳膊，轻声说道："你快回房去，金莲，你的病还没好哩！"

那妇人似乎没听见他的说话。

狄公见那妇人约三十左右年纪，容貌艳丽非凡。高而挺直的鼻子，两颊蒸霞般绯红，精致透剔的小嘴内外朱唇皓齿历历分明，凤眉弯曲细长，两耳如白玉雕出一般，耳下一对玉坠闪烁不定。但奇怪的是她平静的脸上不见一丝表情，一对干涩没有光彩的眼睛惘然注视着前方。她穿着同琥珀一样的玄缎长裙，两条水袖托曳在身后，一条紫绫腰带束身，更显出她匀称的胸脯和细腰。油光发亮的一头乌云直接向后梳拢，上面簪着一朵金丝打制的小小莲花。

"贱妻的精神有点错乱，老爷。"柯元良耳语道。"几年前她在一次脑疾高烧后失去了理智。平昔她总呆在自己的房里，今夜定是她的侍婢疏忽了，让她独个跑了出来。此刻，全家的人都为琥珀的失踪感到焦虑惶恐。"

他又弯下腰去凑近他妻子说了几句温存话，但金莲并没理会他的踌躇不安，还一味直愣愣地向前凝视着，偶尔举起她那白玉一般的细长手指慢慢抚摩着她的长发。

狄公深感悯怜地向那奇怪的女子看了一眼，然后对柯元良说："好好看顾尊夫人，我这里不必相送了。"

第七章

狄公策马回到州府衙门已近子夜时分。他勒住马用鞭柄轻轻敲了敲铁皮包裹的大门，两个衙卒应声便将沉重的大门打开。狄公在外厅前庭院下了马，将马缰绳递给睡眼惺松的马夫，抬头见内衙书斋的窗里还亮着灯光。他提起那马鞍袋急忙向内衙书斋走去。

洪参军坐在狄公大书案前的凳子上，正照着一支蜡烛在阅读公文。他一见狄公进来，忙站起身来焦急地问道："白玉桥镇发生了什么事？老爷，半个时辰前，那里的里甲率几个团丁将一具女尸运来衙门。我便命仵作验尸，这里是他填写的验尸格目。"

狄公接过尸格站在书案边匆匆看了一遍。尸格上填明死者系一年轻的已婚女子，被一柄利剑刺入心脏致死。死者原无形体缺陷，但她的双肩却有几处旧鞭痕。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狄公将尸格还给洪亮，坐下到书案后的太师椅上。他将马鞍袋放在书案上，靠在椅背上问道："衙官将夏光带来了没有？就是董梅的那个伙伴。"

"没有。老爷，衙官一个时辰前来报告说夏光还没有回他的寓所。夏光的房东，那旧衣庄的掌柜叫衙官不必等候，因为夏光他起居极无规律，经常一两天不回寓所。衙官搜查了夏光、董梅合赁的那个房间，便回衙来了。他委派了两名番役在那里监视守卫，见到夏光露面便拘捕他。"

洪参军清了清嗓音又说："我和欧阳助教谈了半日，他并不赞美董梅，他说董梅与夏光读书并不聪明，但品性却很是狡狯。他俩纵情声色，行止放荡，对于不明不白的钱财往来也不避嫌疑。他们虽考得了一个秀才的功名，但颇不守学规，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州学堂里根本没见着他俩的影子。助教说他并不为这两个孽类的自甘堕落、败坏黉门风尚而感到气愤，他只是感到很对不住董老先生，心中不免有愧。董老先生是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高尚人物，礼义守身，诗书养老，待人接物也极是仁爱宽厚。至于夏光，他的父母均在长安，助教认为正因他行为不检，堕入歧途，他父母已不认他了。"

狄公点点头。他打开马鞍袋将两柄刀剑先搁到一边，又解开了那幅帕巾，让那只乌龟爬了出来，烛光下龟壳闪闪发亮。忽而它停了下来，四肢和头都缩进了龟壳。

洪参军惊奇地凝望着这只乌龟，没有吭声。

狄公微微一笑说道："洪亮，如果你沏一盅热茶给我，我便告诉你我在哪里又是如何与这小生灵认识的。"

洪参军站起去端茶壶沏茶，狄公走到后窗，将那乌龟放入到窗外后花园的假山草石间。

这时，守卫南门的校尉进来内衙报告说城门已关，并不见有一个新受刀伤的人进出。狄公点头，校尉退下自去南门。

狄公坐下，呷了一口新茶，便将董一贯翡翠墅里发生之事以及后来在柯府里会见柯元良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诉了洪参军。最后他说道：“因此，这两起案子看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猜测。洪亮，我先略说个轮廓大概，你帮我拟出一个着手侦查的具体程序。”

狄公一口将茶盅里的茶喝完，润了润嗓子。

“倘使柯元良适才告诉我的全盘属实，这案子便又有两种可能的猜测。第一种可能，毒死董梅的那个人事先就知道了御珠的交易，为了盗骗、抢劫御珠和黄金，他毫不犹豫地谋杀了董梅，并冒了董梅之名去赴琥珀的约会。当琥珀用刀子自卫时，他又杀死了琥珀，或者是他本来就想杀人灭口。另一种可能是杀琥珀的那人同毒死董梅无关，但他知道将在翡翠墅里进行的那笔巨额交易。当他听到董梅在龙船赛时突然死去，才决定冒董梅之名去赴约会。目的同样是为了夺得御珠和黄金。——两种可能同归因于盗劫，而盗劫与谋杀是有严格区分的，犯案者分居不同的社会地位，触机于不同的人事背景。”

狄公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沉吟不语的洪参军，慢慢捻着胡子，又继续说道：“但是，柯元良的话倘使只有部分属实，他说他不知道琥珀与董梅约会的地点是谎话，那么，我可以这样断言，董梅与琥珀都是在柯元良本人的直接策划指令下被谋杀的！”

“这又怎么可能呢？老爷。”洪参军吃惊地叫道。

“洪亮，你须知道董梅与琥珀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彼此早有情意。董梅英俊轩昂，一表人才；琥珀美貌颖慧，韵格非凡。设想一下他们两个是一对情人。彼此早就缠绵厮恋，而且琥珀进入柯府之后仍然同董梅保持着旧情。”

“真是这样，琥珀未免负恩于柯先生了。”

“洪亮，堕溺于情欲之中的女子其行动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柯元良尽管相貌堂堂，风度潇洒，毕竟比琥珀大了二十多岁。验尸证明琥珀已有身孕，董梅必是她情夫无疑。柯元良发现琥珀不贞，但他秘而不宣，暗中伺机报复。当琥珀告诉他董梅要卖出御珠的时候，他认为机会来了，他正可乘此将他两人一并除了。既得到御珠，又不失去金子，这样一石三鸟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柯元良在白玉桥镇酒店招待桨手时毒死董梅很是容易，除掉董梅之后，他只需雇用一个恶棍去那荒僻的翡翠墅与琥

珀约会，令他杀死琥珀，抢去金锭并设法在那亭阁里找到董梅藏匿的御珠。洪亮，我重复一遍，这两种情形都仅仅是猜测，远远不能算是定论。我们此去勘查，须访拿到真凭实据、铁的证验才是首要之务。”

洪参军慢慢点头，恍有所悟。他忽而忧虑地说：“老爷，无论如何我们得设法找到那颗御珠。老爷你出乎意料的出现令那凶手惊惶出逃，御珠必定仍在那亭阁里，我们此刻不如再去那翡翠墅搜寻一遍吧！”

“不！这不必了。我已命令白玉桥镇署的里甲在那里布置了岗哨，明天拂晓我们再去细细搜查不迟。但也有可能董梅将那颗珠子随带在身上了。他的衣服在这里么？”

洪参军从靠墙的茶桌上拿过一个押签了衙门大红印封皮的包袱。狄公撕开封皮，与洪亮一起仔细地搜查了董梅的衣服。他们查看了每一条褶缝，洪亮还切开了毡鞋的鞋帮，但也没有见着御珠的影子。洪参军只得重新将衣服包裹了，签贴了封皮。

狄公默默地喝了一盅茶，半晌才说道：“这两起谋杀案与一百年前皇宫失窃的那颗御珠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案情更加复杂且严重了。再说要对柯元良的人品操行作出估价也不很容易。我真想多了解一点他的生活细琐，可惜他的妻子金莲已得了狂乱之疾，丧失了理智记忆，整天只是痴痴呆呆，魂不守舍。如今琥珀已死，又有谁能知道柯元良的行止品性呢？洪亮，你可知金莲她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病成这个地步的？”

“我听人说是这样的：四年前的一天夜里，金莲出门去拜访邻近一家亲戚，半路上突然发了病，全身燥热，口焦眼赤，魂魄散涣，神智无主。她晃晃悠悠从东门出了城，在荒野地里转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几个农夫发现了她躺倒在田地里，早失去了知觉。送回柯府后，一个多月病得死去活来。后来总算痊愈了，却把个脑子毁损了，失去了早先的记忆，变得又疯又痴，好不叫人生怜。——这件事当时很闹动了一阵，几乎人人知晓，闻者无不为之嗟叹惋惜。”

洪参军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灰白胡子，沉吟半晌。又说：“老爷，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董梅之死与那颗御珠无关。记得陶甘一次告诉我说，龙船赛中虽然普通百姓押的赌注不大，但有钱的经纪人、掌柜们之间的赌注却大得惊人。陶甘又说骗子恶棍经常在那些巨额赌注上耍弄各种诡计。因此我思量那卞大夫的九号船可能在比赛之前便暗定了要输场，这中间多的是腌脏的勾当。如果一个精明的骗子事先知道卞大夫船

上的鼓手会有意外，他便会押上巨额赌注，碰碰运气。或许又正是这个骗子设计毒死了董梅。”

狄公点头赞成道：“你说得对，洪亮，我们正要考虑到这种可能——”

一阵敲门声，衙官进来恭敬地向狄公递上一个脏污的信封，禀道：“老爷，这信封是在夏光的衣箱里发现的，董梅的衣箱里只是些破旧衣服，一块纸片都没见到。”

狄公命衙官一有夏光信息即来内衙禀报，行官领命退下。

狄公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三张折迭齐整的纸。第一张是夏光秀才功名的凭书。第二张是夏光在濮阳的户籍状目。当狄公打开那第三张纸，他眼前一亮，不由扬起了两道浓眉。他小心翼翼将那张纸在书案上摊平，将蜡烛挪近一些，兴奋地叫道：“看，这是什么？”

洪参军低头一看，见是一张濮阳城南门内外的粗略地图。狄公用手指指着说道：“你看，这里是白玉桥，这里是曼陀罗林，这个长方块是老董的翡翠墅，翡翠墅里只有这亭阁特别用字标了出来。夏光必然卷入这御珠的交易！洪亮，我们必须尽快拿获这个家伙。”

“夏光他可能就在城里街隅巷曲徘徊踯躅，老爷，我的朋友沈八无疑知道夏光的下落。沈八他是濮阳城里丐户的团头，管着众乞丐，众乞丐见他都小心低气服他管辖，如奴辈一般不敢触犯。有三教九流消息都奉告于他，故耳目极是灵通。”

“好个主张，你正可去问问他。”

“沈八通常只有在深夜才呆在家里，那时乞丐们集合在他那里奉缴日头钱，将叫化得来的东西折出一份送上沈八，视作日常孝敬。我最好此刻就去找他，老爷。”

“何需如此着急，你已经很累了，此刻你应好好睡一觉。”

“老爷，那得整整耽搁一天！我与沈八交情颇深，我深知这老魔鬼的许多习性，只要他知道夏光下落，我自有法子套他出来。”

“既然如此，洪亮，你这就坐乘一顶官轿去吧，带上四名番役。天这

么晚了，沈八住所的左邻右舍都是些不安分的家伙。”

洪亮走后，狄公又喝了一盅茶。他此时心里很感到忧虑，但他不愿在洪参军面前显露。一个穷秀才的死竟牵出了一百年前皇宫失窃的那颗御珠，不管是真是假，他不能拖延向上级官府呈报御珠的消息。他必须尽快弄清这御珠的来龙去脉，早日勘破这宗奇案。想到此，他喟叹一声站起身来，慢慢踱步回花园后的宅院。

狄公以为妻妾们早已入睡，他不想惊动她们，拟自去小书房里打发一夜。但是当管家引他进内院时，他便听见阵阵笑语从灯光辉煌的前厅传出。

老管家见狄公惊异，忙小声解释道：“老爷，鲍将军夫人和汪司马夫人晚上来宅院拜访太太，太太便邀她们留下来打牌。太太吩咐了，见老爷回府便禀告于她。”

狄公道：“你去请太太来小书房，休要惊动了客人。”

老管家答应去了。

不一刻时辰，狄夫人袅袅摆摆进了小书房。她目似秋水，眉如远山，行动如风吹垂柳。见着狄公忙曲身一拜，焦急地问道：“老爷，龙船赛没有出什么意外吧？”

“不，已经出了意外。此刻你还是回前厅陪客人们打牌去吧。我很困乏，只想独自在这里稍事休歇，管家会伺候我的。”

狄夫人满面委屈，跪拜毕正待转身出去，狄公突然问道：“那一枚‘白板’找到了没有？”

“还不曾找到，想来那枚牌必是掉到河里去了。”

“这不可能！”狄公正色道。“我们的牌桌在敞轩的正中，除非是扔出到河里。咦，那枚牌又究竟会掉到哪里了呢？”

狄夫人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道：“我们结婚到于今，我还不曾见你为如此琐屑小事认真挂心过哩。老爷，最好不要再问起它了！”

狄公微微一笑，点头答应。

第八章

乞丐团头沈八的小酒店座落在将军庙后一条破烂的小泥巷里，店堂中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乞丐、无赖、闲汉、蔑片，弥漫着一股劣质酒的霉酸气味。洪参军好不容易才挤到店堂后的账柜边。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正在那里面对面大声吵骂，沈八交叉着两条胳膊靠账柜站着，粗悍壮实像根铁柱一般。他穿着邋遢，上衣搭褂，钮扣散解，敞着个大肚子。脑门上系扎着一条脏布，垂下一绺长长的卷发，油腻的胡须粘作一股一股垂挂在胸前。

沈八皱着浓眉，愦愦地看了一会那两个吵架的大汉。突然，他放下手来向上扯了扯长裤，轻轻抓住他俩的颈背，把两颗头颅相对狠狠地撞了两下。

洪亮看了看那两个满脸委屈的凶汉。他们正惶惑地站在那里揉摩着撞疼的头。他走上前去躬身施礼，说道："沈八相公久违了，想来为众弟兄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吧？"

"呵，洪长官，一向疏阔，多久时也不来这边走走。看我病成这副模样也不生怜？恕小弟荒疏礼数了，来，坐下，喝两盅吧！"

沈八引洪亮拣店堂隅角一副空座头坐下，小伙计应声端上了两碗冒着热气的香酒。

洪亮笑脸说道："多谢贤弟款待，我岂敢消磨贤弟许多时间。今日来此但有一事央烦，望勿推阻。"

沈八道："洪长官有话但说无妨。"

"贤弟可知道县学里有两个秀才，一个名唤董梅，一个名唤夏光的？"

沈八搔了搔他袒露的大肚皮，沉默良久，乃忿忿说道："秀才？洪长官见笑，小弟从不与秀才打交道，那董梅、夏光也委实不知。秀才知书识礼，却更会使出肮脏卑鄙的诡计，比一般的歹徒更坏十倍。他们自己惹来许多苦恼正是报应，长官何必为之惊慌？"

"贤弟不知，其中一个已经死了——龙船赛时出了意外，你没听说吗？"

“我没去看龙船赛。那赌注可受不了！”沈八摇了摇头。

“几文铜钱，贤弟赌不起？”

“几文铜钱？长官可知道九号船上人们押了多少赌注？可怜的卞大夫，如果他确是输了，真够惨的！我知道他近来手头很是艰难。”

沈八呆呆地望着手中的酒杯，又说：“赌注一大，便会出意外！”

洪亮一惊，忙问：“卞大夫的船输了，谁赢了大钱？”

沈八抬起眼来，睃了洪亮半日，慢慢答道：“这话可问得有点玄，回答来又冗长，恐怕长官也懒得听。总之，押赌的背后做尽了圈套。船赛前早已有人牵动内线，买通关节。天知道到头来谁发财谁遭殃。长官老实，看不透人世间种种罪恶勾当。”

“狄老爷非常想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与他正在侦查的一起凶案有关。”

“洪长官见谅了，小弟委实不知内情。”沈八显然有点不耐烦了。

洪亮大着胆，诳了一句：“谁告诉他这事，狄老爷会出重赏。”

沈八瞪大了眼睛。

“狄老爷他……你知道我沈八从不与官府打交道，不过，洪长官，你我究竟有交情，明天顺便来一次这里，或许我会得些信息告诉你。”

洪亮微笑答道：“这个不消说得，狄老爷也十分看重贤弟。”

沈八忽然想到什么。干笑一声说：“小弟亦有一事相托，不知长官能否玉意相助？”

“贤弟说来无妨，愚兄力所能及，决不推卸。”

“小弟心中有一女子，极是个人世精英，早年她曾被选入后宫……”

洪亮耳朵一竖，心中警觉，忙问：“她是不是与一颗珠子有关？”

沈八答道：“妙极，妙极，长官用语恁的精当。她正是一颗晶亮的珠子，千万万女子中一颗最夺目的明珠。——相烦长官去看她一看，顺便

为小弟美言几句。千万小心，不可冲撞了她！”

洪参军惘然若失。沈八压根不知御珠之事，想来也委实不知董梅、琥珀的交易内情。那夏光的下落也不必再动问了。他犹豫了一下，问沈八道：“贤弟莫非委托我当个媒人去向那女子求婚？”

“呵！不！哪能这么快？长官深知小弟的家境，更何况我还有——”

洪亮道：“那么，贤弟究竟要我做什么？”

“只拜托洪长官去她那里为小弟美言几句，仅此而已。言语多寡，长官自己斟酌。”

“这个想来不难，愚兄当勉力而为。只不知那女子是谁，去哪里找她。”

“长官去将军庙前打听紫兰小姐，没有不知道的。离这里不远，长官最好明天早上就去。噢，我记起来了，那两个家伙，董梅，夏光——我没有记错他们的姓名吧，也常去紫兰小姐那里，你正可问问她有关那两个秀才的事。洪长官，你千万记住要温文尔雅，不可造次。她是个极迷人的女子，但触怒了她……”

“好，好，贤弟放心。明天我再来这里找你。”

第九章

第二天早膳后，洪参军走进内衙，见狄公正站在大书案前用嫩叶喂那乌龟。

狄公见了洪参军便笑着说道：“这小精灵的感觉竟是十分灵敏，真令人惊异。这些嫩叶我们又能闻到什么气味？但你且看它——”

狄公在椅子上放了几片嫩叶，那乌龟刚爬过书案上厚厚一册书，很快抬起头来，四下瞧瞧，又爬向椅子。狄公赶忙将嫩叶放到它的嘴前，那乌龟便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狄公笑着走去推开后窗，仍将它放回到后花园的假山草石间。

他回头问道：“洪亮，昨夜之事如何？”

洪亮将他与沈八会见的详情回报了一遍，最后认真地说道：“沈八显然已听到了董梅之死，他知道卞大夫的船上押了巨额赌注。他疑心卞大夫背后早打通了关节，故意输了船赛而赢回一大笔赌金。沈八说卞大夫手头异常拮据。”

“真会这样？人人都说卞嘉是一个高尚的、可尊敬的大夫。但昨天，他诊断董梅之死系由心病猝发，令人不由生疑。因为他的医道是高明的，不会有此误断。——你还听到什么有关卞嘉的流言吗？”

“没有。卞大夫是濮阳城里的名医，风声端的清正。老爷，我敢打赌说沈八非常了解董梅、夏光，只是不肯直率说出来，似有什么难言之衷。”

狄公点点头说道：“他明显是要我们去向那个紫兰小姐请教，他不是说董梅、夏光经常去紫兰小姐那里么？噢，不知夏光回寓所了没有。我想先见了夏光再去找紫兰小姐，听听她对夏光、董梅的看法。”

洪参军答道：“适才衙官对我说监视夏光寓所的兵士来报夏光至今仍没有露面，不知在哪里厮混了一夜。”

洪亮停了一下，又迟疑地说道：“沈八他谈起紫兰小姐时，故意说她当年曾选入后宫。老爷，会不会紫兰小姐真知道御珠的事？当然如今看来这御珠的传说只是一个骗局。”

狄公耸了耸肩答道：“后宫雇用成百上千的女子，那些替御膳房洗盘碟、御花园里修葺花木草树的都说自己‘选入后宫’，洪亮，你最好将御珠忘掉，我可以断言这御珠的传说从头至尾是一套骗人的无稽之谈。我一夜没有睡着，将这御珠的故事反复玩味了很久，一遍又一遍地思索这颗御珠当年如何消失，而董梅他又是如何得到它的。最后我得出结论：这颗御珠根本就不存在！而柯元良正是用这御珠的谎言来掩遮他的阴谋。昨夜我就说过，董梅、琥珀很可能早有私情。一个月之前琥珀告诉董梅她已有身孕，他俩意识到这事看来已难以再行隐瞒，于是他们决定一起逃走。但怎样搞到必要的钱呢？两人一番计议，便编造出了这个彻珠的故事。琥珀回府告诉柯元良说董梅搞到了那颗一百年前皇宫失窃的御珠，已藏在一个极为秘密的地方。她要求让她单独带一大笔钱去向董梅买下那颗御珠，初步定价是十根金锭。那对情人想在曼陀罗林边董邸翡翠墅里秘密会面，带了十根金锭一起远走高飞。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诡计，但是他们却不知柯元良当即便识破了这个诡计，并将计就计，暗中拟定他报复的阴谋。柯元良早猜出他俩会面的地方必在那荒僻的翡翠墅无疑。他假装听信了琥珀的谎言，又给了她十根金锭。他事先在白玉桥镇的酒店里毒死了董梅，又出钱雇下一个亡命徒去翡翠墅杀死琥珀，夺回金锭。——洪亮，你觉得我的推断如何？”

洪参军用怀疑的目光望着狄公，慢慢答道：“昨夜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对老爷的这种猜测表示明确看法，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推测各种的可能。但如今老爷你已斩截地断定柯元良犯下了这宗残酷的杀人罪行，我直率地说我实在不敢苟同老爷的看法。柯元良是知书达礼的君子，文质彬彬，兴趣高雅，哪会犯下这等污秽的罪孽？更何况他家道富足，怎肯轻易以身试法，杀人害命？老爷，这案子眼下有如此多的可能可供考虑，适才我还提到了卞嘉的赌注，不知老爷为何眼睛只死死盯住了柯元良？”

狄公道：“琥珀身为他的爱妾却对他不忠，仅这一点足以使这个温文尔雅的君子犯下可怕的杀人暴行。目下这种可能最大，洪亮，我们此刻便去翡翠墅搜查。我深信那御珠不会存在，我们不必找寻，我只想白天去细细看一遍昨夜发案的现场。而且清晨去野外遛遛马，对我们的身子都有益处。如果我们打翡翠墅回城来时，夏光仍然没有找到，我们就直接去找紫兰小姐，看看她能否提供我们些有关夏光的线索。我定要设法拿获到夏光，无论如何在早衙升堂前我要见到他并同他谈一次话。”

狄公站起，他的眼睛落在适才乌龟爬过的那册书上。

“对了，洪亮，我忘了告诉你，我一夜没睡好，很早就起了身。我捡来这册书读了几段，颇为有趣。这是我前几天从县学书库里借来的。”

狄公拿起书册，打开到象牙签标出的那一页，说道：“这是一册记载本地风物人情的书，著者也是这里濮阳的刺史，约五十年前是他自己出资刻印的。我的这位前任对濮阳的历史掌故、舆地方物、风俗遗闻极感兴趣。一天，他去曼陀罗林里那河神娘娘庙散步——那时神庙虽已破败不堪，但树林间还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入，他在书中写道：

‘其山门及墙垣恶震塌于地动，残砾遍地，莽榛生焉。惟正殿与神像完好无损。神像高约丈余，直立于台座之上。台座、神像及像前祭坛浑然一体，系由一方巨白玉石雕琢而成。晶莹透润，了无瑕疵。斯真乃罕见之匠石奇艺——鬼斧神工，不过誉也。’”

狄公将那册书挪近眼睛，说道：“这里有一条眉批道是：‘庚辰孟春余游斯庙，见祭坛与台座分离，疑两者原一体，当是著者误识。又闻祭坛中空，昔时庙祝藏金银法器于其中，于今亦湮没无迹。抑已移置户部金库耶？余命匠工于祭坛台座间填置土石，浇铸凝合，使一体焉。或曰以还其旧云。汪士信识。’”

叶公道：“汪士信恰恰是我的前任，清廉耿直，胥吏畏服，士民感仰。这条眉批所言想来当是实情。来，再看这书上如何说吧：

‘神像左手手指佩戴一枚绛红宝玉指环，其色浓郁酣漓如火光眩目。其名曰“天视之目”，僭佩之者，灾祸立至，殃及子孙，人不敢窃焉。祭坛四隅各有一孔以系缚绳索。每岁五月初五公议遴选俊美男子以为牺牲。裸其四体，缚以绳索，使仰卧于祭坛之上。吉时，尸祝以利剑断其血脉，鲜血淋漓，喷洒女神之像，是谓“血祭”，以祈岁年丰穰，人富平安云。继而抬其尸，挂绿披红，满城号游。终祭献尸于滔滔波涛之中。以飨白娘娘云云。是日观者如云，万民欢腾，喝彩颂舞，且通宵达旦——竟有三朝乃息者。其状惊心怵目，惨不忍睹，而愚夫

愚妇竟信之不疑，行之不辍。此俗由来云百有余年矣。悲乎！此类淫祀，以人命为戏，斯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所幸国朝鼎新，革除旧弊，移风易俗，禁绝淫祭。于念久不闻此风兴作矣。或曰神像终岁身湿，甘露法雨滋润云云。余仰见白玉神像之表果有水色氤氲，未识是人伪洒漉抑或天意布施。余疑而记之，以俟后来博闻广见者。未几，日月敛光，阴风惨号，隐隐狐鸣，木叶骤下。余毛骨悚然，不敢久留，匆匆旋踵出庙。惟于塌记之残垣间俯身掇拾一方古砖以志留念。砖上有字，云嘉平壬子。’”

狄公合上书册，长叹一声说道：“洪亮，这庙真有点稀奇古怪哩。噢，衙官已将马牵来了。”

他们飞马从南门出了城，官道两边垂杨袅娜，鸟声啁啾。时值初夏天气，榴花盛开，间在绿杨荫里，煞是悦目怡心。运河上悬浮着一层轻纱般的晨雾，晨雾外樯帆悠远，水声浩荡。

一到白玉桥镇，狄公便找到了镇署的里甲。里甲禀告狄公道团丁在翡翠墅苦苦守了一夜，直至破晓前才散了岗。有的说听到了曼陀罗林中有啾啾鬼哭，有的说树林里有一尾白羽怪鸟拍打翅翼几乎鸣叫了一夜。都道是白娘娘显灵了，吓得魂不附体，挤作一团，总算守熬过了一宵。

里甲还说团丁搬移去了那具女尸后，他便关合了那亭阁的门，并贴上了大红盖印的封皮。

狄公赞赏地点了点头，示意洪亮骑马折向董邸翡翠墅。一路行来见早市初上，生意正兴。折进树林间那条小径，顿觉清风徐来，幽馨阵阵，并不见有人迹了。

他们在董邸前不远的那株参天老松树下下了马，将缰绳在多瘤的树身上系紧了，便步行向前。

狄公发现从白玉桥镇走到董邸原来并没有多少路，昨夜心神不安，路又陌生，好像走了不少时间。很快他们便看到了那幢风雨剥蚀的门楼和爬满荒藤野蔓的墙垣了。

他们走进了董邸大门，穿过前庭院，转几个弯，过圆洞门，刚待跨入那粉墙抱定的小花园，狄公突然停住了脚步。——一个身高肩宽的大汉正站在那亭阁前面，背朝着他们。

亭阁的门半开着，门上贴着的封皮被撕破了，碎条正在晨风中瑟瑟飘动。

“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狄公大声喝道。

那大汉转过身来，神态傲慢地将狄公上下打量。狄公见那人圆圆的脸盘又嫩又白，领下一绺小胡须，上下衫袍十分齐整。

那人上前向狄公拱手致礼，辞色温和地说道：“圣人云，敬人者人恒敬之，贵相公言语粗暴，倘若在下也仿效之，相公之意又若何？依律应是我将相公适才那问话问你们的，因为是你们无故闯入了我的地产。”

狄公好不耐烦，厉声道：“我是本州的刺史，来此侦查一桩血案，谁敢曰无故闯入？你先回答我，你是何人，来这里干什么？”

那人听了慌忙鞠躬致歉，堆起一脸尴尬的笑，谦恭地说道：“在下名叫郭明，是长安的药材商。四年前我从董一贯先生的手中买下了这幢馆墅。这里有双方画押的契书，请老爷过目。”说着去衣袖里抽出两张纸卷递上给狄公。

狄公看罢契书，见附着契书的是一张翡翠墅的详细地图。狄公将契

书、地图还给郭明，说道：“郭先生因何将那亭阁门上的封皮私自揭去？你不知道那是犯法的行为么？”

郭明含愠答道：“老爷未细访详里岂可厚诬小民？那封皮并非我撕揭，我来这里时便见亭阁的门半开着。”

“我再问你，郭先生，你为何不早不晚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候闯入到这里？”狄公心中惊异，又问道。

“不早不晚？老爷此话问来蹊跷，小民好生疑惑。至于小民因何来的这里，这话说来冗长，老爷未必愿意细听。”

“就说个简略的大概！”狄公冷冷地说。

“是。事情是这样的：四年前，我的朋友卞嘉写信告诉我说董一贯先生要将这个馆墅廉价典出，劝我买进。因为我经营药材生意。这翡翠墅附属的那一大片曼陀罗林最是有利可图的药源。老爷或许知道这曼陀罗树的根茎是种昂贵的生药，为此我欣然买下了这幢馆墅。然而当时我京师铺子里这类药源充足，故一直没有想到来此勘量采伐。两年后，我决意派人来这里看看，筹划采伐之事。但卞嘉又写信告诉我说当时这里正在闹旱情，警告我如果不适时宜地来采伐那片林子，会招致本地百姓的强烈反对，说不定会弄出大乱子。因为说是那片林子已奉献给了河神娘娘，她是……”

“别讲什么河神娘娘了！快说说你因何此刻赶来这里！”

“以后的两年里又因生意繁忙，庶务缠绊，腾脱不出身子来这里看看。只是昨天早上当我搭乘的客船停泊在白玉桥下时，我猛然想起这里还有我的一宗产业——一幢馆墅和一片林子。于是我就……”

“你昨天来白玉桥干什么？莫非是逛山水，买土产？”狄公愈下紧地问道。

郭明心中叫苦，局促不安，皱着眉头答道：“我哪有闲情逸致逛山水、买地产？只是因为运河前方有我的一爿分店；那里缠上了麻烦，不得不要亲自去走一遭。故偕同我的伙计孙伟租赁了一条船，便匆匆上了路。一路并不想耽搁，谁知昨天早上船到濮阳时，船夫们听说当夜运河里有一场龙船赛，端的热闹非凡，便在白玉桥下下了锚准备过夜。无可奈何我也只得乘便上濮阳办点事。这时我想起了那翡翠墅和那片曼陀罗

林。

“我送了个信息给卞嘉，约他中午来白玉桥镇，引我去看翡翠墅。他递来口信说他正忙于龙船赛的筹备，至早也要到下午才能来见我。日落前，他果然赶来我船上匆匆吃了一盅茶，我们约定今天拂晓在这里会面。我只想稍稍在这里看一眼便催船夫开船——此刻我正在这里等候卞嘉，不意有幸遇见老爷。

“昨天黄昏时，卞嘉将我带去白玉桥的酒店，他正在那里盛宴招待龙船赛的桨手。酒饭罢，他又引我到运河边的彩台下。他自顾去忙碌奔走龙船赛，我只得独自一个在彩台附近走马观花赶热闹。一个过路人指给我看了老爷的官船，我大着胆走上了船，我与濮阳多有生意往来，我想对濮阳的刺史老爷表示我的一点敬意。船头上没有人为我通报，我便自个走上榈梯一看，见老爷正与太太们站在栏杆边观赏风景。我不想败了老爷的兴致，便轻步退了下来，正遇上老爷府上的管家。他要为我禀报，我说我不想打扰老爷了。”

狄公憬悟，原来郭明就是昨夜老管家说的那个蹊跷的闯入者。

狄公问：“那么，郭先生，你的伙计孙伟没有同你在一起？”

“没有，老爷。他有点不舒服，故早就躺在船舱里休歇了。我则看完了龙船赛，租了一匹坐骑回到了白玉桥。船夫们一个都不曾回船，我沏了一盅茶，独个慢慢喝了，再进舱睡觉。”

“郭先生，我再问你，你为何要修葺这个亭阁？”

郭明升起了他的两条细眉，微微一惊，使劲摇了摇头。

狄公心里明白，不再问话，便走上台阶推开亭阁的门，走了进去。洪亮和郭明跟随在后。

狄公见亭阁里破损毁坏得厉害，大块大块的捣红墙泥剥落下来，露出里面暗黑的青砖。半面窗扇已经掉落，地上的花砖残缺了许多，墙隅那张竹榻的四条腿也断裂了——昨夜他离开之后显然有人来这里翻腾过。

突然身后有人发问：“你们在这亭阁里干什么？”

狄公惊回头一看是卞嘉，便皱起眉头说道："啊，原来是卞大夫，我们正在这里清查验对郭先生的房产，这翡翠墅因无人看管损毁严重。"

郭明会意，乘势冷冷地说道："卞先生，你不是答应替我留心看护这馆墅和林子的吗？"

卞嘉心中发急，忙分辩道："郭先生，一个月之前我曾委派人来这里看过。他回来告我说这里一切井井有序。那人对这馆墅里里外外十分的熟悉，他是这里旧宅主董一贯的儿子。我真不明白，一个月里竟会变得这样的荒败。"

狄公道："你们慢慢在此整理吧，我先一步走了，衙里还有公事等着问理。"一面使眼色示意洪参军跟随而来。

狄公走出小花园，小声对洪亮说："凶手今天一早又来这里，正值团丁散岗后。他必是听信了御珠的传说，赶来这里搜寻那颗御珠的，那门扇上的封皮正是凶手撕揭的。"

几个青蝇飞来，绕着狄公的头嗡嗡作响。狄公狠狠地拍打着。

洪亮道："亭阁里已翻腾遍了，看来凶手并不曾找到那颗御珠！"

狄公点点头。成群的青蝇嗡嗡飞着，狄公皱起眉头，又拍死了几个。他忽然想到什么，说道："洪亮，昨夜我正是在这堵矮墙上捉到那只乌龟的。"

他双手搁在那堵矮墙的墙阙处："当时它正缓缓从这头爬来，险些儿将我吓得半死，我以为……"

狄公突然止住了话，全身不由一阵毛骨悚然，双眼露出惊惶的神色。矮墙外那条小沟的野草间正躺着一具男尸，无数的青蝇爬满他的头顶心——那里粘着湿糊糊的一大滩血。

狄公略一转念，回身飞步跑进亭阁，问郭明道："我来之前你在这里呆了多久？"

郭明答言："我刚走进这花园你老爷便后脚跟到了，我还不曾去看那大厅堂呢！呵，不过，进来这花园之前我看了一会儿那曼陀罗林。"

狄公大声道："你们跟我来！"

狄公将郭明、卞嘉引到了矮墙边，指着墙外道：“你们看那是谁？”

郭明朝墙阙处刚一探头，顿时脸色苍白呕吐了起来。

卞嘉一声惊叫：“这是夏光！——你看他左颊上的伤疤！”

狄公撩起长袍翻身过墙去，洪亮，卞嘉也跟着爬过了墙，小心跳下。

狄公蹲下到死者身旁先察看了他那粘满血斑的头发，然后又细细观察起浅浅小沟里的野草灌木。他拣起一块大砖，递给洪亮道：“夏光的头颅是被这块砖砸破的，你还可以看到这砖角上的清晰血迹。”

狄公站了起来命令道：“你们随我搜索那片林子边缘，也许还有其他线索可发现。”

突然洪参军大声道：“老爷，这里有一个木箱！”

他弯腰提起那木箱的革带。原来是一个木匠用的工具箱，里面有两弓锯子，一柄铁锤和几把凿刀。

狄公命洪亮将这木箱带走。一面又对卞嘉说：“你来助我脱去死者的上衣。”

狄公解开夏光的衣扣，裸露出死者肌肉发达的躯干，一条破布正紧紧绕扎着他的左上臂。卞嘉松释了布条，检查了臂上的伤口。

“这伤口是新近被一柄锋利的细刀刺戳的。老爷，这尸身尚有余温并未僵硬。”

狄公点头，又细细搜索了夏光的衣袖、腰带、裤袋，并不曾发现有任何东西；连方帕巾都没有。

第十章

他们三人重新又进入花园。狄公命洪亮骑马先去白玉桥镇署唤来里甲并十几名团丁。

他在花园里来回踱步，面色愠怒，不停地挥着他的衣袖。卞嘉将郭

明叫到一边窃窃耳语。

洪亮很快便转回花园，身后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里甲和一队惊恐万状的团丁，几个团丁手上拖着长竹竿。

狄公命团丁将长竿草草扎就一个担架，将夏光的尸首运回城里衙门。又命八名团丁严守翡翠墅里外四隅，一直等到城里衙卒前来换班才许散岗。此间如有陌生人前来这里，不管是谁一律拘捕，押来城里州府大衙。然后他向里甲借了两匹马让卞嘉、郭明坐了，一并回城。

他们四骑行到玉桥头，狄公命一齐下马，要郭明引他上那客船去看看。在白玉桥下不远的柳荫里，果然停泊着一条帆船。四名脸色憔悴的船夫正将船帆升上桅杆。

狄公吩咐他们三人在岸边稍事等候，他独个走过木板搁桥上了船来。船主睡眼朦胧，一对布满血丝的眼睛打量着狄公。狄公问他孙伟住在哪个舱室。船主见狄公气度不凡，不敢怠慢，用手指了指孙伟的舱门。

狄公弯腰去那狭窄的舱门敲了两敲，半晌才钻出一个瘦消的年轻人来，狄公见他的头上紧紧包着一幅白布。

“休要打扰我！我的头像裂开一样疼痛。”那年轻人叫道。

狄公道：“我是这里濮阳的刺史，你不必惊怕。我问你，你昨夜在干什么？不许谎言搪塞。”

“睡觉。老爷，我只是在舱内睡觉。全身困乏，我一口饭都不曾沾口，头疼得如裂开一样，恶心反胃，嘴里发苦。”

“郭明先生他没有来看望你吗？”

“夜膳前他来看过我一回，他说他要与一个朋友去看龙船赛，但我没有听见他回船来，大概是他回来时我已睡熟了。他的舱门就在间壁。老爷，是不是龙船赛上出了意外，我听船夫说起——”

“是的。死了一个人。”

孙伟脸上露出沮丧悲哀的神色，叹了一口气。

狄公转身命令船主："你将船泊到濮阳水西门下，听候州衙的盘查，何时可以启锚再通报你。"又对孙伟说："看来你得在濮阳再呆上一两天，乘机找个大夫看看病，莫要耽误了。"

狄公下船来，对郭明道："郭先生是个重要的证人。必须在这里再耽搁几天。我已命船主将船开到濮阳水西门外泊下。你可以呆在船上，也可以到城里找个旅邸住下。如果定下了是哪一家旅邸便将牌号报来衙门，以便本官随时传见。"

郭明紧皱着眉头，面容惨淡，待想要说什么，又止住了。

狄公又对卞嘉道："卞大夫最好这几天也不要离开濮阳，衙门有事须得找你。好，此刻你同郭明都回去吧。"

狄公说着跳上马背，与洪参军并辔跃上了官道，一溜烟向南门飞驰而去。

这时，骄阳如火，万里无云。马到南门时，他俩已汗流浃背了。

狄公说："洪亮，这是两天来第三起人命案了。我原指望夏光能够为我们拨开点迷雾，谁知他自己也被杀了！此刻，我心中极是不安。在我管辖的濮阳城有人竟这样肆无忌惮，藐视王法，视杀人为儿戏，一而再，再而三横行逞暴。我倘是今番不能侦破，枉为百姓父母，何颜对头上乌纱、朝廷俸禄？"

南门校尉老远见狄老爷、洪参军驱马而来，忙出迎到城门外。

狄公在城门下勒住了马，见两名兵士正在一张桌子上整理、登记昨夜的竹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狄公手执马鞭看得仔细，心中忽而亮光一闪，模糊地想到了什么。他紧皱双眉，半晌沉吟不语。

校尉尴尬地问候道："老爷，这真是……一个大热天啊。"

狄公省悟，忙问："今天一早你见有个背着木箱的木匠出这南门吗？"

校尉笑道："城门刚开便见有个木匠出城，像是急匆匆赶早工的，只是不曾看清脸面。"

狄公点点头，俯身命令校尉道："你将桌上那堆竹牌按数码细细清

理，倘若发现有两枚同样数码的，立即飞马送来衙门给我！”

洪参军狐疑不解，正待开口问，狄公扬了扬马鞭，说道：“洪亮，你此刻即去柯府，打听实柯元良今天一早是否出去过。不管问谁，也不管用什么手段，但须问得确实。这事至关重要，你千万小心行事，不可误了。——我这里就去见紫兰小姐。”

洪参军忧虑地说：“那么，老爷，早衙升堂之事又如何办？琥珀小姐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如今又添了夏光，倘使衙里不发布官府的告示，摇唇鼓舌的人会编造出各种奇谈怪论耸人听闻，茶楼酒肆更是雾里烟里，猜测纷纷，各种各样玄妙的新闻会不径而走，这又如何是好？”

狄公道：“你说得对，洪亮。你回衙就出个告谕，说今天早衙延迟至中午。到中午我们的侦查庶几会有些眉目，公堂上便有人可审，有话可问了。——来，你我交换一下帽子，我必须乔装微服去见紫兰小姐，我不知她究竟是谁，干的什么营生。”

狄公戴上了洪亮的小黑弁帽，与洪亮分手便策马直趋将军庙。

第十一章

狄公在将军庙前打听实了紫兰小姐的宅址，便下马来系了缰绳，行到一幢古旧宅子前。宅子的红漆大门边挂着一方招牌，招牌上龙飞凤舞四个草体大字：“武德道场”——题款出于东宫太子的手笔，一方盘龙方铃镌刻在招牌上。这便是紫兰小姐的宅院了。

狄公疑惑地朝门内张望，并不见有人迹走动，便大胆跨入门槛进了宅院。折过一堵影壁，便是一间光线幽暗的大厅堂，厅堂的地上铺开一条厚厚的芦席，几个剽悍的大汉正裸着上身成双捉对地练角力棍棒。沿墙角一条长凳上坐着五六个弟子等着上场显身。——大厅堂里谁也不曾看狄公一眼。

一个满脸横向的大汉被对手击中了手腕，痛得扔掉了棍棒，口中不停咒骂。

“休得出言污秽！”背后忽听得有人愤怒地斥责。

那大汉转过身来，满面惊惶，忙卑躬屈膝应道：“弟子该死，请师父

息怒。”说着用嘴在受伤的手腕处呵了一口气，忍着疼痛从地上拣起棍棒，又赶上去找对手练习。

狄公惊疑地打量了眼前这个硕大英武的妇人，见她几与自己一般高大，那胖胖的头颅直接长在又宽又圆的肩膀上。她一身武行打扮，俨然是一个角力大师。巨桶般的身躯系着两根红飘带，衬着天蓝灯笼裤平添三分夭俏。

“这个大胡子是什么人？”她见狄公紧瞅着自己，不由大声问道。

狄公急忙趋前，躬身作揖道：“在下姓任，是长安的拳师。沈八引荐我到这里，只想拜托小姐找几个生徒来指授，挣点钱糊个口。还望小姐高抬贵手相助则个。”

紫兰小姐举起粗壮的右手，抚摩了一下她脑后的髻饼，打量了狄公一眼，开口道：“先来试试你的手力。”

她一把抓住狄公的手掌。狄公本是个强壮有勇力的人，但此时也不得不拼出全力才勉强顶住紫兰小姐的手腕。突然她放松了手，赞道：“真不愧是个拳师！来，咱们是同行，饮一碗。”说着去方桌下酒坛里舀了满满一碗香气扑鼻的白酒递上给狄公。

狄公接过酒碗呷了一口，啧啧称道，便问：“不知紫兰小姐从哪里学得这一番身手？真乃是女中英雄，红粉豪杰。”

紫兰小姐大咧咧一笑，答道：“任相公还不知我的身世吧？我从小在塞北长大，学得了一身武艺。五年前我们去京师献艺，三太子将我们召去东宫大演三日，惊动得东宫上上下下目瞪口呆，喝彩不已。三太子极是仁慈厚道，他将我们收养在后花园，日夜为伴，议论武术。后来礼部不知哪个狗官在圣上面前奏了一本，说我们用邪道迷惑三太子，强令我们解散出宫。临行前三太子拉着我的手挥泪不止。又送我一锭金元宝。弟兄姊妹们纷纷散了伙，我独自流落到这里落脚谋生，教授些拳棒收点薄礼也算是一时生计。”

狄公道：“我听人说你这里有两个文武双全的后生，一个叫董梅，一个叫夏光。又是秀才又擅长拳术。在下这番来正想拜见，仰睹丰采。”

“任相公，你来迟了一步，董梅已经死了。他这人并不令人喜爱。”

“怎么？董梅已经死了？我听说他的拳术很精，为人也极是聪明。”

“嗯，拳术倒是不赖，也有几分狡黠，只是人品……你瞧那女子，这丫头不知怎的竟喜欢上他了。一天夜里，董梅给了她一两银子将她带到一幢空宅子里，锁上了房门却走了，来了另一个人——事情就这样。这丫头自愿上的钩，我正待要教训董梅，可惜他倒先死了。”

“董梅经常诱骗女人吗？”狄公又问。

“是的。不过他更喜爱搜集骨董。原先他常来这里走动，近来好像是与买卖上的雇主闹翻了。他野心勃勃，梦想一锹便掘出井来，一笔生意便发了横财。我猜来定是夏光这无赖暗中使了绊子，扳倒董梅自己接上了生意。昨天早上夏光还来这里，喝了几杯酒，还清了欠我多时的酒债。我心中狐疑，便问他：‘你几时发了财，撞上了哪一株摇钱树？’他答道：‘不，就看今夜了，今夜顺利，便可得一大笔钱。买卖很简单：将一只小鸡关进鸡舍。’我说：‘小心不要自己也被关进鸡舍，叫人错拿去宰了！’他龇牙一笑道：‘放心，那里是一个荒僻的所在，决不会有人听见小鸡咯咯咯的叫声。——董梅这厮不屑干，那人付的钱也不算少了。’我见夏光说话蹊跷，生怕他背里又去干那没本钱的营生，便警告他道：倘若昧着良心走邪道，小心老娘知道飞刀不认人。”

紫兰小姐说着，突然从袖口掣出一柄尖刀。“嗖”的一声，飞刀穿过大厅堂深深扎入到大门的门框上。大厅里一声喝彩，两个大汉走到大门边用尽力气才将那尖刀拔出，恭敬捧回给紫兰小姐手中。紫兰小姐得意地一扬眉，笑道：“我这飞刀专寻那等奸淫邪恶之徒喉间胸膛落脚。”

狄公道：“紫兰小姐见那等奸淫邪恶之徒时，只需将他们押拿来衙门由官府审理问决，切不可自行宰杀，坏了法度。”

紫兰不以为然：“坏了法度老娘也不怕。我离开京师时，三太子赠我一纸免罪券书，即便我真的犯法，也只由后宫娘娘监管裁处，不受官府律法约束。”

狄公争辩道：“紫兰小姐高情大义为世间除暴安良，令人可敬可佩。然终还是遵循国家法度为妥，胡乱造次反误大事。”

紫兰冷笑道：“任相公究竟官气太重，老娘本不想道破其中机关。你来打问董梅、夏光，何必隐瞒你刺史的身分？还一味拿花言巧语来愚弄老娘，套老娘言语。老娘装傻。姑且认了，也不想点破你。如今老爷也

毋需再明查暗访，董梅、夏光两人都不是正经人物。”

狄公吃一大惊，不由心中悚然，又欠身施礼，乃说：“紫兰小姐，实不相瞒，夏光他今天早上也被人杀了。凶手也许便是那个雇用他的人，小姐可知道那人是谁？”

“不，老爷，我真不知道。我若是知道了。早便一把将他揪来这里，折磨得他叫爹叫娘，再挖出他的驴心狗肺。我曾问过那傻丫头，她竟一点模样也说不出。她被拐骗那天，那空宅里一片黑暗看不清那厮面目。”

“小姐忠肝义胆，下官感铭难忘。顺便再告诉小姐一声，沈八要我在你面前为他美言几句。”

紫兰的脸上顿时闪出异样的光彩：“真的？他真是如此说的？”

她开始羞怯起来，圆圆的双颊红晕弥漫。

“他是想托媒人来正式提出婚约吗？”

狄公道：“这个可不甚清楚，他只是说替他美言几句……”

“美言几句，美言几句，近两个月来，他几次三番托人来替他美言几句。他得自己捉个空，亲自上门，羞人答答，难道让我反去挑着妆奁寻他？”

狄公说：“其实我也毋需替他美言，小姐早知道他是个老诚可靠的人。呵，紫兰小姐，下官得告辞了。”

紫兰送狄公到大门口，街上燠热得像个火炉，那匹坐骑在烈日下嘶鸣不已。狄公牵过，飞身上鞍，向紫兰点头示意，抽了一鞭信马驰驱而去。

第十二章

狄公策马向西奔驰。紫兰小姐一番话给了狄公一个崭新的侦破线索，回衙门之前他想拜访一个人。

狄公在孔庙对面一家大店铺前下了马。店铺的大门上悬挂着一方招牌，上面四个古篆大字：“苍松山房”——古篆字下又有六个小字：“骨

董，珠宝、玉器”。店铺防卫森严，底层窗户都装上了栅栏，楼上的窗台前也布下一排铁钉。

狄公推开大门进去店铺。

一个年轻的伙计堆起笑脸忙上前招呼。

“贵相公有生意请进楼上账房洽谈。掌柜刚从乡间回来，那里前日挖出了一方珍贵的汉碑。”

狄公穿过店堂里一排高高的骨董橱，上了楼梯。楼上账房宽敞明亮，桌椅屏几，煞是整齐。正中墙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金碧大山水，西墙下立着一个大书架，书架上堆着许多图书，字画。

杨掌柜坐在乌檀木书桌后，背靠着太师椅正细细鉴赏着一个朱砂红细颈大花瓶。他一见狄公慌忙站起，轻轻将花瓶放在书桌上，便鞠躬致礼，口称怠慢。一面从书桌下抽出一张乌木靠椅让狄公坐了，又亲自沏了一盅新茶，递上给狄公，乃开口说道：“狄老爷真想看看那幅古画？我昨夜跟你说了，我深信那是一幅罕见的珍品，题作是《雪夜访戴》，来，狄老爷先用茶。”

狄公摘下墙上挂着的一柄圆绸扇，轻轻扇着，说道：“杨掌柜，那幅画还是改日再来瞻赏吧。此刻我正路过宅上，故顺便来看望你，并打问个信儿。”

杨掌柜呷了一口茶，好奇地望着狄公。

“不瞒杨掌柜说，我目下正被接二连三的杀人案弄得焦头烂额，魂不守舍。你知道董梅和琥珀夫人，你也许已经听说今天早上夏光也被人杀了。”

“夏光？！不！我不曾听说。对，我记起了这个名字，早先有个人告诉我说，一个名叫夏光的骨董掮客专一与盗贼歹徒厮混，干一些没本钱的生意，劝我不要买他弄来的赝品。他会不会是被他的那班狐朋狗友杀死的？”

狄公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夏光的死看来与董梅、琥珀之死大有牵连。杨掌柜，我此刻真是面墙而立，一筹莫展。只缘了这一点我才贸然登三宝殿，想请你讲一讲你的一些同行、主顾的情况，因为这三起案

子都与骨董买卖有些瓜葛。还望杨掌柜大义为重，不吝赐教，救下官一时之急。”

杨掌柜又深深鞠了一躬，说道：“狄老爷虚怀垂询，我杨康年不胜荣幸，但我早已置身于是非之外，不以物务撄心。只是除几个老主顾我很少留意过什么人，更不去听街头巷尾的流言，也从不上茶肆酒馆。拙妻已死了十年，两个儿子在南边亦早已成家立业。我活在世上孤然一身，只有我的骨董与我为伴了。骨董是我的性命，我活着的唯一寄托。我几乎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食无求饱，衣不求暖，与人无求，与世无争。我看见人多便头疼，你看我连一个使女都不雇，我并不乏钱用，我还怕笨拙的使女在屋里碍手碍脚，打碎我的花瓶呢！白天有伙计料理铺子里一些账务，晚上独自一个把玩半生里搜集来的骨董，再也没有谁来打扰我。这样的日子已经多年，也习惯了。莫说城里的事，说实话，我渐渐连身边的事都变得不闻不问了。”

“杨掌柜，我此刻感兴趣的正是你的几位老主顾。比如说卞嘉卞大夫——你认为他这个人怎样？”

杨掌柜慢慢喝完了茶盅里的茶，润了润嗓子说道：“卞嘉，虽是个大夫，正如老爷知道的他也收买珍珠、玉器，尤其是珍珠。珍珠可以入药，很多大夫和药师都爱收藏几颗珍珠。但卞嘉他买进很少，且很有讲究，选择得极严，只拣晶润透彻的收藏。他无意于买卖，并不为了赚钱，这一点上他同他的药材生意的同行郭明不同。郭明专一收购价格昂贵的珠子，他买进珠子或骨董纯粹是为了赚钱，一有机会便重新卖出，赢得巨利。郭明把钱银看得最重，他是一个十分精明自私的经纪人。柯元良偶尔也不惜高价从他那里买进珍贵的骨董，如一次他从郭明手中买进一只狻猊古铜鼎，竟被郭明诈去五根金锭。”

狄公道：“我见到过郭明，他家在京师开着爿大生药辅。”

“但他时常旅行，至少每月要来一次濮阳，但去来极是秘密，一般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狄公警觉地问。

杨掌柜微笑了一下，正色答道：“因为郭明他也向卞嘉在濮阳的同行供应生药材，这一点卞嘉还蒙在鼓里，故每回他来濮阳都不露风声。”

狄公又问：“你知道郭明来濮阳时经常在哪里耽搁？”

“他每回来濮阳，不是呆在船上，便是住在西城的八仙旅店。狄老爷，那八仙旅店是个破旧简陋、房金低廉的小客栈。”

狄公道：“我知道这个八仙旅店。郭明爱钱如命，定是个十分悭啬之人。”

“在郭明看来银子便是性命，他认什么骨董、珠子、人参、鹿茸？只要赚得钱便是第一等重要之事，他与柯先生乃真有所谓霄壤之别了。人家柯先生只要是骨董看得中意，从来不惜代价的，就是拼得变折了家产也都心甘，当然，他有的是银子。”

杨掌柜沉吟片刻，又继续说道：“至于我自己，或多或少介乎于柯、郭两人之间。我的生意是买进卖出，要糊口当然要赚钱，但我往往会发疯般地珍爱一件骨董，仔细收藏起来，别人就是出天大的价钱我也不肯售出。随着年岁渐老，我的癖性变得更坏。以前，我最爱欣赏观玩柯先生所收藏的那些精美绝伦的骨董玉器，至少隔五、六天便要去一次柯府。但最近这三、四年来，只是柯先生盛情邀请我才去他那里一次，去了也只是在骨董收藏室里转转，足不出外一步。后来，我干脆就不去柯府了。我妒忌，我怕看他的收藏品——这种妒忌使我愈加孤僻了，骨董有时也使我生烦恼。”

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惨淡一笑。突然他问狄公道：“老爷，你发现董梅被谋害的线索了吗？就是卞嘉九号船上的那个年轻鼓手。”

狄公笑道：“还没有一点线索。乱哄哄的白玉桥酒店里谁都能在他的酒盅里放毒。我们还是回头说柯元良吗！我常听人说他对骨董有非凡的鉴赏眼光，我看他在选择夫人上也同样有慧眼。尽管他的妻子金莲已病了四年，但仍是一个绝色的女子，我昨夜碰巧见到了她。至于他的爱妾琥珀，则更是一个窈窕妩媚的人间仙姝。”

杨掌柜不安地在太师椅上摇撼了一下，半晌乃说道：“狄老爷说的是，柯先生的眼光确实不曾看错过什么。当琥珀夫人她还是老董府上一个小丫环时，柯先生有巨眼重价买下了她，教她识字读书，教她应穿什么衣裙，如何装束自己，选用怎样的铅粉胭脂。柯先生又亲自为她选购耳环、项链和其它首饰。不消一年琥珀小姐便焕然一新，面目大异，出挑得袅袅婷婷，韵格非凡了。真可谓是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然而老天竟不容得她，故祸不单行，金莲染上不治之症缠绵床第，奄奄待毙。而琥珀小姐又被人惨杀于荒郊夜月之下，令人不禁欲为之垂两行

同情之泪。自来红颜多薄命，果然如此。”

杨掌柜喟叹频频，又沉吟了半晌。

狄公道：“古人说名者公器，不可多得，看来绝色美人亦公器耳，多得果然不祥。人眼红，天还妒忌哩。”

杨掌柜点头领悟。他默默地端详狄公半晌，突然说道：“狄老爷，我不妨私下告诉你，柯元良相有异纹，命里多克，他原不该得到金莲、琥珀两个尤物。我说一事与老爷听听，一日，柯元良给我看一枚纯净透明的波斯玻璃碗。那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化了巨金从番客手中买进。我拿在手中细细观赏，口中不绝称赞。但我却发现玻璃碗的底部有一绿豆般大小疵点，我微笑地指给他看，说道：“可惜，可惜，金无足赤，这稀世之宝竟会有如此一点暇疵。柯元良劈手从我手中夺过那玻璃碗，仔细看了，颜色大变，竟狠狠地将它向地上摔得粉碎。——罪过，老爷，真是罪过。”

狄公一怔，说道：“倘若是郭明便不会这样狷急了，卞嘉也不会这样做。噢，我依稀听得说卞嘉他尽管斯文正经，拘谨安分，但却是一个地道的浮浪子弟，品性污劣之人。当然他的行止十分谨慎，究竟畏人耳目。”

“不，老爷，我从未听说他去过那三瓦两舍，花街柳巷。但他真的去那种地方，也不会有人指责他，因为谁都知道他的老婆又丑陋，又凶悍，自己既不生育，又不允他纳小。卞嘉他人品正直，循规蹈矩，我真疑心他是如何端平家庭内务，平平安安不生风浪的。”

“我又听说卞嘉目下钱财困窘，手头十分拮据。”狄公又说。

杨掌柜溜了狄公一瞥，皱起了眉头。

“钱财困窘？不会吧。不过他真还欠了我一笔钱哩。我不信他会手头艰难。他是一个精细谨慎的生意人，且医道高明，妙手回春。濮阳城里的上流官绅富商都请他看病抓药——柯夫人金莲之病也是他一手诊治的。”

狄公点点头，呷完最后一口茶，好奇地看了看手中那枚像鸡子壳般薄的茶盅，又放回到桌上，慢慢捋了捋他那一把整齐乌亮的大胡子，说道：“杨掌柜，我再问你一句话，你对那桩著名的御珠失窃案作如何观？

听说御珠一百年前被人从后宫盗出，至今不知去向，未知你听到过什么有趣的传闻。”

杨掌柜微微一惊，答道：“当年宫中搜索了七天七夜，尚不见个影踪儿。我看来那御珠必是皇后娘娘自己藏匿无疑，她偷偷藏过了那颗御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将皇上宠嬖的几个妃子整治，最后将她们竟折磨至死。皇宫似海，那金门宫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人间悲剧。再说，即使是外人胆大偷了，却永远不敢露眼，更不敢出脱，且又担了杀头的风险，何苦来呢？”

狄公问：“‘如果这御珠真是被外人盗出皇宫，难道便真的无法脱卖？”

“当然，绝对的没法子。四海之内，九州之中，谁敢做这宗买卖？不过……不过，倘若盗珠者与住在广州、泉州等沿海地方的波斯、大秦、大食等番客番馆有来往，那他便可将这御珠卖给他们，获得巨额的钱财。如果这样，那颗御珠早就出了洋，到遥远的国度去了。老爷，我思想来这倒是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脱卖御珠的法子，既赚得大量金银，又不会冒多少风险，招致可怕的后果。”

狄公频频点头，恍若有悟。忽然他又问道：“杨掌柜，你曾经到过曼陀罗林中的白娘娘神庙没有？”

杨掌柜低下了头，沉思片刻，答道：“老爷，我倒是几番想去瞻拜，只因那密密的曼陀罗林早没路可通了，故夙愿未酬。再说当地百姓十分迷信白娘娘，擅自闯入往往有不测之祸。不过，老爷，我虽没有见过那神庙，却有一册书，这书中有那神庙详备的描述。”

杨掌柜说着站起身来去那书架中取出一册书递给狄公，说道：“这册书是老爷的一个前任刻印的，都有好几十年了。”

狄公接过书翻了翻，又回递给了杨掌柜：“我衙里也有一册同样的书，书中对白娘娘神像的描绘甚是精细哩。”

“老爷说的是。我何尝不想亲眼看看那尊神像？”杨掌柜的眼中闪出神往的光辉，灰白的两颊浮现出一层微微的红晕。“听说那神像是汉朝的遗物了，连同它的台座，是用一整块白玉石雕琢而成的。神像前有一方祭坛，献祭的后生就在那祭坛上被宰杀，用他的血来洒祭白娘娘的神像。当然这是过去的风俗了。如今老爷能否将那片曼陀罗林整修了，再

筹款鸠工重建神庙？老爷只需说白娘娘对自己的神像被废、神庙被毁感到愤怒，近来已屡示凶兆，眼见要降下灾难来了。当地百姓闻说是要重建神庙必是欢欣雀跃，纷纷服务义役。老爷，这是一座汉朝古庙，倘修得焕然一新，重起香火，足以成为濮阳城一处古迹名胜。老爷顺民情，成美举，也是移风易俗的大事，又何乐而不为？”

狄公听罢，连声称道：“这真乃一个恳挚的建议，我将好好加以考虑。但我却不喜那神庙又重新弥漫起淫祀的香火，这是有悖圣人教诲的。噢，杨掌柜，衙门里还等着我升堂问理公事，我得告辞了。”

杨掌柜道：“说来也巧。这几起杀人案有关联的人物都是我的老主顾。我想此刻我应去衙门看审，必要时可站出来披露真情为老爷做个证人。”

第十三章

狄公回到州府衙门又热又累，赶紧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凉快的细纹葛袍，戴上一顶轻纱便帽，匆匆便转来内衙书斋。洪参军早在那里等候他了。

狄公见洪亮心神舒泰，胸有成竹，便问：“柯元良之事打听实了？”一面摘下墙上挂着的一柄鹅毛扇轻轻扇着。

“老爷，这事甚是顺当。我在菜市边偏巧碰上了柯府的一个快嘴使女——柯元良果然今天一大清早骑马出门了。”

“他是不是有清早遛马的习惯？”狄公急忙又问。

“不！柯元良从来早上不出门。那使女说柯府里上下都认为他心中痛苦，思念琥珀，想出去遛遛马散散郁闷。那使女还说，虽然柯元良与琥珀夫人年岁悬殊，但夫妻间感情笃厚，十分的恩爱。琥珀她识大体，知进退，不仅体贴柯元良，还殷勤照拂金莲。柯元良有一个亲亲热热和睦幸福的家庭。而如今……”

狄公沉默不语。突然他指着书案上放着的两枚竹牌问道：“这两枚竹牌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噢，忘了告诉老爷了，这是南门的校尉刚刚送来的。”

狄公急忙拿起竹牌检看，见那两枚竹牌上都潦草的画着“贰佰零柒”这个数字。一枚字迹歪扭、笨拙，另一枚则娴熟、漂亮。狄公用手指沾濡了水，轻轻将那第二枚上的数字拭去，小心纳入袖中，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这一枚我留下了，那一枚你拿去还给南门的校尉。洪亮，我还没有与你讲紫兰小姐的情况哩。”

“紫兰小姐？对！她怎样？她真是一个美貌优雅的女子？”

狄公答道：“她一不美貌，二不优雅，初望之令人三分生畏。但人虽粗鲁却晓明大义，嫉恶如仇，不欺懦弱，专好打抱不平，端的是个女中豪杰。”

狄公将他与紫兰小姐见面的情况简扼地告诉了一遍洪亮，末了说：“如今我们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心狠胆大、手段残忍的恶魔正在濮阳城放肆地害人虐物。他先雇用了董梅以后又改雇夏光为他诱拐女子，供他淫乐。这三起杀人案可能便是这个恶魔一手酿成。”

洪亮道：“如此说来，柯元良便不是嫌疑了，我们姑且认为他出于妒忌杀死了琥珀和董梅。但他决不会出钱雇人去寻觅别的女子，更不会贸然杀死夏光。”

“洪亮，这话可未必能一语说死。从外表看来甚至在柯府的上下奴仆使女眼中，柯元良是一个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长者君子，他对妻妾不仅温情脉脉百般恩爱，便是对下人也是十分的体恤。但这类人善于将他们邪恶卑鄙的品性隐藏得很深，人但见其面目不识其肝肺。但凡是这一类大奸大恶的恶魔，犯的科、作的案便是疑难十分，最不易勘破。当然最熟知柯元良为人的莫过于他的妻和妾，因之我十分疑心金莲那病的起因，她会不会因为是熬不过柯元良的折磨而企图逃走呢？然而她没有成功。绝望的心情终于摧毁了她正常的思维和记忆。我见琥珀身上亦有鞭痕，这或许正说明同样的问题。洪亮，我还专门拜访了孔庙对面开骨董铺的杨掌柜杨康年，他对柯元良性格的描述很发人深省。”

狄公将柯元良如何摔破波斯玻璃碗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又继续说“仅仅因为碗底有一小疵点，柯元良他竟暴怒地摔破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可以想象他一旦知道琥珀夫人的不贞会是如何的犯怒了！——一个女子最大的疵暇莫过于对丈夫的不忠。但这里我迷惑不解的是他为何

不亲自手刃那淫妇，却偷偷雇用夏光这样的一个无赖去下手。这一点与柯元良的性格心理未免抵牾不合。至于他杀死夏光当然是为了灭口——你看他今天一早不正是去了翡翠墅？”

洪亮点头频频，沉思了半晌，又问：“但柯元良雇用董梅、夏光为他猎取骨董是实——御珠买卖双方不正是柯元良与董梅？”

狄公皱眉道：“今天杨掌柜告诉我说，卞嘉和郭明也都搜集骨董，尤其是珠子！这又使我不敢轻易断定柯元良是真凶——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内情。”

前衙正厅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两排衙卒应声吆喝鱼贯而出。

狄公换过一领墨绿色锦缎官袍，玉带，皂靴，乌纱帽，上下齐整。他照了照铜镜，站起身来一手牵着洪参军衣袖说道：“我将草草结束堂上公事，退堂后你立刻去找沈八打问清楚龙船赛上卞嘉九号船的赌注，顺便也告诉他我已在紫兰小姐面前替他吹嘘了。然后你再赶去八仙旅店找到掌柜或账房，问他们郭明是否常来他们那里住，一次住多久，中间隔多少日子，有没有人来拜访他，也问清楚他是否与青楼行院里的****有来往，是否有人与他争吵过或抱怨他。这个蹊跷的药材商从京师突然赶来这里，不由人不生疑心。如今我想要知道有关于他的尽可能详备的情况。”

洪参军心中狐疑，不好再问，他们已步行到前厅门首。

洪亮伸手掀开珠帘绣幕，狄公昂首步入公堂升上高座。衙官、书记喝唱参拜，两列衙卒发一声喊，堂下顿时一片肃静。

狄公俯视堂下，远远见廊庑外黑压压一片看审的人，柯元良和卞嘉挨肩并排也在其中，后面刚好站着郭明和杨康年。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升堂问事。廊庑外郭明排开众人抢先步上公堂跪下。狄公道：“郭先生不妨站起说话。”

郭明从容站起，拱手禀道：“小民遵依老爷吩咐，已租赁了西城八仙旅店。老爷但要传见问话，小民随唤便来。”

狄公点头。示意退下。传命堂下有状递状，有冤喊冤，只不提董梅、琥珀、夏光被杀之事。

人群中应声闪出两个员外，双双跪在堂下为一亩田产打官司。狄公耐心听完双方的讼诉，判落一番，两人称服退下。

忽然一个当铺掌柜跪上告讦两个篾片意图讹诈他，接着又有三起芝麻绿豆官司告到堂下。狄公耳中听讼，口中发落，手中批复，—一秉公处断，无不洞然。

外厅廊庑下看审之人见如此情状不由失望扫兴，纷纷退出衙门。

狄公抬头望去，柯、卞、郭、杨诸人都早已不见，便回头对洪亮说：“你此刻便自顾去办事，不必等候退堂了。”洪亮领命即转去后厅。

狄公问理完最后一桩官司，只觉唇焦舌敝，全身汗涔涔。他正待宣布退堂。衙门口突然一阵喧哗骚动，三个大汉步履踉跄抢上公堂，双膝跪定在水青石板上浑身哆嗦不已。狄公见那三人衣服撕破，满脸青肿，一个抱着头的双手是血，口中呻吟。

紫兰小姐满脸怒容阔步昂首后面跟定，一个年轻的女郎紧随着她的身后，脸上一块青紫，泪痕未干。

衙官大怒，急忙上前阻拦。紫兰小姐伸手将他轻轻一推，衙官趔趄几步，险些儿仰八叉倒下。

紫兰怒气未消，对惊愕万分的衙官叱道：“老娘知道公堂条规，休得你来罗唣！”她转脸对身后跟随的女郎道：“跪下！这是衙门的规矩。”那女郎应声跪下。

紫兰开口道：“狄老爷，恕我不跪了，我名隶东官簿册，只对娘娘太子下跪。堂前跪定的那三个歹徒正是我遵依老爷嘱咐押来公堂听候裁处的，他们的名字是方彪、王登高、廖杰。这个跪着的丫头名叫牡丹，是官府注册的****。

“我正坐在家里后院吃午饭，忽然听见后院外的僻静小巷有女子大声呼救。我赶忙跳出院墙去，正见这三个歹徒强拽着牡丹向前急走。牡丹见了我高喊救命，方彪那厮在她脸上狠狠打了一拳，又抽出一柄尖刀逼她快走。我便上前拦住方彪，很有礼貌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方彪起初不屑回答我的问话，扬了扬手中尖刀喝令我快滚，休管闲事。但很快他自己就滚倒在地上乖乖地告诉我说，前天秀才夏光给了他们一人一两银子，要他们将这牡丹从她的行院里拐骗出来，拽到老君庙后南小街的一

幢房子里去交给一个姓孟的老婆子。他们选择了中午吃饭时动手，因为那时行院和街上的行人都很少，他们用一块黑布蒙住了牡丹小姐的头。牡丹小姐抵死挣扎，抢脱出手来将那黑布拉下大呼救，幸亏碰上了我。这三个歹徒已供认了暴力绑架女子的罪行。我想起了衙门正在侦查缉访夏光的行动，所以便立即将他们三人押拿来公堂，也将牡丹小姐一并带到，作为人证。深望老爷察破其中隐情，秉公明断，莫要放过一个作奸犯科的邪恶之徒。”

狄公听得明白，忙示意衙官上前小声吩咐道：“你立即带领几名番役赶去老君庙后南小街那姓孟的老婆子家里，拘捕那里的所有人，全数押进衙里大牢。”

衙官领命匆匆退下。

狄公转脸对紫兰小姐说：“紫兰小姐当机立断，见义勇为，维护律法，徒手拿获了奸恶凶徒，真令人可敬可佩。只不知小姐是如何治服这三个歹徒的？”

“狄老爷但须看看这三个歹徒的狼狈相便知，何必细说。他们已领教了老娘的手段，亏他们还是男子汉，弄过些拳头棍棒。我只想说这些了。”

狄公俯身看了一眼堂下跪定的那三人，见他们正抚摩各自的伤痛哼哼唧唧。那为首的方彪抬起头来想要说什么，只是喉咙里咕咕哝哝发出一些听不清楚的声音。

狄公慢慢捋着胡子，沉吟半晌，忽然厉声喝道：“方彪，你抬起头来，本堂有话问你。你是何时何地见到夏光的？须从实招来，倘有半点支吾，小心皮肉！”

方彪将手从头上放下，鲜血顿时从他那破裂的耳朵边渗流出来。他战兢兢答道：“前天，老爷，我们是前天在市廛的酒店里遇见他的——以前我们并不认识这个蔑片。他给我们一人一两银子，答应事成之后还当重重致谢。”

“夏光说了没有谁是他的主人？”

方彪疑惑地望着狄公，摇了摇头。

“主人？小人只知道夏光付给我们钱，并不知道他还有主人。那天夜里我们就想动手，只是碍于这牡丹正在接客，且行院里人又多，无可奈何。昨夜又是如此。今天一早我们去那酒店找夏光想问他再赏几个钱，因为这究竟是担风险的勾当。但夏光不在那里，因此我们便想中午碰碰运气，夜里再找他邀赏。吃中饭时，我们好不容易将牡丹诱拐了出来。刚将她带到将军庙转弯的小巷口时，她突然扯下蒙巾大声呼喊。于是从高墙下飞下一个大娘子——她……她用一柄飞刀将小人的一片耳朵钉在了门柱上。”

方彪说着不禁哽噎住了，一手捂住鲜血淋漓的耳朵，发出一声声悲哀的呜咽。

狄公用惊堂木狠狠在堂上一拍，喝道：“你们三人知罪吗？”

三人吓得磕头及地，口称服罪，又苦苦哀求老爷开恩，从轻发落。

狄公一挥手，如狼似虎的六个衙卒上前将他们上了脚镣手铐押下。

狄公和颜悦色对牡丹说：“小姐站起，你也将适才发生之事细细讲一遍与我听听。”

牡丹用衣袖拭了拭脸上的青肿，轻轻答道：“我与姐妹们正在凉轩准备吃饭，这三个无赖进来行院假称我老娘有病诱我去看望。我不知是计，刚跟随出了行院门首便被一幅黑布蒙了头，反扭了双手催逼着向前。只说借我去一夜明日便放回，并不伤害，还有赏银。我心中惊恐万分，拼命挣扎呼喊，反被他们乱行踢打。半日，我偷偷挣脱出一只手，猛地扯下蒙在头上的黑布大喊救命，正好遇上这位侠义心肠的女菩萨。她将我救了，打翻了这三人，如此山岳般大恩日后自当报答。”

狄公问：“以前可曾有人诱拐或是劫持过你？”

“回老爷，从未曾有过。”牡丹小声答道。

“牡丹小姐自己猜来干这等事的会是你客官中的哪一位？”

牡丹惘然望着狄公，想了一会，又摇了摇头，答道：“奴婢委实不知谁会暗中行使此等勾当。我被卖来行院只有一年，见短识薄，交际极少，我熟识的几个客官都是本分和善之人，决不会行此无耻犯法的勾当。”

“牡丹小姐，你除是在行院里接客还出去馆墅、府第唱堂或酒楼舞院里应酬？”

“噢，不，不，奴婢不会吹弹，也不会跳舞，故从不曾应邀去唱堂，但偶尔也跟随行院里的行首班头出去应酬夜宴，替她们梳妆更衣，外面服侍。”

“好吧，牡丹，你就将这两个月来你应酬的大小筵宴的日子记忆一遍，都有哪些人物参加，能说出么？”

牡丹沉思半晌，报出了一大串筵宴日期、人物——柯元良、卞嘉甚而杨康年的名字都不止一次报出。牡丹还记起郭明也以嘉宾的身份出席过一次小小的宴会，那宴会是由本地生药行会发起的。

狄公道：“客人们有谁对你特别留意或深感兴趣？”

“老爷，奴婢并不记得有什么人留意过自己。那些名流富商、财主阔爷只是与行首班头们调笑取乐，哪有闲工夫来与我厮缠。当然他们也都给我赏钱，有时数目还不少。”

“牡丹小姐可听说过董梅、夏光这两个名字？”

牡丹想了一想，摇了摇头。

狄公对紫兰小姐的大义勇为再表谢意，又好言安慰了牡丹小姐一番，便宣布退堂。

紫兰小姐告辞狄公径直走下公堂。牡丹向狄公再三跪拜，尾随紫兰而去。

第十四章

狄公转回内衙，忙摘了乌纱帽，褪下锦缎官袍，换上了那领凉快的细纹葛袍，吩咐衙役将他的午膳送到书斋并备下一盆干净的井水、手巾以便洗盥。传话值防衙官回来即来书斋禀报。

衙役答应退下，狄公低着头在书斋内来回踱步，思索着案情最近的进展。夏光显然是在他的主人的指意下出钱雇下这三个歹徒，无疑他的主人正是那个杀人的真凶。然而住在老君庙后的那个孟老太婆会不会认

识这个人呢？看来这太容易了，反倒可能不大。但有些复杂疑难的案子往往正是在幸遇上一个突如其来的契机而迎刃而解、水落石出的。

衙役将午膳端进书斋，又送上一盆冰凉的井水和一方清洁的手巾。

狄公匆匆进了午膳，头脑只一味萦绕着这三起杀人凶案，连酒菜的味道都不曾尝出。他感到侦查已经到了一个转捩点，因为罪犯的动机最终暴露出来了。起初他将贪财看作是主要动机，罪犯的目的在于盗劫御珠和黄金，以后他推倒了贪财的设想，认为嫉妒才是这御珠案的关键。现在看来嫉妒也应退到次要地位，因为这三起杀人案都与一个贪狠残暴的淫魔有关，其作案无疑是为了虐害女子满足其邪恶的淫欲。罪犯一旦怀有这种邪恶的冲动，在他的阴谋遇挫或罪恶暴露时便容易激起狂暴的行动而不顾一切严重后果。

嫌疑已经圈定在三个人之中，狄公此刻面临的是一个嗜杀成性、行为疯狂的恶魔，他会随时肇端杀人。案情又缠上那颗神奇玄妙的御珠，他没有时间去作系统的、广泛的、详备的背景调查，他必须刻不容缓采取最明智果敢的行动，斩断魔爪，大白案情。但他此刻要采取什么行动呢？针对哪一个嫌疑呢？——狄公头脑里依旧疑云弥漫，一片混沌暖昧。

狄公呆呆坐在太师椅上苦思冥想。书斋里闷热异常，他满身是汗却一点儿都未曾觉察到。

突然衙官急匆匆闯入书斋跪倒在狄公面前，狄公心中纳罕，慌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启禀老爷，卑职率领四名番役赶去老君庙后南小街，很快便找到了姓孟的老婆子住的宅子。那里原来是一幢古老的园邸，但残破荒圮早已不住人家，惟有后院东南隅角的宅子修葺得十分齐整，那便是孟老婆子的家。那孟老婆子孤身孀居，常闭门不出，只有一个帮佣的女仆每天早上去她那里帮助料理点粗重活。邻里隔壁常见深夜拂晓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都疑心那宅子是一个私窑。由于那宅子背面临河，两边是一片瓦砾场，故十分的幽僻，宅子里的人在干些什么，街坊邻里也看不真切，听不仔细。因此……竟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杀死了孟老婆子。”

狄公惊叫：“什么？！你说什么？孟老太被人杀死了？”

衙官胆怯地点了点头。

“你为何不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细细讲来！”

“老爷，孟老婆子她……她被人勒死了。”衙官沮丧地答道。“就在我们到她家之前一刻有人拜访了她，因为桌上的两盅茶还是温的。孟老婆子躺倒在地上，一张靠椅翻倒着，一条绸巾紧紧勒在她的脖颈间。我立即上前将绸巾解开，一摸已没了脉息。她的尸首已带回衙里，此刻仵作正在验尸哩。”

狄公紧咬着嘴唇不吭一声。这是第四个被杀死的人了！他竭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不使喷发出来。半晌乃平静地说道：“这不怪你，你还是出色地履行了你的职责，你可以走了。”

衙官心中一块大石落地，站起身来急忙退出，却正与洪参军撞个满怀。

洪参军在值房已听说了孟老太遇害之事，他一进书斋便焦急地问道：“老爷，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端凶恶且极端狡狯的对手。”

狄公将适间紫兰小姐闯入公堂之事与洪亮细说了一遍。接着又说：“那罪犯必定是路上看见了紫兰小姐将那三个无赖和牡丹小姐押来衙门。那三个无赖他并不认识，因为夏光与他们谈交易时他没有参加。但他却认识牡丹小姐，他在某次宴席上看见了她并动了邪念，将她列入他将来虐害的对象。他见此情状马上明白是紫兰小姐路见不平出来阻挠，治住了那三个无赖。那三个无赖无疑是夏光所雇，他们一旦押上公堂肯定会招出孟老太的宅子，因为夏光正是遵依他的吩咐将牡丹强劫去孟老太家的。于是，他当机立断抢先一步赶到老君庙后孟老太家里，亲手勒死了孟老太灭了口。——看来事情就是这样。”

狄公叹息一声，转而问道：“洪亮，你会到了沈八没有？”

“会到了。我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他尽他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因为他想得到衙门里那笔悬赏——那是我故意诳他的。看来他丝毫不知这御珠案的底细，他只知道几个暗中左右龙船赛输赢的人与一桩骨董生意有瓜葛。”

狄公叹道：“又是骨董生意！我的天，怎么每一个与杀人案有关系的人都对骨董有兴趣？”

“至于郭明，老爷，那八仙旅店的账房说他是一个性情和平十分安稳之人；他依例拜纳房金，从不揽事惹非。我查阅了账册，发现去年以来郭明共在八仙旅店前后住歇过八口。那账房说他经常出其不意地来到濮阳，不过他每回住歇从不超过三天。他经常一大清早出去，直到深更半夜才回旅店。也从未见有人来旅店拜访过他。”

“郭明最末一次来濮阳是什么时候？”

“约二十天之前。郭明偶尔也要旅店掌柜替他寻觅个****，但他指明不要收费昂贵的行首班头，人模样也不需十分标致，只要清洁健康、价格低廉便行。我去了八仙旅店附近的一家烟花窑子，找到几个曾应接过郭明的****。她们也似乎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她们觉得郭明这个人也不好也不坏。郭明从不曾对她们有过什么非分的要求，她们毋需作出努力来讨他欢喜。他从不给她们额外的赏钱，是否生性吝啬。老爷，有关郭明只有这些了，不过，我始终不解，因何老爷对郭明要作如此一番详尽而细致的调查。”

狄公微笑正待答话，仵作进来书斋，鞠躬行礼毕，恭敬递上一份验尸格目，禀道：“老爷，这孟老太看来才五十出头，除了脖颈留下深深的勒痕之外，全身并无暴力损伤迹象。在下推测，凶手正陪同孟老大饮茶时借故站起离开椅子，当他绕到孟老太背后时冷不防用一条绸巾套住了她的脖颈。——凶手勒得很猛，以至那绸巾几乎嵌入孟老太脖颈间的肉里，险些儿当场勒断喉管。”

狄公道：“多烦先生指教。说来也惭愧，至今尚未勘破一桩，尸首倒增至四具了。你将这尸首暂时收厝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尸首很快便会腐烂，必须尽早安葬。对，柯元良先生已将琥珀夫人的尸首认领回去了吗？还得尽早通知夏光在京师的父母来濮阳领尸，不管他们认不认儿子。再问先生一声，那三个歹徒的伤势如何了？”

仵作答道：“依在下看来，那两个几天之内便可痊愈，只有一个伤了喉咙的恐怕要过几个月才能开口说话。”

狄公点头，示意仵作退下。又转脸对洪参军道：“看来那三个歹徒都受到了不轻的惩罚，紫兰小姐果真是手段不凡。哦，这天怎会如此的闷热？洪亮，瞧你满头大汗，衣袍都湿透了，快去将那窗户打开。”

洪参军打开窗户，将头伸出窗外，很快又缩了回来将窗户关上。

“老爷，外面比屋里更热，一丝风都没有，少刻恐怕便有大雷雨。”

狄公唤衙役换过铜盆井水，拈起手巾自己拭了，又拧了一把递给洪亮。

“适才我将这三起杀人案又从头至尾细细回忆了一遍，孟老太之死并没有改变我的根本推断，我现将眼下案情进展总括出来说与你听听。”

“老爷最好先讲讲你因何要怀疑郭明，这一点我最是迷惑不解。”

“我少刻便要去找郭明，他在我的设想推断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脚色。洪亮，还是让我有条不紊一个一个地来理清这些复杂疑难的头绪吧。我深信这三起，不，四起凶杀案可能都出自于同一个淫暴残忍的恶魔。至于究竟是谁，我们尚无直接的线索。这恶魔极端敏感，万分狡诈，他总是事先——那怕仅仅是抢先一步——将有可能危及他安全、导致他败露的人毫不犹豫地除掉。琥珀、董梅、夏光还有那孟老太都死了，眼下没有一个证人，没有一条直接可牵引出他来的线索。况且重复出现的骨董生意这个令人生疑的主题，再加上一百年前失窃的那颗御珠、朦胧出现的白娘娘的奇怪阴影以及她那座神秘莫测的曼陀罗林——这一切可以交织成一个五光十色神奇玄妙的故事，茶余酒后同一二知己细细回味，纵横猜测。然而我却必须尽快猜破这些哑谜，驱除迷雾，拿获真凶。如果时间拖延一久，这个狡狯的恶魔无疑会掐断我们此刻手中还捏着的那有限几根间接线头。如果条件许可，或他认为有必要，他还会制造更骇人听闻的杀人惨剧。”

洪参军递上一盅新茶，狄公接过仰脖一口吸干，润了润喉咙又继续说道：“杀人的恶魔究竟是谁？三个人同时是最大嫌疑——每一个都有作案的可能和条件，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都有言之成理而令人信服的犯罪动机。

“但比较而言，我仍然认为柯元良是首要的嫌疑，其大概轮廓我已同你说过。如果他确是本案的元凶，我试着来安排一下他的犯罪程序。

“柯元良雇用董梅为他搜集骨董，同时也为他猎取女子供其淫乐。董梅诱拐来女子乘黑夜偷偷送到老君庙后的孟老太家，而柯元良自己则蒙了面或乔装打扮去那里。他慷慨地赏赐给那些女子大量的钱银，故很少弄出风险。这事唯一不足之处便是他必须依赖董梅，而偏偏董梅又是一个狡黠精明、野心勃勃之人。他漫天要价，有时还不免勒索讹诈柯元

良，而最使柯元良恼怒至极的则是他与琥珀有私情，并使琥珀怀了孕。柯元良决意要杀死董梅和琥珀，他等待着适当的时机。作为第一步他解雇了董梅，当然他得找寻个体面的托辞并给董梅一笔优厚的酬金，堵死他的口。然后他改雇夏光，夏光不及董梅狡诈和贪婪，因此也不易惹出麻烦，更不敢讹诈勒索他。

“当琥珀告诉他董梅搞到的那颗御珠要出脱时，柯元良见复仇雪耻的机会来了。柯元良是一个对骨董深有研究的行家，他断定那颗御珠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只是董梅、琥珀两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目的是借此从他手中骗得一大笔钱远走高飞。柯元良思忖这正是他将计就计顺手落刀的绝好机会。

“柯元良召来了夏光，他叫夏光先不忙去诱拐牡丹。此刻他脑子里已筹画了一个阴险狠毒的杀人计划。柯元良给了夏光一张董邸翡翠墅的地图，图上标出了一个亭阁。告诉他说今夜龙船赛后董梅与琥珀必在那个亭阁会面，琥珀身上带着从我这里偷去的一包金锭。柯元良要夏光冒董梅之名去那亭阁杀死琥珀并将金锭取回。当然他答应给夏光一大笔酬金。钱，柯元良他根本不在乎。很可能柯元良当时便已拟定了随后便除掉夏光的全盘计划，做得滴水不漏。

“昨天夜里，当他与卞嘉一起在白玉桥酒店招待龙船赛众桨手时先毒死董梅。单除掉这董梅，便可称是一石三鸟：首先，他雪了耻复了仇，解了心头之恨；其次，他翦除了可能招致他罪恶行径败露的隐患——董梅知道他的全部底细；再次，董梅一死，卞嘉九号船必输．他押了一笔巨金的赌注可以净赢。

“夏光按约摸到了翡翠墅并在那亭阁里杀死了琥珀，他将琥珀身上携带的那包金锭带回交给了柯元良。然后柯元良乃告诉夏光说董梅在那亭阁中找出藏匿了的一颗御珠，琥珀又携去这么多钱，两人正是想带了黄金和御珠一并逃走到远方去逍遥快乐。夏光不知是计，便答应翌日清晨再去翡翠墅那亭阁搜寻御珠。今天一早，城门刚开，柯元良便与夏光分头去了翡翠墅——柯元良是骑马去的，他骗家里说是去散散郁闷，将琥珀不幸遇害的悲痛忘掉一点，夏光则扮成了一个赶早工的木匠。于是柯元良趁夏光认真搜寻御珠时，不提防用一块大砖砸碎了夏光的头，将他死尸扔到矮墙外的水沟里，然后骑马回城。

“中午，柯元良赶来公堂看审，想试探官府的虚实。他见官府没有动静，很是放心，没等退堂便出了衙门自顾回去家中。但在半路上他忽见

紫兰小姐押着三个无赖和牡丹走向衙门，看这情景象是去告诱发拐牡丹之事。他虽不认识这三个无赖，但他一眼认出了牡丹。他马上明白，这事可能要败露并最后牵涉到他——孟老太一旦被拿，必定会供出他来。柯元良赶紧抢先一步到孟老太家亲手勒死了她。于是万事大吉，可能导致他败露的后患全翦除了。”

狄公捋了捋他的胡子，洪参军替他斟上一盅新茶。狄公呷了一口，又用冷手巾拭了拭脸面，继续说道：“倘若柯元良无罪，那么他妻子金莲的病真是起于一次可怕的脑病的袭击，而琥珀背上的鞭痕也只能是她在董府当使女时被董一贯抽打出来的。再次，柯元良确实信了御珠之事。——这不奇怪，我乍听之下也轻易地信了它，这御珠的传说太迷惑人了，叫你不能不信。好，如今你须忘却我适才说的一切，将柯元良撂到一边，再来细细推敲第二个重要嫌疑卞嘉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吧。

“首先，卞嘉犯罪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呢？我思量来正是一种挫败后沮丧的心情使他变得道德败坏和生活放荡。他用这种生活态度来作为对他凶悍的妻子的反抗，他的妻子嫉妒成性，不许他纳妾，为之他精神十分苦痛——他尚没有孩子。再者，他的职业又逼得他要假装正经，强作斯文，他不敢公开与****鬼混。也许他天生来便是一个性子残忍阴毒的人，但他遮蔽得严实，发泄得巧妙。起初，卞嘉只是暗中寻些低贱出身，才貌平平的女子厮混，中间拉皮条的起先是董梅，后来则是夏光。他俩先后受雇于卞嘉，这同适才解说柯元良的原由一样。

“然而这个邪恶的人渐渐开始追求起颖慧典雅、知书识字的贵妇太太、闺阁淑媛来了。那些粗俗的、低贱的女子已不再能满足他不断升华的变态的欲望。这时他的眼睛盯住了琥珀夫人，琥珀不仅年轻美貌风度翩翩，而且知诗书，通文墨，娴淑幽雅，韵格高绝，与一般女子判若霄壤。卞嘉常去柯府，他按时为金莲看病，暗中却窥伺琥珀动静。当然要从柯元良手中攫夺去琥珀极非容易，柯元良视之如掌上明珠，胜过任何一件骨董珍宝。故卞嘉只能耐心等候时机。他命夏光严密监视柯府里外情况，如果夏光能为他将琥珀骗上手，他许诺付给夏光一笔很高的酬赏。

“夏光从董梅口中探知他龙船赛后要与琥珀在翡翠墅会面交易一颗御珠，当然董梅不会透露御珠的交易是他们精心密谋的诡计。夏光见机会来了忙报告卞嘉，一心想从卞嘉手中得到那笔高额的酬赏。他草草绘了一张董邸翡翠墅的地图，他必是早先随董梅去过那里几次，故地形很是熟悉。他对卞嘉说只须设法先将董梅支开，他便可冒董梅之名去翡翠墅

会面琥珀并将琥珀反锁在那个亭阁里，然后卞嘉便拿着地图寻到那亭阁收拾他的'被关进了鸡舍的小鸡'——一旦事发，谁都认为是那些无赖闲汉犯下的罪孽，并不疑心到卞嘉、夏光头上。

"卞嘉喜出望外。他心中盘算不仅要攫获琥珀，还要夺得那十根金锭——那笔钱正好用来解决他钱财上的匮乏。不管他信不信御珠的故事，他心中明白董梅正是打算那夜与琥珀一起远走高飞，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卞嘉在白玉桥酒店里招待众桨手时，偷偷在董梅酒食里投了毒，除掉了董梅他一举二得：一来他摆脱了这个深知他罪恶底细的证人；二来他故意输掉自己的船而赢得巨额赌注。

"当夜，琥珀在亭阁里认出来人不是董梅，便知坏事，但夏光这时已不让她出那亭阁，企图将她绑在那张竹榻上然后锁门。琥珀奋力抵抗并掣出一柄尖刀戳伤夏光的臂膊，夏光怒起便杀死了琥珀。其实夏光并非有意杀死她。只是琥珀反抗太猛，他心一急不知轻重便失了手。正在这时我出人意外的出现了，逼使夏光不及搜寻御珠，只拿了琥珀身上那包金锭匆匆逃出了翡翠墅。

"他回城详细将经过回报了卞嘉，琥珀虽没锁住但抢得了一包黄金，他仍要卞嘉付给他那笔酬赏。然而夏光却不知卞嘉比他更狡狯十分，残忍十分，卞嘉已拿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死夏光斩绝后患。卞嘉假意允诺他的要求，他深知夏光性贪，便诱骗夏光去搜寻那颗御珠，夏光当然一口应允。于是两人第二天即今天一早再去翡翠墅。——同样，卞嘉乘夏光不备，杀死了他。来，洪亮，再给我一杯茶，我的嗓子干极了。"

洪亮问："卞嘉杀死夏光之后因何不立即逃走，还留在翡翠墅与郭明会面？"

狄公道："卞嘉性狡狯，多诡计。我猜来他必是先在翡翠墅外的林子里一边躲过，让郭明先进来那花园看罢亭阁里外凌乱景象才露面去会他。但他从林子里出来时，却见你我也在亭阁之外，心中虽十分狐疑但也更是放心，因为你我同郭明三人都成了他的证人——他比我们三人后到翡翠墅。剩下的部分同柯元良的推测情形一样，中午衙门看审他也早一步退出公堂，他也是在街上遇见紫兰小姐和牡丹和那三个无赖，他赶到老君庙后孟老太家抢先一步勒死了孟老太。——简言之，琥珀虽死，

但他却已摆脱了董梅、夏光和孟老太的干系，他仍可高枕无忧。尤为重要的是那十根金锭正解救了他钱财上的困境，而且在龙船赛的黑交易里又赢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赌金。”

这时远处传来隐隐雷声，书斋内似乎阴凉了不少。

洪参军沉吟半晌，说道：“老爷，这第二个设想端的有理。依我愚见卞嘉杀人的可能最大，不仅老爷适才言之凿凿，我尚可举出两点为老爷补充。一，卞嘉故意诊断董梅系心病猝发而死，意图蒙蔽老爷脱却干系。二，他又诡称龙船赛后亲眼见到夏光回城。”

狄公点头频频：“嗯，这两点更意味深长。但我们仍不可贸然断定卞嘉便是那魔君元凶。假设、推断究竟不能作定罪的依据，再说董梅之征象也有七分像心病猝发，昨夜卞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也难免看错人，将另一个脸上有疤痕的人认作是夏光了。”

“那么，老爷，究竟又是谁修葺了那个破旧的亭阁呢？”

“多分是董梅修葺的。那里原是他家的旧宅，他虽在城里租赁了房子，但仍时常去翡翠墅歇宿，很可能还在那里与琥珀幽会。但他修葺那亭阁并非储放他的骨董，我头里曾错误地这样假设过。那装有铁栅的窗子，那加固了的门户，那把胳膊般大的铁锁，所有这些并非防范外人的闯入而是防范关禁在亭阁里的人逃出来！对于那些干不干不净勾当来说，这亭阁远比老君庙后那孟老太家适宜。正如夏光告诉紫兰小姐的那样，没有人会听得见‘小鸡的咯咯咯叫声’。”

洪参军不住点头，他慢慢拧着颌下一把山羊胡子，忽然皱起了眉头又问：“老爷，适才说有三个最大嫌疑。不须分说，剩下的那个必是郭明无疑了。我是想说……”

突然书斋外传来一阵皮靴的急步声，洪亮忙刹住了话头。——衙官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禀告道：“启禀老爷，卞大夫……他……他在孔庙前街遭歹徒暗算，险些丧命！”

第十五章

狄公一惊，与洪亮暗递了个眼色忙问：“是谁暗算了卞嘉？”

“禀老爷，那歹徒逃走了，卞大夫仍躺在街上。”

“你细细禀来，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当时卞大夫在街上行走，说是去市桥那头看病，刚经孔庙墙下，一个暴徒突然上前将他猛击，拖倒了正待加害，杨掌柜闻声赶来，那人见势不妙，撇下了卞大夫拔腿便跑。杨掌柜紧紧追赶，那暴徒过了市桥往那迷津一般的曲折小巷一钻便没了影儿。卞大夫幸好伤势不重尚有知觉，杨掌柜叫孔庙一个杂役赶紧来衙门报信。”

衙官深深吐了一口气，又说：“偏偏这卞大夫还不肯爬起，非要等候衙门来仵作诊断了骨头未折才肯起来。”

狄公站起命衙官道：“你速去通报仵作随后赶来，再叫番役抬去一副担架。洪亮，我们立即赶去孔庙前街。”

街上日光烤灼，热气蒸腾。孔庙前，已围定了一群人正看热闹。衙官推开众人，让狄公上前。

卞嘉躺倒在孔庙捣红胶泥的墙根下，轻轻呻吟，杨康年站立一边。卞嘉的小弁帽掉落在地上，他的头发也松散了，长长的灰胡子粘贴在汗湿淋淋的脸上。他的左耳上面有一大块瘀肿，左半边脸严重击伤，他的长袍从肩头一直撕破到腰间，沾着许多尘土。

仵作赶到，忙弯腰验看。卞嘉满面委屈，痛苦地呻吟着，轻轻说道：“快！先看看我的胸肋，右腿右臂骨头断了没有，哎哟哎哟——”

狄公弯腰问道：“卞大夫，究竟出了什么事？”

“狄老爷，我正待去市桥那边街上一大户家看病，这里附近正没行人……哎哟……”

仵作正在敲击着他的胸肋。

杨掌柜忍不住愤愤插上言来：“那暴徒从背后上来袭击了他——”

卞嘉声音微弱地说道：“我忽然听得背后有脚步声，正待回头看时，那人便一拳打来正中右边太阳穴。我一阵晕眩，眼冒金星，猛撞在这庙墙上，跌倒了下来。朦胧中我见一个高大身影正要掐住我的脖颈。我高声呼喊救命，他迅速扯开我的袍子……突然他见有人赶来，撇下我便朝

市桥那面急急逃去。原来杨掌柜正及时赶来，救了我的性命。”

杨康年道：“那暴徒身子高大，上下一身深褐色衣裤。”

狄公问：“你看清了他的脸吗？”

“只匆匆溜过一眼，不十分看仔细，像是一个圆盘大脸，两颊上有浓密的短髭。——卞大夫，你说是不是如此模样？”

卞嘉点点头。

狄公问卞嘉：“你身上带了不少钱银？”

卞嘉摇摇头。

“带没带什么重要的书券契据？”

“只有几张药方，一张收据。”

仵作站起轻松地笑道；“卞大夫休得忧虑，胸肋虽有点伤，但没折断一根肋骨，右肘有点扭伤，右膝也有擦伤，都不甚紧要。回衙再与你细细检查。”

狄公命番役将卞嘉抬入担架，回头吩咐衙官：“你委派四名番役赶去市桥那头半月街细细搜索，见有形象如杨掌柜描述的可疑人物当即拿获了押来衙门。”

狄公又转脸问孔庙里那杂役：“你看见或听见了什么？这里门口出事时你在做什么？有没有见人早在这孔庙墙外逡巡徘徊来回张望？”

“我……回老爷，我……当时正在打盹，是对面铺子杨掌柜将我唤醒的。他叫我来衙门报信。”

杨康年忙道：“午睡前我下楼到店堂盘账，我那小伙计将价值昂贵的珍珠、翡翠拣挑出一批来正拟送去候府发卖，要我过目。我复核了正待锁入橱柜，忽听外面有人大呼救命，我立即赶出店铺，见那个暴徒已撕破了卞大夫的长袍似要劫夺什么，见我赶来撇下卞大夫仓皇逃去。我待要去追赶，早已一溜烟没了影。其实我哪里真能追获强人，只是哄吓而已，他若是动起手来，我保不定早回头逃命了。人究竟上了年纪，哪真有血气之勇。”说着露出一丝阴郁的苦笑。

狄公道："早是杨掌柜及时相救，真弄出个山高水低如何是好？也许正拾回了卞大夫一条性命来哩。杨掌柜，你跟我去衙

门写个证词，等访拿到真凶必追出原委，莫不与那几起杀人案都有瓜葛。"

回衙门的路上，狄公小声对洪亮道："时间选得真好，正午刚过这周围很少有人。市桥那头半月街街巷纷杂如迷津一般，最便于逃窜隐匿。只不知这暴徒因何偏偏在这时要谋害卞大夫？"

"莫非是受那恶魔委派？但卞嘉他自己不也正是嫌疑吗？"洪参军道。

狄公不答，沉吟了半晌，回头示意衙官上前命道："你此刻备一匹马飞速去水西门外，直登上郭明的那只帆船，看他在不在船上。如果在便说我有请，请他来衙门走一遭。如果不在你耐心等着。快去，一路不许耽搁。"

衙官领命牵过一匹快马，辞了狄公飞身上马先一步去了。

仵作、杨康年及担架跟随在狄公、洪亮之后返回衙门。

狄公又对洪亮道："你立即去柯府访明白柯元良是否在午睡。"

洪亮答应，自去备马不提。

回到衙门，杨康年去值房取了笔纸填写证词，仵作搀扶卞嘉下了担架转去后厅敷药。

狄公回到内衙书斋，自斟了一盅茶一仰脖喝了，半躺在太师椅上苦苦思索。

眼下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狄公心中萌起了一种朦胧的直觉，他发现有一种新的解释可以一气贯穿整个案情，冰释全部疑团。

他的细纹葛袍都汗湿透了，粘贴在他的背脊和肩膀上，但他全然不觉。他正精骛八极思在六合之外。

突然，他猛拍了一下书案自语道："好一个锦囊妙策！既能证实我的推断，又能判分我的直觉——下一步的棋便要……"

仵作走进书斋，满面笑容道：“老爷，卞大夫已经好多了。我在他的胸肋上涂抹了一层止痛的油膏，又给他扭伤的右肘系了绷带。此刻他已可走动了，不消几日便可痊愈。老爷，卞大夫问此刻能否让他回家去好好休息调养？”

狄公道：“叫他不忙思想着回家，在衙里最是逍遥安乐，等痊愈了再走不迟。而且，我还有话要问他哩。”

仵作点点头鞠躬退下。

清闲了没一盅茶时辰，洪参军急匆匆进来了。狄公示意他坐下，焦急地问道：“柯元良——他不在家中午睡吗？”

“果然不在！老爷。柯府的管家告诉我说，柯先生嫌家里太热睡不着觉，加之心境不佳，竟自个去城隍老爷庙里烧香了。——老爷可知道琥珀夫人的棺槨盛殓了正暂厝在那里，尚未拣定吉日下葬哩。我去时柯先生刚烧罢香回府，一头大汗。我告诉他老爷随时会召他去衙里问话，要他在家等候。他欣然答应了。噢，老爷，卞嘉吃人狙击，险些丧了性命，这事又该如何解释呢？”

狄公慢慢答道：“那暴徒如果是试图劫持他，这不足以推倒我对卞嘉的怀疑，事由虽有些蹊跷，但卞嘉仍可能是杀人元凶。倘若这事件是一次谋杀性的狙击，即那暴徒欲想坏卞嘉性命，那么卞嘉则是完全无罪的。他自己还懵懵懂懂未弄清是一回什么事哩。他必然知道这三起杀人案的某些内情，而这是那恶魔最忌讳的，故恶魔意图杀他灭口。真是这样的话，嫌疑则更推近了柯元良一步。他假装感伤悲哀去城隍庙为琥珀拈香祈祷，一来装装幌子，遮人耳目，二来寻一个托辞偷偷出去重金雇下一个亡命徒去狙杀卞嘉。卞嘉伤势不重，如今已可走动了。我命他在衙里好生调养，倘使此时放他回去保不定即有第二次可怕的暗算。你已指令柯元良在家等候衙门传命问话，我很高兴。——对，适才我只说了两个嫌疑，洪亮，那第三个嫌疑正是郭明。”

“果然如此。”洪亮激动地叫道。“老爷疑心到他的头上却是为何？当然他的形貌很像适间杨掌柜描述的那个狙击卞大夫的暴徒，但老爷在这之前已将他列入三个嫌疑之一了。”

狄公微微一笑，说道：“郭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嫌疑，当我憬悟我失落那一枚麻雀牌的原由时，我立即怀疑到了他。”

“一枚麻雀牌？”

“对，一枚‘白板’。——事实上昨天夜里龙船赛之前我和内眷在官船的敞轩上观赏运河风景时，有人从我们的牌桌上偷走了那一枚‘白板’。上来过官船有可能偷那枚‘白板’的只有三个人：柯元良、卞嘉和郭明。柯元良和卞嘉是上船来向我禀报龙船赛准备就绪的。郭明则是私自上的船。当时牌桌上我们四副牌都合扑放倒着，牌池里却有一堆朝天的牌。郭明上船来时谁也不曾留意，我们正中辍打牌依着船栏杆观赏着运河上节日夜景，他正有机会偷走那枚‘白板’。”

“但，老爷，一个凶恶的罪犯为何需要一枚竹制的麻雀牌呢？”洪参军满腹狐疑。

狄公惨淡一笑，答言：“那罪犯不仅凶恶十分且机警十分，事实上他比你我都远远精明细致。当他发现牌池上有一枚朝天的‘白板’，他马上想到这枚‘白板’同南门守卒发放给百姓深夜回城的竹牌十分相似。他一闪念便想到这一点，而我则整整化了两天才弄明白这枚‘白板’的含义。

“他想到受他雇用的夏光深夜在翡翠墅里干完勾当回城来很有点棘手，因为向南门守卒领取那种竹牌时必须申报自己的姓名、身份和宅址。如果后来琥珀事发追缉起来必定要验查当日深夜回城的人的姓名和时间。夏光脸上有疤痕，人们一眼便能认出他。且董梅必死无疑，官府一旦将琥珀与董梅两案串了起来，夏光则更易暴露，因为他同董梅是同窗好友，日常狼狈为奸。郭明很可能便是元凶，他原打算冒风险留夏光在船上过夜，故夏光出南门时并未领取那竹牌。这时，他灵机一动捉一个冷眼从我牌桌上偷走了那枚‘白板’，用笔在上面乱画了一个数码‘贰伯零柒’交给了夏光；叫他毋需在船上留宿了，他可以凭这枚‘白板’安全回城，不露一丝痕迹。夏光在翡翠墅的亭阁里杀死琥珀后回城来时果然用的是那枚‘白板’冒充的竹牌。后来南门的校尉将这枚‘白板’缴到了我这里，因为他们那一套竹牌里已有一枚‘贰佰零柒’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那枚‘白板’露了他的尾巴。——他哪里会知道我对这一枚无端失落的‘白板’如此感光趣，并把它联系到这杀人案上来。噢，想起来了，洪亮，你先去看看衙官是否已从水西门回衙，我这里正等着郭明的消息哩。”

洪亮领命出了书斋，狄公踱步去将那后窗打开。窗外微风丝丝，绿意摇曳。他俯身在草石间找寻，见那乌龟正在假山后的金鱼池边慢慢爬行，不由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听见洪参军回到书斋，他才转过身来。

“老爷，衙官他还没有从水西门码头回衙，但愿郭明不要逃跑了。”洪亮焦虑地说道。

狄公摇了摇头：“不，郭明决不会逃跑，他不肯干这种蠢事。来，既然郭明他仍无消息，我们不妨再接续上适才的话题，看看郭明这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经纪人在这三起案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郭明在京师不妨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只是当他外出三埠六市奔忙商务的空隙，他才放肆地追逐邪恶的淫欲。他为人极端精细，行事谨慎，即便纵情声色放浪形骸却从不露泄一丝风声。外表上他竭力装得道貌岸然，以邀令名。郭明每次来濮阳，由于搜集骨董，他结识了董梅和夏光这两个蔑片。他先雇下董梅，后来又改雇了夏光为他猎取骨董和女子。同时也正是由于骨董买卖他认识了柯元良。杨掌柜说柯元良偶尔也从郭明那里买进骨董珍宝。郭明他拜访柯元良时必定见过琥珀，因为琥珀实际上是柯元良的助手。郭明被琥珀的美貌、学问、风度、气魄迷住了，一心一意要夺得琥珀。他令夏光密切留心柯府里外，一有机会可将琥珀攫获或诱骗便通报于他。

“几天之前，夏光写信告知郭明说劫夺琥珀有望。他从董梅口中获得极为可靠的消息，不敢怠慢，先将郭明约来濮阳再从容图之，因为琥珀露面的具体日子未定。夏光为了邀功先雇下了方彪等三个歹徒为他诱拐牡丹——郭明以前在某次宴会上曾见过牡丹一面，并在夏光面前露出过有意于她的意思，故夏光乃有如此计算。昨天一早，夏光赶到白玉桥下见到了郭明，禀报了牡丹之事并带来了更大喜讯——郭明当天夜里便能将琥珀弄到手。夏光详细告诉了郭明董梅与琥珀如何约定了龙船赛后在董邸翡翠墅的亭阁中秘密会面，十根金锭买下那颗传说中的御珠。他说只要郭明设法将董梅支开，他便可冒董梅之名去翡翠墅见机行事。郭明听罢大喜，因为此计成功，一来可将琥珀弄到手挟去京师，二来还能平白到手十根金锭。郭明虽也疑心那颗御珠的存在，但他只暗自埋在肚里，不露声色。

“黄昏，他乘卞嘉带他去白玉桥酒店会宴时，偷偷在董梅酒食里投了毒，而夏光则按约去翡翠墅将小鸡关进鸡舍。一旦夏光来通报他已将琥珀关在那亭阁里，郭明便亲自赶去翡翠墅抓他的‘小鸡’。此外，郭明还将大笔赌注押在卞嘉的船的输场上。他又令夏光与那三个歹徒解约，这时郭明的兴趣全在琥珀身上，那个普普通通只是略有些姿色的牡丹已不屑一顾了。”

窗外，雷声隆隆由远而近。狄公沉默了一晌，看着行将变作的天，思虑着可能发生的人事的变作。

“那么，老爷，郭明昨夜竟还有闲情逸致来看看你的官船，这又是为何呢？”

“这问话我也自己问过自己。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郭明有意在我面前露面以证实他龙船赛时始终在场，只是到深夜才回到白玉桥的船上。事实上郭明上官船来偷走我的那枚‘白板’交给了夏光后便匆匆赶回白玉桥了，心急地等候着夏光来报喜讯。深夜，夏光赶来白玉桥报告他事情弄糟了，他不得不杀死琥珀，只带回来十根金锭。因为已有人尾随他去了那亭阁，他险些被人抓住，哪里还敢在亭阁里细细搜寻御珠。

“郭明帮夏光包扎了便催他赶快回城，又约定了他第二天一早一起去那亭阁找寻御珠。不过他要夏光化装一番，免得引起城门守卒的留查。郭明自己则早约定了卞嘉来翡翠墅看产业当是名正理顺。——第二天一早，仍是那段老话：夏光不提防时被砸破了头，尸体被扔出到矮墙外的小沟里。中午，同样抢先一步赶去老君庙后那宅子勒死孟老太——这毋需赘述了。”

洪亮不由问道：“然而今天早上郭明见了夏光死尸时为何猛吃一惊，当即呕吐了出来？他照例是早有预备的。”

“正是早有预备他才可能装得那么逼真！——我们三个正注意那可怕的尸体时，他却转过脸去将手指塞进了自己的喉咙。”

衙官终于回来了，笑吟吟地开口禀道：“老爷，我在水西门下那条船上等候了半日，最后还是将郭明带来了衙门。船主告诉我说郭明与他的伙计孙伟吃过午饭便去街上采办货物了，孙伟独个先回来，他说郭明到市桥那边去商洽一桩买卖了。我想那狙击卞大夫的暴徒还未抓到呢，不由心中警觉，立即赶到市桥那边，却见郭明正在半月街上一爿小药铺里。我宣达了老爷的旨意，他听说老爷有请忙答应跟我来了衙门。一路来，他态度虽谦恭只是问长问短，罗唣未休。此刻他正在外厅值房等候老爷传见。”

“嗯”。狄公面露喜色。又问洪参军：“卞嘉在哪里？”

“卞大夫正在街里后厅与仵作一起品茶下棋哩。老爷，他已写下了孔庙前街发生之事的本末详情。杨掌柜写的那证词我也带来了。杨掌柜他

铺子里有事已先回去了。”

狄公转脸对衙官道：“你去告诉郭明我少刻便要见他。不过我同他谈话时想让柯元良、卞嘉都在场，这只是私下的叙话，非公堂衙厅的讯问鞫审。故我已决定假柯元良府邸同柯元良、卞嘉和郭明一起聊聊，一边品品茶。此刻你就备下一顶遮帘小桥将郭明和卞嘉先领去柯府，并传我话与柯元良，就说我想在柯府书房里与他们三人闲话一宵，并无他意。那书房十分的雅洁幽静，昨夜我去柯府，柯元良正是在那里款待我的。你告诉柯元良说，我这里一些例行公事料理完毕便亲自赶来。”

衙官答道：“老爷许多吩咐卑职听得明白。”

狄公又说：“你将郭明、卞嘉送去柯府后立即回衙里来听候调命。”

衙官鞠躬退出书斋。

洪参军略有所悟，说道“老爷将这三个嫌疑弄作一起，倒是高着，好教他们互相猜疑，言语龃龉，你在一旁冷眼看觑，那真凶便不难露形。”

狄公微笑道：“洪亮所言极是。此刻我委派你一个重要差使：设法与我弄来一条木头手臂。”

“木头手臂？”洪亮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

“你去杨掌柜铺子看看，不妨向他借一条来。我见他店铺后横七竖八倒着许多佛像，有泥塑的，有木雕的。作坊里木匠往往先雕出了许多手臂放着，只等佛像的身子雕成才将手臂安接上去。我想要一条左手手臂，与真人的一般大小。并请杨掌柜将那手壁漆成白色，再在手指上戴上一颗廉价的红玉石铜戒指。——今夜我与柯元良等三人会面时正需用它。”

纸窗外忽然曳过一道刺目的闪电，照得书斋透亮，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凉飙骤起，暑气全消。

狄公道：“看来这天片刻之间便有大雨，洪亮你坐一顶小轿去，快去快回。我在衙里等候，时间紧迫，等你回衙来我才细细与你解释。”

第十六章

傍晚掌灯时分，狄公的官轿才到柯府前厅。前厅的画梁雕栋上早挂悬起六个大红灯笼，每个灯笼上都贴着“柯府”两个大金字。

柯元良见官轿到府忙偕同管家上前恭迎，灯笼的红光照着他瘦削疲乏的愁容。——他已在前厅等候好久了。狄公、洪亮先后下轿，柯元良赶紧躬身施礼，恭请狄公大安。狄公微笑点头，和蔼地对他说：“柯先生，因为衙里一点急事缠住迟来了几步，有劳久候，惟望恕谅。郭先生、卞大夫想必都已到府上了。”

“是，老爷，大家都心中担虑，恐怕老爷在路上遇到暴雨。你看这天，残缺闪闪，霹雳殷殷，乌云如压在头顶一般。来，老爷，往这边。”

柯元良掌灯引路，绕过几处回廊亭阁，花畦假山，一路转弯抹角都点得灯烛辉煌，照耀得如白日一般，又过一个小小厅堂便来到了一幢清雅幽静的楼阁，楼阁上便是柯元良的书房了。

厅堂外早已排列下两行纱灯，奴仆角巾便服一旁侍立。

狄公一行上来楼阁，见与昨夜来时并无两样，只是靠后墙新添三对大红烛，将书房内照得炫明通亮。进门左首立着那个大骨董柜，里面疏落有致陈列着许多古玩瓷器和西洋舶来的翡翠盘、玛瑙杯、玻璃缸。右首一溜墙下安放一排大书架，书架上堆放着许多函帙和画轴。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正中一张黑檀木八仙方桌，四面四把靠椅。——郭明、卞嘉则惴惴不安坐在书房隅角的一张茶几边，茶几靠右边墙上有一扇窗。

郭明、卞嘉见狄公进了书房，忙不迭上前鞠躬拜揖，连称失迎。狄公见他俩面容憔悴，神色困倦，一副烦闷怨苦、焦躁不安的模样，不由心中暗喜。——他一要他们疲惫，二要他们猜疑，三是他们惶恐，然后才可见机而作，从中行事。

狄公满面春风，说道：“诸位先生枉驾前来聚会，实在难得。狄某身为百姓父母，深感公务缠身不得从诸公杯茗叙怀，促膝闲话。今夜正是良机，彼此只管开诚布公，不必拘束，闲聊一宵，消磨长夜，破此岑寂。呵，卞大夫，见你平安无事我才放下心来，瞧你还拄着竹杖，往后务必小心，莫要行动太过了。”他转脸又问柯元良说道：“今夜这里由衙里洪参军服侍茶水，你可叫管家退下。”

柯元良唯唯，挥手吩咐管家下楼。

狄公呷了一口茶，爽朗地笑道：“这真是上品好茶，莫不就是武夷山铁观音吧？究竟是到柯先生家作客，名不虚传啊！你们瞧这书房便知其主人是个高雅古朴、秉性恬澹的儒者君子了。”

狄公谈笑风生，丰采慑人，柯、卞、郭三人乃稍稍松驰，不感十分的拘束了。卞嘉大着胆问道：“狄老爷，那个暴徒可曾抓到？”

“不，还不曾。卞大夫尽管放心，衙里的番役已分头去追捕了，还怕这暴徒插翅飞走不成。”

卞嘉感到内疚：“我真不该在这个时刻增添老爷新的麻烦，那可怕的谋杀……”他刹住了话头，飞快看了柯元良一眼，转而嗫嚅道：“老爷，近来公务想来很忙。”

“卞大夫所言甚是。实不瞒众位先生，我此刻正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为此才邀尔等今夜来这里叙会，只盼望能为我谋划一二妙策，助我摆脱这重重困境。”

狄公转面对柯元良说：“柯先生不会因为我偏偏在你悲伤的日子借用府上这书房而见意吧？你是凶案的苦主，你失掉了你的爱妾琥珀。柯先生、卞大夫都是濮阳名流士绅，你们能眼看着本官日日愁眉不展而不思救助吗？郭先生固然不是本州人氏，但你频繁来濮阳经商，本州百姓蒙受先生许多恩惠，故也冒昧邀了你一起为我出谋划策。如今圣上都听纳忠言，从善如流，我一个刺史更应将衙里刑名疑难问于诸位贤明，恭候良策。我不妨如实告知你们，本州两天里连续发生四起杀人命案而官府的勘查毫无进展，本官至今仍面墙而立，举步不得，如今只想听听诸位先生高见，使本官有路可走，有计可循。只巴望案子早有个眉目。我也深深知道这事没有十天半月是不行的。不过这也无妨，事关乎人命，哪可急躁。”

郭明扬了扬他那修得齐整的细眉，问道：“狄老爷之意莫非还得让我在濮阳再呆些日子帮你谋划良策？”

“郭先生，这话也并非一定如此说。有些十分疑难的案子尚且因了一个妙机转折，出人意料地冰释雪消，如那迎刃破竹一般。这几些案子如蒙诸位鼎力襄助，或也能很快真情大白，水落石出。”

洪参军端上了四个彩釉瓷盆，瓷盆里盛着美味爽口的冰镇梨片。

狄公道："来，来，尝几块梨片爽爽口。"接着，他讲了一个逗人的笑话，满座听罢不禁掩口捧腹。书房内空气轻松驰缓，大家随便吃着聊着，不一会便将各自瓷盆里的吃完了。

洪参军收拾去彩釉瓷盆，又上前替各人斟了一盅新茶。

狄公忽然站起，严肃地说："诸位先生，我们再来议论正经之事吧！"

他说着走到书房中间黑檀木八仙桌边，挑了一头拉出靠椅坐下——他的左首对着窗，右首对着书房的门。

洪参军会意，上前将八仙桌另三张靠椅一横排定在狄公对面，示意柯元良三位上前就坐。卞嘉坐了正中一张，与狄公正好面对着面。郭明坐右首，柯元良坐左首。洪参军则退到隅角的茶几边拉一张竹椅坐下。

狄公将八仙桌上一座大银烛台挪到他左首的桌角上，说道："洪亮，天这么闷热，你可将墙沿一排三对蜡烛全数吹熄。近来我的眼睛闪眩得慌，最忌畏这烛火太亮。你看我的眼睛又流泪了，我的帕巾在哪里……"

狄公探手去衣袖取出一个大信封，猛然叫道："老天，险些儿将这封信忘了！这是适间刚送来衙里的，上面还签着'火急'和'绝密'的字样哩！呵，先让我将这信看阅一遍，诸位先生耐心等候片刻。"

狄公撕开火漆封口，抽出一张折迭齐整的信纸，信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一页蝇头小字。狄公一面看阅不觉喃喃有声："有人告发说他的一个甥女在某员外家当侍婢，一日被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后生诱拐而去，对，对……是了，可怜那丫头如是被那厮禁毒了——"

停了半晌，狄公眯起眼睛又继续说道："那人说他的甥女曾偷看了一眼那歹徒的脸，啊，竟没了刀疤，换了人了！天啊！竟是……哦，她认出了那歹徒。他说他写此信曾犹豫了好久，搁了又搁，拿不定主意。颠来倒去思量了几日，决定还是来向官府狄老爷告发，那人正是……唉，那歹徒的姓名如何写的？"

狄公将那信纸凑近了眼睛，端详半晌，又摇了摇头说道："看不清楚，唉，从不曾见过如此潦草的字迹，又小又乱，密密麻麻挤作一团，像蝇屎一般。"

他斜眼看了看柯元良：“柯先生能否替我将下面的念读一遍？我老眼昏瞀，竟不管用了。”

柯元良木然发呆，正不知如何理会。

狄公刚待要将那信纸递给柯元良，忽一转念又缩回了手，歉意地微笑了一下，说道：“不，不，我怎可将告发到官府的密信擅

自给外人看问？万一有个差池，如何了得？还是留着回衙里自个慢慢细看吧！”

狄公将信折造了重新纳入袖中，偷眼遍看了八仙桌对面三人。蜡烛光影里他们的脸拉长了显得十分紧张，适才的轻松愉悦为之一扫。

狄公抬眼平静地环视了书房，除了他自己左首桌角一座烛台外，书房里其它地方一片黑暗。刚熄灭的那三对大蜡烛的气味弥满了整个房间。

房门半开着，房门口非常暗，只有走廊上那盏油灯隐隐透进点亮光来。狄公呆呆地望着那扇半开的门，心里只觉恍惚。桌子对面的三人则被狄公刚才莫名其妙的一番话语弄得神智迷糊，如堕入五里雾中。

狄公又开口道：“从案情迹象看来，那杀人元凶必是一个异常险恶且又异常狡狯的人。他……”

狄公突然中止了话头，飞快地向右首溜了一瞥。房门轻轻被人推了一下，飘进一丝冷风来。

柯元良在靠椅上开始踌躇不安起来，把个身子前后左右扭来扭去。卞嘉咬紧着嘴唇呆呆望着狄公。郭明则拘谨严峻不见有半点窘迫之状。

狄公又继续说：“他的品性已可大致揣测，他必定沉湎女色，形劳神虚，七情颠倒，九宫迷乱。一个被斩首的杀人犯在供状上说，他每一闭目辄见众鬼裸形怒目追逐而来，呼冤叫屈，阴风凄凄，好不怕人也……”

狄公这番看清了，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渐渐移向房门和骨董拒之间的隅角，而房门已被人轻轻关上。必是有人溜进了书房！狄公心里不禁一阵悸动，额上沁出了汗珠。——难道真会有第四个人出现？

“我亲自审讯过那杀人犯。他说他每一入睡便觉有人勒住他的脖颈，

剁他的四肢，剔他的五脏，碾压他成齑粉，推他入油锅，忽儿又二百四十刀，一刀一刀剐。醒来往往大汗淋漓，惊恐万状。”

卞嘉禁不住脱口说：“竟有如此可怕的梦境？我曾听人说人醒了觉是梦，人不醒便是实。昔时庄子梦身为蝴蝶——”

狄公道：“那人后来果然勒死了自己。——你说是疯癫还是什么？我看是恐惧和悔恨，可见为人莫行不义，更不可萌起杀人之心。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岂只是书中说说的？”

天上滚过一阵闪雷。

突然，洪参军惊异地叫了起来：“老爷，房门好像被人推动了，要不要我出去看看？莫不是有人在偷听？”说着急急走到八仙桌边卞嘉的背后。

一时间狄公不知如何是好。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他不能预先告诉洪参军他今天撒下的网正有意等待着第四条鱼的游入。显然洪参军看见的是那个潜入者的离去，但他错以为有人刚刚溜进了书房。狄公高声喝道：“洪亮，你体得胡言乱语！莫不是花了眼平白生了疑心。你回茶几边去坐下，不许再插嘴！”

洪参军被狄公一顿抢白不敢抗辩，心中虽狐疑重重，也只得听命回到那茶几边坐下。

一阵可怕的静默。

狄公忽觉洪亮衣袍的飒飒声里却还夹杂有一种滑溜溜的丝绸悉嗦声。——潜入者显然没有走出书房，反靠近到了自己的背后。狄公飞快看了桌子对面三人的眼色，却并不见有惊惶诧异。烛光微弱，他们三人只除了狄公的脸面，什么也无法看清。

狄公竭力镇静住自己，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说道：“今天我听到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那个恶魔不仅雇用秀才夏光为他诱拐女子，而且还雇用了另一个人为他筹划更为可怕的罪恶。夏光这厮一贪杯便话多，有个无赖常与夏光一起灌黄汤，酒酣耳热之际透出了这个消息。那人则是个衣冠楚楚的斯文中人，听说还是个经纪人，开着爿铺子，自己做着掌柜的……”

狄公身背后的悉嗦声更清晰了，他已经感到了背后那人轻轻的呼吸，不由浑身战栗。他的脸绷紧着，只巴望那歹徒从右边动手，这样借着烛火他多少可以抵挡一二。

八仙桌对面的卞嘉最早看出了狄公脸上的突变，忍不住小声问道：“狄老爷，出了什么事？您的脸色惊惶？”

一声霹雳打断了他的问话。

狄公脑际闪过一个念头，他须乘那歹徒不备，回转身劈手将他揪住。只要那人手中的刀刃不是对准了自己的喉咙，凭身手功夫他足可以摆脱出身来擒拿住他。但是，那人因何迟迟不动手呢？大颗的汗珠从狄公额上挂下，他又觉不妥，倘有差池岂不误了大事。他还须按谋划行事，庶几不误大局。这时他才想起衣袖中的东西来。他口舌干涩，音声大变：“那经纪人在濮阳名声非小，是个上流人物，有时还同官府打交道。他不仅毒死董梅，还亲自勒死老君庙后那孟老太，用一条白绸巾紧紧勒住孟老太的脖颈，几乎嵌进了她的肉里，掐断她的喉咙。她死状很惨，仅仅死在几个时辰之前，此时热血尚未凉哩，眼睛还认得出那凶手的面目。如果她的冤魂此刻悄悄地走进这里，走近了——”

狄公突然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瞪大了眼珠向洪亮大叫：“洪亮，谁站在你的背后？！”

桌上三人一齐回头看着洪亮，不由惊恐万状：洪亮眼竖眉倒，双脚直跺，手臂乱舞，口中尖叫。狄公很快从他的衣袖中取出一样东西偷偷放在八仙桌上，然后惊叫：“洪亮，你怎么啦？老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鬼迷心窍了？”

洪亮用手直指着那八仙桌：“你们看！”

柯元良、卞嘉、郭明三人又惊回头。

“啊！——”三人几乎一齐迸出可怕的惊叫。

八仙桌上一条白色的手臂弯曲着向上立起，手指指着前方，竟还在慢慢移动！——莫非真是冤魂显灵指示凶身来了！

白色的手指上还佩戴着一枚黄澄澄的戒指，戒环上的红宝石幽光闪闪。那是一条刚被斩下来的手臂，手肘残桩凹凸不平，血肉模糊。

手臂忽然渐渐移动向那支蜡烛，那手指却正指点着卞嘉。

卞嘉吓得跳了起来，碰翻了靠椅。他扭曲的脸呈铅灰色，一对恐怖的眼睛紧紧盯着那条白色手臂。

突然他张口叫了起来：“神明在上，天地良心。她不是我杀的！我从未杀过人。我……我只是毒……毒死了董梅，也不是我故意毒死的——”卞嘉终于哭了起来，全身痉挛一般抽搐。

狄公乘机猛地站起，掣出右臂正待向身后击去。突然他吓了一跳，手臂僵在半空。一阵莫名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身后的黑影里又出现了一条白色手臂！

第十七章

狄公从惊恐中镇定过来，见那条白色手臂正指着书房的门。手臂后舒缓垂下蝉翼般的玄缎长袖。书房的门半开着，一个大汉正呆呆地立在门口。

“你岂能藏匿过我的眼皮？快与我走近来！”轻柔的嗓音像夜莺啭鸣一般。

狄公惊回首，见是一个容貌端丽的颀长女子，再定睛细看竟是金莲！

柯元良闻声大惊，郭明、卞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齐把眼光朝着那女子打转。

狄公乘人不备，赶紧收过了八仙桌上那只白手，小心纳入袖巾，一面将银烛台高举。

门口站着的那大汉顿时萎颓下来，一对眼睛畏疑地望着金莲，脸色苍白，神情大变。

金莲笑吟吟向他招手，他木然地一步一步走向金莲。书房门外衙官出现了，身后跟定着几名衙卒。狄公使个眼色示意衙官在门外等候。

那大汉又走近了金莲几步，满面惊惶，步履蹒跚。他木然地注视着金莲的脸面，百感交集，五内颠倒。

柯元良一时也发了愣，支吾着说道：“你……你该是……你怎会闯来这里？”

金莲并不理会柯元良，只一味瞅着那大汉，两眼燃烧着灼灼火焰，满面漾着红潮。

“今夜你倒圈套做的实实的，巴望着我往里钻。你牵着两匹马在市桥边上等，我们约定了在那里会面。我来了，上了马便出南门。你说带我去那曼陀罗林采撷些奇妙的药草，可治愈我的不孕——我的丈夫盼儿子都盼疯了。”

她声调渐渐变了，仿佛成了另一个人。

“我们进了那曼陀罗林，你说这药草长在林子当中，在白娘娘庙附近。我真害怕走进那个黑暗的林子，你将一个火把在前面引路，到了白娘娘庙你将火把插在庙墙的乱砖堆里。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一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的双眼通红，像一尊凶神恶煞。我见那白娘娘神像，心中便有几分惊怕，但我更怕的是你的眼睛——杨康年！”

大汉垂下了头，紧咬着嘴唇不吭声气。

“你终于暴露了你的豺狼本性，嘴上甜蜜蜜咒天赌地，却暗中动你的歹念。你这个登徒子，竟敢骗拐良家妇女，我丈夫知道了定不轻饶于你！你这衣冠禽兽天地难容，人神共愤。你挂着一脸好笑定要将我轻薄，我奋力抵抗，挣扑着要逃跑。如今，我要当着我夫君的面告发你……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恶魔，竟在那白娘娘的神像下污辱了我！我怒骂不休，叫嚷要上官府告发你，你恼羞成怒又害怕我真的告到官府，竟动了杀人的念头。

“你将我光裸着身子捆缚在白娘娘神像前的祭坛上，你威吓说我胆敢上官府告你杨康年，你就一刀一刀割下我的皮肉，将我的血脉一根根地切断，将我的血喷洒上白娘娘的神像。你说白娘娘多年没有供奉了，你便要将我开个戒。你说谁也不会发觉我的尸身，直至被林子里的鸟蚁啄食完或自行烂去。而柯府只以为我迷失了路或掉到河里去了。你说我休想活着走出这林子。你嘲讽地叫我向白娘娘求饶，求白娘娘给我下世转生一个男胎。我自忖必死无疑，也只得任你斩割了。偏巧那火把行将熄灭，你撇开我自去林子里捡些枯树枝来重扎火把。

“我仰天躺在白娘娘的脚下，哀哀待毙。我突然看见白娘娘手指上那

枚红宝石闪烁着神奇的红光。那红光竟暖和了我赤裸的身子——白玉石祭坛刺骨的冰冷。我心中暗暗向白娘娘祈祷，求她大慈大悲救我一命。求她显灵将我这个被侮辱、被蹂躏的女子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手中救出来。想来也是命不该绝，白娘娘真的显灵了！我忽然感到系缚住我右手腕上的绳索松散了。我顾不得疼痛挣脱出了右手，又解开了左手上的绳索和双脚上的绳索，站起了身来。我欣喜欲狂，恭敬地向白娘娘磕了几个响头。抬头见白娘娘的脸上微笑着，两眼露出慈祥的目光。

“我慌忙跳下祭坛，在那几乎熄灭的火把的微光中穿起了衣裙，跳出白娘娘神像后庙墙的裂罅拼命奔逃。我钻进野树林子，顾不得荆棘芒刺，衣裙几乎全撕破了，血淋淋一身是伤。这时我听见你的叫声，就像那野狼的嗥嘶。我一阵战栗恐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你真的追赶来，我就狠命砸去。我发疯一样奔窜，最后终于出了林子，但迷失了路。我只觉全身火烧一样，头疼得似要裂开，后来昏迷在地上，不省人事。”

她回头看了一下柯元良，露出浅浅一笑：“但如今我已回到了自己的家。这里，这里是我自己的家。”

她无限委屈地朝着柯元良正待跪下，柯元良大梦方醒，慌忙绕过八仙桌来伸手将她扶起。禁不住老泪纵横，呜咽出了声。

柯元良疑惑地望着狄公，哆嗦着嗓音问道：“狄老爷，我一点都不明白这究竟是回什么事？金莲她……她莫非中了邪，血气攻心？哪会说出这么一套痴人梦话，但又像是恍有其事。今夜她压根儿没出门一步，哪来白娘娘保护？她又怎么会——”

狄公冷冷地说道：“你的夫人正在讲述四年前发生的事！柯先生难道还不明白？”

第十八章

柯元良将金莲引下楼去，吩咐丫环姨娘悉心服侍，又亲自去厨下煎人参汤与金莲吃，叫她好生进房休歇。保不定她的病从此便有了转机。

狄公招手示意，衙官和四名衙卒进了书房。

狄公道：“将那墙沿三对大蜡烛尽行点亮！”

一阵震耳的雷鸣，狂风将门窗吹得“乒乓”作响，暴风雨终于来了。

卞嘉指着杨康年颤抖着声音诉道：“他……狄老爷，正是他给的我毒药，他说那是一般的蒙汗药，天哪！我哪里知道这蒙汗药竟将董梅毒死了……”

狄公冷冷地说道：“卞嘉，你因何要偷走我的那枚‘白板’？”

卞嘉哭丧着脸笑道：“正是小人偷了，小人不敢抵赖。不过，那也事出有因，杨康年要夏光去翡翠墅商谈一桩骨董生意，时间便约在龙船赛后的深夜。下午我问夏光是否领了南门守卒发放的竹牌，夏光说杨康年叫他别领，设法在城外胡乱打发一宵。我上老爷官船时见牌桌上有一枚‘白板’，便偷偷拿了，胡乱画了个数字便交给了夏光。”

卞嘉哀怜的目光巴巴地望着狄公严峻的脸，一面悲叹道：“我向杨掌柜借了一大笔钱。我生意亏了血本，手头艰难，四处告贷，我的老婆一天到晚在家中聒噪不休。杨康年雪中送炭，我感激不尽。他开口求我帮点小忙。我怎能袖手不顾？再说，他一反脸便能毁我生计。

“那天他给了我一小包药粉，说是蒙汗药不伤害人。只需叫董梅吃了软了脚力，散涣去精神，鼓打不响输了那船赛便行。我见那药粉果然同一般蒙汗药无异。竟也信了。船赛终了，当我见董梅中毒而死，不由蓦地一惊，心中暗暗叫苦。知道是上了杨康年的当，口中又说不得。后来我在老爷面前扯了谎。说他是心病猝发。如今我知罪了，但望老爷明了其中原委，宽恩超豁。小人哪里敢有谋人性命的胆？早知是毒药，纵令杨康年百般胁逼，小人也是万死不敢从命的。”说罢，一阵悲怆，泪如雨下。

“那么，董梅事发，你又为何一再遮瞒内情哄骗本官，不来衙门告发杨康年谋死人命？这事你又如何分说？国家法度难道你不知吗？杨康年是首犯，你是从犯，毒药是你亲手投入董梅的酒食之中。再说，你还为夏光杀人行方便，偷去了我的一枚‘白板’。——官府自会依据律法条例量定你的刑限。”说着又命衙官将卞嘉押下，用一顶软轿先抬回衙里大牢监禁起来。

洪参军从地上拾起卞嘉的那根竹杖递给了他。

卞嘉踉踉跄跄被两名衙卒扶架着押出了书房。

杨康年像一尊木雕泥塑一动不动，宽大的脸盘上苍白里透出暗青，但却是异常平静。

狄公说：“好了，杨掌柜，恶贯满盈，如今还有什么话要说？拐诱柯夫人金莲并奸污了她，还企图一刀一刀剐她。苍天有眼，此刻轮到你自己真要一刀一刀剐了。你杀人手段残忍，骇人听闻，依律拟凌迟处死，剐二百四十刀。你现将逞凶杀人的罪孽一桩一桩从实招来，你如何毒死董梅，如何杀死琥珀，又如何亲手砸死夏光、勒死孟老太，以及你如何杀人灭口意图除掉你的帮凶卞嘉。”

杨康年并不答话，只直愣愣呆视着金莲下去的走廊，仿佛魂灵离了舍。

“杨康年，他还须将如何盗窃白娘娘神庙里那祭坛里的金器之事也从实招来！”

杨康年平静地答道：“老爷可自去我店铺西墙夹厨中找去，祭器共九件，出自东汉一个著名金匠之手。我杨某人钱虽不多，但也不忍将这套精致绝伦的珍品熔化了变卖，全在那里藏着，一件不少。”

杨康年狐疑地端详着狄公，忽然问道：“老爷怎会侦知这个的？令我百思不解。”

“今天早上你说你从未到过白娘娘神庙，但你却又说神庙里祭坛与神像的台座是分开的。你给我看的那册书上明确写着神像台座和祭坛是由一整块白玉石雕刻而成的，当然那是著者记错了，祭坛与神像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原是分开的。我从这书的一条眉批上知道祭坛和台座是后来才被我的前任用人工土石填合作一处的。因此我断定你以前必去过那神庙并偷走了那套金器。你描述神像时疏忽地将从书上看来的和你在那里实际上看到的弄混了。当然那还仅仅是猜测，只是到你今夜堕入我为你设下的圈套时才完全暴露了你自己。”

杨康年道：“老爷原来还只是模糊影响之猜测。但你委派洪参军来我铺子问我借一只白手说是去柯府处用，并要给白手手指上佩戴红玉石戒指——这真乃绝妙之计了。我思想老爷必是疑心到我偷盗了神庙的金器故意试探于我。我心中诧异便想来窃听你们今夜在此地究竟商议什么。我横了心赶来这里，倘使卞嘉这胆小鬼露了馅，我便一刀先结果了他，然后再来奈何老爷。”

杨康年说着“唰”地从腰间掣出一柄尖刀，衙官及两名衙卒迅疾上前将杨康年按倒。杨康年一声冷笑，将尖刀扔在八仙桌上，叱道：“休得如此惊惶，于今我还有闲心杀人？”

他转而又对狄公道：“今夜老爷命大，神灵暗中护佑，竟驱使金莲出来处处为老爷遮护，使我难以下手。天意该我败露，我又有何话可说？”说着长吁一声，面容坦然，两颊重新闪出了红晕。

忽而他皱了皱眉头又问：“老爷又是如何知道我要将卞嘉灭口？”

狄公答道：“我学过医，懂得点医道。我知道仅仅头上挨了一击，身上几拳，卞嘉决不至于要求查清内伤骨折再肯移动身子。他是大夫，更深于此道，他叫嚷胸肋有伤必然是高处摔下而非吃人踢打。他的长袍被撕下偌大一块，明显是你将他从你店铺楼上推下来时被窗台上的长钉钩坏的。这倒反而救了他的性命，否则他早就摔死在街上了。”

杨康年争辩道：“我并未将他从楼上推下。中午卞嘉来见我哭丧着脸，他被孟老太的死吓破了胆，说是官府已经疑心到他头上，人胆战心惊，坐立不安。他劝我上衙门投案，我盛怒之下狠狠批了他一巴掌。谁知这软骨头一跤仰面跌下，撞翻了我楼上的一排屏风，我抓他不及竟翻滚出了窗户，摔了下去。我那窗户并不曾有栅栏护住。

“我急忙赶下楼去，见他已跌到街上。多亏一根长钉吊了他一把力不曾重伤着，亦未昏厥。我急中生智，四顾无人，便将他抱起挪到了街对面孔庙的红墙下。我警告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倘若他胆敢背叛我去衙门出首，定不饶他性命。我要他假装遇了挡路劫贼，遭暴徒狙击。果然瞒过了路上行人和闻声赶来的巡丁。”

狄公点头，又说：“杨康年，明天在公堂上我会细听你的全部供状。此刻我只须验核主要犯罪事实。卞嘉适才说他对董梅投毒是无意的，是误听了你的诡辞——这可是实？”

扬康年笑道：“老爷，你想想我会明言委托这脓包去********？我当然得哄骗他。我说这是包蒙汗药，只须叫董梅昏昏沉沉手足无力输了龙船赛便行。我虽与卞嘉做通了关节，无奈那帮桨手根本不理会卞嘉的话反而蛮劲更足。于是，只得使这暗计摆布下董梅。我早已为二号船夺魁投下了大笔赌注，董梅一倒下，九号必输无疑，二号则稳操胜券。当然仅仅要赢了这赌注，真的只需蒙汗药便行，毒死董梅还有一层更紧要的

目的——夏光便可冒董梅之名去翡翠墅赴琥珀之约。”

“卞嘉听我使唤，不敢推辞。果然在白玉桥酒店里暗去那董梅酒食里下了药。那是一种毒性剧烈但发作平缓的毒药，且发毒症候不同于砒末，故不为一般医官所识。然而我气数该尽，合当事败，你的仵作在南方见过这药。而卞嘉自己还蒙在鼓里，以为是蒙汗药过量致使董梅心病猝犯。卞嘉是濮阳的名医，他这一诊断，谁还有异辞？然而天命如此，我死亦何悔？”

狄公又问：“你要夏光冒董梅之名赴约，为的是攫夺那金子和御珠？”

杨康年纵声大笑：“狄老爷这番可猜错了！我杨某人既无意于金子也不在乎什么御珠，只认得琥珀那条傲睨万物的小狐狸精。老爷可知道当她还是董老先生府上的一个小丫环时，我便见出她的不同凡响，暗中赏些银子与她，但她却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好意，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恼羞成怒便去老董面前诋毁她，说那小淫妇竟暗中要与我勾搭。老董一时怒起，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鞭子。但是，这对于那小淫妇来说惩罚还算太轻。我早猜知她私恋上了董梅，即便他后来被柯元良那老乌龟收了房，她同董梅之旧情尚未断割。有一次我问起董梅此事，董梅矢口抵赖。董梅这穷秀才有何起解？至多是一个卑鄙精明的骗子、欺诈犯。但琥珀这小淫妇竟……我知道她是什么行货，故我黄金、御珠都不要，单要亲自教训她一顿。我要叫她如金莲那样跪在我的面前哀哀求饶，才出我当年这口恶气……”

杨康年突然缄住了口，脸色顿时阴郁忧伤，他痛苦地看了狄公一眼。

“不，我怎能将这小淫妇与金莲相比？污泥怎可同莲花相提并论？白娘娘的祭坛前我不忍杀死金莲，我当时只是想恐吓她，我怎忍让金莲纯洁无暇的身子溅满鲜血呢？我岂可暴殄天物，亲手摧毁如此一个天仙般的人物？我怎能犯下天怒人怨的罪孽下阴间受百般苦痛，来世还变牛变马偿还不清？适才要不是她有意无意护住了你，我早贸然下手了。投鼠忌器，我才有所畏缩，恐伤了她的玉体。老爷不要恼怒我的比喻。四年来我一直思念着她，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可同她媲美，曾经沧海，我看轻了天下的江河湖泊。”

窗外风雨飒飒，乌云奔驰。

“但是，董梅、夏光、孟老太却不识我心中之事，一味拿些下贱的****粉头来哄骗我的钱，还漫天要价。卞嘉这个卑污的懦夫一再骗我说金莲的病不会痊愈了，劝我死了这条心。我不信，我渴望知道她的消息，知道她这几年来是如何生活的，她变得怎样了——”

“几天之前，夏光来告诉我说这回可拿到了董梅与琥珀私通的铁证，他俩约定了龙船赛后在翡翠墅的亭阁中幽会。我决意打破他们的好事，让夏光冒董梅之名去那里去会琥珀。那小淫妇不知底里，夏光便用绳索将她捆缚在那张竹榻上，让我去亲手收拾她。然而昨天深夜，夏光慌慌张张回城来告诉我说坏了大事，他说他刚待要将琥珀捆缚在那竹榻上，琥珀竟抽出一柄匕首来戳伤了他的胳膊。他在盛怒之下竟一刀结果了那小淫妇的性命。事情更糟的是有个衙门里的公人早得了风声，尾随着他进去了翡翠墅那亭阁。他险些儿被那做公的撞破，带着伤好不容易逃了出来，驰马回了城。

“我给他包扎了，又灌了他几盅，他便呼呼睡去了。我突然发现夏光的衣袋沉甸甸，我探手取出一看，原是一包黄澄澄的金锭，整整十根！我马上将夏光喝醒，追问金锭的来历，他只得承认是从琥珀身上抢夺来的。我忙问琥珀她去那荒僻的翡翠墅与董梅幽会如何携带巨金随身。夏光答言他依稀听得董梅说起过有一颗什么御珠要卖与柯元良，莫非他俩正是谈此交易。夏光并不知这御珠只是传说中的珍宝，其实并不存在。很可能便是那对淫夫淫妇借御珠弄个圈套，哄骗出柯元良十根金锭好让他们携了远走高飞。当然我并不想与夏光点破此点，我既已得了那十根金锭，而董梅、琥珀俱已丧生，夏光这条小命焉可让他独存？我哄骗他那颗御珠是稀世之宝，董梅必然将它藏在那亭阁里面。我约定了他今天一早去翡翠墅搜寻，如果找到那颗御珠，我当即给他一根金锭为赏酬。他欣喜若狂，当即允诺。

“当夜，他便在我那里留宿，今天一早，他扮作个木匠先行出南门去了翡翠墅。我则骑马出南门走三里便下到一条烂泥径，辗转几处农舍，穿过一片稻田，插上了曼陀罗林的东缘。那里有三株高大的白榆树标志着曼陀罗林的人口。从入口进去，穿过林子间一条狭窄的小径便可直到白娘娘神庙。倘若一直沿林子边缘绕行，不多路便是董邸翡翠墅了。——原来三株白榆树起正有一条小路将曼陀罗林绕了一圈，一直到董邸翡翠墅背后终结。——那里的路我极是稔熟，过去我在那里还挖出过好几块石碑哩。

“夏光早到了翡翠墅，他已将那亭阁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但还没有找

到那颗御珠。董梅哄骗他将御珠藏在了一个十分秘密的角落，夏光不知其中缘故，白费了许多工夫。我对他说再去亭阁外那围墙边找找，他出来亭阁刚走近围墙，我乘他不备捡起一块大砖砸破了他的脑壳，然后将他的尸身扔到围墙外的一条小沟里。当我循原路刚出的翡翠墅门楼，我见郭明那吝啬鬼沾沾自喜地走来了。”

狄公又问：“你是不是在路上认出了牡丹才赶去老君庙后勒死孟老太的”

杨康年轻蔑地看了一眼狄公，满不在乎地说：“这都是夏光这厮为了讨我好干下的蠢事。今天中午，我见三个无赖和牡丹被众人簇拥着去公堂，心中便觉不妙。那三个无赖上了公堂，必将孟老太招出，而孟老太这个拉皮条的老巫婆又必将我招出。一不做，二不休，我急忙先一步赶去孟家，一条绸巾将她结果了。——狄老爷，我想说的也只是这些——够冗长的了，不瞒老爷说，我以前小觑了老爷，认为你与你的许多前任一样都是平平的庸官，并不曾正经放在我眼里。如今才知道老爷手段不凡，正是我的克星哩。”

狄公示意衙卒上前将杨康年铁链锁了，又上了手枷。

“杨康年，你之所以对金链和琥珀怀有如此刻毒的怨恨和嫉妒，正因为她们都拒绝了你卑污的要求，你对她俩都是凶恶的罪人。”

杨康年轻蔑地嗤了一声，说道：“老爷，最好不要将金莲、琥珀相提并论。当然我对琥珀发生过兴趣，她小小年纪时便萌露了一种奇异的美色。然而究其实只是一条****的小狐狸精，家中有了这般人物就如木中之蠹、米中之虫，最是损元气的。一个花枝般的身子，他柯元良一把年纪，风前残烛，哪有许多精神对付？如今果然出乖露丑为柯门之玷污，这老乌龟还蒙在鼓里为她哭奠哩。

“至于金莲，乃真是纯洁无暇的一块玉壁，通身有圣洁的光辉射出。一块古碑，一尊鼎彝，一件金瓶瓷器，一枚美玉珍珠，虽值巨价，但怎抵得上金相玉质、典雅庄重的金莲？你占有了她，她会日日显出新的魅力给你新的快乐和安慰。我长年累月地思念着她，沉溺在对她的痴心中。我连做梦都在看觑她、抚摩她。体贴她。四年前她杀死了我，夺走了我的灵魂。她只轻轻一击便摧毁了我的神志，放走了我的三魂六魄，我变成一个畸人，一具空躯，一个心灵空阙的废物。——从此惶惶不可终日，眼前一片漆黑，所有生命之火都熄灭了。

“但我复活了，我的冤魂嗷嗷叫屈，我决不饶恕那个曾经诱惑过我、勾引过我又最后将我一边抛闪的小狐狸精。琥珀她使我再次陷入生命的绝境，可惜我不能亲手将她捆缚上白娘娘的祭坛，了我心头之恨。老爷，押我下去吧！你们斩的、磔的、剐的只是一具无知无觉无魂灵的尸身，一块多余的死肉。”

狄公点了点头，衙卒将杨康年带出书房，押下了走廊。

狄公重新坐下，拭了拭前额的汗珠，又呷了一口茶。

郭明急忙问道：“狄老爷，杨康年欠了我一笔不小的债务，他曾向我买了两颗‘猫儿眼’，赊着银钱。官府在杨康年被判斩后籍没收的家财中是否能折扣出这笔钱偿还与我——当时的契书我还保留在京师账房里。”

“那当然可以，郭先生，”狄公困倦地答道。“你明天早上来公堂作个证人，案子具结退堂后你便可以自由自在漫游或做你的买卖去了。”

郭明叹了口气说道：“画人画面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这杨康年道貌岸然，器宇轩昂，端的像个人物，谁知却是个杀人的魔王，淫人的巨奸。老爷，今夜之叙会真是别具格调，我郭明端的受益非浅。不过，我思量来狄老爷必是事先识破杨康年和卞嘉两人，才安排出如此一幕戏文。”

狄公含糊地嗯了一声，只求摆脱他的纠缠。

“妙极，果然不出吾意所料。但，狄老爷，小民还有一句不知高低的话要说：老爷你也疑心过我郭明杀人吧？不然……”

狄公甩袖转过了脸去，他讨厌这张碎舌。

郭明乃知趣告辞，洪参军赶紧拽着他出书房，下了走廊外的楼梯。

狄公见郭明走了，乃从衣袖中取出那只白手，小心将白手肘部与下面粘着的乌龟背壳分开。那乌龟一动不动，头与四肢都缩在龟壳里，看样子早已睡着了。

第十九章

洪参军回到书房，带来了几片嫩树叶拟喂食那乌龟。狄公见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受到伤害而隐隐痛苦的神色。他给狄公斟了一盅茶，沮

丧地开言道："老爷，你告诉我今夜的陷阱专为柯元良、卞嘉、郭明三人而设，你可并未言及杨康年啊！"

狄公平静地说："洪亮，你坐下，我慢慢向你解释其中缘故。我失落的那枚'白板'，事实上只有柯、卞、郭三人可能偷去，而这个偷的人必然卷进这四起杀人案。可能他受雇于第四个人，听命于第四个人的指令而行动。我之所以会想到这种可能只是因了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即后两起谋杀案的方式有些异常。夏光和孟老太都是被狂暴粗野地杀死的，我不禁想到倘若作案的凶手是柯、卞或郭，那他们必然会从后面偷偷将刀子戳进夏光的身子，而不会抡起一块大砖就猛砸夏光的头颅。他们会巧妙地在孟老太的茶盅里放一点毒药，而不必狂暴地用绸巾活活将她勒死。

"再说，这两起凶杀，时间上接续得如此紧迫而地点上却隔开得如此遥远。这可以想象必是一个强有力的大汉，不仅精神充沛且习惯骑马奔走驰骋于城乡之间。柯、卞、郭三人都不相符。同时又由于凶手必然与骨董生意紧密相关，我当然便将杨康年列为第四个嫌疑。他身子魁伟有蛮力，又常骑马去乡间收买古碑鼎彝之类的。且他与柯、卞、郭三人一般有作案的机会。龙船赛时他在现场，之后他又异常关心官府对董梅之死的诊断。今天一早，他又骑马去乡间说是收买一块古碑，因此杀死夏光的嫌疑数他为大。他的店铺离衙门不远，当紫兰小姐押着方彪等三个无赖及牡丹小姐来衙门时，他必然在路上或店铺中瞧见。此外，他尚有三个大疑点：一、尽管他否认曾去过曼陀罗林中白娘娘神庙，但他却知道庙里神像的台座与祭坛是分开的，这就暴露了他故意扯谎。我甚至推断正是他偷去了那庙里祭坛中的金器。二、他说他不认识董梅、夏光，这更不近人情。因为董梅与夏光两人主要从事于骨董的买卖，同行间焉有不认识之理？濮阳就这么点大，有几个骨董经纪人？三、有关卞嘉手头拮据之事他的话与沈八的说法抵牾不合。——这正可说明卞嘉欠他债务，受他雇用。他也处处袒护卞嘉，使不受到官府的怀疑。

"但是，杨康年却没有作案的动机和背景。他给人的印象是清高恬澹，不贪钱财，不近女色，行为不苟且，生活不奢靡。一个心意在正经的骨董生意上。如果真有动机和背景的话，也只有从先世上代的夙怨旧仇中去寻觅了。

"今夜我设下了这个圈套，虽明言针对三个嫌疑，同时还意在试探杨康年。如果柯、卞、郭三人中有一个是真正凶手，我读假信，谈鬼魂复仇，最后让那条戴红宝石戒指的白手突然出现，这些必定会吓得真正凶

手惊惶失措，露出真情。我唯一没有告诉你洪亮的只是我还疑心到了杨康年。我思忖倘若杨康年是真凶，他今夜必然会潜入柯府偷听，从而落入我布下的陷阱。

“离衙之前，我早已吩咐了衙官锦囊妙计。当我将柯府的管家遣下，衙官早领番役将何府上下奴仆全数看管在东厢，不许声张走动。然后，衙官自己带了四名番役也上了这楼阁埋伏在走廊尽头的弯曲拐角处。他们奉命逮捕任何一个想要逃出书房的人，但决不干预从外面走廊溜进书房的人。这样安排，倘若凶手在柯、卞、郭三人之中，今夜便也无法溜掉；而杨康年倘若是真凶，必然潜来上钩，堕入我的圈套。适才他的招供你都听仔细了，他今夜竟敢持械而来，更证实他罪行确凿无疑。”

“老爷，你太冒风险了，倘若我事先知道这关节，我是断断不肯让老爷如此贸然行动的。你看我今夜多么惊惶，险些儿坏事。我一直提防着那三个人，全然不知会有第四个人的潜入，竟还带着凶器。”

狄公看了一眼这位忠心耿耿的下属，笑道：“这也是凶手合当败露。其实今夜我乃真险些儿铸成大错，鲁莽冒失又估计失误。我以为墙沿三对大蜡烛熄灭后，单凭八仙桌上那支蜡烛便能看清楚右首房门的动静和桌对面三人的脸色。倘若杨康年潜来偷听，他必然会将房门推开一半，一旦他大胆闯入，我便能迅疾揪住他并叫唤埋伏在走廊外的衙官和番役。然而我算计大错，房门边一片黑暗不辨五指，我无法同时窥伺房门又监视桌对面三人的脸色。当我听见房门有动静时，潜入者已立在我的身后，他只消一举手便可抹了我的脖子。然而，幸好不是杨康年而是金莲。

“听到杨康年适间一番供述，我乃知道原来这一切罪恶肇始于他对金莲的觊觎，这种变态的情欲将这个孤独的鳏夫引到了疯狂犯罪的边缘，把他自己的血肉之身填到了刽子手的刀刃头。至于卞嘉，依律也不能轻饶，但愿他生性懦弱，受人利用，原也无意杀人，拟判他五年八年的监禁。洪亮，还有一点莫忘了提醒我，公堂上具结此案时给牡丹小姐一个妥善的安排。我将从杨康年被籍没的家私里抽出一份来赏赐于她，让她赎身从良。她是个本分可怜的弱女子，应该离开行院嫁个丈夫，靠自己的勤俭过美满生活。”

那乌龟醒来了，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洪亮喂给它的碧绿嫩叶。

“洪亮，今夜我还铸了另一个大错。当我命令衙官将柯府上下奴仆全

数监押去东厢看管时，竟将柯夫人金莲给忘了！而衙官他又是一个不动脑筋之人，他将照料服伺金莲的丫环姨娘也抓走了，独独留下了有病的金莲一个人在房里。金莲懵懵懂懂地跑了出来，开始在柯府空幽幽的庭院里随处晃荡徘徊。他看见了杨康年走进这楼阁，而杨康年却不曾留意到她，她晃晃悠悠跟随杨康年上了楼阁，穿过走廊，并跟着他溜进了这书房。

“杨康年打四年前在白娘娘神庙污辱了金莲之后一直回避着她，怕撞见被她认出了。他说他每回去柯府拜访或与柯元良商洽骨董生意时从不走出房间一步，正是他心怀鬼胎不敢看见金莲之面。今夜，头里金莲也并未认出杨康年来，但仅是这匆匆一瞥却引动得她像磁石一样跟上了杨康年，脑子里不由一阵晕眩和激动，心里尚不很明白。当时你惊叫起来时正是看见了她飘进书房，其实那时杨康年早进了书房并躲身在房门左首的隅角里。金莲打他身边走过竟立在我的身后不动了，这无意之中护佑了我。今夜偏巧也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这书房里阴森、恐怖，气氛全然同四年前杨康年诱拐金莲到白娘娘神庙的那个夜晚一样。

“精神狂乱的人，对天气尤为敏感，相似的气候和恐怖的气氛终于导致了今夜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当我将那只佩戴着红玉石戒指的木头白手放上桌子时，金莲顿时认出了这是白娘娘的手。那个恐怖的夜晚，她绝望地仰卧在神庙白玉石祭坛上时，抬眼看见的正是这只白手。——这只佩戴着红玉石戒指的白手！白娘娘的启示像窗外的雷电一样闪过了她的头脑，她终于清醒了过来，马上想起了那个恐怖之夜的一幕。这瞬间她又将这只白手与适才匆匆溜过一瞥的那张熟悉的脸容联系了起来。——那忘掉了四年的一切都记忆起来了，那么清晰，那么详细，那么明白如画，如在眼前。精神上的巨撼治愈了她的狂乱之症。她恢复了理智和感情，恢复了全部记忆。她认出了杨康年这个恶魔！”

洪参军频频点头，说道：“大慈大悲白娘娘保佑柯先生。****的琥珀死于非命，坚贞的金莲恢复了健康，柯先生究竟祖上荫功积德。痊愈了的金莲必将揉平柯先生的隐痛，柯先生得救了。但……老爷，老爷又是如何知道杨康年诱骗金莲那夜也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呢？杨康年和金莲似乎都不曾如此说过吧？”

狄公答道：“杨康年和金莲固然都没有说过，但你忘了四年前白娘娘显灵，将董一贯一家吓得半死的那夜不正是雷电交加。风狂雨骤吗？你难道还不明白那显灵的白娘娘正是从神庙里逃命出来的金莲？那天金莲发疯般逃命，恰恰正是从曼陀罗林边上闯进了董邸，而当时董老先生一

家正在花园里纳凉。你看，这里每一细节都衔接得天衣无缝，当时金莲满面惊恐，披头散发，衣裙撕破，满身是血。正是这时一阵惊雷滚过，暴雨瓢泼一般倾倒了下来。可怜的金莲整整转了一夜，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昏厥在东门外的稻田里。洪亮，你可以去查一查那确切的日期，我深信金莲遭杨康年诱骗，和董邸翡翠墅白娘娘显灵必定是发生在同一个夜晚！”

书房里好一阵静默，两人不约而同地听了听窗外的沙沙雨声。

洪参军幡然憬悟，笑道：“老爷今夜一举勘破了两个疑难的悬谜，不仅四起杀人案迎刃而解，而且四年前白娘娘显灵的真相也剖断明白了。——我来这里时还忧心忡忡，此刻竟已真相大白。”

狄公慢慢捋着他的胡子，脸上浮起一层得意的微笑。他站了起来，将那乌龟纳入衣袖，整了整衣袍，说道：“雨小了，我们回衙吧。”

第二十章

翌日，天刚破晓，狄公和洪亮骑马出了南门奔驰向白玉桥而去。一夜暴雨，空气格外清泣，马蹄嗒嗒，一路行来好不轻快。

狄公为起草四起杀人案的申详文本熬到深夜，早衙公堂上还得耐着性子再去听一遍杨康年、卞嘉枯燥乏味的供述。他一早起来，喊醒了洪亮，两人匆匆牵过坐骑便遛马去曼陀罗林转一圈，探测一下是否有可能将那片林子砍伐净尽，以绝后患。狄公在呈本里指出那片林子已经成了城里奸恶淫邪之徒藏垢纳污的渊薮。

他们循着杨康年说的那条捷径信马放辔而行。果然，不一晌曼陀罗林高大的树木已映入眼帘。他们很快找到了三株白榆树——从那里穿过一条藤蔓野草缠绕的小径便可到达白娘娘神庙。

狂风暴雨闹腾了一夜，连根拔起的树木横七竖八倒在小径上，纠缠着密密层层的野莽荆棘、荒榛蔓草，严严实实阻拦了狄公、洪亮的去路。

他们俩绕着那片林子几乎转了一圈，只见不到一丝容人马进入的空隙。满目浓郁郁、密匝匝、葱葱葱一片曼陀罗树，幽静阒寂，寒意阵阵。

最后，他们绕到了董邸背后，又沿着翡翠墅的围墙策马回到那重歇山檐的破旧门楼。他们下了马。狄公道：“我们还是到花园亭阁那边去观察一下吧，四年前那个夜晚金莲奔逃出那片密林正便是在那里突然出现的，或许我们在那里倒能找到一条穿入林子的小路。”

他们穿过幽暗的通道，从庭院右首折入到花园里，迎面就是琥珀遇害的那个亭阁了。

狄公爬上花园后的那堵低矮的围墙，细细瞻瞩了墙外那一片猛恶林子，黑黝黝一片仍是无路可通。

清晨，四周如坟地一般荒冷，树叶的飒飒声都停止了，只有那吱吱喳喳的鸟雀从亭阁的翘檐下飞进飞出。但它们却不敢飞进林子，生怕飞不出来，只一味绕着林子边缘拍翅颉颃，高下翱翔。

狄公看了半晌，不禁仰天喟叹，心中幡然有悟。他低头对洪亮道：“不！我不想毁林拆庙了，我不想扰乱白娘娘的宁静。让这片林子保留在这里吧！让白娘娘小心看守着这一片不可思议的圣林吧！这神庙和林子将辟为一处古迹，让后人来凭吊观瞻。今天我们走不进这林子，我不能不相信它是有神灵保护的。洪亮，我们赶紧回城里去吧！卯牌时分便要升堂了。”

他跳下了围墙，抖了抖衣袍上的尘土，正待转身走出花园，忽见地上草丛间有一羽雏雀在吱吱哀叫，无力地拍打着羽毛尚未出齐的娇嫩的翅翼跳动挣扎着。狄公心中不忍，不由弯腰小心将那雏雀捧起在手心，说道：“这可怜的雏雀儿不小心掉落下泥巢了，幸好并未摔伤。你看，洪亮，那泥巢不正在亭阁的翘檐下吗？母雀正绕着泥巢不住低飞寻觅哩。来，我将它放进泥巢里去！”

狄公又跳上墙头，抬起了一只脚踩到亭阁的窗格上，将手中那羽雏雀放入了泥巢。他踮起脚尖好奇地向那泥巢里探望，不顾那母雀拍打着翅翼焦急地在他头边飞绕鸣叫。

泥巢里三羽雏雀紧紧挤作一堆，正张着宽大的蜡黄喙喳喳惊叫。旁边三枚卵壳已破裂，尚有一卵。——狄公仔细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眼皮痉挛一般颤动起来，满身热血一下都涌到了眼珠尖上。那卵通体晶莹透彻，光毫四射，虽粘着些粪污泥草，但毫不掩遮其咄咄逼人的光芒。

“御珠？！——正是那颗神奇的御珠！”

狄公止不住一声大叫，急忙探手去巢里小心将那御珠取出，慢慢将足抽回，踏稳那堵矮墙，再跳下了地。

他用帕巾轻轻拂拭去粘在御珠上的污垢，御珠顿时晶光闪熠，令人目眩。狄公惊异万分地端详着这颗御珠，半晌不发一声。

洪亮忙凑上眼来一看，心里蓦地吃一大惊，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屏住呼吸弯下腰来，凑近狄公手掌细细打量半日，口中不禁啧啧称奇，不由压低了声音问道：“老爷，会不会是赝品？”

狄公摇摇头，满意地微微一笑。

“不，洪亮，这决不会是赝品。谁能制作得如此精妙绝伦？你看那通透的莹光，那温润的色泽，真是一件稀世之宝。董梅讲的是真话，御珠的故事不是骗局，这正是那颗波斯王进贡先皇的御珠！董梅不愧是个狡黠的高手。他果真将这御珠藏在亭阁里了，但却藏在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的地方。夏光搜寻这亭阁时无疑见到过这泥巢，但这没有引起他的深思。要不是这个偶然的机缘我们同样也错过了它。这乃真是天意指点，宝物合该出露。不然，这颗天下无双的奇宝永远便躺在这泥巢里了，而世上的人却一直认为御珠的传说只是一个神话，一桩离奇的公案，一个罪恶的骗局。——谁都不会相信世间真有这颗御珠在，就是圣上也早已将这御珠的事忘了。”

狄公将御珠放在手心慢慢滚动，叹息频频，又无限感慨地说道：“这么长久的年岁了，经历了多少人事变迁，流了多少无辜的血，这颗御珠如今又将重新回到圣上的皇宫——它最初也是最后的归宿。真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他小心将御珠用帕巾包裹了纳入长袍里襟胸间，一面说道：“我将这御珠交给柯元良，附上一纸我签押的官府批文，说只是由于围绕着这颗御珠生起了一桩谋杀凶案，故未能及时将这御珠之事奏闻圣上，如今凶案已破，柯元良即专程进京献宝。圣上会颁赐他崇高的荣誉和巨金的酬赏。金莲的康复将补偿他失去琥珀的苦痛，使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至于她——琥珀夫人——我不得不要说我对她曾作出了令人痛心的错误判断，冤屈了她死去的灵魂。她与董梅从不曾有什么暖昧之事，更不曾有什么远走高飞的计划。她仅仅是想为柯元良买进那颗稀世之宝来

作为她对她丈夫知遇之恩的感佩之情，而且她马上就要为她崇敬的丈夫生孩子了！他只是把董梅当作他旧主人的儿子——仅此而已。董梅偶尔也为柯元良转买骨董。她根本不知董梅与杨康年间有一段肮脏卑污的关系。我在这一点上的推断完全错了，我的心灵甚是不安，但我已经没法改正它了。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是向琥珀夫人不幸的灵魂致以歉疚之情，诚意为她祈祷，望她在天之灵宽恕我的鲁莽和轻率。”

狄公站在那里缄默了好一阵，他的眼睛凝视着花园围墙外那一片黑黝黝的曼陀罗林，若有所思。

他突然转过身来，不吭一声，急急回到翡翠墅大门楼下，牵过坐骑飞身跳上。那马也知狄公意思，扬开四蹄向白玉桥镇飞驰而去。

白玉镇的市廛上店铺刚纷纷开门，上牌街头并不见有什么行人。

一层轻轻的晨雾悬浮在平静的运河中，浊浪击拍堤岸汩汩有声。远处帆樯隐隐，笛声此起彼应，粼粼的波光映着日曦闪耀得人几乎睁不开眼来。

岸堤上几株大树覆盖着小小的河神娘娘庙，老庙祝正握着柄竹帚在台阶上扫着落叶。他冷漠地望着远远驰驱而来的狄公——今天第一个香客，心中好生纳罕。

狄公下马来，升几步台阶走近了神庙。

殿堂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供坛上一只夔纹香炉里袅袅升浮着浅蓝色的香烟。狄公站定在供坛前，双手笼在宽大的衣袖里，抬着头默默地端详着白娘娘平静的颜面。透过袅袅的香烟，他隐约看见白娘娘的嘴唇微微弯曲，露出一丝浅浅的笑影。

两天来的事，在眼前一幕幕飞闪而过，惊心动魄后不由阵阵晕眩。他想，他对人的理解是何等的简陋、肤浅，多年来积起的自信竟这样戏弄了自己。想到此心中一阵羞愧，不由苦笑了一声。

狄公转过身来正待要走，却见那老庙祝默默地站在他身后。狄公领悟，忙探手袖中想取出几文铜钱施舍。突然他的手指触到一块硬硬的东西，急忙取出一看，原来是一块银饼。他的脸顿时阴郁下来，那块银饼正是前天夜里琥珀偿付给他的酬金！

狄公沉默了半晌，心里隐痛阵阵。他将那块银饼递给了老庙祝，说道："每年五月初五，你替我在这里烧一炷香，念一遍经，超度柯夫人琥珀，愿她不幸的灵魂早日升天。"

老庙祝点头接过银饼，喜出望外，纳头便鞠了一躬，蹒跚着走到殿堂一边的桌上，翻开一本厚厚的功德簿，用一支秃笔蘸了墨，歪歪扭扭地在簿上画了个数字。他那灰白的头低垂着，几乎都碰到了功德簿发黄的纸页。

狄公出了神庙，走下石阶，解了坐骑缰绳，翻身跳上正待加鞭，老庙祝突然追出到庙门口的台阶上，干瘪的手上仍拿着那支蘸着黑墨的秃笔。他颤抖着声音叫道："娘娘保佑慈善乐施的大官人，请大官人留下仙乡宝号——"

狄公从马背上转过脸来，答道："太原明经——狄仁杰。"

（第2册完）

〓〓小凡做的电子书〓〓

〓〓小凡Q号5157919〓〓